出曜經序

廣一

出曜經者婆須蜜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爲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録其本起繫而爲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踰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絶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輸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疑筆受和跋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有不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

廣一

解覽之晝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出曜經卷第一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無常品第一

昔佛在波羅柰國佛告諸比丘當來之世衆生之類壽八萬四千歲爾時壽八萬四千歲衆生輩於此閻浮利內衆生共居一處穀米豐熟人民熾盛雞狗鳴喚共相聞聲佛告比丘汝等當知爾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適娶爾時有王名曰壞法七寶導從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有自然羽葆之車高千肘廣十六肘竪立修治衆寶瓔珞在大衆中分檀布施無恪悔心造立功德爲衆道首與諸沙門婆羅門諸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恪惜爾時衆生壽八萬四千歲有如來出世名曰彌勒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如我今日成無上至眞等正覺十號具足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與諸大衆廣

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
梵行如我今日與諸大衆廣說深法上中下
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廣說如彌
勒下生如佛所說有經名曰六更樂道若有
衆生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善色不見惡
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敬不見非可敬見可
念不見非可念見美色不見非美色諸有衆
生耳聞聲者鼻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
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爾時世尊遊毗舍離
獼猴池水大講堂上爾時衆多毗舍離諸童
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
所問訊禮覲其中童子或有乘載青馬青蓋
被服皆青或有乘載青黃赤白被服皆白搥
鍾鳴鼓作倡妓樂前後導從至世尊所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不見諸天遊
觀至後園浴池者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
法服乘載輿輦與彼諸天亦無差別所以然
者諸天被服與此無異爾時座上數百千衆
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眞誠誓使我
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著此法服永已不離

使當來世有佛興出聞其深法永離苦惱入泥洹界如來已知衆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苦惱便與大衆而說此偈

所行非常　爲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爾時衆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千衆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道果

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無礙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餚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來所奉上世尊如來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復說此偈謂興衰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夫生輒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四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爲樂梵志聞已以手掩耳各捨之去如來觀彼心意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四

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曜曇沙門意不決了曜曇沙門有何言教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聞法乎對曰我從如來聞一句義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二人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謂興衰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三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輒死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四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對曰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此滅為樂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懇責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聽在道次得為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爾時四人頭髮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羅漢道佛臨欲般泥洹時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敬事佛語

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契經戒律阿毗曇及寶雜藏然後當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盡耶旬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五百羅漢皆得此解脫捷疾利根衆德備具普集一處便與阿難敷師子高座勸請阿難使昇高座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法時阿難便說聞如是一時說此語已時五百羅漢皆從繩牀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普皆舉聲相對悲泣時大迦葉即告阿難曰從今日始出

廣一　五

法深藏皆稱聞如是勿言見也佛在波羅柰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源本本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是時衆人已集契經是時尊者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時阿難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伽蘭陀竹園時迦蘭陀子名曰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是時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毗曇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毗舍離獼猴池側普

集講堂所爾時世尊見枝耆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諸無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亦復不生入地獄中演說如阿毗曇初夜集阿毗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演此偈睡眠覺寤何以故說睡眠覺寤如世尊等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滅命無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悟便能修德造立善本耽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所言若有衆生覺寤之中所念衆事於睡眠中憺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宜歡喜思言歡者內心踊躍喜怡歡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亂想意定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皆共讚嘆出曜法義如來世尊亦名最勝云何爲最勝勝諸結使不善之法勝婬怒癡勝一切生死結縛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於中特出故曰最勝演說暢達

無有留滯布現演吐爲諸天人義味成就是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暢達無有留滯

如世尊說一切通達　仙人慈哀一身無餘如世尊所說者暢達演說言無留滯故曰世尊說也一切通達者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上道如來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佛爲諸度最勝最上於諸法相悉能分別故曰一切通達也仙人慈哀者一切充滿生死希望如父母之想擁護心慈哀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衆德具足亦名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說仙人慈哀也一身無餘者所謂身者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無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說阿難當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際故曰一身無餘也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爲樂

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爲二部一部所見萬

物皆有一部自稱萬物皆無諸言有者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希望便與演說所行非常諸言有者自有讚頌

以利輪劒　殺害衆生　恒知惠施　無有善惡
亡形不變　身體中間　利劒來往　不傷其命
地大恒在　風界無著　大受苦樂　命根亦爾
正使利劒　通達來往　亦不見有　善惡之報
設害父母　無善惡報　況當餘者　而有其果
猶如以餅盛雀有人打餅雀便飛逝傷害衆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來世尊欲去彼邪見衆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爲磨滅法命如朝露暫有便滅故曰所行非常一部自稱萬物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義如來覩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復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義是故世尊重與說義夫生輒死輪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入慧眼觀察乃能分別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稱計此五盛陰身衆行所逼流轉生受無有懈息故曰

夫生輒死此滅爲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著意常息安寧最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義無欲樂無爲樂無漏樂盡樂滅樂故曰此滅爲樂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如不求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食後日晡有衆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子欲聽如來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有簡今乃得來覲覩聖顏願爲弟子得滅衆苦佛即聽受悉爲沙門敕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覩見世尊尋得爲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爾時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爲道當求度世無爲之道何爲大笑一切衆生自憑五事何謂爲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恃怙何

等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如不求錠
何喜何笑者爾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未在道境亦復不在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脫結縛蛇蚖共居成五盛陰云何於中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勑之言念常熾然者云何爲熾然以無常火而爲熾然亦以苦火而爲熾然愁憂苦惱而爲熾然又以何等而見熾然愛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妒恚癡所見熾然故曰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者猶人夜行不覩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大冥覆蔽衆生不別善惡趣要之本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復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故曰深蔽幽冥如不求錠者云何爲錠所謂智慧之燈以智慧錠爲照何等答曰知結所興以道滅之

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寂道故曰如不求錠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鴿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冢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時彼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冢間屍骸狼籍胖脹臭爛鳥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鳩鴿蛆蟲蜫嗜臭穢難近烏鵲狐狗老鷲鵄鵰噉死人屍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可爲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戒心

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拭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冢間得須陀洹道爾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學之徒使將來世現其大明正法久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鴿　斯有何樂

或有手脚臂肘腰髖脛膊膝踝足跟髑髏髀節各在異處是故說曰諸有形器散在諸方

（廿一）

者猶木無識本所愛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華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骨色如鴿者本所衆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觀無猒足如今億百千衆所見薄賤覩皆怖懼衣毛爲豎是故說曰骨色如鴿斯有何樂者

（十一）

世言有樂則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貪習甘樂不捨藏匿懷抱

若如初夜　識降母胎　日涉遷變　逝而不還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爲有爲之相興衰變易問曰若當萬物恒有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體遍滿世界答曰以其衆生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不久存設當衆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若當衆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爾時形骸久存於世問曰若當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答曰所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衰老義此義云何乎答曰依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髮生焉是故說曰若如初夜識降母胎者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據在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

不可稱計唯有天眼乃得見爾時識過去及
還來者亦非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來亦
無跡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東
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唯有天眼
見胎識還見胎識去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
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遥見門外
有衆男子作倡妓樂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
城乞食訖欲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衆
人舉聲號哭相向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奇
哉變在無常對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
乞食見此男子五欲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
對取無常耶時尊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
舍收攝衣服淨洗手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立爾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
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見有男子作倡妓樂五欲自娛便入城乞還
出在外見此男子忽已命終衆人舉聲號哭

相向時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
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
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我
今所見甚為奇特未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
阿難有何奇特我曾所覩乃為奇特出過汝
今所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子在柢洹
門外作倡妓樂五欲自娛時我入城乞食訖
還出城外見此男子作倡妓樂如本不悞我
見奇特出汝者上爾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
常儀有何奇特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難制
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爾時世尊觀察此義
尋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鑒此法為將來衆生
現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便
說出曜之偈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晨所覩見夜則不見者晨朝所見衆生之類
數千百衆暮則不見諸有衆生思惟校計善
根具足意不錯亂則自覺知命如斷石閃現

已滅誰當興意貪著此乎唯有無聞凡夫愚人乃興此心生貪著意昨所瞻者今夕則無如昨所見進止行來設彼有念思惟善本殖衆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改悔內自興發不可樂想是故說曰晨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瞻者今夕則無也我今少壯無所恃怙者如有愚人無所聞知自怙彊壯氣力熾盛苟得自縱隨其所知不顧後慮自稱端正顏貌殊特餘者卑賤非我等友色力財富出衆人表既自盛壯獨步無侶所願者得無能拒逆所欲自恣不避豪彊亦復不思無常對至不覩生死苦惱之患是故說曰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少壯亦死男女無數者正使無數衆生之類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氣力殊特財富無數所欲自恣年皆盛壯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

（廣一　十四）

老者皆爲無常所見蹈躡然彼終者先在世時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息是故說曰少者亦死男女無數

在胎自敗　初出亦殤　既生子壞　孩抱而喪

六十千生六十百生於生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財主導師商人父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興心起意害此輩人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繩等合地獄畢此罪已生六畜中經歷劫數往來周旋乃復人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說曰在胎自敗也初生胎亦殤者或有衆生始生胎門而命終者或有衆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中夭命者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既生子壞者或有衆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設園果浴池橋梁圊厠功業未就爲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生離胎於中逝殤是故說曰既生子壞也孩抱而喪者或有衆生於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設園果浴池橋梁圊厠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爲人所害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福人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於中畢罪生畜生中雖得爲人未別白黑便於孩抱夭其命也

諸老少壯　及中間人　漸漸以次　如果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　已生在外終　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猶樹生狂華　結實時希有
忘故必欲捨　伺命召不忍
猶彼果樹隨時繁茂狂華生長遇風凋落結
實者尠或以結實遇雹墮落或有未華而凋
落者或有已華而凋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
者少少爾此衆生類亦復如是於百千生其
中身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悉歸斯
道無免此患於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
少壯死者不可稱計是故說曰諸老少壯及
中間人漸漸以次如果待熟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衆果樹
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果熟乃食終不嗾生
時王有敕勑守園者若有果菻落墮地者不
應獻上有犯此制當梟其首時守園人內自
思惟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慈

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今此園樹果衆多在樹既少墮落者衆設責我果更無於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學道即踰牆出至世尊所五體投地願爲沙門佛即然可得在道次靜寂無爲不興巧便坐禪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毗曇謂爲行道齊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行諷誦十二難得勤勞之要自憑三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爾時世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衆厄難欲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源將入解脫無退轉道爾時在衆便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怨責懷慙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即於彼處成阿羅漢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

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敕語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辦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敕語傍臣至瓦師家毀壞其器時彼瓦師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至彼國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使壞其器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便復逃走入深山中

往至世尊所求爲道人時佛默然聽在道次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爲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爲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勤采習謂爲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懼喪身之惱唯有五盛陰爲凡之形此爲

大畏無免其患瓦器雖壞不懼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五盛陰爲形瓦器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衆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爾時在衆使說此偈

猶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爲坏之器及刹利婆羅門梅陀羅種受形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匱端正醜陋豪族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冢間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寅一　十八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纚兼有一息意常惰嬾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此功適訖後更無作父告其子此功雖訖更有餘務如是語

公往來數十兒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
時父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雖
爲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亦復不思惟道
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復不思惟契經戒
律阿毗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唯心
存在念彼亡子爾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
人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
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衆生覩其大明正法
久存在於衆中便說出曜之偈
猶如張綜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
於曠野冢間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
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遵
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廿一）（十九）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拘薩羅國
波斯匿王敕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
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
法服私爲沙門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爲永離
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爲王所害在閑靜處不

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勤采習謂爲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爲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衆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便說此偈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地　人命如是
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校計內自懇責解
知萬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
之變斯來久矣非適今也即於佛前悔責自
改成阿羅漢道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昔有衆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瞻水成敗傷
害人民無復劑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墮水
死者亦無有量其中得解脫者萬中有一於

深水得解脫者往至佛所求爲沙門佛便然可聽在道末內不思惟謂爲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爲水所溺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勤采習謂爲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已免爲水所溺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轉輪五趣無有解脫已爲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衆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便說此偈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是時彼比丘聞此語已內自慚愧解知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不可久居恩愛別離怨憎會苦思惟無我無人無命心意專正趣泥洹門江水所漂蓋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當求方便去離駛流爾時比丘聞佛

切敎心開意解憺然無想即於佛前離生死
難成阿羅漢三自稱善快哉福報所願者得
爾時座上無數衆生聞此比丘成道果證皆
發無欲清淨之行皆得須陀洹果

所造功勞　永世乃獲　如杖擊水　離則還合
廣一　廿一

昔佛在毗舍離城甘黎園中爾時衆多比丘
觀見土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穀食豐賤縱
情恣意不隨法禁上下相慢各謂眞正爾時
世尊愍彼愚惑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即集
大衆告諸比丘夫爲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
地界水滿其中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有一
瞎鼈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有一薄
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爲風所吹然彼瞎鼈
經歷百歲一舉東看風吹板在南方云何比
丘彼瞎鼈者爲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復經
百歲復得南看風吹板復在西方云何比丘
彼瞎鼈者爲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如是四
方隅角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鼈者會當
值孔不乎對曰不也世尊時諸比丘白世尊
曰此瞎鼈身會當與孔相值不也世尊告曰

此事極難時乃有相值期爾受畜生身復難於此畜生求人復甚難於此如是比丘人身難得雖得爲人值命促短不類古人壽命無量毗婆尸世尊出現於世如來至眞等正覺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復有佛出名曰式棄如來至眞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鳩留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句義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我今出世名釋迦文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句義比丘當知極壽百歲出者無幾壽百歲者時時乃有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古人積德壽命無量衆行備具亦無疾病凶疫

惡氣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飢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濁鼎沸世人壽極短四百四病纏裹人體尊者馬聲亦作是說

諸患集為體　為老死所伺　毒劒熾火逼

萬患守營衛

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以杖擊水離則還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誰當貪慕願受此生唯有凡夫無知之人願生三有時諸人民聞佛所說皆發清淨不退轉行譬如操杖　行牧食牛　老死猶然　亦養命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佛將阿難著衣持鉢道見有人驅牛千頭就其美草放煙瞻候佛問阿難汝見有人驅放羣牛不乎對曰唯然見之佛語阿難此羣牛本有千頭在外瞻守掌不牢固為虎惡獸所見噉食死者過半餘不覺知方相抵觸跳踉喚吼傷其無智仃乃甚哉佛語阿難衆生處世亦復如是計於吾我不知非常貪著五欲養育其軀快心極意共相殘害無常宿對卒至無期懞懞不

覺何異於彼羣牛者乎雖好水草長養其膚
但促其命無益於已佛還精舍以此因緣誡
勵衆會四輩弟子中有二百餘人聞法意悟
得六神通成阿羅漢佛告比丘或有衆生應
聞切教而得度者或有衆生應聞妙智思惟
分別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
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應聞喻者此偈則是
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說曰譬人操
杖其事如斯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佛告比丘夫人處世所行不同所見亦異一
日過去人命隨減雖壽百年卧消其半便與
衆會而說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無令空　日夜速如電
人命迅如是
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日夜已過死
緣難計愚人依憑染著受有當念勤加興勇
猛心無失軀體是故說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汝等比丘當明此理大海江河猶有枯竭萬

仞大魚曝脊在外況是少水而不然乎或有時溝澗暴雨溢滿流疾趣下聲震四遠彼岸人喚此不聞聲此間人喚彼不聞聲或時溝澗水盡無餘四趣衆生雖受形分命則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或有衆生壽命極長諸天壽八萬四千劫地獄壽一劫畜生與地獄同壽餓鬼壽命無有限量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入弗迦羅國時有餓鬼倚城門立比丘滿願問餓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報彼曰汝今見我耶比丘報曰我先見矣鬼復語曰我夫入城于今未還故於此立自待夫主爾比丘問曰汝夫入城為何所求時鬼報言今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今日當潰膿血流溢夫主持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指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岸成敗已來今為第七我夫入城經爾許時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劑限然人受形極壽百歲雖出無幾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故別說人不墮四趣

不寐夜長　疲倦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
有四夜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云何爲四女與
男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男與女想睡眠者
少覺寤者多三曰盜賊睡眠者少覺寤者多
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極少覺寤者多三
覺夜長修正法比丘不覺夜長疲倦道長愚
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邠
邸阿藍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
應度暫聞此偈愚生死長然彼梵志多饒財

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
與世無雙女人姿容一以無闕時彼梵志內
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來所當來諸佛爲有
幾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
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願欲所
問若見聽者敢自陳啓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如來爲汝敷演其義梵志白曰云何世尊於
當來世爲有幾許等正覺耶世尊告曰將來
世諸佛數如恒沙時彼梵志聞佛所說欣喜
踊躍不能自勝善心生焉當來諸佛數如恒

沙於諸佛所善修梵行興功立德為福不倦然吾處世饒財多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爾時梵志聞佛教誡戢在心懷繞佛三帀舉手辭讓便退而去爾時梵志行道不遠復作是念我向所啓問將來佛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梵志即還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過去諸佛為有幾所佛告梵志過去諸佛數如恒沙梵志復前便自悲泣並自舉聲而作是說愚處生死纏綿積久恒沙諸佛吾不及覩斯何苦哉復自投地宛轉自責斯由放逸行不從本使我退在處凡夫地或在泥犂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刀山劒樹火車鑪炭或伏雪山劫敗乃移或處炎獄受痛無量雖出為人值生邊地有佛興出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誡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復待將來諸佛為乎田業妻婦斯是外役何必貪慕毀敗聖

教爾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聽為道次得修梵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梵志教授威儀度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在閑靜處思惟校計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於家出家修無上梵行潔身受證以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已得為道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為後衆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重與梵志而說此偈

不寐夜長　疲倦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黎園北石室精舍中時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賈一廿七）餘小賈人以類相從飲食醼樂施諸貧窮沙門婆羅門以得入海採致珍寶還至平岸共相娛樂飲食歡醼日日不斷時彼一人飲食麤惡唯服麨而已不改常儀然復多財珍寶

所獲無量時大導師語其人曰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何為自困不肯食噉夫人處世當行二業一者廣施二者自食彼人聞已心不納受乃更懷恨漸至憂悴語導師曰吾設食噉無以濟彼妻婦男女後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無常彼大導師說斯偈曰

夫人慳貪　貯聚財產　念家怨離　不覺命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導師興工採寶中道無常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觀察此義思惟本末欲使諸比丘示現滅度為後衆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久於世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大衆聞佛所說心開意悟興功立德拯濟窮乏持齋修戒歲三月六未始有闕四事供養衣服飯食牀坐臥具病瘦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財寶七珍金銀珍寶琨磲碼碯真珠琥珀有求索者不逆其意遠來久住經過人者皆悉供給華香脂粉亦用給與無所恪惜無數大衆歐患生死除貪著意執信堅

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無退轉意各以次第成阿羅漢道

出曜經卷第一　　廿八

音釋

罽賓　梵語也此云賤種屬居例切　嶷　魚力切　磎　力灼切　蠰佉　梵語也此云貝王名也　錠　徒徑切燈也　晡奔謨申切　時　胖脹　胖匹降切脹知亮切　噉　徒濫切食也　噆　側減切齧也　噉色角切　鵄　尺之切怪鳥也　哽咽　哽古杏切咽壹結切吸也　悲塞也

胜　部禮切股也　膊　作各切臂膊也　踝　戶瓦切脛兩旁曰內外踝　髑髏　髑徒谷切髏盧侯切髑髏頂骨也　耄　莫報切八九十曰耄　渾　胡袞切壯士也　昇　羊諸切對舉也　斲　竹角切斫也　閉　大閉也　蹈　祥水切踐也　趒　息漾切少也　埏埴　埏尸連切埴承職切埏埴和黏土也　皿　眉永切食器　坏　鋪杯切燒瓦器也　杼　直呂切居例切毛布也　駛　爽士切疾也　劑　才詣切分劑限量也　脫　他外切此苟切易斷也　跳踉　跳他弔切踉龍張切　㪷　尺泥切乾糧也

出曜經卷第二　廣二

尊者法救　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無常品之餘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衆生居世馳趣四方貪求財貨興欲無猒盛夏冒炎冬履嚴霜飢寒勤苦艱難憂慮萬失一獲猶用自慶施心難果意不開悟既自不食復不施人雖饒寶貨與無不異彼禪之人莊以七寶雖目視之意不甘樂以慳貪故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觀了衆生馳趣四方貪求財貨不顧後慮皆爲愚惑所見迷誤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爲諸比丘導引法味亦爲將來衆生示現大明熾然正法久存於世三世諸佛盡見將護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而說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時世座上數千萬人聞佛所說專意聽受各隨所念成得果證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梵志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乃敢陳啓佛告梵志恣汝所問如來當爲敷演其義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緣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佛告梵志有三因緣使衆生類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云何爲三於是梵志今世衆生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時彼衆生爲此三事所見染汙風雨非時災害毒流所種穀子冬失時節轉不成熟若彼衆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饒諸瘡疾疫氣縱橫死者塡路不可稱計是謂梵志最初因緣使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風雨非時災害縱橫所種穀子失時不收轉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飢饉餓死者衆是謂梵志第二因緣使今世衆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不見熾盛復次梵志如今國王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治化失度拓境無厭越界攻伐共相傷害刀劒矛箭共相斫射

殺者無數不可稱量是謂梵志由三因緣使此生類災害橫起飢饉餓死攻伐無道佛說此已告目連曰吾患眷痛還詣靜室汝今專意與梵志論兼與來會永除狐疑對曰如是世尊爾時世尊譬攀多羅僧枕僧伽梨右脇倚地脚脚相累係念在明時大目連曰汝今諦聽善思念之梵志對曰願樂欲聞目連以偈告曰

今觀此土境　及諸衆果樹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占固守　今爲斯所在
寧轉尊法輪　示現天世人　不樂取命終
竟知趣何方　欲覓昔舊人　如今不見一

廣說如舊文梵志聞偈心開意解即履道跡是故說曰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此是其義

（二）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孤母而喪一子得此憂惱愁憒失意恍惚倒錯譬如狂人意不開悟出城至祇洹精舍轉聞人說佛爲大聖天人所宗演說經道忘憂除患無不照鑒無不通達於是孤母往至佛所

作禮長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捨我喪亡母子情愍不能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街巷有不死家者求火持還孤母聞已歡悟踊躍入舍衛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頗有不死者乎吾欲須火還活我息諸人報曰我等曾祖父母今爲所在汝今荒錯何須至巷誑有所說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破倦所求不克便還歸家抱小小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受敕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喪是故空還佛告孤母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何謂爲四一者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彊健必當死趣死向死爲死所牽無免此患佛告孤母汝今何爲不自憂慮何不廣施持戒修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給施孤窮沙門婆羅門遠行久住暫停止者果獲其福不可計量孤母白佛言我今愛子入骨徹髓爲彼子故不惜身命爾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

之身火氣逼身以兒自障兒復呼喚不堪火痛佛語孤母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徹髓寧自喪身不使子亡火氣逼已酸痛難堪但當自受以子障乎人間微火蓋不足言地獄火然痛苦無量畜生愚惑懷癡爲苦餓鬼福(缺二)四慳以飢爲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受天人福漸近泥洹時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還自思惟內心懇責猒患恩愛除去想著便念世間不可樂想思惟分別五盛陰苦即於佛前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成須陀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爲後衆生開演法門便於大衆而說此偈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一切衆生蜎飛蠕動蚊行喘息有形之類皆歸磨滅無免死患隨行所造而受其報爲善受福惡則禍隨如影隨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緣故說此偈爾

惡行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能修善道

共遍入泥洹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時彼城中疫[illegible]吉毒出縱橫人民死亡不可稱限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諸行惡者死入地獄[illegible]有比丘[illegible]眾生死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近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爲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時諸大會聞佛所說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不遠却後七日皆當命終思共議言我等弟兄五通通遠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現身極大手捫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

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計算餘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處虛空者猶如熟果自然墮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醒悟禍災無常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免乎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四梵志避無常對各求度世免濟其難然其宿命終不可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欲使後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衆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爲觀何義有何事故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出家學道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在心

懷吾今當說極微之法諸比丘對曰願樂欲聞世尊告曰爾時世尊廣與比丘生經比丘當知父眞淨王敕諸臣佐吾今欲出後園觀看可速嚴駕羽葆之車爾時臣佐至眞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葆之車時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老人形衰色變皮緩面皺柱杖呻吟氣力枯竭時問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變乃至於斯御者報曰此是老人太子問曰何謂爲老御者報曰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漸近死趣故謂爲老我時比丘復問御者吾亦當復有此衰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無免此者時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貧賤富貴皆當有此便敕御者迴車歸宮清淨自守思惟道德時眞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觀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曰以何

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
老人形變色衰憂思而還時眞淨王得此惆
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
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
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
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復作是念衰老年
邁非適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
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壯漸微轉衰皆
有此意時我比丘竊說偈曰
少時意盛壯　爲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是時比丘吾出遊觀先見此變如是數日復
告御者吾欲出遊至後園觀速疾嚴駕羽葆
之車爾時御者至眞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
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葆之車王聞此
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
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
諸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
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病人形
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啖其身水腹萎黃臭穢

難近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對曰病人也何謂為病對曰病者風差火錯心無歡樂衆疹集聚食則不消惡聞人聲故謂為病時我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患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園觀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眞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嗍其身水腹萎黃臭穢難近時眞淨王得此惆然吾先有教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無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苦古來有是非適今也時眞淨王便作是念太子出遊所見瑞應憂念世間必不樂家會當出學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復經數日敕告御者吾欲出遊觀看

速疾嚴駕羽葆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衆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我時比丘至後園看見有死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廣二九）呼天叩地圍遶啼哭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叩地圍遶啼哭御者報曰死人也問曰何謂爲死御者報曰所謂死人恩愛已離無復命根妻子五親永與世別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

蒐神遷轉形如乾木無所覺知故曰死也我時比丘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死耶御者報曰尊及天人皆有此患無有免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處世不免此患至後園觀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眞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爲何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時眞淨王得此惆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汙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

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無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時我比丘即捨家出求無上道成最正覺今得爲佛度脫萬民皆由積行無戀慕心今我出現自致正覺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爲將來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諸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衆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年已耆老肌膚舒緩不與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設當持戒梵行比丘以如來身安處高牀周行四海雖興恭敬以報重恩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吾不說是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所謂故車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銀刻鏤作車或水精瑠璃雜廁其間經年積歲

猶有朽敗況四大身筋纏血澆衆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懷抱推温去濕隨時瞻視乃名爲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將訓誨未悟加以權化應適無方宜以力學者稱佛世尊誘導之言以無諛諂蠲除妄見不犯身口意行以第一義充飽一切將育衆生行不漏失無懼畏者謂佛世尊如來弟子教訓弟子以禁防非爾時世尊知彼内心有所趣向尋究本末亦與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便說此偈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躡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觀如來形變色微諸根舒緩形狀轉朽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謂老者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爲異色諸根具滿能使缺漏與病結伴與死並流色力豪貴財富盈溢能使闕減

身體平正內理充滿能使僂步憑杖而行髮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墨能使變白髮落不住眼如牛瞬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膚睆臀額如油光晃昱照曜能使面皺狀如皮焦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穀牛乳如烏鰓魚純白胞滿上下齊平觀無猒足能使凋落虫齲疼痛取要言之於健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陁羅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無少壯心病中之苦莫甚於老是故說曰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躤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纏絡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無冥不照八種音聲遠震十方猶爲老病所見蹈躤況處凡夫得免此乎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爲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於大衆中故說斯偈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爲老所壓　病條至際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天人龍鬼衆生之類廣演法教時國王波斯匿母年過百二十卒得重病非醫藥所療神祇不能救不經日夜遂便命終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

酥華香事事供養安厝神廟給人瞻守葬送已訖還過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飾前禮佛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服塵土形變色異何所施設乃至於斯王白佛言國太夫人年過百二十（廣二）間得重病奄忽無常向送靈柩殯葬始訖今還城池過覲（十二）世尊佛三達智知而問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王白佛言人生於世無有不死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應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應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應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應磨滅之法欲使不磨滅此不可得應盡之法欲使不盡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晝夜不息人命駛疾亦復如是爾時世尊漸與波斯匿王說微妙法論講不退轉要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大王當知生則老至病無光澤合會必離是世常法如電歷目擊石現火人命劇是有何可樂衰變之法欲使

久存者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爲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與波斯匿王而說斯偈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爲老所壓　病條至際

（廣二十三）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古者國王諸佛眞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爲悲戀亡者爲福不倦福追魂靈如餉田夫王猶此緣廣設福業福祐助人如憑彊杖佛說此已王及四輩諸來會者莫不歡喜忘憂除患豁然啓悟尋從座起遶佛三帀作禮而去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南大海卒涌大濤越海境衆有三大魚隨上流處在淺水自相謂言我等三魚處在尼地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有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其力勢跳舟越過第二魚者復得憑草越度第三魚者氣力消竭爲獵者所得時獵者便說此頌

第一慮未然　必當被傷害　憑草計現在
彼命得脫死　二魚俱得免　以濟危脆命
愚守少水池　受困於獵者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三魚
逐濤波二魚得濟一魚受困復見獵者而作
斯頌因此緣本尋究根源為後衆生示現大
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衆說斯頌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所謂是日已過者或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若復少壯盛年老邁俱同此日共有損減之
逝晝夜不停命變形羸氣衰力竭速迅於彼
如少水魚者或為虛空飛鳥濤河白鷺鸛雀
青鶴水烏黑雞亦為世人男女獵師羅網捕
取鉤餌懸掠處在淺水一命萬慮受形於水
喪命在水衆苦難尋有何可樂是故說曰如
少水魚斯有何樂　（十四）
逝者不還　晝夜勤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國界善勝道場集諸修行之士
處高山者或在深窟隱形不出然彼行人隨
時行道瞻相時氣春節以至觀諸樹木悉皆

蓓蕾色如水精漸轉敷華復見溝澗水流澄清靜無聲響時彼行人心則念言時不假借萬物並生爾時行人下山詣村家家乞食見諸男女飲食歡醼共相娛樂行人問曰斯是何人前人對曰某村某家姓號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時修行人復自念曰今此內物悉皆孚乳知某萬物日滋日長還入深山靜默自修復至秋節下山詣村人間乞食見諸樹木漸皆凋落霜雪加被葉落凝凍復見溝澗水竭枯涸指刺不軟時修行人內自忖度今外萬物皆悉凋落時不再鮮華不重茂誠哉斯言復見人間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頭垂髮捶胷自摑高聲啼哭不能自止時修行人問彼人曰此是何人哀號啼哭乃至於斯某村某家兒亡女死或父母終是故村落號悲如是行人聞已而自思惟今此內物已復凋落已知內外衰耗法至即還深山內自校計結加趺坐或坐繩牀或坐樹下專心定意不與亂想觀內外性實皆無常便與日轉不停住想云何爲日轉計春至秋計

秋至歲計歲至月計月至半月計半月至日數計日數至時計時至晝夜計晝夜至動轉計動轉至出入息計出入息至盡無餘以至於盡方知盡空萬物無有已知無有則知何起本滅亦無跡或時行人行起有蹤滅無有跡方自覺悟憶如來一切無常亦無窠窟有時行人觀察前行積時累日乃得消滅復憶佛語如來亦說無常者苦也時修行人內自忖度生死如是誰肯樂者心已猒患不染四流願於泥洹速取滅度或於中間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行人處在深山精勤學道不斷聖族因此緣本尋究根源爲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衆而說斯偈

逝者不還　晝夜勤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返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佛世尊凡常說法相時相宜觀察人意或有衆生計身

是常昨五陰身今日不異愚者意迷謂陰不衰猶河逝駛前非後流後非前流去者永逝來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後行後行非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別思惟至無漏境優婆塞優婆夷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羅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四部衆分別五陰成敗所趣爾時世尊尋究本末爲後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集於大衆而說頌曰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返
四部之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昔佛在毗舍離城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佛告諸比丘或有衆生自怙盛壯力無倚匹或恃無病自保康寧或恃財富生業無量或恃豪貴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衆中爲人所毀稱爲棄物爾時世尊觀察人心有是非欲

使衆人改往修來故說斯頌時毗舍離諸童子等聞此教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毗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爲後世人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大衆而說頌曰

廣二　十七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時諸童子聞佛所說作禮而去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骸獨存

昔佛在毗舍離菴羅園中爾時阿梵和利自怙色貌與世無雙又進過人貌退及天形形範端嚴視無猒足然家裏財富不可稱限饒財多寶七珍備足時阿梵和利嚴飾羽葆之車自嚴莊校飾沐浴澡洗香華芬熏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衆多比丘欲愛未斷在凡夫地見阿梵和利來至佛所皆興愛欲起不淨想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處穢汙無一可貪

比丘當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當卧好高廣牀上衣裳芬熏價直一億於彼牀上忽然命終舁詣冢壙棄取耶旬之時諸比丘聞之愕然無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當棄捐在于冢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爲後世人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衆中而說頌曰其中四部衆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

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毗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而說頌曰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骸獨存

時諸大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廣二十八）

昔佛在迦惟羅國尼拘類園中彼國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貴力勢彊壯所行自由誇無儔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彊身生瘡瘢膿血流溢晝夜不息臭穢不淨見皆掩鼻疼痛苦惱

衆人見者無不猒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類六門流溢與彼不異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惱憂喪萬端時諸釋種聞佛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釋種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時比丘僧往彼家如來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來遣信迎食有二因緣云何爲二一者欲與諸天說法二者瞻視病人是時世尊遍觀比丘皆悉受請即取鑰牡開一房門見一比丘抱患頓篤臥大小便不能轉側爾時世尊知而問曰汝有何患臥著牀褥大小便利不能轉側時彼比丘受性質直內無姦宄報世尊曰受性闇鈍恒懷懈慢初不勸佐瞻視餘人是故今日無看我者今實孤窮所怙無處爾時世尊躬抱出在門外除去不淨瀹浣坐具復取淨水用洗其身便與著

衣數新坐具還卧房中如來躬自舒手爲扶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受果證令受果證設不用意受此法者便當更受劇是苦惱爾時世尊漸與說極妙法無數方便勸使勇猛思惟道德即從座起還閉房門詣普會講堂勑語侍者汝今速集舍衛城中諸現在比丘即詣普會講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無父無母無弟無兄亦無姊妹亦復無有宗族五親不相瞻視各相捐棄此非其宜便爲外道異學梵志所見嗤笑瞿曇沙門乃無毫釐慈心視人形命如視瓦石死者孤窮無瞻養者我法齊整上下和順汝設爾者便屈於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師事如父母至死不捨師看弟子視如己息隨時將息至死不捨師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令修福若少知識當詣賈家分衛乞食好者給病惡者自食其瞻病者則瞻我身所獲功德亦無差降時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衆苦湊集是身何用

漏諸不淨為病所困不脫老死宜可自謹承
修佛語即捨形壽入無餘泥洹境而般泥洹
爾時衆多比丘持鑰牡開門見彼比丘已捨
形壽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終不審魂
神為生何處在何道種佛告比丘彼病比丘
素積善行吾與說法意尋開悟後便意猛向
法次法分別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沒等
宜可供養舍利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已欲使
正法久存於世為將來衆生示現大明於大
衆中而說頌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衆生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身漏臭處　衆疾集普會　無患第一滅
安隱永休息
是身漏臭處者衆患穢汙入所惡見瘡瘢衆
苦漏諸不淨衆刺之首無常變易法應磨滅
苦中之苦莫甚於陰當求巧便離四大身善
謀權慧求於出要一切衆惱永息無餘故曰
盡也已盡虛者空寂亦無生滅著斷之二無
患第一滅者安隱無憂喜想安隱永休息第

一滅盡無餘泥洹時諸會者聞佛說此義歡喜而受作禮而去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昔有長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歲三月六初不防制財富無數慳貪不施亦不給與沙門婆羅門亦不信有今世後世放逸自恣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室前庌後堂清涼之臺冬溫之室東西起舍數十餘間風刀解形忽然無常佛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卒便命終存在之日無有慈恩加被衆生但有勞役於餘人民意所規廓竟不充願爾時世尊在諸大衆中欲現其義宣暢本源亦使將來衆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衆而說頌曰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家裏庫藏七寶充滿金

銀珍寶硨磲瑪瑙眞珠琥珀七珍具足奴僮僕從象馬車乘穀儲倉庫一以無乏唯闕無息以繼後嗣彼以子故求禱諸神或跪舍神城神階陌諸神或跪諸神先祖父母山神樹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穢惡之神盡向跪拜竟不充願亦不生子晝夜愁憂漸以生疾今我家稟財寶無數難得之寶盡在我家又復無息承繼我後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念此傷惋知復如何斯人有幸疾漸瘳降末經旬月便生一息端正無雙世之希有面如桃華衆相具足父母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復請比居諸村落人飲食歡醻作倡妓樂終日自娛或耽醉睡眠無所覺知時有大水暴長駛流盡漂沒死無存活者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成敗所趣因此緣本尋究根源欲使後世衆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衆而說頌曰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子有財　愚唯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財
愚蒙愚極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昔佛在毗舍離獼猴池側高講堂上爾時衆
多童子等善知射術笇笇相挂於術上彼最
爲第一自恃高族與世無雙處閻浮利内無
及我等正使有憂慮者子今與世無雙豈有
姦賊侵欺我等兒復自惟吾久有技必勝衆
人各相憑俟竟不自濟無常對至迸在異處
是故頌曰
在衆疾姓流　目視兄弟親　爲死使所追
彼害無有退　死使有數種　親族所在救
積財無有數　爲賊所娆觸　火熾以水滅
以蓋除彼明　恚以毒藥去　呪術除非邪
暴象以鈎牽　牧牛以杖將　此衆皆有樂
無常難可保
無常力勢　不可恃怙（廿二）　知死命終（廿三）　然不久住
一切皆盡　無覺知者　爲世所毀　流轉諸趣
時諸迦惟羅越國釋種聞佛所說知已射術
無有罣礙與流離王共鬪以箭相射或殘眉
毛或殘鬚髮無形傷損流離王尋欲退還諸

臣前諫諸釋種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雖有射術無所損害時流離王漸皆前進諸釋退還固守城門遣使白佛今日窮急為流離王所攻世尊告曰若開門者有所傷損不開門者無所傷損時彼信使還至釋所而語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為王所害不開門者不為王所害諸釋聞語已重關閉固瞻守門戶時流離王屯守城門語釋種曰速開城門兩家共和無所傷損其中釋種宿緣牽者皆稱開門無宿緣者承如來教不肯開門舍馬釋種先在城外與流離王戰殺七萬衆生投象牙傷殺無數衆生舍馬釋種語流離曰室婢生子要莫退還須我入城更備戰具是時城中諸釋聞舍馬釋傷害人民不可稱計即遣喚舍馬釋訶止責數非釋自稱釋汙染我釋種汝今已毀名速出國去不須住此城速去不須住時舍馬釋即出城去時流離王復令開門宿緣釋種語諸釋言但速開門此婢生子何所堪辦無緣釋種等語諸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有所殺不開門者無所殺時流

離王復逼城門時摩訶男釋語流離王曰聽我一願若見許者便當自陳王報釋言恣汝所說吾不相違時摩訶男釋前白王言聽我入水經時令諸釋種各得免脫時摩訶男釋即入水以髮繫樹根沒死水底時諸釋皆得逃走時流離王遣人入水看舅男釋入水何乃稽遲尋入水云摩訶男釋已死於水時流離王取七萬釋種成須陀洹果者生理在地暴象踐殺宿緣對至無所恃怙爾時世尊語毗舍離諸童子等空可為地地可為空宿對因緣不可逃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而說頌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四輩之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衆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飢餓乏漿水　如窮鹿奔池

為獵者所射　不念斷欲愛　如是求方便

分別此形體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衆多衆生志行不同所作各異所修善本亦

不足言意著外役不念內法不念死命意恒計常昔罽賓國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羅漢道一人在家修治居業爾時兄數至弟家教誨弟言布施持戒修諸善本生有名譽死墮善處弟報曰兄捨家作道不慮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復不念居業財寶若被毀辱不懷憂慼若遇歡樂不孚用喜數數諫誨不從兄教弟後遇患忽便無常生受牛形為人所驅駈駄鹽入城時兄羅漢從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說偈曰

（廿二）（廿五）

脊負為重擔　涉道無懈息　為人所驅使
今日為鬪劇　穿鼻以靳繫　破脊癰疽瘡
為蠅所噆噉　今日為鬪劇　食以芻惡草
飲以雨潦汁　杖捶不離身　今日為鬪劇
以受畜生形　為行何權計　為可專意念
三耶三佛德

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語道人曰汝何道說使我牛不樂道人報曰此牛本是我弟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親羅漢說曰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價是時牛主即

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時牛自投深澗至心念佛即便命終得生天上或有衆生深墓世累戀著財貨不修善行身壞命終生餓鬼中或復有人出家學道捐棄恩愛捨世八法修清淨志猶王太子栴陀羅女身佩香瓔顏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納娶其王報曰夫王者法不娶外類不與細民爲婚常與長者居士共婚太子曰王設不與婚此女者今當自殺不堪生世王聞此語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適到栴陀羅家語女父母曰汝當嫁女與王太子女母報曰隨我種類習殺法者當嫁女與王太子王還語太子曰汝今要習殺生法捨王種類習凡細事何爲要殺女爲婚太子白王意所貪樂要習殺法不以爲難即捨王宮出詣殺家計婚姻如是積久擔負薪草持箒掃第一大臣出行見之問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報曰吾役使煩多早忘此女不復憶之臣復問曰香瓔貫珠今爲所在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臣語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復失王位無所果

獲欲何方宜王子墮淚悲感不樂此辟在衆有所長益或有王子長者居士出家學道建功立德求爲阿羅漢離世縛著於欲離欲彼此解脫分別無明智慧解脫無疑解脫成珍寶義父母兄弟訶制語出家者言人中薄賤莫過於道家家乞求以此爲常爲人嗤笑何可堪樂人相呪詛使汝作乞兒不如在家五欲自娛分檀布施作福不倦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給施孤窮裸賤之人沙門婆羅門僑客遠行四事供養衣被飯食牀卧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香熏華鬘手巾六器在家可辦此物出家極辛苦時諸學人語五親曰我等志趣必欲學道不樂在家理俗因緣五親曰不樂俗者隨意出家即捨家爲道所習非要不修正業經歷數時五親往見語諸道士汝等得羅漢道邪道人報曰自學道已來今乃聞阿羅漢名五親復問於欲無欲彼此解脫除去無明智慧解脫無疑成就珍寶具足如此衆法爲得不乎道人報曰如此衆法我等悉失不識其名況理行邪五親問道人汝等

何爲捨家財業捐棄五親與恩愛別所習非法與世人不異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五親與道人論知習非法不順正要佛欲往化因親道力因此因緣尋究本末爲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在於世在大衆中而說頌曰

爲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衆人自勞役不覺老死至

爾時尊者馬聲復說頌曰

沐浴莊嚴身　愚弊不習善　無常忽然至如母抱死女

衆生相剋互相是非所習非要不順正法猶昔夫婦二人姿貌端正威顏具足衆相悉備諸根寂靜共相待敬終日無猒如是經日夫婦二人忽然失明目無所覩夫婦相戀恐爲人所欺夫恐失婦婦恐失夫坐共相守不遠斯須時諸五親遠方求醫將至失明夫婦所傳藥治目尋得開明夫見婦顏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婦去婦見夫顏狀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夫五親曉曰少壯之容隨

日遷轉氣羸力竭皮緩面皺日異日變以老朽顏望比少壯鑽冰求火不亦謬乎何為啼哭自不相識以鏡自照容顏變易咄嗟老至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異愁思憂慼遂增苦惱尊者曇摩世利因此而說頌曰

如人眠寐睡　賊竊開牆盜　失財不覺知
覺乃周旋覓　愚少習放恣　自陷沒冥池
不見賊失財　為老賊無勢
是故說曰習不眞要違道失法不覺老至死」
時諸人民聞說斯語歡喜而去

是故習禪定　生盡無熱惱　比丘猒魔兵
從生死得度
如來宣昔無常遷轉諸比丘聞皆興患猒去
離陰持諸入之本世尊教誡指授正業教習
正法或在冢間樹下或露處經行坐禪念定
忽懷懈慢今不精勤後悔無益是謂比丘我
之禁戒是故說曰是故習禪定生盡無熱惱
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後夜佛告比丘若
行若坐若來若去若睡若覺當念行此三昧
使無漏失生盡無熱惱者身口意不惱不為

結火所惱勇猛精勤佛告比丘然頭然衣以何防之比丘白佛救頭護衣乃可防之佛告比丘不如來言觀頭觀衣更求方便以善法消滅惡法用意堅固於諸善法衣不越緒生盡無熱惱生者猶生有老病死猶生有憂惱苦患周旋往來皆由有生當說無常品時時阿難便說頌曰

廿二

吾聞一時事　如來說出曜　衆生懷愚闇
以慈往拔濟
說無常者名身味身句身義身充足口說無

廿九

瑕聞是一時吾者陰持入相盡能分別人士夫衆生壽命生形禍身吾從佛聞一時事如是專意不亂亦不他念求諸善本為愚闇衆生開示徑路衆生處世生盲無目便與開目使得視瞻以大慈哀拔濟其苦視彼衆生如父如母敷演其義
已解深句義　善修其道德　便得盡諸苦
得逮無餘處
或以義除結不以味身句身佛經亦說不施
無漏等見順正無結去漏勿生便說生非餘

是佛經或誦佛經不盡結使是故世尊說當深解句義時尊者羅云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尊者羅云白世尊曰惟願如來與我說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因緣雜誦已誦訖來至如來所是時羅云便誦因緣雜誦流利上口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誦因緣雜誦有漏不得解脫世尊告羅云汝諷誦五盛陰雜誦爾時羅云即受教誡便誦五盛陰復於餘時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五盛陰以有漏心不得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誦六更樂雜誦時羅云受佛教已復誦六更樂復餘時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六更樂以有漏心不得解脫是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觀察其義爾時羅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別其義漸盡結使（二十）得阿羅漢果皆由分別義故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是故阿難說曰已解深句義善修道德以道斷結去諸七使纏縛永盡無餘道者謂泥洹滅盡無生滅著斷安隱快樂是故說曰善修其道德便

得盡諸苦者所謂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得隸無餘處無餘者第一義無上無有過者

出曜經卷第二

音釋

瘡丑乃切病也　拓他各切开開也　㼜必益切盛米也　憒古對切心亂也　悁於緣切悁悒不明貌　蜎小飛也　蠕乳兗切蟲動貌　蚊去智切蟲行貌　喘尺兗切出息也　咽烏結切咽喉也　晻作答切晻曖也　睆胡版切出目也　瞥普蔑切目病也　齧古候切取也　鰔昨則切魚名　齲禹嗅切齒疳

疾冬切痛也　犍皆和梵語也此云香陰犍槃焉切　甄盛也　脣食故切猪延置也　樞巨收切樞機也　鵠胡骨切鵠古玩切鳥　弶其兩切趙晉於道曰弶　蓓薷蓓薄罪切蓓蕾欲綻貌　忖趨不切思也　摑古獲切拙打也　窠苦禾切穴也　骨千古旦切腥骨也　鈐牡鈐七約切牡莫厚切鈐牡關鍵也　究居消切在內曰究　渝渝則前切澹也沈合管切淮衣姊也　嗤蚩尺之切笑也　玃郝知切十兎曰玃　庳五鴈切庳庶也　筈古活切箭本受弦處也　噎壹結切飢塞也

出曜經卷第三

尊者法救造　廣三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欲品第二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廣三
則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弁將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中乞食已周還出城外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而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恒沙諸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衆在衆人中宣暢此偈爾時世尊食後收攝三衣即集大衆詣普會講堂在衆人中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向清旦將阿難入城乞食已復周遍還出城外見有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去井不遠復有一人彈琴自娛二人相見各興欲意熟視相看目不移轉索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兒已命終愁憂號悲尋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婬火熾盛便能焚燒諸善之本婬荒之士不識善惡亦復不別清白之行不知縛解出要之道如斯輩人遂無慙愧寧喪親族分受形辱不關婬性以違其志或因婬欲殺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婬逸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惡報猶野火行傍樹為焦既罪自深復及宗親人由婬欲違佛慢法謗毀聖衆為諸聖賢之所嗤笑今當說犯婬決之本汝等善聽善有一人姦婬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至他婬女村中時母覺知即捉曉諭令夜冥暗陰曀雷電設不果者便為人所害吾宿對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子報

母曰子要當去不得復住母知意止便向兒拜今暮且住須明日乃往兒語母曰速放我去若違我情當取母殺母報兒言寧取我殺不忍見汝為他所害兒復語母可時放我及暗至彼若不見聽正爾殺母母語兒曰死死不放汝兒即拔刀取母刺殺不慮後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門微嗅女人應曰汝是何人其人以頌報曰

婬恚諸根羸　為想所謬誤　不慮衆事業
為愚暗覆蓋　今汝取母害　折伏猶汝奴

翅立在門外　如客附使役

爾時女人復遥問曰審殺母耶報曰審殺女人問曰何故殺母男子報曰母不見放來至此間女人報曰不須入家裏是時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背恩養　害母種罪災　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　父母抱育養　為子歷衆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殺　立身無慈仁
加害諸親族　我是外種類　豈能恩德將

爾時彼男子復報曰由汝害母造無邊罪小

見寬恕見爲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女人報曰聽我偈言

寧入投炭鑪　從山投幽谷　生抱七步蛇　不與愚從事

是時二人各各共別離男子還家道逢惡寇爲賊所害死入阿鼻地獄受罪無數劫姪之爲病受殃無量以微積大漸致燒身自陷於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猶自飲毒復飲他人是故說曰姪不可從

愛欲生憂　愛欲生畏　無所愛欲　何憂何畏

愛欲生憂或遭婦喪爲人所奪或抱久患夫或遠行積久不歸是故說曰愛欲生憂愛欲生畏者爲豪貴見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適他方是故說曰愛欲生畏無所愛欲者云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所畏難有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羅漢者三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是故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者作倡妓樂五欲自娛爲王所嫌欲奪樂器緣此致憂或爲王所使遠適他方於中生憂或抱久病纏綿著褥於中失明恐喪命根便生畏懼緣此樂器以致喪身或有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己憶本豪貴所遊戲處便生愁憂遂致篤疾或爲宿讎欲害其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也云何無所好樂者阿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猶如難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孫陀利意終不樂世尊告難陀曰

無猒有何足　不足有何樂　無樂有何愛
無愛有何樂

汝今施意　無有猒足　志常熾然　何時當息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嬈怒癡熾盛是故難陀忍精勤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佛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欲聞

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爲常樂安寧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與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爲境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佛復頌曰

果先甜後苦　婬怒亦如斯　後受苦痛報
經歷無數劫　愚者受燒煮　恒在盛火燄
爲獄伺所執　如鈎制伏象

昔佛與諸弟子說苦陰契經云著欲之人自共歎說沙門瞿曇婆羅門恒自誇說預防未然慮將來欲穢汙不淨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娛細滑更樂有何可失若有衆生固倚此法造不善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已生地獄方自覺悟共相悔責我等爲人不信沙門婆羅門語云欲穢汙不淨之行由此婬穢受無量苦求出無期已身自造向誰怨訴是故說曰果先甜後苦猶如有果入口甘美當時悅意後必患生即說譬喻悅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勸勵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智人觀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漸誘勸

進而得度者或有智人遠遊觀俗意自悟者世尊觀察隨意所染以何療治即投其藥衆生漸漸意得開悟承如來教著意慇懃漸盡諸結有漏心得解脫然後乃知婬欲之爲病先甘而後苦也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爲固　好染著彼色此牢最爲固

昔有人遇事閉在鐵牢竊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彊或用財貨或依姓族用免其慇欲愛牢縛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燄燒焚山野之結蔌以刀利劒割斷七使源本然後乃得解脫昔有一人遇事被繫會遇衆僧在講說法罪人求吏暫詣講聽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靜誦經爲老所縛爲生所縛爲病所縛爲死所縛今世後世所縛時人宗族求王脫罪（廣二）過即得免罪時諸（大）五親知識朋友至罪人家共相慶賀聞汝得出甚用慶賀其人報曰汝等何爲見誰如我昨暮聞比丘誦經我所被繫甚過王者衆人問曰汝雖得出故復荒錯耶其人報曰我不荒錯但諸

君自誤爾我所被縛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諸親設見愛我者願聽出家得在道次諸親勸諫爲說留難父母宗親男女成就何由捐捨苟貪爲道其人報曰我先誓願要出家學諸親重求且停住止復經七日並解疲勞還復氣力其人出門復遇道人靜寂誦習而說斯偈

堅材鐵銅鍚　此牢不爲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爲固

復還入屋語諸五親我意志趣不樂在家願聽出學修無上梵行時諸五親即聽出學進修其行晝夜不息得阿羅漢果永離縛著不復流轉生死

縛中牢固者　流室緩難解　能斷此爲要
不觀斷欲愛

縛中牢固者恩愛戀著皆是縛著唯有諸佛與出執金剛心牢固難沮壞衆德自瓔珞捐棄諸惡不興罪緣能斷諸惡是故名曰縛中牢固流室緩難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當與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

有國王恩惠普潤大赦天下諸在牢獄重繫者皆悉放出其中生類獲患縛著不堪牢獄志常遠離速出離獄心不願住復有生類樂在獄中心意戀慕樂聞苦惱之音即住獄中不肯去離是故說曰流室緩難解所以緩者遭赦被恩而不肯離昔所積善作諸功德乃能斷之故言能斷此為要不顧戀兄弟家業宗親不觀斷欲愛者欲愛已斷永無遺餘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謂為二一者知誓二為盡誓以此二誓誓度衆生

世容衆妙色　此不名為欲　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昔佛在世諸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宜可念衆僧食在人間乞求所以然者諸乞求比丘能遊觀人間便得覩見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爾時世尊以天耳清淨寂寞無塵垢聞諸比丘自相謂言各生戀慕染著世榮爾時世尊即遣信喚集普會講堂諸比丘即集講堂佛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與汝說諸乞食比丘遊在人

間便得覩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臭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云何比丘心爲輕飄汝等方念色聲香味細滑之法猶如熾火燄極隆盛復以脂酥而益之倍復增益汝等倍益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懷懼受他信施爲可易不令諸檀越奔趣四方勞情役思乃得財貨信有後世減割布施我今斟德恐不消化觀彼檀越當施之時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相自觀已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藥想念空閑處如遭死亡想意常繫念修諸善本觀諸婦女如塚墓想如是比類人間乞求諸有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依倚道者是謂大賊時尊者舍利弗問摩訶俱絺羅曰云何拘絺羅眼爲色相色爲眼相耳鼻舌身細滑法法爲意相意爲法相時摩訶拘絺羅報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謂相者貪欲自用是謂與相復引喻自解猶如白牛黑牛同繫一處或同一軛與縛繫相應云何舍利弗頗有人說白牛繫黑牛

黑牛繫白牛為平等繫不對曰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繫黑牛非黑牛繫白牛所謂縛者咸索或鞭或軛是謂縛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於中生貪欲自用者是謂為相是故說曰

廣二

世容衆妙色此不名為欲也

九

人間欲無常　內欲縛是常　此滅不受有餘趣不受生

人間欲無常者欲是無常為衰耗法變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間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為人所奪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內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禍首殃及身口是故說曰內欲縛是常或為豪彊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難制難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起諸有亦不願生世後世是故說曰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欲生無漏行　意願常充滿　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

欲生無漏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

不說有漏意願常充滿者一切諸善之法普充滿體中於欲心不縛者心於彼心不染著亦無所汙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因說斷欲愛此亦復說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漸漸以微微　巧匠漸刻垢淨除諸穢汙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別是非於慧無減損受性不懈怠是故說曰智者不越次也

漸漸以微微者漸漸日近勿懷中息猶如巧匠除刻重垢積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復如是為諸天阿須倫眞陀羅摩休勒等所見稱譽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猶如車巧匠者觀彼朽車嚴治修飾遠致重載無所缺損便成二義云何為二一為名譽遠布二為得其財貨彼巧比丘亦復如是唯捨於欲便得二種名聲遠布諸天所譽於現法中受無量樂是故說曰

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欲受一切樂　當捨諸愛欲　已捨諸愛欲
永受無窮樂

若有衆生欲受一切樂者當念四支五支禪
樂行神通樂道出要樂彼人當念捨一切欲
已捨諸欲倍獲功德受樂無窮得遊戲樂遇
諸福業樂於現法中俗財無之昔外道異學
各作是說二二合會者彼即清淨尋得解脫
亦得出要復有說者欲妙欲淨當與欲共相
娛樂欲無猒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說曰隨
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猒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若有衆生念欲不去心懷遂生塵垢猶如有
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熱欲避其熱當求巧便
求滅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滅猶
如毒藥顏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
此藥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喪命根貪欲亦

如是當時悅意非法行欲身壞命終入地獄中今當引譬智者以譬喻自解音閻浮利地有頂生王出現於世壽十四億時頂生王四方遊觀復至忉利天三十六釋取命終故住彼天宮時彼人王經歷久遠心作是念我今壽命過於天壽躬自眼見三十六釋盡取命終我今宜可殺釋提桓因即於此治遥王四天下領人天王豈不樂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還墮世間住閻浮利患身疼痛受諸苦惱時王大臣問訊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後世若有人民來見問者頂生王臨欲終時有何言教時頂生王告諸大臣若有人民來問卿等當以此語報頂生王者貪著五欲七寶無猒足頂生王者生千子無猒足頂生王者領四天下無猒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七日七夜於宮殿上雨七寶而無猒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遊觀至忉利天宮興意欲害釋提桓因而取命終是故說曰

不念欲有猒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爾時諸來會者皆離慳貪欲無貪著心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智慧猒足者　不復觀欲愛　人以智慧猒不隨愛蹤跡

智慧猒足者何以故言智慧猒足者與諸世尊共同法室與眞人羅漢觀不淨行起猒患心除諸患苦知苦源本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說曰智慧猒足者不復觀欲愛所以不觀愛欲者知其體實而不親近曾所愛著今已遠離智者謹慎不染著欲是時衆會聞說

十二

此欲興不淨想即於座上逮得摠持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謂命為久長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困苦勞功役力周遍四方乃獲寶所獲無量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娛樂在大衆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價直數億今當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壯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人姿態一以備悉既自端正面如桃花色復以香華脂粉莊嚴其身

日共娛樂不能捨離餚饌飲食日日不同殺害衆生不可稱計縱情放恣獨勝無匹會復遇疾即便命終見婦去世心迷意亂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稱怨而行一何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宗族五親懷嫉妬心各興斯意欲奪我婦恐事彰露竊共陰謀中陷我婦如是怨訴日日不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怨訴街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眞爾時世尊欲現其義尋究本末爲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過去如來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衆中而說頌曰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爲久長

爾時衆會聞說此偈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爲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名曰難陀饒財多寶金銀珍寶硨磲碼碯珊瑚琥珀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

量居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榮富無有信心慳貪妬嫉門閭七重立守門人有人來者不妄得入於中庭虛空上安鐵籠疏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堊泥恐鼠穿穴傷齧財物然彼長者無常對至唯有一子名栴檀香即喚子前敕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濟度設我無常後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亦莫施與沙門婆羅門有乞丐者莫持一錢施與此諸財寶足七世父母食噉作此敕敕已即取命終即生舍衛城中處盲栴陀

婦腹中經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無目左右人問爲生男女耶母報生男自念若生男子吾今目冥須兒扶侍供養左右報曰雖遇此兒生無兩目母聞此已倍增愁憂悲泣說曰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第三十四　益我愁憂苦

爾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在祇洹精舍門外經行奮手而說曰禍災禍災是時阿難叉手長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稱言禍災有何因緣願聞其意佛言阿難汝頗聞舍衛城中有長者

名難陀不耶阿難白佛舍衛城裏曾有長者
久已命終世尊告曰此長者神還處舍衛城
裏為盲旃陀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
富無量今欲觀者斯為所在象馬七珍不可
稱計然復慳貪妬嫉禁忌是故說曰禍災阿
難白佛而說頌曰
生死有畏懼　幻化非有眞　有成必有敗
智者誰可樂
是時盲母養兒年八九歲堪能行來母以杖
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養汝堪能行
來宜求自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
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栴檀香
長者家在門外立而自說曰
飢餓切己困　兼復無兩目　衆苦無端緒
誰當愍而施
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熾盛即前捉手速
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飯食盡捐
在地其中有人臨坑見者甚憐愍傷往語盲
母汝子為守門人所打甚見困苦傷臂破頭
痛不可堪時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

著膝上而說頌曰
汝今有何愁　子今速說之　與誰誰與子
遭此苦厄難
子報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栴檀家　暫立此門外
便遇惡人手
爾時世尊慈育衆生如母如父興大慈悲欲
有所濟過食後著衣端嚴比丘僧前後圍繞
入舍衛城至栴檀長者門外爾時城裏長者
人民見如來非時入城必當有緣或能演說
過去當來現在事盡共翼從隨如來後普共
至栴檀門外至盲小兒所栴檀香聞如來至
尋出門外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
大衆已集復見栴檀長者集在門外復欲演
說慳貪妒嫉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報無量
欲使離有不著三界指授泥洹趣無爲道爾
時世尊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非也小兒報曰
實是難陀佛復重問是難陀耶即報佛言實
是難陀其城中人民聞佛小兒相問字皆共
愕然云何難陀長者乃受此形爾時世尊欲

與栴檀長者拔地獄苦除慳貪心安立福田
佛告栴檀香而說偈曰
昔父今難陀　慳貪意纏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衆苦惱　設當從此終　當入無擇獄
成惡衆生室　繫以宿緣彊
爾時栴檀長者悲泣墮淚不能自止頭面禮
足前白佛言惟願世尊慈愍見憐拔濟罪根
於如來所得蒙遺福惟願世尊今請佛及比
丘僧爾時世尊為彼長者默然受請時世尊
明清旦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至彼長
者家各次第坐長者躬自行水清淨飯食供
養飲食已訖行清淨水取一小牀在如來前
坐欲得聞法爾時世尊以權方便漸與長者
說微妙法論講如來深奧之藏所謂論者施
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婬為穢濁如是
說法不可思議爾時長者即於座上諸塵垢
盡得法眼淨長者自察得法見法分別諸法
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禮世尊足我今如來受
三自歸歸命佛法僧自今已後聽為優婆塞
盡形壽不復殺生爾時世尊欲度難陀長者

而說此偈

愚者喪財貨　亦非自爲已　愚者貪財貨
自沒溝爲獄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爲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愚者喪財貨者所謂喪者已盡已滅更無有
餘是故說曰喪財貨也愚者無智無所覺了（廣三 十七）
或貯聚財產不能自食復不施人愚中之愚
不過此人人有財貨一者施與二者自食然
彼長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爲已者慳
嫉是也纏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爲愚者
貪財貨愛心染著不能捨離是故智者去欲
而守靜是故說曰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爲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天雨七寶　欲猶無猒　樂少苦多　覺之爲賢
昔佛與頂生王而說此偈是時頂生王宮天
雨七寶七日七夜時王臨見心無猒足貪欲
者苦多樂少是時彼王遊在天上受天五樂
遊四方域快樂無窮臨知欲命終受無量苦

智者觀察恒防未然是故說曰覺者爲賢也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昔佛在摩頭羅國尼拘類園中爾時有一比丘靜室坐禪形不移動復有毒蛇牀下蟠卧比丘爲睡所屈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見恐必欲害我毒蛇即舉身投擲螫坐禪比丘比丘命終即生忉利天上諸天王女各來衛侍天子告曰汝等諸妹莫近我身設當近者必犯於戒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門故生此間受天之福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見鏡衣天之服頭冠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變云何吾身捨人形今來生天即自悲泣從座而起行詣天闕見諸衛從有端正者有醜陋者漸行至園坐一樹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異類奇鳥相對悲鳴聲哀（寅三十八）響響鳥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辦是時天子盡其形壽從三十三天至閻浮利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向佛以偈問義天女無數衆　侍衛有醜陋　後園名迷惑何由而拔濟

然我世尊竟不見諦而取命終雖生為天受
天之福福盡還入泰山地獄如是流轉無有
窮已如今處窮所向無趣唯願如來當見愍
念是時世尊以偈報曰
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無畏　車名無曲戾
觀法所成就
爾時天子聞佛所說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爾時天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繞佛
七市作禮而去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
末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
而說此偈
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爾時衆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衆山盡為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猒足
唯聖能覺知
爾時世尊亦與頂生而說此偈未斷欲之人
意所規廓境界方域得一復念一意貪無猒
足彼頂生王由貪著故山中大者莫過此鐵
圍盡化為金彌滿世界猶無猒足也
不觀苦源本　愛生焉能別　解知世愛刺

進意修學戒
不觀苦源本者諸有衆生奔趣四方經歷險難或遇虎狼盜賊毒蛇惡鬼荊棘深林無人蹤跡或遇刀劒所見屠割復入大海遭諸衆難或遇暴風迴波曲折傷壞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墮羅刹界由此因緣是故說曰不觀苦源本也愛生焉能別者皆由貪欲展轉相生也解知愛刺者結使亦名爲刺四大亦名爲刺人有此二刺不離生死受諸苦惱刺者亦名愛刺亦名見刺進意修學戒者進名爲智

演說幽奧捨非就是智慧成就
愛品第三
夫人無止觀　多欲觀清淨　倍增生愛著
縛結遂固深
夫人無止觀者如有人不善觀染著身心纏裹不解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說曰夫人無止觀不得至于道多欲觀清淨者或有衆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有染於結不染著於欲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云何衆生

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於是有人初習於欲後更不犯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是謂習結不習欲云何亦習結亦習欲或有衆生數數習欲亦習結是謂習欲亦習結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或有衆生恩愛意斷不著世累亦不專意數數習近或復有人從頭至足觀身萬物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髮紺青色於中起想不能捨離遂增愛根縛結轉復堅固爲諸結所縛合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有人而被二繫一者革索二者龍鬚索將至火邊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龍鬚索緩若將入水革索便緩龍鬚索急未斷欲衆生亦復如是爲縛所繫云何爲二縛一者愛縛二者見結或時衆生思惟不淨觀愛結便緩見結便急有時衆生思惟安般守意見結便緩愛結便急是故說曰縛結遂固深

若有樂止觀　專意念不淨　愛此便得除
如是消滅結

若有樂止觀者若使有人樂捨觀不善思惟

善觀恒常親近修學不離繫念在前修行不淨念自校計前所意著髮毛爪齒從頭至足皆是我所後復思惟穢汙不淨三十六物無可貪者一一分別尋得不淨觀身觀身意止內外意法也愛此便得除者以慧證淨盡而除去愛思惟不淨者便能去愛著亦不能縛著永棄諸結更不習近是故說曰如是消滅結也

以欲網自蔽　以愛蓋自覆　自恣縛於獄　如魚入於獄　爲老死所伺　若犢求母乳

以欲網自蔽者網者覆蔽人自損智不明不能出要至無爲道網者不能專意思惟校計以無明自覆蔽以愛蓋自覆者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猶如剛火灰覆不現無智之士以脚蹈踐燒足乃覺愛所覆蓋亦復如是猶如刀劒仰向無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傷諸衆生類亦復如是以愛結自覆不觀善不善法緣是興起憂悲苦惱輪轉生死不離五道是故說曰以愛蓋自覆也自恣縛於獄者諸有自恣不順正教爲愛縛所縛不自恣者便

離於縛如魚入於獄者猶如漁獵執羅網捕魚以入羅網無有出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捨於善法習於穢濁不要之道如來說法時會衆生大衆之中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愛結所纏不能得至泥洹無爲之道時彼獵人聞佛說頌各自驚愕如來說法不爲餘人正爲我等各自悔責改所修習更不爲惡是故說曰猶魚入於獄諸佛常所說法接有緣衆生不唐舉義猶如醫師審病根源而後授藥是時師瞻知病輕重相顏視色然後授藥當授藥時不增不減處中瞻視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諸佛世尊爲人說法亦復如是觀察衆人心意所趣知病輕重然後說法使得開解心無減少要處中說除諸結使觀衆生心須一偈便說一偈須五句者與說五句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爾時世尊觀察獵者意故說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與說此爲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也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老死所追如影隨形若利

根衆生善察分別便得離此衆患苦惱增益善本若鈍根衆生不作此觀則無所成是故說曰爲老死所伺如猿求果

意如放逸者　愛增如棃樹　在在處處遊

如猴遊求果

意如放逸者若剎利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少壯處中長老未至於道者意增於放逸增愛欲根如摩樓樹初生爲葛藤所纏長便枯死愛欲之意亦如是使諸衆生根本焦盡是故說曰猶如摩樓樹在在處處遊者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坏輪是故說曰在在處處如猴遊求果者猶如猴猴求諸果蓏從樹至樹從林至林是故說曰如猴遊求果

夫從愛潤澤　思想爲滋蔓　愛欲深無底　廿二

老死是用增

夫從愛潤澤者此愛流溢如壞器水漏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憶本所造五樂自娛是故說曰夫從愛潤澤夫爲潤澤酥麻膏油不爲潤澤如此所潤可以灰土燥盡除去膏油愛欲

潤澤者唯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斷是故說曰愛為潤澤思想為滋蔓者火之熾熱不過於思想火所燒癡可以藥療思想火被燒不可療治若有殺父殺母不與取婬泆作衆罪過諸佛世尊所不能療治是故說曰思想為滋蔓老死是用增者生有分身憂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風惱是故說曰老死是用增

衆生愛纏裹　猶兎在於罝　為結使所纏　數數受苦惱

衆生愛纏裹者愛恒在前導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猶兎在於罝者猶如兎在罝網馳走東西無有出要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為愛迷惑流轉生死周旋五道沉溺四流為結使所纏者此衆生類為愛繫所纏不能離生死思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眞正不別善惡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是故說曰數數受苦惱也

衆生為愛使　染著三有中　方便求解脫　須權乃得出

衆生為愛使者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是故說曰衆生為愛所使染著三有中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染著三有中方便求解脫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無明使見使如此衆生染著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惱猶如兩牛共一軛有人隨後捶豈得不挽重比衆生類亦復如是以四流為重安處四軛豈得免生死病也須權乃得出者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無常對至各自離別是故說曰為生老病死所逼須權乃得出

諸有衆生欲愛未盡恒有生老病死追在於後欲愛已盡者無復生老病死是故說曰生老病死須權乃得出

若能滅彼愛　三有無復愛　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

若能滅彼愛者愛之為病衆苦湊集諸天世人所見歎譽是故說曰若能滅彼愛三有無復愛者已除愛已除熱已除衆惱已除去愁憂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三有無復愛比丘已離愛者諸有愛所纏所裹所

持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爲比丘著弊衣持鉢亦名爲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亦無是意處是不愛是都無想著是故歸泥洹亦無結使影亦無更生影是故說曰寂滅歸泥洹

以爲愛忍苦　貪欲著世間　憂患日夜長　廿五
莚如蔓草生

以爲愛忍苦者諸有心趣不能去離多諸患害無處不染著是故說曰以爲愛忍苦貪欲著世間者難捨難離懷抱不忘世間者五陰亦名世間受盛亦名世間是故說曰貪欲著世間憂患日夜長者常有憂患有熱惱有疾痛今引譬喻智以譬喻自解莚如蔓草生

人爲恩愛惑　不能捨情欲　如是憂愛多　潺潺盈于池

人爲恩愛惑者恩愛牢固永劫不朽戢在心識不能捨懷以此恩愛不能越次取證一往不還不可制持亦不可滅是故說曰人爲恩愛惑如是憂愛多者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髓猶如流水流入于池亦如蓮華池水

不著此亦如是恩愛纏結深固心懷以解脫水洗其愛心亦復不著是故說曰潺潺盈于池也

諸賢我今說　衆會咸共聽　共拔愛根本
如擇取細辛　以拔愛根本　無憂何有懼

諸賢我今說者我者如來一切智三達六通衆相具足分別諸法諸賢者大衆之名成就賢聖諸法所行衆法仁賢過於三界所爲皆辦是故說曰諸賢我今說衆會咸共聽者衆會者刹利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盡集一處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願是故說曰衆會咸共聽共拔愛根本者愛根本者何者是無明是如所說諸向此五趣從今世至後世無明爲根本皆由貪欲生更有說者前有癡心後愛染著是故說曰拔愛根本者如選擇細辛者所以稱說擇細辛者有二因緣一者除病二者販賣思惟選擇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復如是愛根深固須慧分別應行衆生尋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是故說

曰如選擇細辛已拔愛根本者所謂愛根本根本是無明枝葉餘結使故曰愛本也無憂何有懼者有憂當有懼無憂何有懼憂者欲界非色無色界何以故憂欲界非色無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無憂故所以生憂者有父有母國財妻子僕從奴僮田宅財穀此諸居業皆亦為憂永無此者終無有憂是故說曰拔愛根本

有愛以有死　為致親屬多　涉憂之長途愛苦常墮厄

為道行者　不與俗會　先誅愛本　無所殖根勿如刈葦　令心復生

有愛以有死者猶如來斷欲衆生衆結使具足愛在其中說曰凡此衆生貪求無猒皆由愛心求三有者亦是愛心意所貪著妻息財貨皆由愛心是故說曰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涉憂之長途者前過不可尋此諸衆生流轉迴趣五道生死地獄餓鬼畜生死此生彼緣此四大身愛結所纏是故說曰涉憂之長途愛苦常墮厄者數數處胎受形無量處

生熟藏閒屎溺所染汙臭穢不淨數數入胎亦無猒足亦無慚愧是故說曰當以巧便修其道會不與俗會數數者生生不息來往不已於此生在彼沒此生者此現身分彼生者彼異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說曰先誅愛本無所殖根恒處五道生處五道復有輕重有福便輕無福便重雖有輕重莫若於道無為道中都無輕重無生滅著斷設不求道染汙穢者如刈蘆葦及刈菅草生生不息

無欲無所畏　恬惔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是為出長淵

無欲無所畏者聖人已離於欲無畏無憂志性恬靜是故說曰無欲無所畏恬惔無憂患者已離諸欲永盡無餘若有眾生不能離愛猶河趣海晝夜不息是故說曰恬惔無憂患以能盡愛名滅體盡無復根本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淵不復處有累亦不作行非不作行是故說曰長出於淵

諸天及人民　依愛而住止　愛往眾結隨

時流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乃自覺
諸天及人民者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以其
爲愛所使若生爲天王女營從共相娛樂視
東忘西若生爲人多所染著養妻畜子心不
捨離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餓鬼畜
生雖有愛心微少不足言諸天及人愛心最
多是故說曰諸天及人民依愛而住止者衆
生之類依愛住染汙與愛共俱是故說曰依
愛而住止愛往衆結隨者猶如有人渡江河
海導正從亦正愛亦如是趣三惡道衆結亦
隨是故說曰愛往衆結隨時流亦不停者一
時中間生處人中處在中國平正之土得種
善本無有山河石壁饒出珍奇異物得信堅
固於佛法衆有反復心慈愍一切殖衆德本
諸佛出生皆興此國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
得久住是故說曰時流亦不停時過復生憂
者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追本尋末自耻不
及於中便生愁憂苦惱推胷喚呼念過去事
是故說曰時過復生憂入獄乃自覺咄嗟老
苦我等在世間時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

爲惡入獄習愛心者殖三界病沙門亦說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癡不從教誡今反入獄受諸苦惱刀山劒樹火車鑪炭皆由愛心種此諸根是故說曰入獄乃自覺

緣愛流不住　廣三　陰根欲網覆　廿九　枝葉增飢渴受苦數數增

緣愛流不住者爲緣何等緣者地獄餓鬼人及諸天緣愛未來有陰持入諸愛亦緣境界出法所由是故說曰緣也愛流者猶如駛河流逝于海此愛流者亦復如是漏出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愛流也不住者猶如穀種子入地即變易隨時漑灌萌芽得長愛穀種子亦復如是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說不住也陰根者五盛陰身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說陰根也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故曰欲也網覆者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

以胥涼捕鹿以深穽捕虎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欲網所覆不見善惡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爲愛所纏不能去離其有衆生墮於愛網者必敗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說愛網覆也猶如葛藤纏樹至末遍則樹枯愛亦如是遍滿人身從頭至足無空缺處猶人墮厠盡汙身體有智之士欲濟彼命遍觀其人頗有淨處挽而出之彼無淨處可挽出然此人身愛心遍滿不可療治是故說曰枝葉增也飢渴者世人飢渴可以水漿以濟其命或食草根果菜或以消息服氣或以藥草神呪可得延壽此愛心飢渴者飲四海水猶不潰愛一尺之地是故說愛渴而難濟也受苦者愛未除盡數數增多長諸苦源是故說曰受苦數數增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守園人瞻守官園當園中間生一毒樹諸有男女入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或頭痛欲裂或腰脊

疼痛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時守園人知爲毒樹復見衆人遭諸苦難即施斧柯長一丈餘遙斫毒樹未經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樹枝葉團圍樹中之妙衆人見者無不歡喜其中衆生不知忌諱來遭此難共往奔彼自蔭其身影未移間復遭苦厄時守園人復於異日以斧往斫樹生如故倍復殊妙如是數斫生生如舊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貪樂樹蔭盡取命終其人單孑一已晝夜愁憂號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陳酸苦其痛萬端是時智者告園人曰此衆苦惱卿自爲爾夫欲止流莫若高堰欲伐樹者當盡根源卿所施功但種生栽何言伐樹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意迷復慮死至設我近彼掘出樹根定死無疑若我死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我族止爾滅盡無餘亦無繼嗣續我後者宜自逃走出家學道至舍衛國祇洹精舍詣諸道人得作沙門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垂熟應八律行是時世尊還顧視彼比丘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時彼比丘聞說斯偈便自追本目所經歷即
自心悟內自剋責思惟四大穢漏之患念彼
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與彼無
異愛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斷便當就於
生老病死沒彼生此生此沒彼如是流轉永
無休息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衆人此愛
結使亦復如是自毀其命復能外損智慧之
性爾時比丘反覆重疊觀此五陰從頭至足
無一可貪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斯陀含阿
那含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在大衆中心自感
激三自稱善快哉大道不拒微細今蒙聖恩
得盡諸漏即從座起繞佛三帀還復本座現
十八變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衆生

昔佛在摩竭國甘梨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
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
還止山時有一鹿墮彼弥中大聲喚呼獵師

聞已各各馳奔自還墮弥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諸膏藥以傳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郢旬之其中被瘡衆生自知瘡瘥猒患遊獵宿緣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爾時世尊與無數百千衆生前後圍繞而為說法爾時世尊為彼衆生後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誡永離生死常處福堂於大衆中而說此偈

廣三　廿二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衆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內自慚愧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正觀係意所亂不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自身作證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

能覺知是者愛者衆病之首猶如城郭聚集人民懊地自怙云何愛衆病之首如佛所說泥犂受苦其數難量皆由愛所造凡在地獄受諸苦惱皆是愛病諸殺生者亦由愛致不與取婬泆妄語十不善行亦復如是皆由愛心造斯諸惡十惡已具死入地獄十三火炙燒炙其身云何為十三有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又二火山從背後來入脊從腹出又二火山從左脇入右脇出又二火山從右脇入左脇出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愛者是也十二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愛火山者不可療治如佛契經獄卒阿傍問諸罪人汝等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飢困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即以熱鐵丸彊令使食獄卒斯須復問罪人汝等為從何來我等甚渴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偃卧罪人洋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取要言之地獄苦痛憂惱萬端受畜生形衆苦無數云何為畜生受苦如佛契經所

說於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諸苦惱比丘當知若有衆生墮畜生者生冥長冥於冥無常此等何者是所謂入地蟄蟲是皆由前身貪樂愛欲身口行意惡身壞命終死為地中蟄蟲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其痛難忍或有衆生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比何者是所謂疱生是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故身口意惡身壞命終生疱蟲中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其痛難忍比丘當知復有衆生生畜生中聞人大小便臭氣馳走奔向我等食是飲是此等何者是所謂雞狗豬豚驢馬狐烏鳥等是也比丘當知餓鬼甚苦云何餓鬼苦或有餓鬼食噉鬚髮或食身毛或食指爪齒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腎肝膽大小腸胃屎腦(音三)髓淚汗涕唾膿血脂膩(音四)痩溺如此衆類餓鬼所食受此衆苦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慳貪獨食設施人食呪詛罵詈汝等噉我食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是後為餓鬼食此衆穢復有餓鬼本為人時獨食無耻

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見人施者抑遮使止後為餓鬼經歷久遠耳曾不聞食飲之名況得食乎此餓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惡趣受苦無量斯由前身愛心堅固種此諸苦是故佛說愛者衆病之首也愛苦共生有者無欲無有想欲已去離永盡無餘已吐已捨無有熱惱衆患之本是故說曰無欲無有想比丘專念度者比丘專意初不錯亂離邊至無邊從此至彼岸入泥洹境清涼無熱惱一切愛戀心寂然不起是故說曰比丘專念度也

出曜經卷第三

音釋

曖 壹計切陰暗也　剞 楚限切剞劂刻也　匍匐 匍步乎切匐蒲墨切匍匐盡力趨往也　蜚 施隻切蟲行疾也　叵 音三叵五可切不可也　莚 延面切莚延相連貌　蔓 無販切葛屬　潺 鉏山切流貌　刈 倪祭切割也　溺 奴的切與尿同　菅 居顏切菅茅也　恬惔 恬徒兼切惔徒覽切恬惔安靖也　腎 脈切網也　穽 疾正切陷也　孑 吉列切單也　堰 於建切壅也　疱 皮教切瘡也　脾腎 脾頻眉切土藏也腎時勒切水藏也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

出曜經卷第四

導　者　法　救　造
姚　秦　三　藏　竺　佛　念　譯

無放逸品第四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廣四

失道爲自喪

戒爲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爲死昔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勤汲汲斯須不倦如是經久齊滿結氣得心痛患衆醫療治竟不除瘥便忽命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修定者雖身變敗壞寧敗就後世不敗今存在何以故爾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償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喪法源首是故說曰戒爲甘露道放逸爲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爲死徑者放逸

之人多諸愆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猶如捐毒藥放逸多愆咎今世亦後世智者示其源尋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餅昔有長者家持酥高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餅晝夜噉食不出餅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漸鼠滿餅裏狀似酥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著火上鼠在餅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於餅中命終便於餅中復化爲酥賣與買人得酥量取升汁骨沉在下髑髏脚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惟吾取酥時餅口無覆必有鼠入噉食此酥即住餅裏不肯出外酥盡鼠死事必爾耳長者復念放逸多愆其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受諸苦惱不可稱計此是俗之放逸衆惱如是云何道之放逸於是學道之人外倚法服內懷姦宄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禪定思惟

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行是故說放逸爲死徑也不貪則不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猛不惑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是故說曰不貪則不死失道爲自喪者習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壽如賢聖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已所行眞正餘者不眞不以智慧以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爲自喪也

慧智守道勝　終不爲放逸　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最勝最上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爲天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爲放逸者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善法心無厭足是故說曰終不爲放逸也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曰從是得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彊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
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至後從後至初
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
當惟念道也自彊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
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得證
者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彊守正行健者得
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
心難沮壞除諸惡法穢汙之行漸近泥洹永
寂安隱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無有
上者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
伏外道異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
如輪行轍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法出
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　能却之爲賢　已昇智慧堂
去危而即安　明智觀於愚　譬如山與地
當念捨憍慢　智者習明慧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爲賢者昔尊者大目揵
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灌流

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目揵連漸教二人先告鐵師曰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次告浣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晝夜精勤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得定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浣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礙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鞞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悟覺時目揵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開悟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爲賢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者諸賢聖得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諸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堂觀諸衆生所習非眞憂念衆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

由得度是故說曰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者猶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人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開悟是故說曰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當念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憍慢智者習明慧者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爲智意性捷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故說曰智者智明慧發行不放逸　約已自調心　慧能作錠明不反入冥淵

發行不放逸者發行用心不倦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爲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說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進猶有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不放逸也約已自調心者約已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是故說曰約已自調心慧能作錠明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

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賢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燒五陰形不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衆邪外道不能傾動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也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意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為樂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

名爲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爲非法以法求壽非爲非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不犯善名增也

專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苦亂念得休息

專意莫放逸者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爲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爲自苦不果我願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吾爲上首然我於無漏法

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爲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爾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爲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爲成曲不乎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勤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懇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也習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

誨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曰習意能仁戒也終無愁憂苦者夫修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染著世累不離於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餮無厭（四）亦不諷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衆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憂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也亂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著斷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因緣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也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不於世長惡

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若有衆生親近如斯法者便具衆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與從事亦莫與譚對言語亦莫與坐

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不親
卑漏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逸人所修行業
動生患禍以惡知識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
援助實非親友像如朋友伴啼墮淚謀圖其
罪辭為甘美內如劒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
遠離不與從事是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
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為
病其事萬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
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
辭造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已捨本就末
離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
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毀謗六
度稱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何以故爾
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
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佛言
非自陷於淵復陷他墜不淵中諸天世人不
致其敬若習外道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
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
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譬喻說猶有人
須蛇食噉處處求索久乃克蛇以手把尾蛇

反螫手妻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一者衆生世二者陰世三者界世衆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想非不想是謂衆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衆生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於世長惡也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源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

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更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已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數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所狎習者猶如愚戇小兒亦不別眞僞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則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大七禪睡禪翹法杖撿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繩屬耳睡則自寤禪翹者禪師手執禪翹伺於

睡者以翅往擊得翅轉擊餘者用自覺悟法杖者復以杖悟於餘者展轉相悟求於禪定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珍雜寶衆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碼碯碼碯之屬真珠琥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說曰如財主守藏也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抑習　定則無放逸　便能盡有漏

便能盡有漏者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愆咎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也

莫貪莫好諍　亦莫嗜欲樂　思念不放逸　可以獲大安

莫貪莫好諍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

是故說曰莫貪莫好諍也亦莫嗜欲樂者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法為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眞義當共毀呰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欲謂毋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險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險是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長養四大如虵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哉死經

無數苦多樂少云云中復興塵勞生死熾然無過避處云云興放逸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倘世者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盡欲愛未斷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趣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惡法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鹿母子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猒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究苦源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險非福利　毀三姪泆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爲穢漏不獲其德卧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爲四事好犯他人婦者衆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爲人所見憎嫉云何現身爲人所憎所以爲人所憎者或爲王法所拘或爲夫主所捉或閉在牢獄拷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身壞命終生劒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劒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劒樹枝下垂刺壞身體一毋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遥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劒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婬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婬入獄其事如是若復貪婬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婬起或無時節婬起婬有時節衆生輩雖犯於婬不犯他妻婬意偏少不大慇懃婬起或無時節衆生者在人間時婬意偏多犯他婦女令

爲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婬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貪婬衆生墮餓鬼中爲婬泆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婬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婬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奸婬無度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彊犯越法婬泆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爲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淫泆之類皆由犯婬無高下故貪婬之人若生爲天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娛樂天子見已內懷憂慼如被火然我身猶婬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說曰危險非福利也毀三婬泆四者是時婬泆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婬罪重沒命不改具三口意罵詈惡言或婬泆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便犯之爲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說曰毀辱罵詈三地獄四也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獄爲四也

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離他妻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道
受苦無量畏而畏樂寡者今出其事昔阿育
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躶
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
樹葉其精勤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劣軟弱者
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服
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若
不得水七過吸風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
二一亦復如是其中梵志或卧荊蕀或卧
灰堆或卧石上或卧於杵王弟善容問梵志
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報曰王子
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羣鹿至此兩
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王子
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
炙命根危險如有如無猶尚婬欲不悉除盡
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牀坐著好衣裳
香華自熏豈得無婬決意乎阿育王聞弟論
議即懷憂感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

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罪
我不少即入宮裏敕諸妓從各自莊嚴至善
容王子所共相娛樂預敕大臣吾有所圖若
我敕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
隨王殺之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
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
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
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彊敵來侵
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
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
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
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
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
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
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敕語諸臣
令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
吾宮裏作倡妓樂共娛樂之復敕一臣自今
日始著鎧持仗手援利劒往語善容王子曰
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
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適過

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六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弟白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聞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雖出爲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猒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爲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即辭王出得爲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

所罣礙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也王法重罰加者時彼貪婬之人恒行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髡笞掠拷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瘢膿血臭穢難近蠅蟲噉螫避無處所卧大小便利不得斯由婬決不淨之行死入地獄

[illegible]情知不自為　不慮邪徑路
[illegible]力求
[illegible]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

反更造為人所譏或隨人語不自任已由此致亂習放逸行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為者目自見事於已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不慮邪徑路者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是故說曰不慮邪徑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車行道　捨平大途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如車行道者昔有衆人與十賈客相隨采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胷喚呼怨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爲遠近復不修治折車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爾時世尊知彼衆生應得度脫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厄

人中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厄難之中願見救授得至安隱方處爾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爲沙門即得爲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萬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爾時世尊漸說妙法所

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爲穢汙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如車行道　捨平大途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爲我說法不爲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爲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悉知倍興恭敬於佛法衆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以離三有不處生死時彼衆中復有衆生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眞之道爾時世尊知彼衆生心中所念欲使大衆忘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爲重與大衆而說此偈

離法如是　從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衆猶彼商人捨平大途而就邪徑道路頓躓折軸之憂今此衆中異心衆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斯審爾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天

啼哭無益神識淚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爲諸衆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住不安汝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處三有永離八難爾時大衆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預　邪徑增垢　諸漏興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

行亦應正者一切衆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也衆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爲然彼羣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說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預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是故說曰非事莫預也邪徑增垢者意習邪業心如猨猴捨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眞實不住於

善法如頭落髮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諸漏興盛者猶如麤葦竹叢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廿一）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求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衆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爲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求獲善法敬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

諸有倚權慧　常念於身患　非事亦不爲
應爲而不捨　有念思智慧　永無有諸漏
諸有倚權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或與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倡隱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統爲一切故說此倡或爲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意常勇猛不懷怯

弱不捨本誓意常勸勵不發道者是故說曰諸有倚權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念身者廣說如契經

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懷衆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衆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行若坐不離其念是故說曰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為者夫人意正所向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而不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者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專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

智慧也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無生死是故說永無有諸漏也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　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所謂持法者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葉當詣大衆教誨後學分別演說深法之義所以然者汝所教誨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是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較義誰有勝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敕一比丘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阿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即時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演四）（廿三）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衆中與人較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比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爲大法諍於勝如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斯頌

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衆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

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限劑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告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一者契經直文而說義味深邃二者諷比次言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記四部衆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裸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耆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經義

味深廣義豐理弘五者因緣緣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六者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承衆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現也九者生經（廣四）（廿四）所以言生經者如字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後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十二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有滯礙多聞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族姓子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多聞雖復多誦包識衆經不順其法如是其教誡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羣牛捨己羣牛數他羣牛以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惡獸或失草野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衆人所見嗤笑世

之愚惑莫甚於卿認他羣牛以爲已有多聞比丘亦復如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醫藥復勸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爲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訶止諫曰汝爲多聞古今分明演析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沙門律違法越教雖爾人生一世誰不志亂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愆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爾時梵志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易染爲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所願成就

出曜經卷第四

音釋

澌斯義切水索盡也　韝步拜切韋囊也　憙竹降切恐也　虺許鬼切蛇也　搒笞搒蒲庚切笞起之切搒宮捶擊也　拷掠拷音考掠力讓切拷掠捶治人也　㫐果郎果切赤體也　髡刮髮也　蹎陟利切跲也　析先的切分折也

出曜經卷第五　　廣五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無放逸品第四之餘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衆結永盡者　故名爲沙門（戒五）

說法雖微少者少而有要義味相應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一人寡淺時少聞者持戒完具所誦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諷誦更不求受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己所知衆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哉我今多聞義理甚深承拾衆經言詞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反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藏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婬怒癡方便令盡
汝雖多聞晝夜習婬怒癡貪著色聲香味細
滑法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分散是故
恒與稱善汝雖多聞意不專一是故不稱善
時彼比丘聞諸天語即懷慚愧自耻所作山
神猶尚見我穢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
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興念著婬怒癡如
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曰曰稱善無量夫人
履行隨朋友諫於善法得具足成就爾時比
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意
止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
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比丘
得道已報謝諸天遭蒙勸諫拔濯清淵我今
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復
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是故說
曰說法雖微少　廣五
不放而得稱　放逸致毀謗　不逸摩竭人
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

眞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緣衆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爾時衆生四部之衆耶旬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復經數世塔遂凋壞無補治者是時議合邑衆九萬二千人時斮沙王最爲上首斮沙王告諸大衆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爲人或隨邊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爲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不皆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復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設有毫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使我大衆最初得度以王爲首是時九萬二千等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生天上處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佛五)至眞等正覺十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毗烏音是時九萬二千天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斮沙王年長八歲繼嗣王後以法治世無有阿曲修治正法恩

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窮濟厄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是時儒童菩薩捨八萬婇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頭髮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今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當還度王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逢獵師著其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者所著法服名為何等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著遊獵羣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來敬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自活命菩薩聞此倍興慈悲夫人依四等　救濟衆生類　袈裟如來服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軟好可共博貿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軟細不更寒苦恐壞王子身菩薩報曰但貿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標幟獵師報曰王子寶衣價直無數今此袈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貿菩薩報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獵師報曰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菩薩報曰臭之與香開意

見與自當浣濯猶師即脫衣與菩薩寶衣是時菩薩著法衣手執藕華葉入羅閱城乞食爾時數千萬衆普集一處遥見菩薩舉手讚歎或言善來或言日月或有又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爲是天耶梵耶釋提桓因耶衆人所圍不容乞求尋執華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衆追逐前後相次時斛沙王在高樓上遥見人衆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人衆皆奔趣山爲有何故有一大臣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往誅殺斛沙聞已告彼臣曰護卿種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我等便爲臣佐若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爲上首弟子最初說法先在其例是時斛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見尋前禮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斛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斛沙王啓曰今獻微貢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默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

見先度永離世苦時鉼沙王禮足取別菩薩進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遥見菩薩來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

吾觀遠來士　衆相無缺漏　此必王世界　廣五　五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苦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娛樂阿蘭報曰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中間而自娛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是時菩薩思惟色想反覆校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乎阿蘭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定可伸習者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今宜可至鬱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何定而自娛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菩薩聞已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

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尚能獲
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正等覺乎菩薩捨
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
惟說此偈曰
衆生貪自喪　樂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災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
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說此偈曰
我當暴屍骸　露現鉤鏁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苦體日
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則前倒
坐則仰偃是時呪術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
見菩薩無出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
感結而說斯頌
本執弘誓心　極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爾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人猒患人間飲
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益菩薩力是時
菩薩復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

貿食者則非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貢飲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自校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上等正覺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道我今宜可服食人間之食食秔米蜜麨膏油塗身是時菩薩便說此偈

煎熬漯愛本　以心智斷別　心為萬想本
計身無有仇

爾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麨乳糜膏油塗身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給所須時彼二女穀五百牛乳飲二百五十牛復穀二百五十牛乳飲百二十五牛復穀百二十五牛飲六十牛穀六十牛飲三十復穀三十飲十五穀十五飲七復穀七便為菩薩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仞復還入釜時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未者便成無上等正覺道時二女人以金盂盛糜貢上菩薩菩薩納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釋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菩薩氣力充體渡尼連禪水是時水側有一人名曰吉祥

執劒刈草菩薩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加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詣樹下躬自敷草結加趺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樹下終不壞坐要成無上等正覺道乃起于坐是時弊魔將十八億衆幷魔子薩陀至菩薩所或獸頭人身或一頭兩體或爲猴猴師子虎兕毒蛇惡獸魔鬼形體若干擔山吐火手執刀劒戈矛戟盾叉塞虛空跳踔喚吼來恐菩薩菩薩慈力一毛不動便成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是時如來熟視道樹目未曾瞬時有三賈客遠涉道來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過牛車頓躓諸天告曰如來成道已經七日可往奉獻飲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來所頁上飲食是時如來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去諸佛世尊爲用何食適作是念諸天空中曰過去諸佛皆用鉢食發語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非是工巧所造自然成就是時如來復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三捨一則非其宜今盡取四鉢

按為一鉢時彼賈人以蜜酥酪奉上如來即為呪願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無病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安隱遠來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安隱日中安隱一切諸穀子安隱居家盡安隱無病安隱及諸一切眷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活百秋見百秋爾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寂然不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來請受時摩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懇惻追念如來摩竭國界疫氣縱橫應

度衆生八萬人死盡生天上爾時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爾時閻浮利地有六十羅漢如來六十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勿獨行所以然者衆生處世或有利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便失泥洹爾時世尊轉詣鬱毗黎梵志村聚爾時世尊降千梵志轉向羅閱城斑沙王聞如來轉詣羅閱城人間分衛即嚴四種兵欲出城外諸天閉城門不使王出王問左右何故不出城虛空報曰大

王當知有緣衆生幽繫在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來耳爾時大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解是時王尋得出城往迎世尊如來遥見鉼沙即下道詣尼拘留樹下坐時鉼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來頭面禮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鉼沙王也（卷五）（九）世尊告曰我先已知是摩竭王耳爾時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使摩竭人民萬二千人諸天八萬諸塵垢盡法眼得生是故說曰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譽者爲諸賢聖正見之人復爲諸佛賢聖弟子所見歎譽如此之人能去放逸習清淨行不放逸之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饒益夫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遇遭賢遇聖聞法轉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法久存是故說曰不欲致名譽智者分別義者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道義云何知俗義或習耕

田種作或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詞或筭計曆數或學刻印封藏或爲王者執使通致遠近或和合二寃各處無爲如此俗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衆事云何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衆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律阿毗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有人稟受不悕其義若有外學來詰問者便能訓答無有狐疑不放逸人能習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云何佐助衆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事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温夏涼或作食堂修治補缺散華燒香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衆僧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無

逸義豐饒者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世技術無所乏短意欲施行出衆人表採置眞珠碑礫碼磲琥珀水精瑠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得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智見至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入無願三昧得無相入無相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說曰無逸義豐饒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舍笑不懷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也

現在所存義　亦及後世緣　勇士能演說是謂明智士

現在所存義者不放逸人於現在法中多獲財寶自然受福爲人所念言從語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則無是也是故說曰現在所存義也亦及後世緣者不放逸人得爲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代其歡喜以諸善法香熏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正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也勇士能演說者隨時應適不失其所所謂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

說曰勇士能演說也是謂明智士者能成就衆法分別思惟爲人將導示人之善除人之惡是故說曰是謂明智士也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軍陣所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象飲酒過多沒在深泥將諸大象人衆數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曰汝等衆人何等作爲衆人報曰王家大象暴戰沒在深泥以數千象力及以人衆共挽不能移動智人問曰此象先時力爲多少衆人報曰此象戰鬪力無崖限智人復告衆人汝等還捨象衆吾能拔出使得無他是時智人即集鼓角椎鍾鳴鼓像如戰鬪復使衆人皆著器仗象聞鼓聲謂爲外寇入境共相攻伐即從深泥起奔趣軍衆馳奔四面求索鬪戰時波斯匿王問左右拔象深泥是誰之力左右白王有一遠僑智人設此權謀得免象難王尋賞用以爲輔佐時有衆多比丘

眼見耳聞便自校計象為六畜無有慧明墮無閑處聞戰鬪聲便從深泥而自拔濟然我衆人沒在生死之海不離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求出無期

廿五

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大然如避劫燒熾然諸法焚燒結使如鐵百鍊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結去心存曜然大悟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執志堅固信不

十二

懷倦各相克勵復知戰象自拔深泥為後衆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衆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為無染無汙是故說曰

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愆者衆畏之源首多諸愆咎亡國破家無不由之猶火猶賊亦如毒藥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深

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恐畏初無歡樂之心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愁也能免深海難者云何名為深海難餓鬼畜生地獄是故從三趣求毫釐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陀洹果能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俱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也如象拔淤泥者是時（十三）戰象內心自念吾前後來受王寵待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王鬪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淤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鬪者則我失由來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是故說曰如象

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黎園石室窟中是時衆多比丘在彼衆中日夜行道樹木繁茂蔭厚晝閻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葉茂寇賊縱逸外事如是內亦當爾髮毛爪齒形容殊妙覆諸結使奸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

貨衆多比丘到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
自敷坐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
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
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
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
世爲後衆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速近聽聞
在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愼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結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師自然覺悟後
學衆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從師承受學不
進者學中下也如是比丘當求上學勿爲下
學
比丘謹愼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爲火燒已盡　偈五　十四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衆
多比丘日夜行道地生衆草極大茂盛各不
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
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

諸比丘復作是念陰厚草茂寇賊縱逸外事猶然況復於內髮毛爪齒形容端正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衆多比丘至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坐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十五）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衆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分衛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詣王藏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

王者教令民悉靡從況今如來有無盡之藏何者是邪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是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十之衆共學射御筈筈相拄無空漏者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侯外寇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乃為學術衆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師壇結加趺坐係念在前盡夜不息便獲四諦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

聽聞在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愁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弟子名（貳五）（十六）
拘提於羅漢果六返退還至第七頭自覺得
證即求刹劒復恐退還自害其命是時弊魔
波旬馳奔四面求覓比丘神爲生何處不知
神所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識
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尊告曰拘
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空與空合體弊魔
聞已心興蠆毒舉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
水涌沸水性龍鼉之屬盡皆命終是時拘提
比丘求於道果七返退轉諸羅漢等見其退
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道而現在前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得道
比丘各自精勤於證恐退還復欲使大法久
存於世爲後衆生作大炬明在大衆中而說
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恚怒隆盛　冷水揚沸　惡至罪牽　受報無窮
晝夜當精勤　牢持於禁戒　爲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廣五　十七

晝夜當精勤者何以故說精勤遠離非法之相貌去離不善法精勤於善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是故說曰晝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沮壞執戒牢固不爲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爲慢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姪怒癡起息令不起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爲善友所敬惡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見之人修於眞正之法等成就者盡爲彼人所敬念要無放逸是故說曰爲善友所敬也惡友者惡知識離彼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妒不欲聞見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

無念及放逸　亦不習所修　睡眠不求寤

是謂入深淵
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性意錯亂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說曰無念及放逸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為道俗所棄云何為俗所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行而不行事應晚行而不行飽食應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者子慢惰之人有此之六非義受罪之法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是謂俗所棄云何為道所棄於是比丘不誦契經律阿毗曇及以雜藏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習於道俗中永無所習云何於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命財所謂命財者象馬牛羊奴僮僕使是謂命財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藏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云

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絕而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惡念念念相隨是故說曰亦不習所修也睡眠不求寤者猶如有人或時在衆聽法爲睡眠所逼不能覺寤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諫諭或以苦言諫諭或以罵詈加彼或以方便先瞋後喜是故世尊出五鞞

沸世爲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設能分別知苦源本則無復此衆患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說曰睡眠不求寤是謂入深淵者戒有二業云何爲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眞金二者於諸善法不廣修學求盡有漏得無漏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云何俗人入淵若人

處俗不習乘象御馬執鈎擲索相鬪險僞應進應退盡不修習便自沉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也

當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隨時不興慢　快習於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後世

當求除前愆者猶如曾入海人諳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某處某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婬種家如此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果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果者便不能柔致珍寶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徑路當念避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猶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礙亡失財物能按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家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當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隨時不興慢者常念隨時不興於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去離放逸諸法並集衆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脚不移轉便不復畏外敵比丘亦復如是執心牢固

興弘誓意而自纏絡除結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興慢也云何快習於善法所謂法者善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爲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不毀辱不懷畏懼卧寐恬淡寤則常安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爾

（廿五）（二十）

以其修善法故若生後世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身相續習善所致是故說曰今世亦後世也

思惟不放逸　爲仁學仁跡　從是無所憂當念自滅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縛著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業云何爲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出言柔輭不傷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是故說曰

思惟不放逸也爲仁學仁跡從是無所憂者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衆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說曰爲仁學仁跡從是無所憂云何當念自滅意常當專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僥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入說嬈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終不忘失無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來名號已受名號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說曰當念自滅意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象出華室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猒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觀雖處生死心不染著於生死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家業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是故說曰善求出要也順從佛法者云何順從佛法守一正見不著邪部與行相應不缺道心行相應者何者是謂得阿羅漢不缺道心何者是謂除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違此法

者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法也當滅死衆者云何名爲死衆百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曰云何爲死衆所謂生老病是亦求方便滅使不生豎弘誓幢擊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旛布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蜎飛蠕動之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源入無畏城無復衆惱涉歷生死是故說曰當滅死衆也象出華室昔有人捕得大象

繫以鐵鎖屬王波斯匿象甚兇暴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象破壞市肆生拔果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衆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絆不與食猶暴難禁制是時王家更被暴象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戰象法有所攻伐必同聲喚時彼繫象聞知有外來寇侵境者象懷瞋恚頓鎖自擲踏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衆人見已皆懷恐怖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象被繫得脫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如來將欲現

其勇猛為後衆生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於世在大衆中而說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象出華室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龍象出現必有所益雖為畜獸宿識極深生八難處離於仁義聞衆多象被甲著仗欲攻外寇奉教齊嗥象王聞者頓繫馳奔恐不免難畜獸愚闇猶尚乃爾況汝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繫牢獄復告四部衆夫世間繫者無有牢固為危為脆為摩滅法不能捨家斷茲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繫未經旬日便自求脫得處無為汝等衆生染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髮計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衆難猶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不自改愆求出無為何為貪著放逸不求解脫邪處在家業多諸穢汙養妻畜子家之重絆念求方術捨茲著心時諸人民僉然心悟心開意解求出為道我等以斷世俗

羈絆復當方宜斷生死羈絆用意精勤晝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時如來見諸比丘各獲道跡歎說善哉夫為族姓子行應眞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為人福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於世若有衆生以其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時惠施者獲福無量不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渡彼岸

若於此正法者內所修學皆謂正法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雖復受生生於中國盡其苦源是故我說苦之源本是故說曰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渡彼岸

出曜經卷第五

貿莫候切易也　慓憿慓匹遙切憿昌志切　兕序姊切似牛一角獸也　杭古行切稻之不黏者曰杭　矛莫候切時尹切干句兵也　盾搏之屬　叟初力切叟寒　踔竹角切卓立教切騰踔也　觳苦角切卵孚也　僑渠驕切旅寓居也　曜呼各切明也　諳烏含切記憶也　譎姚詭古委切詐也姚乃了切亂也　絆博漫切繫足曰絆　羈居宜切絡首曰羈

出曜經卷第六　廣六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念品第五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無所念喜　何憂何畏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終晝夜追憶不能飲食脫衣露形在冢啼哭恒憶亡兒行來進止處所是時梵志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諸根不定心意倒錯有何事故乃至於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捨我命終不能遂亡苟存而已諸根豈能得定意不倒錯耶少小養育冀望得力今更捨我無常心意懊惱不能去懷自死已來晝夜追憶不離食息脫衣露形在冢啼哭恒憶行來進止處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愛生愁憂苦惱梵志白佛不如瞿曇所說世人恩愛皆生歡樂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亦不然可即從座起頓頭而去道經戲村見有

二人對坐博戲梵志見已便興斯念夫人處世高才智慧博古覽今數於幽奧無有出此博戲之人我今可以瞿曇所說向彼二人宣耶時梵志即向二人說瞿曇所說言教時彼戲人謂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愛合會皆生歡樂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與彼不異即從座起歡喜踊躍涉道而去如是展轉聞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語末利夫人曰卿頗聞瞿曇沙門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王告夫人汝是瞿曇弟子瞿曇是汝師豈得不說恩愛合會生愁憂苦惱耶末利當知恩愛合會皆生歡樂喜情內發共相娛樂何以故說生愁憂苦惱耶是時夫人前白言願聽微言以自陳啓若見聽者敢有所宣王報夫人恣汝所說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頗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復念流離大將軍不復念禽翅利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愛念婆耆王女流離大將軍禽翅利利夫人不去心懷斯須頃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諸人

等設當變易各就後世當有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彼等諸人變易遷轉甚懷憂愁痛切叵言夫人白言王念愛我不王報夫人甚愛於卿夫人白言設我遷轉變易不住者王復當愁憂不王告夫人甚懷愁憂不去食息心意倒錯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頗念迦尸拘薩羅國界人民不王報夫人甚愛敬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樂自娛皆由拘薩羅國界人民得此歡樂云何大王若使拘薩羅國界人民變易遷轉當生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若無彼人民則無我身那得不生愁憂苦惱乎如今大王以自證明恩愛離苦怨憎會苦如來所說正謂此義爾時波斯匿王心開意悟即敕夫人自今已後我為瞿曇弟子瞿曇為我師我今末利遥歸命瞿曇沙門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我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生憂念喜生畏無所念喜何憂何畏念喜生畏者人得疾患瞻養病者恒生憂畏恐病不瘥或欲至他方或為王使或入海采寶家人畏懼恐行不全濟家人諫諭家有餘

財足畢命生活何爲遠涉艱難采致貴貨設汝去者兩頭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說曰念喜生畏也無所念喜何憂何畏者云何設無所念喜能除欲愛何以故以其欲界憂根堅固掘根甚難是故說曰無所念喜何憂何畏有憂則有畏無憂有何畏耶憂盡則畏盡五滅十八滅此之謂也念喜生憂念喜生畏念喜已離遂捨狂惑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大種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衛時天大雹雨傷殺稻子并殺其兒時彼梵志心懷苦惱馳走城市躶形露跣不避豪賤展轉以次到祇洹精舍然彼梵志應得受化如來玄鑒知應得度即化祇洹門外盡爲稻田復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見已意即開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橫自勞苦在外馳走心意還定不復狂惑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如來見彼坐定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四諦眞如盡爲彼梵志一一說之逆順三昧空無相願一一分別使彼梵志曜然大悟諸塵垢盡得法眼

淨彼已得法成法無虛妄法無猶疑法自處如來眾無所畏法即從座起禮如來足自今已始受三自歸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已離便捨狂惑心意還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則不成辦

廣六 四

夫人懷愁憂　世苦無數端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畏
夫人懷愁憂者眾生之類晝夜愁憂相對號哭或時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愛戀慕所致是故說曰夫人懷愁憂也世苦無數端者衣不蓋形食不充口顏色萎黃身體垢塗五親分離廢諸技術皆由恩愛致此災患人在世間遇諸苦惱亦由恩愛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世苦無數端也斯由念恩愛者生死久長苦本難尋愚者處中不自覺知人相戀慕非徒一類或念父母兄弟宗親知識死者生者於中興念追號啼哭是故說曰斯由念恩愛也無念則無畏者人去想念無所戀慕則無愁憂苦惱有家憂家有財憂財有車乘鞍馬則

憂車乘鞍馬無車乘鞞馬則無所戀無想念者何者是所謂欲愛盡時水斷無餘何者斷欲愛人所謂徑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謂斷欲愛人無有想念永處畢竟不還欲界凡夫愛未盡雖獲五通不離三有若失神足恚怒隆盛彈指之頃還墮惡趣方當經歷劫數乃還復身是故說曰無念則無畏也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間由念生恩愛由念變易諸有愁憂苦惱皆緣念而生是故說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惡累云何猶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殺五生或殺百生以救病者謂蒙療降不知病者受罪無數或有病人殺人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鐵籠裹者於一重間盡安衛守共相括證不聽司命來錄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愛致此災變或復有人知親別久遠來歸家念彼人故殺害蟲獸不可稱計共相慶賀以積殃禍之根是故說曰念者是惡累也彼則無諸縛

者所謂縛者羈絆人神不至無爲如契經所說夫人染著愛心未盡者有緣有因所趣生處或彼終生此有因有緣繫所繫縛所縛結所結猶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花鬘先作長繩爲本因上織花髻以花爲緣得成花鬘愛心未盡者亦復如是有緣有因所趣生處彼終生此有緣有因得果證之人不復經此諸縛之難是故說曰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者以離惱熱念而無念愛無爲樂遊戲第一義是故說曰無念無不念

念爲求方便　非義未設權　權慧致大義自致第一尊

念爲求方便者欲得修習無上慧智分別深義無有欺詐已成此慧終已無亂是故說曰念爲求方便也非義未設權者云何非義與此深義亦不相應令人墮惡不興善根爲諸智人所見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全作將來福也便爲天人所嘆譽權得消咎疊於當時殖善本於來世是故說曰非義未設權也權慧致大義者云何與善知識從事教人正見

不順邪業亦復不習外道異術承受其義所謂義者無漏慧義禪義觀義是故說曰權慧致大義也自致第一尊者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執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訓誨衆生常求三業是故說曰自致第一尊也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不念愛憂慼　於中生愁慼　消滅人根源莫與愛念會者昔有二人共相愛敬不能相離行則俱進食則同甘中共離別各在異處後復追憶思共相見屢遣信喚欲得同處卿若不來益吾愁矣此人怨家與彼人親親彼其來喚寧可共赴其命耶遂便從命相與共徃別久相見內懷歡喜見彼怨家情憤不悅在其隱處親親議言奚復與我怨家遊止同行我不喜見得此言訖愛著偏多便共俱還其後思想復遣信喚如是再三復語親親何故與彼人遊處耶其人報曰愛至待厚退忘來言即復報曰思見所歡復遇惡緣我今何為乃爾戀著親親兩不相適耶即便捨家妻

息出家學道復有一人唯有一子為羅刹鬼所持晝夜憂念不能捨離時羅刹鬼全舉小兒詣鬼住處經十餘日彼人不見其子晝夜憂念死而復蘇羅刹鬼復將兒還父見兒喜不能自勝終日抱弄視無厭足若見羅刹復懷愁憂衣毛為豎復經十日羅刹鬼復將小兒還詣鬼國父後追憶不離食息如是數反遂成憂疾其父思惟人生憂惱其苦萬端我今宜可捨家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爾時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現權慧安處無為在大衆中而說偈言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慼　於中生愁慼　消滅人根源
世尊說曰恩愛猶尚不可戀慕況非恩愛而可親近時二比丘內自思惟如來所訓正為我等宜自謹慎修無上梵行晝則經行夜則坐禪未經旬日即獲道跡身能飛行眼能徹視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於如來佛法為有反復咄嗟恩愛不可恃怙諸結使盡得羅漢果善哉福報如影追形福業冥報如油津衣身

自衰喪罪福不行
愛念就後世　朋友知親多　長夜愁憂思
念離甚爲苦
愛念就後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諸知
識男女大小從今世至後世流轉不停是故
說曰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也長夜愁憂
思者啼泣號哭蓬頭亂髮椎胷懊惱是故說
曰長夜愁憂思念離甚爲苦者恩愛已離或
在他方或復命終所求不得所念不從是故
說曰念離甚爲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別住　極樂而害至
爲死王所錄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歡樂
過差展轉共集作倡妓樂終日無猒由其歡
樂過故從彼命終今生此間比丘當知復有
天名曰喜笑展轉共集舉聲大笑終日無猒
以其笑過差故從彼命終來生此間是故說
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別住者晝夜戲笑
不計無常對至謂爲受天之福無有窮已極

樂而害至作倡妓樂舉聲大喚皆是害本皆當捐棄壽非久保便爲死王所攝隨形料簡科量罪福分別善惡重罪付鑊湯輕付禹子平正如水齊量如槩是故說曰爲死王所攝也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本（廣六）（九）

不越死徑路

若人處晝夜者專精一意斷欲界欲愛永盡無餘晝則精勤夜則諷誦是故說曰若人處晝夜也消滅念愛色者已滅已盡度有至無無復恚怒是故說曰消滅念愛色也自掘深根本者或時掘念根或掘愛根或掘戀慕宗親縛著之根著勇猛服執智慧鑊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說曰自掘深根本也不越死徑路者愛著田業財寶七珍皆爲死徑心意戀著初不捨離亦是死徑當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處是故說曰不越死徑路也

不善像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苦謂爲樂想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貪樂終日習而

不捨離爲人所譏如此衆善除捨遠離爲智者所譏爲智者所棄爲智者所責是故說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愛色言非愛愛者無欺無詐令人憂惱所欲不果遂生愛戀是故說曰愛色言非愛云何苦謂爲樂想樂者身中諸根寂靜不亂志性安和不興亂想亦能使人生衆苦惱先歡而後憂是故說曰苦謂爲樂想放逸之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與諸五親共相娛樂生欣怒心放意自恣是故說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樂爲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愛身當先愛彼不由此愛傷害生命是故說曰夫欲自愛身也云何不與惡共居人居世間多諸畏懼與惡從事遂積重罪不與惡共居者身口意常清淨是故說曰不與惡共居也此則難獲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衆生立於根門亦復不能廣化未悟是故說曰此則難獲得也樂爲惡根本者夫行惡人終無有樂心在殺害修不

善本是故說曰樂爲惡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
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　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猶如邊城常當守護自防護身
亦復如是或畏外寇來入境內復恐目下私
竊叛逆復畏內人與外情通內心城者亦當
如是常當三事防護恐外結使賊來入境內
復畏心所念法與外塵同內不思惟校計塵
勞心城危險難守難護多諸恐畏守護堅牢
無有恐懼心城亦如是守護牢固無有恐懼
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也善宜自守護猶如
防邊城深塹固乃牢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
悟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世尊告
諸比丘若邊城郭七業成就四食充實易護
易滿外寇欲來攻者終不能得除其內人與
外通也云何邊城七業成就於是邊城鹿角
外防牢固不可移動是謂邊城初業成就外

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掘塹深廣修飾極妙是謂邊城二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也復次邊城造其却敵以俟戰鬪是謂邊城成就三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戰具備足弓弩機關飛輪水道鎔鐵礧石戈矛利矟內備退道是謂邊城成就四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四面安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五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瞻守門戶持時曉夜解知號令即別善惡識者聽入不識者不聽入是謂邊城成就六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高峻內外刻治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七業外寇不能得壞云何邊城裹四食充滿外寇不能得攻復次邊城饒薪多水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豐饒穀米庫藏充滿除其外人與內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二食外寇不能得便復次邊城饒豬麥豆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饒諸熟食油酥脂膏魚脯乾

肉是謂邊城成就四食佛說此偈內外牢固姦宄賊寇不得其便是故說曰猶如邊城內外牢固當專意內無色想除外色外無色想除內色內外無色想除內外色也

當自防護　時不再遇　時過生憂　墜墮地獄

當自防護者執心不亂諸根寂定自見生死災害熾然修諸善法知泥洹城清涼無為防護穢濁心垢之惱是故說曰當自防護時不再遇者於億千萬劫乃遇一良時雖復遭遇或前或後或生中國與賢聖相遇諸根不缺宿種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緣堪任斷結越次取證盡諸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時不再遇時過生憂者從無數劫積善所致乃遇良時良時已過悔無所及有八事中間不得向王有所陳啓云何為八王遭喪艱不得有所陳啓王身遇熱患不得有所陳啓王飢未食不得有所陳啓王入深宮不得有所陳啓王或入庫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陳啓王或與鼎臣共議不得有所陳啓有人發舉陰謀之事不得有所陳啓王獨坐靜默意有所規

不得有所陳啓俗間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内法亦復如是在八無閑不得興發善心云何爲八或遭喪艱親族死亡不得興發善心在八地獄十六萬子刀山劒樹火車鑪炭受諸苦惱身爛心焦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餓鬼腹如泰山縱廣數十由延咽如細鍼長數十丈一寸千隔爾時意荒心念飲食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界服飾百億莊嚴食以甘露玉女圍繞視東忘西視右忘左如數疾輪無有端緒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邊地夷狄之中無佛法衆不聞三法之音語不眞正心無篤信生在邪見或生長壽天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國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聾盲瘖瘂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後五無間處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佛興出於世其人在邪見家不信三寶與顛倒相應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是謂八不閑處善不與惡俱惡不與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現於世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道

義上中下善志趣滅度度未度者是故說曰
時過生憂墮地獄中
遍於諸方求　念心中間察　頗有斯等類
不愛已愛彼　以已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遍於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衆生不畏死
不懷恐懼復有何等衆生不念樂不患苦復
有何等衆生具一切衆行而自娛樂是故說
曰遍於諸方求也念心中間察者心常憶念
行業之本行業有二種一者淨觀二者不淨
觀智者淨觀不智者不淨觀是故說曰心爲
中間察也云何頗有斯等類者若大若小若
好若醜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已身無
異是故說曰頗有斯等類也不愛已愛彼者
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類無有高下彼
命此命俱終變易是故說曰不愛已愛彼也
以已喻彼命是故不害人也　（廿六）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已可爲譬
勿殺勿行杖　（十四）
一切皆懼死者五道衆生迴轉四流皆畏楚
毒自護已命世尊說曰若欲護已者不當行

楚毒世間狂夫橫生罪業或以刀杖共相傷害戲笑為惡號哭受痛懷毒陰謀禍及門族是故智者絕禍於未生資福於無形是故說曰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夫行殺者生輒短命是故汝等當避於殺也

譬人久行　從遠吉還　親厚普安　歸來喜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舍衛城裏有人名曰鍾磬宗族五親不可稱限已身貧匱乏諸財產衣不覆形食不充足五親相見皆顰頭而過鍾磬自念吾宿少福生不遇時自知貧困五親離薄出則為人所笑入則為妻兒所責寧出此國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餘事正使處他國土寧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時彼鍾磬即出國界適他邦域賣傭客作勤力生活憶本窮悴為五親所薄晝夜勤勤（頌六）不暇食息漸漸積財無數金銀珍寶硨磲瑪瑙珊瑚琥珀駱駝驢騾及以車輿載致珍寶（十五）歸還本國諸五親聞鍾磬多獲珍寶還來歸家盡出迎逆與家別久亂髮鬚長衣裳垢坌

步負錢財五親不識而問曰鍾磬今為所在鍾磬報曰乃在於後斯須自到五親留待復問後人鍾磬所在後人報曰鍾磬最在前如是經久不見鍾磬鍾磬但言在後後人復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識鍾磬時諸五親捉鍾磬如指示鍾磬五親得與相見與卿別久各不相識人存形變乃至於斯今我五親故來迎卿何為面欺故言在後鍾磬報曰我非鍾磬後車載寶貨乃是鍾磬曩昔貧悴為諸五親所見輕忽對面相見顛頭而過汝今何為求於鍾磬五親報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財雖爾五親不多恕本不及盡往城外共相問訊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入城歸家至明清旦辭五親違遠如來日久欲往禮覲問訊諸親報曰我等亦欲隨從是時五親相將共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衆坐已定便說斯偈譬人久行從遠吉還親厚共安歸來喜歡爾時鍾磬及諸五親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起長跪請佛及僧至家設供如來默然受請明日時到著衣持鉢

比丘僧衆前後圍繞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鍾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飲食食訖行水更取小座在如來前而受呪願如來說偈

好行福者　從此到彼　自受福祚　如親來喜
起從聖教　禁制不善　近道見愛　離道莫親
近與不近　所往者異　近道昇天　不近墮獄
爾時鍾磬及諸五親聞佛所說心開意悟即於座上得盡信之法

樂法戒成就　誠信樂而習　能自勑身者
爲人所愛敬

樂法戒成就者衆生之類習於法教修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衆生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橫貿天福故若復有人奉持禁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爲梵身帝釋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於無上等正覺是謂名爲戒成就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也誠信樂而習者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亦無亂念一一篇信所行具實常處有記

不處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云何能自勑身者夫行善者自為己身以物惠施自受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同亦為己身是故說曰能自勑身也為人所愛敬者執行之人所遊方域為人所敬歎說其德福由人弘名稱外被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也

廣六　十七

為人所愛敬　皆由己所造　現世得稱譽後生於天上

為人所愛敬者人之行全則名顯外來為數千萬人所見尊奉言從語用為人標首斯由積行無虧損故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皆由己所造者人修善行求免厄難受人信施衣被飲食牀榻卧具病瘦醫藥則不損耗於禁律法內有真誠外能消化是故說曰皆由己所造也現世所稱譽者為天人所歎德可敬可貴所遊之方無所罣礙是故說曰現世所稱譽也後生於天上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七寶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說曰後生於天

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教習使稟受者在於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隨
彼所須而演其教是故說曰教習使稟受制
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人所憎惡多興亂念
衆惡之源令人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曰
制止非法行也善者之所念者修善之人善
德具足終不使人至於惡道是故說曰善者
之所念也惡者當遠離者惡知識者即是惡
也行不至要動與惡俱心中所念以惡爲首
是故說曰惡者當遠離也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不善生地獄
善者生天上
善與不善者各自別異一者妙二者非妙一
者定二者亂一趣善道二趣惡道一得善譽
二致誹謗是故說曰善與不善也此二俱不
別者從此人間終亦從行地死從此造業而
致來變是故說曰此二俱不別也不善生地
獄者惡知識人修不善行已所施爲亦欲使

人同已是故說曰不善生地獄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修善本遊虛無不樂世煩是故說曰善者生天上也

戒品第六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當護於禁戒云何爲三法一謂善者稱之愼以法律二者設得利養無能遏絶三者身壞命終上生天上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終受其福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常見法處　護戒爲明　得成眞見　輩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今身無惱　夜卧恬悅　悟則常歡
爾時衆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爲人寶　福盜不取（廣大）（十九）
戒終老安者持戒之人後復年耆老朽天龍神祇常隨護助阿須倫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鳩槃荼毘奢遮羅刹鬼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晝夜營衛如影隨形

是故說曰戒終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衆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信有二業一無狐疑二有根本信在諸衆中若沙門梵志婆羅門衆梵衆魔衆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爲天人所供養是故說曰戒善安止也慧爲人寶者慧者亦名爲光亦名爲明亦名爲炬亦名爲燈亦名爲眼亦名爲日亦名爲月亦名爲大火聚亦名諸法之暉曜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爲人寶是故說曰慧爲人寶也福盜不取猶如雜阿含契經說有天至如來所而問斯義何物火不燒何物風不動何物水不漬何物地不敗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何物在庫藏不守不耗損爾時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燒福風不動福水不漬福地不敗福王賊不劫暴雷無所害福致諸庫藏不守亦不損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復以此偈讚頌如來

善哉世最勝　爲現世光明　我等修善行
得受諸天福

是時諸天復重以頌問曰
何終爲善　何善安止　何爲人寶　何盜不取
世尊以頌報曰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爲人寶　福盜不取
時彼天人聞佛所說戰在心懷即從座起繞
佛三帀忽然不現還於天上（卷六　二十）
修戒布施　作福爲福　從是適彼　常到安處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
施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若施持戒之人多
獲果報是故說曰持戒布施也作福爲福者
或復有人持戒完具不廣多聞所獲功德蓋
不足言若復有人持戒完具加復大智多聞
惠施彼者獲福無量是故說曰作福爲福也
從是適彼者從今世至後世心常歡悅心無
悔恪是故說曰從是適彼常到安處者冀望
具足自然歡樂心意悅豫自知戒具布施清
淨必受功報不墮邪部晝夜歡喜不懷熱惱
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是故說曰常
到安處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悟意令應

比丘立戒者執志牢固不可沮壞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是故說曰比丘立戒也守攝諸根者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無所缺漏意不錯亂亦無他念盡隨諸根修其妙行是故說曰守攝諸根也食知自節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積亦不貪餐尊者曇摩難提說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稱無高下尊者僧伽羅刹造立修行經亦作是說猶如多捕衆鳥藏在大器隨時瞻視養食以時毛尾既長隨時剪落選其肥者日用供廚中有一鳥內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則致死若餓不食復致喪身宜自料量少食損膚衣毛悅澤便從籠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悅澤便從其願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內自校計如我多食便自嘗嘗不得修道不獲思惟善法諸惡法日夜滋甚貪欲瞋恚愚癡皆由多食不獲至竟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為五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墜

苦際不至究竟是故佛說食知自節也悟意令應者晝夜警悟係意在禪若睡欲至時當舒一脚垂於牀下若睡纏綿不解當垂兩脚到於牀下若睡重當經行經行睡重者以水灑面若復不解仰觀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是故說曰悟意令應

意常覺悟　晝夜力學　漏盡意解　可致泥洹

意常覺悟者身口意常得覺悟姪怒癡至尋能除斷不遇煩惱所遊安隱是故說曰意常覺悟晝夜力學者晝習夜亦爾夜習晝亦爾初夜中夜後夜亦復如是持心專一無他異念唯從於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說曰晝夜力學漏盡意解者意勇剛彊乃能盡漏持心懈慢者不能盡漏不能精勤於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然彼行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然持心勇悍不慮險難志崇斷結滅漏為先是故說曰漏盡意解也可致泥洹者衆行已辦世患諸惱永不復生求入泥洹大化諸結縛著染汙人者隱而不起趣泥洹境無有罣礙捨現在業入泥洹境是故說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專心習其智　比丘無熱惱
可果盡苦際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動善住牢固亦不可
移慧者除去愚闇終不處在愚惑之中猶如
猛將身被重鎧手無劒者則不能剋定彊敵
有劒無鎧者亦復不能降彼彊敵若使猛將
身被重鎧手執利劒前後固險與賊共戰必
有所辦則無狐疑修行之人亦復如是身被
戒鎧心無慧劒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正使
有慧身無戒鎧則不能壞其結使若彼猛將
身被戒鎧心執慧劒前後固險與結使共戰
必能果辦是故說曰慧者立禁戒也專心習
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
鍊之鑪柔可爲剛僞可爲眞猶如大海日夜
沸動濁滓下沉變成寶珍人亦如是晝夜役
心不止便獲果證（廣六）是故說曰專心習其智（廿三）也
比丘無熱惱者雖復天地融爛形處其中終
不熱惱無所傷損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
不退還所願必果比丘者壞諸結使永盡無
餘身被袈裟手執應器到時詣家正慚愧顏

獲施無麤細願及滅度故曰比丘是故說曰比丘無熱惱也可果盡苦際者盡其苦源永滅無餘更不復涉歷苦難從是苦滅功福日滋是故說曰可果盡苦際

以戒降心　守護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忘正智

以戒降心者常係心不失亦不遊蕩縱逸是故說曰以戒降心也守護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無記護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獲正定要究竟源本何緣使不善定錯亂其間是故說曰守護正定也內學止觀者常念係心念明除去闇冥爲示炬燈觀察愛根推尋癡本止而不生是故說曰內學止觀無忘正智者智之所照無往不在心念智隨如兩牛共一軛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應所適無礙石壁皆過斯爲鍊心入微鍊微入身心念形隨無所觸礙是故說曰無忘正智也

蠲除諸垢　盡慢勿生　終身求法　勿暫離聖

蠲除諸垢者意中諸垢法使縛著諸受陰入

已盡已滅無復華節枝葉是故說曰斷除諸垢盡慢勿生者憍慢增上慢執意持心制慢使滅陰種結種二迹俱滅是故說曰盡慢勿生也終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數結亦名身陰身聚身養生之業亦名為身象馬車步四色兵衆亦名為身身中甚者莫過結身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不處有為不念七處三觀真佛弟子與堅信堅法相應能壞結聚是故說曰終身求法也勿暫離聖者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心所喜樂賢聖所居其事有三智諸結使盡一智也有餘泥洹界二智也無餘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說曰勿暫離聖也

戒定慧解　是當善惟　都已離垢　無穢除有

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瓔珞摧結使聚何往不壞猶如國王財富人盛才技過人便能安恤國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復如是三業具足壞結使寇亦無疑難戒為立志定檢亂心慧斷結使是故說曰戒定慧解也是當善惟者思惟三

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是故說曰是當善惟也都已離垢者所弘究竟知生死苦於中拔濟極淨無瑕亦無諸垢是故說曰都已離垢也無禍除有者已離苦惱鼎沸之患盡諸三有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無禍除有也

卷六　廿五

著解則度　餘不復生　越諸魔界　如日清明著解則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是故說曰著解則度也餘不復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則求方便永滅彼結生死已盡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是故說曰餘不復生也越諸魔界者六天已下皆是魔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不令入至無為之處閻浮利內有異類衆生名曰摩佉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賢聖之人越於邪境是故說曰越諸魔界如日清明者猶如日明無有五蔽云何為五蔽一者雲二者煙三者塵四者霧五者阿須倫手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

修行比丘亦復如是離五陰蓋云何爲五蓋一者貪欲蓋二者瞋恚蓋三者睡眠蓋四者掉戲蓋五者疑蓋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即得清明内外通達如紫磨金是故說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滿勿離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猶如猴猿捨一取一心如疾風馳念萬端是故說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怒如地所謂比丘不倚豪族能自制情閉塞六關乃謂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品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欲渡巨海當乘大舫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捐不善法增益善法違此正教不順法律者則於佛法聖衆便有想累是故說曰戒定慧行求滿勿離也

廣六　廿六

既不自恣　又不想念　是故捨慢　如是不生

既不自恣者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既不自恣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

法是故說曰又不想念也是故捨慢者內思止觀制去意亂恒入定意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捨慢也如是不生者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心所念法亦復如是心之所念猶如天雨如車轢棄穀心所念惡復多於彼是故說曰如是不生也

智者學牢固　於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速得至滅度

智者學牢固者承佛教誡受師訓誨去邪就正心常堅固不為弊心沮壞是故說曰智者學牢固也於諸禁戒律者隨時行道守護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說曰於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是故說曰直趣泥洹路也速得至滅度者中間無礙猶河暴溢盡趣於海是故說曰速得至滅度

華香不逆風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風熏德人遍聞香

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長豪族身

體柔軟食則甘細不曾麤惡意所開化多愍貧窮至貧家乞得食麤惡食便生疾內風變動遂成暴下是時世尊告大目連汝今隨我門諸疾人對曰如是世尊即將目連詣耆闍崛山時大迦葉獨坐閑房無有瞻病之人如來即往詣大迦葉窟迦葉見佛欲從座起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隨爾時世尊知而故問迦葉曰汝今獨空房無有瞻視病者云何能樂此空山中時釋提桓因在迦葉後立時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說此偈

捨天王位　爲德不倦　心懷歡喜　拘翼瞻視
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天身性清淨　香熏以自塗　云何降神意
瞻視臭穢身
爾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說此偈
最勝今當知　戒香無等倫　我今歸功德
不計醜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塵勞賢

聖戒香斷諸結使閉塞禍門不漏諸欲然今
世尊如此凡香流轉生死涉歷劫數不能令
人永入寂靜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
爾時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於放逸中　卷十六　廿八
攝意修德本
爾時世尊因此法本處在大衆而說此頌
華香不逆風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夫世間諸華香盡順風香不逆風香戒德之
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世間華香齊熏欲界
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
香徹十方華香逼近乃別持戒之香上徹一
究竟天是故說曰華香不逆風德人遍聞香
栴檀多香　青蓮芳華　雖謂是真　不如戒香
栴檀多香者諸世所出沉水木極栴檀梵良
此是根香華香者青蓮芙蓉瞻蔔須乾提末
須乾提華至解脫華純日精華分陀利華如
是衆華數十百種於持戒香百倍千倍萬倍
百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爲比非心所思非意

所度今此衆香隨人一世現身娛樂不能隨
人至於後世持戒之香現世蒙祐於百千劫
未曾唐捐是故說曰雖謂是眞不如戒香也
華香氣微　不可謂眞　持戒之香　到天殊勝
華香氣微者栴檀木櫁中國所貴邊土所無
戒德之香上熏過諸天上徹十方彌滿世界（廿六）（廿九）
無不聞者是故說曰華香氣微不可謂眞持
戒之香到天殊勝者忉利諸天縱情放意所
念自由猶尚歎譽持戒之人修善得福爲惡
墮罪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品度知
見品可敬可貴爲無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
爲人導師牽示正路開人愚冥令見慧明是
故說曰持戒之香到天殊勝
戒具成就　定意度脫　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戒具成就者四部之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斯戒具清淨無有毫釐缺漏魔王雖有
豪勢統領欲界於中獨尊然不能知四部之
衆所獲果證亦復不知從何道來得盡漏結
是時弊魔口與心語此諸黑服之士剃髮露
臂偏袒右衽修禪習定或有進至離我局境

或有往還不由我教或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或有捨壽知識所趣是故說曰魔迷於道魔不知道

此道爲究竟　此道無有上　向得能究源禪定是縛魔

此道爲究竟者安隱無爲快樂無窮趣向一道至泥洹門是故說曰此道爲究竟也此道無有上者於此道更無有上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彌名曰純頭長年八歲得六神通飛騰虛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須拔亦至彼泉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驅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純頭沙彌乘虛空至彼青衣神鬼數百之衆皆前迎逆或前收攝衣者或持淨水洗手足者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湯沐浴身體（廣八六）者須拔梵志放聲（三十）說曰我今已得五通神德無量力能移山住流迴轉天地猶掌迴珠自學道已來百二十餘年勞形苦體形神疲極或事五明四處然火日光上照或臥灰糞或臥荊棘險難之中無道不學

然更驅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兒年在七八未離乳哺身體穢臭故有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時青衣鬼語梵志曰今此學士形年雖小行過三界得賢聖八品道汝今無是故不興敬有一婆羅門名曰閲叉興立一寺亦名閲叉恒供給酥油供寺然燈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閲叉寺中又聞閲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廟與共相見共相問訊時有一沙彌復來迎取油酥供寺然燈衆多梵志語閲叉婆羅門曰汝審向白衣人禮耶言語未訖沙彌已至即復禮之衆多梵志語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藝過人天文地理無不貫練神呪感靈無事不克今此色衣之人出衆多姓種非眞正何爲違本法而向恭敬禮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内藏圖讖祕記行道成福何願不克（卅一）文字章印無不周悉佛行寂鮮有何可貴捨本取末是我所疾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齊於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見正可擎拳而已何爲五體投地恭敬作禮

耶我等親見甚惟所以況先學大人豈能怨
卿此罪耶閱又報衆多婆羅門曰諸人靜默
聽我所說妙偈之頌
賢聖德難量　八直無上道　是為沙門梵
如來口所宣　覩此形雖小　以果賢聖道
是故今自歸　梵志何為嗤
是故說曰此道無有上也向得能究竟源者
須陀洹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纒陰入是故
說曰向得能盡源也禪定是縛魔者入定坐
禪之人樂處閑靜志崇一意計出入息執意
牢固能斷魔縛反縛於魔入定之人能役使
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經亦說我於天上人間
遍觀察之縛中牢者不過魔縛然為漏盡羅
漢所見摧辱於當來變更不受生是故比丘
當作是學當求方便斷魔牢縛

出曜經卷第六

音釋

頷五感切低頭也　叵普火切不可也　跣蘇典切足親地也　舋許刃切隙也　髁郎狄切曲脚鼎也　鏤俱縛切大鉏也　墽七豔切坑也　礰盧對切礰石也　硝色俏切自高推下石也　鉖諸深切矛屬　鍼與針同　頓丁困切頭也　坌蒲悶切塵塊也　餮他結切貪食也　膏丁回切　膏二　鑛古猛切銅鐵朴也　衽忍甚切衣襟也　賛六

出曜經卷第七　廣七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學品第七

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　護身惡者　修身善行

護身惡行者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顏色變異或以手奉相加毀壞形體此惡衆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有異梵志爲犬所齧梵志恚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梵志曰猶犬齧婆羅門婆羅門復可齧犬不也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使不縱毒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所爲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捶打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糞此衆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衆生令不諍訟然衆生類不從其教瞋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爲衆苦所纏當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雖得爲人形貌醜陋如是衆惱不可稱記是故世

尊說護身惡行護身惡行已獲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云何為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殿堂懸處虛空若生人中顏貌端正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衆中為數千萬衆所見尊奉如月獨明衆星迴附是故說曰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進止行來為數千萬衆所見供養若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自正身行復有何功德

答曰克弊邪慝暴惡鬼神不能得便悠雛伺捕不能得捉於是頌曰

悠雛彌滿世　欲求得其捉　種惡還自加
猶蛇反自毒

形為苦本心為禍首是故世尊說曰自正身行也護身惡者何以故說惡行所趣非真如所說惡財惡子惡服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或緣非知親作惡是故如來說護身惡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業如所說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身修善行於佛

法聖衆父母尊長盡行恭敬無他越逸是故世尊說修身善行也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護口惡行者何以故說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口惡行若已瞋恚發口罵詈虛生過咎使數千萬衆皆生惡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感共懷瞋恚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不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爲人不被麤言是故說曰護口惡行也自正口行者爲得何等功德答曰爲數千萬衆所見歎譽傳相告言此人良謹與行相應言不麤獷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受口齒端嚴言不彊吃是故說曰自正口行也護口惡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默然或當法說義說夫欲出言先當自理言致敗身(廣七)(三)非獨一人若吐麤言爲人所嫉進止行來無人敬待是故說曰護口惡者也修口善行者諸修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軟不傷人意爲衆多人所見愛念是故說曰修口善行也

護意惡行　自正意行　護意惡者　修意善行
護意惡行者於意三行最爲上首意一念頃
能使城郭村落盡爲丘野如契經所說云何
居士汝頗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
空野不長者白佛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
野閑靜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流
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長者白佛皆由神仙意
念惡故咒術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
野如修行經說十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
不應在閑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
不許此人在曠野間即告彼人曰汝心懷惡
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佐助衆事役
心亂意應成道果汝設在空之中欲求空意
意方念亂恒生不善自致滅亡不至善道不
護意者隨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設得
爲人輒墮卑賤爲人所嫉見則不歡能護意
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牀玉机七寶殿堂
若生爲人人所愛敬是故說曰護意惡行也
自正意行者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生念
能使成事身危妙行退轉垂辦之證轉爲凡

夫是故說曰自正意行也護意惡者息意寂然不生想著修意正行斂意專一是故說曰護意惡者也修意善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無為是故說曰修意善行也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身棄惡行者捨身惡行永滅無餘是故說曰身棄惡行也及口惡行者口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是故說曰及口惡行也意棄惡行者意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衆生類是以說曰意棄惡行也及諸穢惡者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是故說曰及諸穢惡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爾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惡行身行有三不殺生不盜不婬決修此三業正其身行供養佛法及衆僧掃灑補治故壞塔寺是故說曰身修善行也口善亦爾者口有四過不妄語不麤言不鬪亂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老是故說曰口

善亦爾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過不生嫉妒恚癡邪見但生衆善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部界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無欲盡漏者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蓋持入不復興起是故說曰無欲盡漏也

廣七　五

身修善行　口意亦爾　於今後世　永生善處

身修善行者問曰上已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復更重演報曰如來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廣聞其義或有欲略說旨要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形欲廣聞其義者一一科別身口意行各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復有欲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如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爾者是謂略說如來觀前衆生意之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凡諸善行饒益衆生多所成就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爾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福是故說曰永生善處也

慈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慈仁不殺者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劫掠他財不婬犯他妻所謂仁者得履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也常能攝身者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鉼寧自喪身分受形斬不託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須陀洹道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彼國常儀方俗舊法旃陀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婬泆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主召彼大兒令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肖陳願大王弘恕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為國民我為國主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尋敕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宋七）其人復（大）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恣王所欲殺便殺之即將詣市而梟其首王問傍臣向應死人更有誰存臣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王敕左右隨次召來復敕殺人其人報曰身受五戒為佛弟

子不敢行殺王瞋怒盛復取殺之如是盡喚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恚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興惡如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故送來爾彼當毀戒隨王教令不仁行殺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身爲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久乃惺悟稱怨自責我爲自造無量罪根施心建意殺（廣七）六須陀洹身意煩惱（七）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新取六死屍而耶旬之起六偷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冀得罪薄免於地獄是故說曰常能攝

身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飄風不能恒定是故說曰常能攝身是處不死者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捨賢聖還得賢聖身終不懷憂畏地獄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已盡入無為境恢然寂滅是故說曰是處不死也所適無患者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亡戀慕是故說曰所適無患也

不殺為仁　常能慎言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不殺為仁者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起害心是故說曰不殺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得彼詈麤言惡語計皆空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慙愧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也不殺為仁　常能慎意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得向之人設遭百千苦惱身墮洄波深淵若墮大坑熾燄之中終不懷懼令心變易晝夜

調心不令越逸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永劫已來染著生死流轉刀劒世中恒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令重守護使不越逸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夫言勇悍者博古覽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處貪欲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為勇悍者意已柔調不興惡念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也一切結亦然者問曰身口意行三事已辦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答曰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縫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彼

修行人能具此諸行是故說曰慎身爲勇悍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爲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口餘行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足是故說一切（廣七）結亦然也此處名不死者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所適無憂患者所以言有憂者由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象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則無患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

護身爲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爲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源際

護身爲善哉者能一意守護身諸天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衆盡歎其德晝夜祐助勸成究竟是故說曰護身爲善哉也護口善亦然者若有習非弊惡之業或被罵詈爲人所毀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稱善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護意爲善哉者若今杖捶割截形體護彼罵詈彼執行人

持心潔淨不興恚怒諸天世人皆稱其善是故說曰護意爲善哉也護一切亦然者於身口意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是故說曰護一切亦然也比丘護一切者執行比丘護身意及餘外行威儀禮節悉皆備具是故說曰比丘護一切也能盡苦源際者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是故說能盡苦源際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爲惡　能淨此三者
便逮仙人道

護口意清淨者於三毀敗中壽敗劫敗結敗此名三敗釋迦文佛出現於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歲翼從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存世猶尚毀戒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佛契經說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穢行顯布於世云何爲七一者若有人百歲持戒彈指之頃爲惡知識所壞二者久行慈心彈指之頃爲瞋恚所壞三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四者互相是非諍於勝負五者在國城村落鬪亂彼此傳東至西六者貪著利養遂致

疾病七者從凡夫至羅漢皆被毀辱而取滅度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護口故尊者滿足阿羅漢說曰恒訓化餓鬼往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抓摑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時尊者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時出家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戒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視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謂爲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十七）誹謗精進比丘（十一）尊者若還閻浮利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勑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已來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終

當入地獄中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靡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過者受福無窮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衆僧告勑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復次驢頭復次豬頭次喚羊頭羯羝頭次喚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翁頭次喚罷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爾時世尊見衆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過或吐言麤獷以致忿怒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隙爾時世尊知諸比丘發此者多恐後墮罪即以神

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改往修來問彼罪蟲曰汝是黃顏不耶蟲即報言實是如是至三報曰實是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頻問此獸審是黃顏耶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悟者使得開解如來三達無不觀察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詰如來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爾時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爾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眞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衆僧告勑一切雜使不命御涉但與諸後學說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慢於人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諸受義人目名曰衆獸之類雖授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出言柔和勿吐麤語汝觀此獸由

其惡言故使致此罪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是故說曰護口意清淨也身終不為惡者若身行惡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也能淨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答曰為天龍鬼神八部之衆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逮得仙人道所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辭上中下義盡趣於道是故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口品第八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無數大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有旃摩那祇在舍衛城裏時摩那祇宿舊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洹精舍遥

見世尊與無數大衆而爲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衆中毀辱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在於大衆而說此偈說法甘悅人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不羞此儀式

爾時世尊出柔輭響聲如羯毗鳥亦如梵音而說斯偈

妄語地獄近　作之言不作　二罪後俱受是行自牽往

時大衆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說必實彰審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采女出家學道成最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即化爲白鼠齧木盂系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爲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座起手執木盂語彼

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妄語地獄近者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入十六隔子是故說曰妄語地獄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實作而犯之二者妄語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是故說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後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禍之本亡身喪命智者所不為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也是行自牽往者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後受其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是故說曰是行自牽往也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時尊者舍利弗（廣七）大目揵連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時舍利弗目揵（十五）

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遥見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時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舍利弗遥見來語目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惡人快今此比丘是惡知識宜可出避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内見有女人顏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婬有見不淨在地咄曰禍災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神通智達謂為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婬交接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自見不從人聞得是歡喜即出寺廟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連等循行極弊造凡夫業適從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與放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虚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爾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連等所以然者此二賢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實信如來如所教勑然舍利弗目連所行穢惡

實見婬泆犯於梵行佛復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婬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誠如來教但弟子躬見犯欲若今如來不見信者知復如何說此語已即前禮足涉路而去還至靜室覆自思惟（頌七）（十大）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時四天王夜非人時往至瞿波利所謂瞿波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福田無有過者何爲興念誹謗自墜罪苦比丘問曰卿是何人報曰護世四天王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爲捨自然妓樂來至此山四王報言故爲比丘來至此爾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告王但還宮殿不相預事天即還宮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報釋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預汝事時拘翼復道而還富梵天復來到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答曰汝是何人報曰吾是富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報曰如是汝設

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還去即其夜瞿波利身舉身生疱大如芥子轉如胡豆漸如桃杏亦如鼻羅果等瘡遂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守護口過慎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

（卷七）（十七）

昨瞿波利比丘來至我所言舍利弗目連等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弗目連所如是再三瞿波利比丘誹心遂熾釋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來到波利比丘所慇懃諫曉曰可發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波利比丘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覩彼二賢穢行如是何爲干預其事且還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波利比丘身生疱瘡即取命終膿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是故比丘當興勇猛攝護身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視我無異是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斯頌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材木華果藥草毀壞成功今此人間亦復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護其口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譽惡惡所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會闘是後皆無安

譽惡惡所譽者彼瞿波利比丘歎譽調達功德體性柔軟行業真正多聞廣智慈悲四等育養衆生如此之類應當毀呰不應歎譽是故說譽惡惡所譽也是二俱為惡者舍利弗目連比丘修清淨梵行衆德具足永離塵埃（宋元七）（十八）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致誹謗云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業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何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人導師處在大衆轉無上法輪逮得羅漢諸

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歎其德是故說曰是二俱爲惡也好以口會鬪者夫人處世罪苦萬端或因婬嫉致怙或因博戲致恚罪心已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難無有窮已雖得爲人諸根不具聾盲瘖瘂爲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口爲禍門舌爲殃本二事機發敗毀形命是故說好以口會鬪是後皆無安者衆生處在欲界爲顛倒所惑愚無慧明爲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永處闇冥不求燈明是故說是後皆無安也

諍爲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諍爲少利者昔有衆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之人（廣七）（十九）對坐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剥脫衣裳五妻加形痛不可忍衆多比丘見已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收攝衣鉢更整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諸比丘具

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大海取其一滴減須彌山如芥子許損大地土如來許復損虛空如蚊許比丘極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譬喻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諍訟親變為疎骨肉離索若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是故說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也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依口發願惡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爾時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百丈舒展平整以鐵釘釘之以千犁牛犁鑿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萬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受苦無量不可

稱計從彼獄出當受畜生餓鬼復當經歷數千萬劫畢其罪苦若其為人聾盲瘖瘂六根不具語不眞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橫為人打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愼莫誹謗賢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二十七）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若　遠愚修忍意念諦則無犯

無道墮惡道者虛而不實亦復不見正事可依誑生非禍猶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不息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也自增地獄苦者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獄苦是故說曰自增地獄苦也遠愚修忍意者恒懷恐懼聞犯禁制衣毛為豎遠離愚暗忍諸不忍是故說曰遠愚修忍意也念諦則無犯者去垢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亂思惟形器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聲是故說曰念諦則無犯

也
若倚內藏　依賢聖活　愚者墮惡　猶願邪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數千萬
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有異比丘即從座起
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來莫說休
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
（廣七）（廿一）
閑靜無為而自娛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
等觀此愚人自墜惡趣永滅形壽不但今日
訶制如來乃從久遠無數世時於毗婆尸如
來所亦復訶制使不說法不但訶制毗婆尸
如來乃復訶制尸棄如來使不說法次復訶
制毗舍浮如來次復訶制拘樓如來復次訶
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復訶制迦葉如來我今
第七如來至眞等正覺出現於世復來訶制
使不說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訶制如來
者即應此座上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
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曰
已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況欲見究竟
比丘當知此愚癡凡夫之人於賢聖道檢自

喪形命離於佛法聖衆若倚內藏者如來深法之藏無所染著其事有三一者三界緣對結使永盡無餘亦名阿羅漢二者不復生滅更無萌兆趣生熟藏三者於天人世興致供養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無窮是故說曰若倚內藏也依賢聖活者賢聖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賢聖二者無漏成就名曰賢聖如此賢聖不倚邪見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是故說曰依賢聖活也愚者墮惡者猶如彼比丘訶制如來使不說法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但當閑靜無爲而自娛樂何爲與大衆說法如此比類愚不識眞自招禍惡願樂湯火以爲屋室此人不當與坐起言語是故說曰愚者墮惡也猶願邪見者懷猶豫見習顛倒久與邊見相應如彼契經(廿七)所說佛告長者(廿二)夫邪見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說犯口所行如所說犯意所行如所說興意想念流馳萬端盡興邪見不可親近消滅善本增益惡種所以然者長者當知邪見爲病迷於正法猶伊叉桓子帝

多羅子尸婆黎子種散於地隨時長養漸得水潤火溫風動地持後得長大食之極苦麤澀穢臭不可食敢邪見之人亦復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說曰猶願邪見也

竹蘆生節　還害其體　吐言當善　不演惡教

竹蘆生節者竹蘆生節麤而且長若遇暴風倚互相振各入其節即自枯朽更不復生彼比丘所說亦復如是自招其罪不為他人是故說曰竹蘆生節還害其體也吐言當善者言當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說曰吐言當善也不演惡教者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後趣惡道人身猶尚可行言辯通達時乃有爾是故說曰不演惡教也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是為脫惡惱　聖賢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廿三

從善得解脫者夫至解脫無為之處言當用善巧言善語者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饒益是故說曰從善得解脫也為惡不得解者常懷愁憂心意煩惱恒懷恐懼是故說為惡不得解也善解者為賢者言解脫未必是解

脫或能被繫王者所拘所謂解脫者心身俱解脫是故說善解者爲賢是爲脫惡惱者縛有二緣今身易後身今身者桁械拷掠及諸五毒之痛復被結使縛流轉五趣於中能自拔濟乃爲善解是故說爲脫惡惱也賢聖解不然者賢聖有二業一者善本成就二者無漏成就彼賢聖人所吐言教不自傷損後無苦惱是故說賢聖解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習行好著邪道不隨正路以自牽往趣三惡道是故說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挹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是言柔輭甘

比丘挹損意者比丘護口意自能收攝語不煩重若處道俗處中而說不嫌彼此是故說曰比丘挹損意也不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離佛語世俗煩鬧意恒遠離是故說曰不躁言得忠也義說如法說者具足而說句身味身無所缺漏是故說曰義說如法說也是言柔軟甘者出言無量義解悅人意所說無猒足如天甘露善心無怒亦不選擇彼豪族

種此畢家種平等而說無增減心是故說曰是言柔軟甘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善說賢聖教者賢聖出教必有所由接度衆生無不有濟是故說曰善說賢聖教也法說如法二者賢聖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說法之時廣布賢聖道長益善根說非法時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損善說賢聖教第一句法說如法說是故說曰法說如法二也

念說如念三者出言柔和爲人所愛念出言麤獷爲人所憎惡欲爲人所念者當自念其善雖處畜生聞其惡言皆懷愁感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誇欲得與彼牛角力若不如者要金錢五百試牛並耕一牛力實勝之其牛主罵曰弊牛努力牛聞其罵即便卧地輸金錢五百枚復至後日主責牛曰名汝爲快牛乃使我失錢令我慙愧牛報其主曰更可試之當盡我力當還倍得彼錢即復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錢畜生猶識善惡之言況

人當不識善惡言乎是故說曰念說如念三也諦說如諦四者好學之士畏懼生死五道患難既損耗不益前人如斯之類塞泥洹路開地獄徑如來欲現真妙之義是故說曰諦說如諦四也

是以言語者　必使己無患　亦不剋衆人　廣七　卅五

是爲能善言

是以言語者言先自惟不自剋伐使今世後世必無苦患若今身爲惡犯王法者或財產田業沒入於官或爲盜賊劫掠居業日耗所願必乖若至後身死入地獄畜生餓鬼地獄五毒不可堪忍畜生勞藥負重爲役餓鬼飢饉形羸極苦若欲吐言當念謹慎使今世後世永無苦患爲無數衆生見輒愛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說曰是以言語者必使己無患也亦不剋衆人者或有狂夫妄讒良善使彼興恚以致喪身言說真誠不譏彼短則無所剋是故說曰亦不剋衆人也是爲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驗或說泥洹趣要正路順從佛教種天之福是故說曰是爲能善

言也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衆悉可
言使投意可者人之處世當習方俗或相顏
而出語或聽彼進趣而後報恒適彼人意量
宜得所或現威怒怯怕時人或現羸弱伏從
於人將護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說曰言使投
意可也亦令得歡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
前人聞者倍用歡喜不被罵詈來彼罵辱是
故說曰亦令得歡喜也不使至惡意者不施
惡於人造不善行亦不種地獄餓鬼畜生之
行造惡業者當受三報是故說曰不使至惡
意也出言衆悉可者與人從事恒當謙恭卑
下正使言論得勝當自鄙不如是故說曰出
言衆悉可也
至誠甘露說　廣七　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
是爲立道根
至誠甘露說者與人說法當修諸功德如來
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隱一切行無常一切
法無我泥洹爲滅盡意能御亂與人說法不

懷懈怠是故說曰至誠甘露說也說法無有上者出言眞正輒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通達是故說曰說法無有上也諦說義如法者如爾眞實本際清淨亦不顛倒不懷虛詐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眞如法性亦不變異是故說曰諦說義如法也是爲立道根者無漏善法永離塵垢至解脫門逮無礙道是爲立道根也

說如佛言者　是吉得滅度　爲能斷苦際是謂言中上

說如佛言者說四意止究生死源係念專意或說意斷精進不懈或說神足兼遝定或說根義於中遠慧根或說力義成就於力或說覺意今達覺法或說八直道分別八道亦復說若干衆法名身句身味身如來或說八十千諸度使衆生類乘此度而度彼岸（廣七）（卅七）是故說曰說如佛言者是吉得泥洹者永寂之處吉無不利脫衆苦難離諸結使亦復脫於生老病死憂感艱禍是故說曰是吉得泥洹也爲能斷苦際者所謂苦者五盛陰身牽致冥室

不覩慧明苦有八相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阿僧祇衆生涉歷苦途至永寂處如今衆生履行妙觀越苦境界至無爲岸者皆由佛恩是故說曰爲能斷苦際也是謂言中上者所出言教無能過上亦非二乘所能逮及曠濟無量亦無邊福是故說曰是謂言中上也

出曜經卷第七

音釋

獷古猛切惡也　吃居乙切言蹇難也　抓側交切亂搔抓也　羯居竭切敖羝羊也　羝丁分切牡羊也　隙乞逆切嫌恨也　鏊普皓切鏊刃也　桁械桁胡剛切木夾足及頸皆曰桁械下戒切桎梏也

出曜經卷第八　廣八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行品第九

一法過去　謂妄語人　不免後世　無惡不更

（廣八）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像如經行漸漸以次至羅云房中時羅云遙見世尊即從座起更拂拭牀座具清淨水世尊至房偏踞羅云牀取清淨水洗手足留少殘水告羅云曰汝見留此水不唯然已見佛告羅云沙門執行亦復如是不知慚愧無有耻辱羅云當知設有比丘如此行者無惡不更無痛不遭猶此惡垢水不可淨用爾時世尊躬自瀉水於地告羅云曰汝見吾瀉水在地不乎唯然已見其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慚愧無有耻辱如此之行無惡不涉爾時世尊手執水器覆地語羅云曰汝見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見若有至誠執意妄語人不知慚愧無有羞辱如此之類無惡不涉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今當作是學彈指戲笑之間不得

妄語況至誠妄語乎如是羅云當作是學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七法所說犯一法者則受其愆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也不免後世者已捨後世功勳善本夫人妄語衆人證知況言重作罪涉歷艱苦無不周遍是故說曰不免後世無惡不更

寧噉燒鐵　吞飲洋銅　不以無戒　食人信施

寧噉燒鐵者猶如鐵丸猛火燒赤取而吞之燒脣燒舌燒咽燒腹下過雖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緣此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是故說曰寧噉燒鐵吞飲洋銅也不以無戒食人信施者不持戒人外荷法服內懷姦宄信無實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誇世自譽受人信施謂宜應爾不慮後世萬毒加形見諸持梵行人興輕慢心死輒墮惡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儀禮節出入行來違失禁限見人得養生嫉妒心死輒受困無罪不受是故說曰不以無戒食人信施也

若人畏苦　亦不樂苦　勿造惡行　念尋變悔

若人畏苦者已身畏苦不得施苦於人施苦於人者後受其報是身如地隨其所種各獲其果衆生之類亦復如是隨其種罪後受其報人心不同猶如形像罪苦追身無有脫者是故說曰若人畏苦亦不樂苦也勿造惡行者不得為惡加被一切夫人自利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處鬧中若在閑靜若大若小可見不可見當遠離於惡如避劫燒是故說曰勿造惡行念尋變悔也

至誠為惡　已作當作　不免於苦　欲避何益

至誠為惡者或復有人已作當作方作已作過去方作現在當作未來三世作惡不知苦至是故說至誠為惡已作當作也不免於苦者衆生之類心好為惡不知後罪報至若於現身犯王者禁隨罪輕重料簡決斷此內法禁亦復如是習惡不自覺縱情放意是故說不免於苦欲避何益也死王閻羅遣獄卒阿傍迎罪人魂神身被五繫將至閻羅王所王問罪人汝頗見第一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間時經過村落

城郭郡縣見諸男女父母懷抱未能離大小便父母推燥處濕沐浴澡洗濯浣衣裳汝為見不對曰已見王告罪人曰汝何不作是慮於現法中見善惡報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意自恣愚不識眞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來語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業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爾時閻羅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誡次復第二天使教誡之汝頗見第二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郡縣城邑見諸男女疾病困篤坐牀褥上或坐或卧罪人報曰已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在法中其罪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眞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爾時王以此第二天使教

誡已次與第三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三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老人拄杖呻吟行步脊僂頭白齒落飲食枯竭命在旦夕汝為見不罪人對曰唯然見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廣八）（四）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誡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四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女有終亡者或死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體腫脹膿血流出或為烏鵲虎狼所見噉食汝見不耶罪人報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

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
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
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
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時
閻羅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誡已次以第五天
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五天使不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
縣村落見諸男子偷盜作賊為王所縛或截
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
生剥其皮或抉頸筋或以鋸鋸頸或以長橛
刺髖從口出或鎔銅灌身或肢節解其形或
倒懸於樹經於七日以箭射殺或生革絡頭
反縛野駝上乘之曠野或開腹抽腸以草充
之汝為見不對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
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
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
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
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
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
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

時閻羅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誡已即以罪人付獄卒將詣鑊湯所隨罪輕重使入百三十六鑊湯經歷劫數受苦難量是故說曰欲避何益也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此處避免宿惡殃

昔佛在釋翅瘦迦維羅越國尼鳩類園中爾時流離王集四種兵欲往攻伐舍夷國將諸營從退父王位自立為王有一惡臣名曰耶利白流離王王本為王子時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為釋子所毀辱時王見敕若我為王便啓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即敕嚴駕欲往報怨佛知其意先至道側坐枯樹下時流離王躬率兵馬往伐舍夷國道遇如來即前禮覲前白世尊此間多諸好樹枝葉繁茂何以捨之坐枯樹下佛告王曰五親蔭厚（廣八）不可捨離昔此樹茂枝葉熾盛曾經過此得樹蔭力王尋退還還詣兵衆告語上下我等宜還不應前進所以然者如來今日為彼五親必作神力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來豈能恒

坐樹下乎如來見流離王去後知此宿緣不可得避以宿命智觀其所由觀諸釋種必當受苦即從座而去還至比丘僧中在衆而坐時大目連見如來憐愍五親如有憂色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離王攻舍夷國念其中人當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國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著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著須彌山腹裏四者舉舍夷國人著此地下他方世界令流離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知卿雖有此智德神足無量安隱舍夷國人爾何能安處宿對人耶於是目連禮已便退爾時世尊與諸大衆敷演其義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示現宿對永不可避大衆聞其所說悵然悲泣愍流離王當報宿緣在於大衆而說頌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廣八）（七）
避免宿惡殃

衆生有苦惱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惡

衆生有苦惱者若見他人非法之事覺悟比

丘專念五法然後興發人意云何爲五一者謂爲前人契經不流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者愚無點慧五者諸漏不盡是故說曰衆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也唯有仁智者欲正彼人當自謹慎己自爲穢復正他者爲人所譏嗤其所爲是故智者終已遠離縛中牢者莫若緣對縛處在泥犂無有繫縛者隨罪輕重各受其報是故說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也

妄證求賂　行已不正　怨譖良人　以枉治士

罪縛斯人　自投在坑

妄證求賂者或有衆生不自量己內不思惟恒求人短見非則喜見善不從所行衆事以邪爲正是故說曰妄證求賂行已不正也怨譖良人者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貪學衣不蓋形食不充口爲愚者所輕障塞其德不使顯現緣是致咎復當經歷百三十六地獄從一地獄至一地獄其中受苦不可稱計以鎔銅爲食以釜湯爲室以膿血爲盛饌以髓腦爲脂澤畢彼罪已來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

同或高或下食以芻草擔負重載皆由先世
牴突所致若生餓鬼以空氣充腹以針刺腹
内氣泄出尋還滿腹猶如羅穀觀空表裏悉
現是故說曰怨讎良人以杜治士也罪縛斯
人者行對追身如影隨形奔趣五道涉苦無
量所至到處不離四縛五結設處為人恒在
牢獄繫閉身被拷掠求死不得是故說曰罪
縛斯人自投在坑也
夫士為行　好之與惡　各自為身　終不敗亡
夫士為行者一切有形衆生之類心念口言
身口意行是故說曰夫士為行也好之與惡
者或善不善若好若醜若苦若樂或苦痛樂
痛斯名善惡皆由行興是故說好之與惡也
各自為身者人為善惡若苦若樂若好若醜
盡當受報無免之者善生天上惡入地獄是
故說各自為身終不敗亡者夫善惡之行循
形影相追受對由行終不毀敗正使天焦地
融須彌崩頹海水枯涸日月墮地星宿凋落
善惡之報終不毀敗於是頌曰
動轉屈伸　影常親附　或起或住　不離其形

不但影隨　形亦隨影　由行善惡　終不相離
是故說終不敗亡也
好取之士　自以為可　沒取彼者　人亦滅亡
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當念彼長短
亦莫譏刺擇他取要若詭欺於人虛妄不實
於百千生沒彼生此恒為人欺展(九)轉受報不
離縛著隨本作行今受其報如種果樹苦得
苦果甜得甜果善惡之行亦復如是善受天
福惡報地獄是故說曰好取之士自以為可
沒彼取者人亦沒亡也

作惡不起　如兵所截　牽往不覺　已墮惡道
後受苦報　乃知前習
作惡不起者愚人思慮不與善俱晝夜興想
殺盜淫泆犯十惡行是故說作惡不起也如
兵所截終不還變有迴顧心何以故爾愚人
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貧匱慳嫉之人反
更富貴是以愚者見此譏變執意迷惑堅心不
開悟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所截也牽往
不覺已墮惡道者不知現世後世所作善惡
諸不善行不慮後當無有覆護是故說曰牽

往不覺已墮惡道也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
昔有居士誡勑家人以雉爲食先持雉肉著
釜中然後方覓火爨之不覺有蛇來墮於釜
中煮之居士食法亞當問師師曰此不可食
不從師教遂便食之經宿蛇毒內發方更問
師師曰不從我命知當如何爾時醫師向彼
而說頌曰
貪味遂食毒　不從吾往言　爲毒之所困
後乃自覺悟
爾時世尊告衆會人當爲是離是夫人爲惡
死入地獄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衆生著
有來久不計無常遷變之事不受如來眞實
至教謂惡爲善以是爲非爾時世尊便說此
偈
愚心不開悟　習惡不從吾　受苦地獄痛
後乃憶眞教
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地獄燒炙痛餓鬼飢
餓苦畜生償重苦是故說曰後受苦報乃知
前習也
兇人行虐　沉漸數數　快欲爲之　罪報自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在閑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衆生自念已何等衆生不自念已時王復重思惟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已云何衆生而自念已若有衆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已爾時王波斯匿即從閑堂靜室起即嚴駕羽葆車將諸營從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閑堂靜室自生心念何等衆生自念已何等衆生不自念已時我世尊復重思念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已云何衆生而自念已若有衆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已爾時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諸有身口意行不清淨者其人則不自念已若有身口意清淨者則為自念已所以然者大王當知諸有不自念已為自滅損與不善法諸有身口意行清淨者則自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淨行故爾時尊者馬聲便說斯偈

夫人習惡者　不慮後世緣　為惡自受殃

殃身永不滅
是故說曰兇人行虐沉漸數數快欲為之罪
報自然者所生之處受其惡報生地獄中搒
笞無量餓鬼中愚惑為苦生畜生中償罪為
苦若生人中行缺為苦是故說曰快欲為之
罪報自然也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怏意　後受鬱毒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者凡夫愚人恒懷愚惑
恣情為惡不能改更亦不知後受其報猶如
有人行過山險兩邊險峻閉眼而過不知身
危或致命終此凡夫人亦復如是生盲無智
亦不知後當受報是故說曰凡人為惡不能
自覺也愚癡怏意後受鬱毒者有智之士明
眼視瞻猶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經過
先不諮道明者指授語行人曰中道有大火
坑不得經過卿等可於此息意勿復前行諸
人意勇不信其語各共進前皆墮火坑受痛
甚苦號天喚哮悔亦無及自相謂言智人所
勑不從其教今受苦痛知當訴誰此衆生顛
倒亦復如是一向趣人道為智人所訶此道

多難難有鬱毒痛卿等設欲前進必遇此患不免其難是故說曰愚癡快意後受鬱毒也夫人行惡還自熾然啼泣流面後受其報夫人行惡者純惡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說夫人行惡也還自熾然者若人壞變悔心知有慙憂之惱晝夜憂思以致煩熱是故說曰夫人行惡還自熾然也啼泣流面者晝夜悲泣蓬頭亂髮舉聲悲泣是故說啼泣流面也後受其報者酸苦無量不可愛樂兼有慙憂苦惱難難無數憂慮百千是故說曰後受其報

也

吉人行德　相隨積增　甘心為之　福應自然

吉人行德者猶如有人行應德至為天人所恭敬歎譽其德稱揚善名四遠皆聞無數諸人皆來供養是故說曰吉人行德也相隨積增者晝夜喜慶無有憂愁心意歡悅無有煩熱是故說相隨積增也甘心為之福應自然者若生天身福應自然宮室百億五色玄黃快樂無極若生人間五樂自娛作倡妓樂以自歡悅心意恬然不興亂想是故說曰甘心

爲之福應自然也

戲笑爲惡　已作身行　號泣受報　隨行罪至

戲笑爲惡者善惡之行皆有輕重身口意造非獨一類或依已身戲笑爲惡觸嬈衆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傷害或合會彼此由致鬪訟猶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雞鬪駝鬪牛鬪人鬪象或以罵詈來往見已歡喜不能自勝若其壽終啼哭受苦是故說曰戲笑爲惡已作身行號泣受報隨行罪至也

惡不即時　如穀牛連　罪在陰伺　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者夫人造行報不即應昔有異國生即應草若以彼草著乳中者即成爲酪不移時節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穀牛連也若不爾者其義云何答曰愚者被燒然後乃悟罪在陰伺如灰覆火者猶若以灰覆火人不覺足往蹈之漸漸熱徹乃知燒足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當行惡時甘心悅豫若壽終後身墮惡道五毒加治乃自覺悟方知罪至是故說曰罪在陰伺如灰覆火也

惡不即時　如彼利劒　不慮後世　當受其報

惡不即時者或有衆生習其惡本壽經百年自恃年壽謂爲無罪自相謂言人之爲惡皆謂有罪我躬行之方更延壽諸有屠兒獵師自興誹謗謂沙門瞿曇行不眞實好行妄語虛辭萬端教勑弟子言諸有殺生傷害人物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畜生餓鬼受苦無量是故世尊躬說頌曰

惡爲惡所纏　爲慈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源

時彼屠兒聞佛所說猶不改更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彼利劒不慮後世當受其報報對卒至乃知爲惡復當經歷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曰不慮後世當受其報也

如鐵生垢　反食其身　惡生於心　還自壞形

如鐵生垢者猶如淨鐵及明淨鏡瑩治淨潔無有塵垢然其人藏隱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濕地便生重垢觸便碎散不任本用猶如利刀人所愛敬恒自防備不離其身中便忘誤安置不牢便生塵垢本鐵不存追惟此刀乃無有價一朝壞敗不可任用是故說曰如鐵

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為貪欲所覆閉不慮後世殃疊衆惱與惡知識從事不以善為友緣是致殃自毀其根不修梵行婬泆不淨已自招患而受其報是故說曰惡生於心還自害形也

信品第十

信慚戒意財　是法雅士譽　斯道明智說

如是昇天世

信慚戒意財者世儻有人族姓子族姓女有此信財慚愧戒意財者便為億百千衆生於中獨尊貴為人所敬衆生樂從不能去離是故說曰信慚戒意財也是法雅士譽者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無極衆行不缺為賢聖所譽是故說曰是法雅士譽也斯道明智說者明智之人聰明黠慧能演其道暢說旨要云何名為道道者是誰所謂道者無形無聲尋跡不可覩智者所履非愚所習清淨所修非穢濁所行是故說曰斯道明智說也如是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處無為有信有慚闚施慧智皆生天路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

天者其福不廣或以慚愧因慚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聞因聞生天或以施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廣受福微少蓋不足言或有衆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妓樂已身爲三或有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舉手食黑覆口食之若衆行具足而生天者舉手食白在衆顯現而不匿藏衆戒具足慙愧戒聞生彼天者玉女營從不可稱計七寶宮殿所欲自恣作倡妓樂極自歡悅是故說曰如是昇天世也

愚不修天行　亦不譽布施　信施助善者從是到彼安

愚不修天行者慳嫉妒疑意性局短無惠施心亦復不造後世良祐福田復無勇猛諸善德本是故說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譽布施者愚癡之人自不布施見施便怒好修惡業不行善法習近愚法如所說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執心意性剛彊雖欲惠施意終不悟慧人分別知之不惡是故說曰亦不譽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財施意不怯弱信施

受福慳嫉爲病是故說曰信施助善者也從是到彼安者若從此間上昇於天天上獨王生於世間豪貴無極由是自致入滅盡泥洹無有生老病死諸患寂然永息亦不著斷是故說曰從是到彼安也

信者眞人長　念法所住安　實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廣八　十六

昔佛在阿羅毗鬼界處彼園中時有暴鬼名阿羅婆恒噉生人日數十人奴婢悉盡時彼國界人民自相謂言我等爲此惡鬼所食死者狼籍在者無幾我等宜可求謝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後乃有生路爾時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無復遺餘次遣兒息時有那憂羅父長者素無兒息即日生一男兒顏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華視之無厭次應飼鬼復是其日時彼長者饒財多寶象馬七珍不可稱計金銀珍寶硨磲碼碯珊瑚琥珀水精瑠璃無價寶物充滿庫藏長者躬自在街巷求買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爾時長者向天地

諸神自歸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滿我誓願今日次飼彼惡鬼復遂歸命如來世尊當見哀愍拔斯苦難爾時世尊三達六通知長者心意煩熾無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羅婆鬼大集鬼衆至四王所時有軻陀羅鬼將乘虛過彼鬼界上盡其力勢不能得過內自思惟計吾力勢能移山飛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無所罣礙吾常由此經過亦無艱難今日何爲有此頓躓即從空中下詣彼鬼舍遥見世尊光相明著即

前禮足繞佛三帀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衆語阿羅婆鬼曰汝今賢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曇入沙門在汝界住惡鬼聞已瞋恚興盛心口自語吾行不在便爲沙門所見輕易語彼軻陀羅鬼曰吾今還家與沙門共鬪設我得勝則無沙門若我不如便當自喪不行於世阿羅婆鬼將軍還詣本界到已語世尊曰速出沙門不須停住如來如其語出還入沙門如來如其語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已從汝意三出三入更有進退不從汝意鬼

曰世尊若沙門不出者當問沙門義若不報義者當破沙門腹而飲其血當使沸血從面孔出當捉汝臂掉著江表如來告曰吾亦不見沙門婆羅門梵魔衆聖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從面孔出沒欲問義者今正是時吾當與汝一一分別即以說偈問如來曰

人業何者上　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眞人長　念法所住安　實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時彼阿羅婆鬼聞佛眞實之義心開意解即前五體投地自歸如來我今自歸大沙門足下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復殺生願爲優婆塞世尊告曰善來賢士可從如來修奉五戒於現法中獲無量果報鬼白佛言自受鬼身已來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設當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無量衆生彼國常儀國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畫面或畫胷肩血出

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毀戒得全性命即受五戒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殺生亦不念殺亦不教人殺能者報曰憂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不與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報曰憂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婬泆犯他妻婦不得教人婬泆能者報曰憂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妄語不能教人妄語鬪亂彼此能者報曰憂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教人飲酒能者報曰憂鼻時阿羅婆居士那憂羅父躬抱其兒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將來至鬼界付與鬼將軍爾時彼鬼受已付佛佛復受已復付其父以其手手相付字曰手實由鬼因緣故說此偈信者眞人長念法所住安實者意得上智壽壽中賢也佛契經說告諸比丘若見豪貴長者饒財多寶七珍具足無所缺乏(廿八)(十九)當念親近微說道教論施論戒生天之德如此衆行信為源首是故說曰信為眞人長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當受快樂樂有二義一者世俗樂二者第一義樂世俗樂者天上

世間第一義樂者賢聖四禪以為樂也念法之人獲此二樂是故說曰念法所住安也實者意得上者生死流轉周而復始唯貫信義眞實為上若人妄語生輒宗族不和睦死入地獄千具犂牛而耕其舌生餓鬼畜生苦惱無量設生為人恒被誹謗言不信用是故說曰實者意得上也智壽壽中賢者受諸果證於世無限永捨生死壽前進賢聖之壽賢聖壽者心常遊在百千定意應機之辯問便能報是故說曰智壽壽中賢也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得慧一切縛得解

信財乃得道者賢聖無疑信終不離三寶一向念佛修羅漢業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須陀洹向百斯陀含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羅漢信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羅漢者則信泥洹徑路是故說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也善聞從得慧者承受師教從本至竟究暢義味執義思惟不失本際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羅好習奇

異搜求妙術從師受法義理不失比丘學術未盡師法師外遇客醉酒還歸却踞其牀牀脚即折恐師顛倒以身擔牀終竟一夜至曉問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師昨醉歸踞其牀牀脚折弟子以身擔牀爾師感其意我有技術盡當教卿終不惜也技術已備師復試其意師飲鹽湯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師捉止之卿術已成吉無不利方憶佛語教誡之言善聞從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縛得解者盡能斷諸七使九結諸縛持

廣八　二十

入十二因緣永盡無餘已捨已離是故說曰一切縛得解也

信之與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恚　從是脫淵

信之與戒者彼修行人執信守戒持心無亂想具足二業者便為衆生所見尊奉在大衆中獨步無匹猶如滿月處在衆星若有親近修篤信心所生之處多饒財寶象馬七珍無所渴乏斯由信心難沮壞故設復行人守戒不缺懷抱慚習晝夜孜孜猶人抱劒履水守護禁戒無所缺漏便為無數衆生而為上首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信之與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無所傷損思惟止觀攝諸亂意如來說偈三業具足端坐一意多誦無猒執事勸佐是謂三復有三業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謂三信者屬施戒攝不殺定攝思惟是故說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恚者健夫者謂立根得力已入賢聖境怨恨恚怒永息不生內外清徹猶天瑠璃所作已辦更不處胎衆智具足內已潔淨外化無倦是故說曰健夫度恚也從是脫淵者能具此衆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脫縛著故正使命終名稱遠布是故說曰從是脫淵也

信使戒成　亦壽智慧　在在能行　處處見養

信使戒成者誰成就信戒答曰賢聖人須陀洹斯陀含凡夫人者已成復失所以然者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所致與惡知識從事所致不與善師從事所致失果失人須陀洹斯陀含者不為此所蹈踐正使作佛形像來試其人者作若干變化心不移易不為彼屈

昔舍衛城裏有最勝長者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庫藏充滿然為人慳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聽入內守瞻門戶牢固門戶七重皆作重關石灰塗壁恐鼠穿牆以鐵籠蓋屋以防飛鳥家不畜狗恐損米穀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詣彼降最勝長者是時阿難敬奉佛教即著衣持鉢詣舍衛城到長者家語長者曰如來恒說夫人布施給窮乏者得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壽二者色三者力四者樂五者辯其布施者獲此五德長者自惟吾聞瞿曇沙門高才博學所演經典八萬四千億象所載不勝今日多聞弟子來至我家但說布施貪著財貨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賢智爾時阿難廣采經義隨時適彼長者然其長者心如剛鐵不可移易語阿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阿難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長者尋語阿難日已欲中宜知是時阿難即起捨出更詣餘家乞食明日清旦告阿那律曰汝往詣彼降伏慳貪長者阿那律受教即往長者家與共相見漸與長者說微妙法

如來至眞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長者復念吾聞阿那律者捨豪族位出家爲道恒受五百釜食供養然無猒足今復來詣吾家勸我布施復是乞人非賢士之法尋語阿那律日欲遍中宜知是時阿那律即起捨出更適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佛復告大迦葉汝往降伏慳貪長者迦葉受教詣彼長者家與共相見復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眞等正覺恒所說法若人布施獲五功德所生之處人所愛敬長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時九百九十九具犂牛耕田六十萬斛金粟一萬三百四十斛黠毗羅國第一賢女以爲妻室捨彼豪貴今作沙門何爲至他家如乞人所說歎譽布施貪著財貨迦葉無數方便而爲說法意不開解亦不移易語迦葉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爲欲乞食迦葉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長者語迦葉宜知是時即起捨出更詣餘家還白世尊其人執心意難沮壞佛復告目連汝

往詣彼慳貪長者目連受教即往至彼長者家與共相見與說布施如來至眞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衆生知施果報者最後鉢中遺餘已不取食開意惠施值賢聖良祐福田者吾證明此其德無量長者自惟吾聞此人神足無礙能移山飛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來入此土衆生之類無覺知者不能與吾現一神足方說布施之福將由慳貪故存於懷斯是乞人非是賢士目連復說法不釋其意語目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宜知是時即適餘家佛復告舍利弗汝往詣彼慳貪長者即復受教詣彼長者與共相見在一面坐告長者曰夫智達之士當分別四法云何為四智一者分別布施二者親近善知識三者當離慳嫉四者念修智達長者自惟吾昔聞斯人年至八歲越衆論上盡墮諸幢無敢當者長年十六究盡閻浮利地書籍無事不關博古覽今演暢幽與天文地理書記圖讖梵志曆術盡皆通

達曜曇沙門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謂爲當說慧微妙教令乃復說布施之德復是乞人非賢士也語舍利弗爲有請處爲欲乞食宜知是時舍利弗即還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慳貪執心牢固積薪至天以火焚燒鎔消其心意故不華唯願世尊躬降屈神詣彼長者示佛威力除去慳心開發愚惑爾時世尊猶如力士屈伸臂頃至長者家坐於中庭最勝長者見世尊至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長者曰夫人布施獲五大功德長者白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佛告長者第一施者謂不殺生是謂長者第一施也若有衆生持不殺戒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一施也長者自念夫人殺生皆由貧賤吾今家內饒財多寶所欲自恣何爲當復殺生此語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敢犯殺佛復告長者不犯不與取若有衆生持不與取戒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大施長者自念竊盜人物者皆由貧賤吾今

家内象馬七珍金銀雜寶碑磲碼碯珊瑚琥珀充滿庫藏何爲盜竊人物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盜戒佛復告長者若有衆生不犯盜者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婬泆犯他妻女若有衆生持不婬戒者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長者自念已無妻者則犯婬泆吾今家内采女營從動有萬數設欲幸納意猶不遍況當犯他妻女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婬泆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妄語是謂第四大施長者自念夫人處世所以妄語者以其貧賤不能自存是以虛稱詐逸詭調爲業故妄語爾吾今家内積財無數居一億里豈當妄語耶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妄語佛告長者不犯妄語者則於一切衆

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四大施佛復告長者不得飲酒是謂第五大施長者自念夫人飲酒三十六失亡國破家莫不由酒者若我飲酒客來煩鬧又損我酒加致鬪亂斯言善矣當奉佛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形壽不犯酒失佛告長者若有衆生不犯酒者則於一切衆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五大施時彼長者內自思惟如我外道異學內禁所犯若弟子事師承受教誡不問多少要當報恩供養財寶給其所須躬自入庫選擇白氎取不如者欲以獻佛其所選者捉輒極妙如是數十反覆不能得弊者心口共爭慳貪深固意不開解正值爾時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或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天阿須倫共鬪復見長者施心慳心共爭或施心得勝慳心不如或慳心得勝施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鬪共集　此業智不處　施時非鬪時

速施何為疑
最勝長者聞如來說偈內懷慚愧即出白氎
跪受呪願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講論
妙行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
想漏為大患長者聞已即於座上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得法護法法法成就分別諸法於
如來法逮無所畏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前白
佛言自今已始願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如
來默而可之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
三自歸已如來即從座起而去佛去不久弊
魔波旬化作佛形像來至長者家身有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長者見
已內自念曰如來向出還其何速敬意如見
佛而為禮之不審如來有何教誡儻佛告曰
吾謂長者高才博智分別機趣諦念長者愚
惑無智吾向所說四諦者實非眞諦斯是顛
倒外道所習長者尋覺知為詐僞即報之曰
止止勿語吾獲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億
千萬身來至我所欲使退轉我心者其事不
然豈當以螢火之光與日競明田家灰堆欲

比須彌鷲鳥鵰金鳥並飛以汝穢形欺詐爲身設是幻師不應久停若是波旬宜速還歸弊魔波旬聞是語已慚形愧影即還復身復道而去若有衆生信戒成就終不爲魔所沮也況當須陀洹斯陀含有退還乎此事不然住凡夫地未在道檢見此幻形則有退轉則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後退是故說信使戒成也亦壽智慧者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無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無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婬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餘生者永盡無餘阿那含三界見諦所斷結欲界思惟所斷結以施心永盡無餘捨欲界生除色界無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不生也無復慳嫉意不想念貪著世榮衆智具足壽不中夭是故說亦壽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執行以教化爲本意欲所適東西南北輒有所益興起佛事是故說在在能行也處處見養者已至彼界便爲衆生所見供

養在在處處分流法化是故說處處見養也比方世利　慧信爲智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比方世利者世利謂閻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說世利謂閻浮利以其閻浮利内出諸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神仙得道者行度無極人（廿八）於此間身行善口意行善復於此間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無復愚惑染世塵勞正使壽終後無遺患是故說比方世利也慧信爲智者有信有智則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證是故說慧信爲智也是財上寶者寶中眞者謂智慧寶也最勝最上無有過者極上微妙不可譬喻爲比是故說是財上寶也家產非常者世財雖多會有衰喪昔石室城内有三居士一名閻利異姓人也二名晡陀滿三名婆波那此三人親兄弟也多財饒寶財產無極象馬七珍無所乏短縣官盜賊水火災變不能侵欺有一婆羅門持伊羅鉢龍齋冀望富貴饒財多寶時龍現身語婆羅門汝今何爲勤身苦體食風飲露斷穀除味在此持齋爲何所求婆

羅門報曰所以在神泉與龍齋者冀望大富獲致珍寶龍王報曰汝不聞乎吾有二名一名伊羅鉢二名財無猒既名無猒復從吾有所求耶婆羅門報曰設不惠者便於此命終不能徒還龍王即出紫磨好金以報婆羅門（廿八）（廿九）石室城內有豪富長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與之從彼求財時婆羅門得金便去至彼長者家出金示之長者見金告語藏之勿令人見將詣內館召諸五親此人遠送斯金與我五親飲食歡娛藏金庫內庫中雜物盡沒入於地還彼龍庫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財物亦復盡沒於地聲聞外布徹彼三居士復聞龍王與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貴人庫藏盡沒入於地還至龍宮時三居士自相謂言我等三家資財無數庫藏充滿以法獲致不枉濫人終不為水火盜賊王法所奪國人聞之謂為誇談言與行違普共聚集詣彼三家問居士曰七家財寶盡入龍宮聞卿三人自相謂言家業財寶以法獲致不濫人物以何為證可得知不時三居士各

出十斤分爲六段將諸人民及七家亡失財主往至龍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猶如鑊湯龍王驚懼即遣龍女出金還歸報謝使還順法財者以理成辦終不爲水火盜賊所見侵欺非義財者枉濫人物得以非道便爲盜賊水火王者所奪彼七家者即是其義是故說家產非常也

欲見諸眞　樂聽講法　能捨慳垢　此之謂信

欲見諸眞者若有信心堅固往見賢聖造諸精舍塔寺禮覲高德法師問訊聽受樂聞講法如契經所說若有人著俗樂家無所之造者便有五關云何爲五於是其人樂以家里談論若至衆中便聞師教夫人執行應當賢聖默然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者衆人見訶於我無益復至衆爲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墮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一關也復次斯人意所愛欲者常在目前會至衆中聞諸法師說其滓穢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衆人見訶於我無益復至衆爲以

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墮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二闕也復次斯人知親遠行心常愛敬行至衆中便聞師教遠遊妙學知親企望離師離衆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者衆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爲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三闕也復次斯人知親爲衆擯棄行至衆中便聞師教誨責知親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樂衆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爲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四闕也復次斯人知親命終追慕悲哀不離食息行至衆中便聞師教身死神離當更受胎其人不信謂爲永滅其人心悔誓不至衆吾所好者其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衆爲以不至衆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五闕也是謂五闕不至大衆之

所致也是故說曰欲見諸眞樂聽講法也能捨慳垢者垢中深者慳嫉爲首染汚人心不至於道止人施心斷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設遇財寶終不貪欲計彼財物瓦石不異唯信於道不習顚倒是故說能捨慳垢此之謂信

信能渡河 其福難奪 能禁止盜 野沙門樂

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無礙如所說近行若遠遊爲人所誑前實艱難欺言無患斯信已涉路而進雖遇艱難通達無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問行人曰水爲深淺答曰齊踝而已執信而渡實如所言正使斯人戢信命終所生之處無違言者衆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說信能渡河也其福難奪者昔有一人犯於王法家產諸物盡沒於官王勑其人送汝家產財簿盡詣於官其人齋福德名簿送詣於官王問其人吾勑汝送家產財簿乃送福德簿耶其人報曰後身家產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產簿隨王所錄王聞斯語心開意悟息而不錄是故說其福難奪

也能禁止盜者昔舍衛城裏有一長者篤信三尊慈仁惠施包育衆生周諸窮乏時天暴雨雷電霹靂盜賊竊至劫掠財物長者尋覺語彼賊曰汝莫持去吾欲與沙門賊聞斯語眼則隨閻手使不舉賊帥相告尋退而去是故說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卷八 卅二）

沙門數至　智者所樂　及餘篤信　其間歡喜

沙門數至者見沙門者心開意解給施所須隨時問訊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沙門數至智者所樂也及餘篤信者比近村落見其造福皆佐歡喜普共修善是故說及餘篤信也其間歡喜者或從遠來躬自親奉同發歡喜出入行來觀其威儀禮節是故說曰其間歡喜也

若人懷憂　貪他衣食　彼人晝夜　不得定意

若人懷憂者昔佛未出世時爾時九十六種道普皆興盛如來出世衆邪自滅弟子翼從皆得供養外道異學內懷憎嫉發心如忌見人得利養者煩怨苦惱誹謗而行是謂外道生嫉心也或復有人於內法中雖復出家染

道不精勤於道外像持律内行不純見人得
利養者興嫉妒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獨
受福吾不得養猶二羅漢功齊行滿俱無增
減一人招致利養追身不離一人家家乞求
不自給足便自生念興相似疑吾獨何爲不
見供養彼獨何福恒受利養無垢道心猶尚
興想況於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
尊毀辱之不以憂感供養者不以加歡持心
如地亦無增減是故說若人懷憂貪他衣食
彼人晝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斷盡其根源彼人晝夜而獲其定
若人能斷者畏將來罪不生後世緣盡其根
萌無復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斷意根本所念
晝夜安隱定意不亂心之所念隨意即至是
故說若人能斷盡其根源彼人晝夜而獲其
定
無信不習好剥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無信不習者亦不親近亦不承事言談往返
設共從事者善法有減增諸不善如拙取水
者從高山求虛勞其功不獲致水正使掘地

得水揚泥不可任飲是故說無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冷不擾

賢夫習智者賢夫者謂佛弟子常當親近承事供養隨時瞻視不使有乏便獲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見慧身猶如有人渴愛於法晝夜思慮唇口焦爛追尋不捨猶水澄清冷而不濁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衆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廣及衆生不自為己穢濁結使已盡不生陰持入熱無復根本更受冷陰無復溫氣是故說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

信不染他　唯賢與仁　非好則遠　可好則學

信不染他者染者為沉重結使婬怒癡具足入骨徹髓如此染者常當遠離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習故是故說信不染他也唯賢與仁者以得仙道離世八業修清淨本己身無污復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是故說唯賢與仁也非好則遠者斯是弊

友遠之如捨厠如避惡狗奔逸暴牛如離惡
馬狂醉之象如避姦道賊冤是故說非好則
遠也可好則學者如此人等皆是賢聖奉律
之人可敬可貴天人所尊猶澄清水冷而且
甘猶人渴乏求毗沙門獲致財寶無所怨恨
猶人須華當詣園圃須珍寶者當詣大海是
故說可好則學也
無常欲愛　無放逸念　戒善學口　行信爲本

出曜經卷第八

音釋

賂魯故切贈也　諮則禁切謗毀也　牴典禮切觸也　爨取亂切炊也
鬻市緣切糶也　黔其廉切　氈毛達協切毛布也　企去智切舉踵也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

出曜經卷第九　　廣九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沙門品第十一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逮無量德

截流而渡者流（貴九）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法猶如江河諸流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彼修行人執智慧劒斷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經縛是故說截流而渡也無欲如梵者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暴露屍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為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是故說無欲如梵也知行已盡者無欲之人內外清淨練精其心無復塵垢是故說知行已盡也逮無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無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處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衆行具足功德無量施百須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

阿那含是故說逮無量德也
智者立行精勤果獲行人執緩轉更增塵
智者立行或時誦習精微入定坐禪誦經佐
助衆事執意勇健不懷怯弱晝夜孜孜不懷
懈倦是故說曰智者立行精勤果獲也行人
執緩者夫人出家要由精勤晝則經行夜則
禪定不能順從佛教佐助衆事禮拜塔廟方
更懈怠不勤三業遂隨凡夫不至究竟是故
說行人執緩也轉更增塵者凡夫人行不牢
固婬怒癡增已出家學受他信施不能思惟
道德方更虛論萬端行不眞正不誦習受是
故說轉更增塵也
夫行舒緩善之與惡梵行不淨不獲大果
夫行舒緩者人欲建行要當究竟所願畢果
終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遲不能究竟亦
復不能誦習有所成辦不坐禪誦經佐助衆
事是故說夫行舒緩也善之與惡者人欲習
行爲善爲惡要當建志必果所願意欲趣善
必成其善意欲趣惡必成其惡習垢多者結
使隨之習善多者結使尋滅或復苦行具諸

威儀勞形苦體暴露屍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卧寢荊棘斷穀服氣或食果蓏欲成所願是故說善之與惡也不淨梵行者或復持戒模貿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釋六天魔王復以戒福求作聖王典主四域是故說不淨梵行也不獲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脫果也最上最尊無與等者但受報果不受證果是故說不獲大果也譬如執管草執緩則傷手沙門不禁制獄録乃自賊猶如學術戰鬬相擊乘馬御車飛輪擲索廢橋馬蹈皆當了知復當

次學在家田業收拾藏舉望風燒野收刈苗穀知草剛軟剛者牢執緩則傷手柔者緩持無所傷損是故說譬如執管草執緩則傷手也沙門習行亦復如是習戒不牢違失禁法或修或捨若有學人先不學戒入定徑路分別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脫半皆由不隨善知識習近惡知識便生地獄中是故說沙門不禁制獄録乃自賊也

譬如枝管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泥洹路

譬如技管草者凡學之法當盡師術才技六藝盡當備具猶如戰鬪當有戰具安脚定心手執弓矢隨意所趣必果其心及獲家業收拾藏舉管草苞穀亦復如是是故說執牢不傷手沙門禁制戒漸近泥洹路也沙門持戒難動如山不可移轉不爲外邪所見沮壞已離惡知識與牢固善知識從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復是沙門禁戒滅盡泥洹也

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難曉難了者學道求佛難出家遇師難實爲難曉上法妙業賢聖所學是故說難曉難了沙門少智者少智人者不得爲沙門或處在居家染著非要不能捨離或同釜竈漏壞不完不能捨離或同牀褥穢漏不淨不能捨離設有一婦盲跛燋悴不能捨離是故佛說蠅困於蜘蛛網鳥困於羅象困剛鏁繫惡馬困於策學人觀此已能永捨居業捐棄妻息除去五欲永離八法便得爲道不著世累少智之者猶蠅投網鳥入羅裏求出甚難是故說沙門少智也多諸擾亂者或以道心無數百

千方便勸語前人使出家學不肯信用心如
鵝葉水不著汚不但勸出家亦復勸持八關
齋亦不信用不但勸八關齋彈指之頃使其
念善亦不信用況能捨家學道此事不然猶
如國主赦囚出獄牢繫罪人猒患獄者聞赦
尋出如避火災愚人樂獄戀慕不出如來出
現於世放大慈赦文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
縛著牢固之結漸當離彼生死其中智人有
目之士聞大慈赦音者即捨家業出家爲道
愚癡少福心不開悟染著世累不肯出家雖
聞赦音不入其心是故說多諸擾亂愚者致
苦

沙門爲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著黏
但隨思想走

沙門爲何行者修沙門法息意不起愚人起
惑謂爲沙門當趣何行於中息心不樂出家
是故說沙門爲何行也如意不自禁者當禁
制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入猶如收苗家
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鈎調象人心亦復如
是恒當將御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其便

是故說如意不自禁也步步數著黏者其中行人執意不牢猶如輕衣隨風東西亦如輕羽得風則移興念衆想流馳萬端爲三想所牽云何爲三一者欲想二者恚想三者慳嫉想是謂三想難御難制去無蹤跡來亦無形想爲心使求定難獲是故說步步數著黏（宋九）（五）但隨思想走也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比丘出家心恒著俗追念家業不修福事中間自念有變悔心何爲出家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鹿驚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猴猿彼心不定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失戒律進無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罪不至永寂是故說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會止同利難者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奢他鄉難素貧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嫉設得好醜勿生是非是故說會止同利難也艱難不過有者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佛告比丘

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已來經無數世涉苦無量是故說艱難不過有

袈裟被肩　爲惡不捐　惡惡行者　斯墮惡道

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學道外被袈裟內行不純昔有衆多比丘居在山藪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無量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譚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山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興欲想欲制止之即現天身而說頌曰

畏死而懷懼　假名爲沙門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長尾

爾時衆多比丘聞天說偈瞋恚隆盛尋報天曰我等是沒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

吾不稱姓字　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
吾故說此人

是故說袈裟被肩也爲惡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惡法貪欲無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

具縱恣自由不自收攝是故說為惡不捐惡
惡行者晝夜為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
經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
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袈裟不自禁
制是故說惡惡行也斯墮惡道者以惡自纏
不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斯墮惡
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纏樹枯　斯作自為身
為恚火所燒

至竟犯戒人者無毫釐戒存在心懷亦無清
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吾不見調
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
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
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
觀彼人身頗有淨處屎溺不汙吾欲捉而挽
出遍觀其人無處不汙無毫釐淨處至竟犯
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至竟犯戒人也葛藤
纏樹枯者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為葛藤
所纏凋落枯死是故說葛藤纏樹枯也斯作
自為身者自招其禍以自剋伐為眾所嫉不

歎其德是故說斯作自為身為恚火所燒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叉天忿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卧深草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恚毒熾盛身體浮腫毋三觸身身壞自終是故說為恚火所燒也

所謂長老　不以耆年　形熟髮白　戇愚而已　所謂長老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不知法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象雖為年至戇愚而已可謂食年非智慧年不誦契經律阿毗曇不觀三業徒自受苦是故說所謂長老不以年耆也形熟髮白戇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羅王所為王所詰無言可對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作善業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形熟髮白戇愚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遠清潔　是謂長老謂捨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謂為福入地獄畜

生是謂爲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源不種當來有是故說謂捨罪福也淨修梵行者賢聖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處盡苦源底是故說淨修梵行明遠清潔者彼長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無外遠近敬附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門瞿曇誇世自稱謂爲第一獨步無侶王可造沙門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無上等正覺道耶若彼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以此言報之不蘭迦葉等少出家學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已來日淺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乎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誡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覺道耶佛報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覺不蘭六師等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無上道況瞿曇少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一十九出家求道誇世自稱成無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最不可輕何謂爲四一者毒蛇瞋恚興盛口

吐毒火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是謂一不可輕二者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萬物是謂二不可輕三者比丘年雖盛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無常權慧化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四者王子雖小亦不可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無不從命是謂大王四不可輕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誡歡喜踊躍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故說明遠清潔是謂長老也

廣九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者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日爾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飯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有無量衆生在家窮乏晝夜救命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為道既為沙門不能纂修法教誦契經律阿毗曇亦

復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受人信施論不要事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理家業乏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故出爲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爾時如來便說此偈

世稱卿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雖似沙門
如鶴伺於魚

佛告比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爾報應一至億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來承如來教諸有鈍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禍是故說所謂沙門非必除髮也妄語貪取有欲如凡者汝等比丘與惡智相應永離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爲沙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如來復說此偈

如離實不離　袈裟除不除　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　重雲而無雨　苗茂不獲果
比丘離比丘　如畫燈無光

是故說妄語貪取有欲如凡所謂沙門恢廓弘道息心滅意應斷結不興所謂沙門者昔有愚人志性遊蕩不別是非

好惡見數十人舁死者出城復值衆人以香華散於死屍時彼愚人還家寢卧先有鬱金華裹懸於屋棟繩解華散墮於愚人上愚人舉聲喚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舁我捐棄家人問曰汝云何爲死報曰汝不見華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華散身上謂以爲死所謂死者無出入息身如枯木風去火棄神識斷去身體剛彊無所復任如斯比者乃謂爲死汝雖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衆亦復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眞實比丘者威儀具足見小隙畏懼況於大者衆行不闕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羅漢道具足威儀戒律如此之比乃謂沙門汝等剃除鬚髮外被袈裟內懷姦宄所謂沙門恢廓弘道也息心滅意麤結不興者諸弊惡法已盡已滅更不復興麤者謂結中根本根本已除則無枝葉是故說息心滅意麤結不興也謂能捨惡是謂沙門梵志除惡沙門執行自除已垢可謂爲道謂能捨惡是謂沙門者已息諸惡如契經所

說佛告比丘如人稱卿皆云沙門沙門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門沙門佛告比丘若應爾者當執沙門若為梵志當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門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門梵志其行清淨意欲所願必如所念云何為沙門梵志法所謂沙門梵志法身行清淨或復作是念我所作已辦已成口意亦復如是便得養壽是謂修沙門梵志法梵志除惡沙門執行梵志修行恒以貢高為首自恃技術自相謂曰吾等婆羅門從梵口生刹利種者從梵天臍生毗奢種者從梵天脇生輸陀羅種者從梵天脚生以梵為父貢高誇說自謂第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梵志法者其實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淨除不善法令諸梵志為身招禍畜妻養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純反更稱說吾從梵天口生是故說梵志除惡沙門執行也自除已垢可謂為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已垢諸惡不善法永盡無餘遊戲於賢聖八品道是故說自除已垢可謂為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

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如此纏結染汙人心盡當捨離修清淨行或有梵志興邪見意謂爲內無塵垢病由外來或入江水或入三華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縛著世尊說曰夫人習行至竟清淨除塵垢者當執（廣九）無上等智能去其垢（十二）何以故身外塵垢爲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華熏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熏終以戒香莫不聞者是故說曰自除已垢可謂爲道

道品第十二

八直最正道　四諦爲法迹　是道名無爲
以燈滅愛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爲正直四諦爲義處爲四爲緣果爲四以聚故爲四若義故爲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無集記集則無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爲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爲五若以聚爲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無色界

爲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果義名爲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迹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集興二論亦無苦亦無集欲制此一論故（廣九）（十二）有苦有集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無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無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緣色無色行緣盡集已興出生相欲界行盡色無色行盡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無色行對盡盡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說名爲四諦如慧所觀者知有累無累念知出要是故說四諦爲法迹是道名無爲者安隱泥洹滅盡無爲盡捨諸苦是故說是道名無爲以燈滅愛冥者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無色有彼牢固愛縛著愛主生亂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是故說以燈滅愛冥

慧離諸淵　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　是爲慧見
慧離諸淵者非圖一類淵有若干或言風塵
或言深水塵者汙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
視不明衣裳垢坋上蔽日月使無精光妨人
遠視眞僞不別時龍王慈愍世愚惑欲使離
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淹塵滅霧曜然大明
是故說慧離諸淵如風却雲也彼執行人專
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癡想
此三想者亦不爲塵土生亂念敗壞智慧不
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覩四諦垢染法身使不
清明能制此意不興諸想是故說曰已滅思
想是爲慧見
智爲世長　恢樂無爲　知受正教　生老死盡
智爲世長者爲最爲上爲微爲妙亦名三義
云何爲三一爲事義二爲見義三爲緣義亦
名眼義首義道義覺義賢聖出要義以此普
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
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入入一陰入一
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陰者
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

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是故說智為世長也悅樂無為者乘此智慧遠離生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是故說悅樂無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盡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無生者何有苦哉猶如導的衆箭競射是身如是衆苦染著是故說知受正教生老死盡也

道為八直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明眼二足尊

道為八直妙者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糧以為淨行或臥灰糞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踐形體不覆或卧棘刺拔石漱流或辮髮為衣或觀樹葉習筭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謂為成道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衆道賢聖八品道為最為上是故說道為八直妙也聖諦四句上者猶衆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梟鴟鵂或事麞鹿雞狗蛇蚖

謂爲眞實得至滅度無爲無作得至泥洹至解脫門永離憂惱世尊說曰此非眞道非至要處眞實諦者四諦是也得至無爲滅盡之處是故說聖諦四句上也無欲法之最者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也一爲佛二爲法三爲衆所謂法者有爲法無爲法愛盡無欲滅盡泥洹眞實法者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無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諸有衆生無足二足四足及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覩見　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常者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斷石見火暎現已滅是故說一切行無常也如慧所觀見者知之穢漏非眞非實爲磨滅法皆歸滅盡是故說如慧所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猒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常念修持無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

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衆行苦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衆行苦者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
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數變易苦若
在無色界受行爲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
一切爲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衆
苦之中是故說一切衆行苦也如慧之所見
若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
琊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
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猒患不與
同處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
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
也

一切衆行空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衆行空者衆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
住生生即滅流逝不停我空無我空性自爾
亦非不爾是故說一切衆行空也如慧之所
見者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

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衆行起者滅者無所罣礙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從初積行乃至成道其間涉苦不自覺知爲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賢聖相值長夜染著五盛陰身今乃自覺知爲非眞如我今日觀此五盛陰衆苦集湊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滅其迹至竟清淨而無瑕穢盡苦源本今得清淨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行無我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我者無欲無作故一切法無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無我不自由故一切法無我是故說一切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者慧之所鑒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見形無所罣礙此亦如是以慧觀察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爲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實觀之便

生猒患能離解脫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無常苦空無我永盡無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諦所録苦未知智斷是故說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　愛箭爲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者或有衆生懈怠慢惰自相謂言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執道內我形中循如契經所說有異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解我狐疑滯

此爲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懈怠慢惰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盡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卿　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爲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滅一切衆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被衆生梵志當知不究

病根錯投其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此亦如是已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已結使此義不然猶如梵志良師達鑒審病根源隨病所生而投其藥便得瘳愈終無錯繆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源而投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大悲廣被衆生何須勞苦躬自行道爲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慈一切自當爲我演說道教何故不獨與我除去結使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說吾已說道也

愛箭爲射者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先學方藥審病根源毫釐不失然後投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已結使永盡無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一一分別乃投道藥永無塵翳以無上利箭射彼結使是故說愛箭爲射

（演九）也宜以自勗者演道之人爲人說道直趣一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道者無形無爲無作安隱滅盡泥洹出言如教亦無虛妄猶如父愛子隨時贍養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食（十九）

彼諸子諸子放逸不從父教貪著五欲不從正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衆生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法衆生不肯承受是故說宜以自勗受如來言也

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說安詳終不卒暴所暢法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聞何法輒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是故說吾已說道除愛固刺者愛之爲病墜入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拔御以止觀不興愛心猶如毒箭入人胷腋不可得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不可得拔是故說除愛固刺也宜以自勗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無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是故說宜以自勗也受如來言者如來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遠衆德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說受如來言也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衆苦此能壞魔兵

是道無有餘者長阿含契經說七佛如來等

正覺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慧遺腹兒息毗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人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要言之侍者名無憂集說戒時忍辱羞第一廣說如契經試棄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七萬歲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毗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廣說如契經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侍者名佛提集說戒時譬如蜂採華廣說如契經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亦不觸嬈彼廣說如契經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等覩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經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百歲生刹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

集說戒時護口爲第一廣說如契經爾時世尊說七佛根源七世父母名號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法亦當異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於大衆（廿一 慶九）而說斯偈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衆苦
此乃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悟將諸翼從壞破結聚豎解脫幢擊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無復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無起滅無復往還是故說是道無有餘見諦之所淨也趣向滅衆苦者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是故說趣向滅衆苦也此能壞魔兵者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染著人者於中求便永斷無餘滅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打剥重剥越魔局界

入色無色界是故說此能壞魔兵也
唯是更無過　一趣如淵流　如能仁入定
在衆數演道
唯是更無過者直至無爲徑趣泥洹越過生
死中不退還住生死岸顧召衆生欲與同歸
已得至彼更不還轉是故說唯是更無過也
一趣如淵流者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徹億百
千衆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亦無飢渴之想
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此亦如是依賢聖道
億百千衆生飢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
切永無飢渴想兼除結使終無熱惱去不善
行更不復生是故說一趣如淵流如能仁入
定者釋迦文佛如來至眞等正覺係意入定
有四事因緣云何爲四一者於現在法而自
娛樂二者遊戲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
亂四者勸進必至究竟是故說如能仁入定
也在衆數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錯其衆救拔
生死安處無爲沐浴清淨不染塵垢永離輪
轉不興八法亦復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說在
衆數演道也

一入見生死　道爲得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一入見生死者誰能覺知生死源本維衛世
尊本履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源本後與弟
子演說微妙法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
道乃能覺知是故說一入見生死也道爲得
祐助者菩薩處衆起大慈悲愍一切衆生如
母愛子演深道令得解脫是故說道爲得祐
助也此道度當度者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
聞盡以此道度愛欲海是故說道爲得祐助
也此道度當度者當來諸佛世尊如彌勒比
度不可計阿僧祇衆生是故說此道度當度
也截流至彼岸者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眞
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衆生是故說截流
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淨　已盡生死本　廣九　辯才無數界　廿二
佛說是得道
究竟道清淨者究竟有二義一名事究竟二
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辦必然不疑定
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

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翳是故說究竟道清淨也已盡生死本者人有生必分當有死老亦由生衆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是故說已盡生死本也辯才無數界者如來神德適化無方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剎土觀察衆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眞行者不修正眞行者如來皆悉知之是故說辯才無數界也佛說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衆生世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剎土是衆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衆生世誰能分別了知衆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眞乃能知爾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觀衆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別是故說佛說是得道也

駛流注于海　瀡水羨疾滿㲉故爲智說道

可趣服甘露
駛流注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牛口流幸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達泉從象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達泉從馬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為師範外道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遥三稱揚恒伽恒伽恒伽名者雖住百由旬外一切衆惡盡如蛇脫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衆穢是故說曰駛流注于海也瀋水羨疾滿者以至于海晝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焦炭山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山如是漸漸還至本源晝夜流逝周而復始海亦不滿流亦不停是故說瀋水羨疾滿也故為智說道者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滅盡處已得至彼無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無有飢寒勤苦盡離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說故為智說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具成辦海業皆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說

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聞法輪　轉爲哀衆生　於是奉事者
化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羅柰國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梨
因彼名故故名婆羅柰國仙人鹿野苑者諸
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皆遊學彼國淳善之
人非凡夫所住時彼國王出野遊獵值羣鹿
千頭悉入網裹王布步兵圍繞一市羣鹿驚
懼有失聲搪揆於涼或有伏地自隱形者釋
迦文佛昔爲菩薩時生彼羣鹿中爲衆導首
告諸羣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
王求哀必得濟命各令無他時鹿王即向人
王下膝求哀王遥見之勑諸左右各勿舉手
傷害此鹿鹿復舉聲跪向王曰今觀王意欲
殺千鹿一日供廚今且盛熱肉叵久停願王
哀愍日殺一鹿以供廚宰不煩王使鹿自當
往詣廚受死肉供不斷鹿得增多王問鹿曰
汝在羣鹿中最爲長大耶答曰如是最爲長
大王復問鹿汝審實不答曰審實王即捨鹿
攝陣入城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

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娠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鳴嘆呼輒就菩薩自陳啓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恕聽在後次分娠適訖自當詣厨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答曰主不見聽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薩

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誡勑汝等各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爲辭訴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止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爲愍彼胎子未應死爾吾今當代濟彼胎命菩薩所念羣鹿跪（廿九）向菩薩各各自陳（廿六）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無所畏忌王遂意盛捨而詣厨羣鹿追逐隨到王宮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先見鹿王分明識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

王爲可殺不王聞斯語自投牀下諸臣水灑扶令還坐王勑諸臣速將鹿王來吾欲見之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爲來鹿白王曰千鹿孚乳遂成大羣日有增多無有減少復向人王說鹿根源王自懇責自怨不及吾爲畜獸不別眞僞枉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即遣鹿王將諸羣鹿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悬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是故說前未聞法輪也轉爲哀衆生者最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萬天人反覆說四諦眞如法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若魔天所能轉者是故說轉爲哀衆生也於是奉事者諸天世人所見恭敬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廿七）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問曰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餘處說耶答曰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衆知自在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佉頻闍羅鳥勤精梵行昔有（賛九）

三獸處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獼猴三者佉頻闍羅鳥象語二獸我等三獸不相敬待各無禮節今當推讓誰應者舊推為上首時有大樹高而且廣陰五百車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象言吾食其標獼猴言應推我為年耆象即舉獼猴負於脊上佉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於此大便處即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獼猴復負脊上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設得飲食推讓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四面雲集問其源由三獸自陳昔所經歷象雖形大年幼處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人民感獸各生善心鳥獸猶然況我人乎共相勸勵上人相事舉國人民孝敬者衆自可有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證成其道果惟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說於是奉事者也化之度三有者興敬衆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誰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爾次有聲聞弟子承佛威神得度

三有是故說化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爲正斷
三念可念善者隨時興念食息不廢常當念
善具衆德本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源
盡有漏成無漏是故說三念可念善也三念
當離惡者已離惡念獲何功德答曰不爲心
垢所染汙除諸結使染著亦不爲彼結使所
使是故說三念當離惡也從念而有行者有
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四禪除弊惡心諸
不善法日進其行終不退轉是故說從念而
有行也滅之爲正斷者以斷智慧智以此滅
之云何爲滅或爲亂想抑制善心不隨行三
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猶如風塵卒
起覆蔽日月不觀光明龍降甘雨隨時淹塵
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雨滅心
塵垢曜然大悟無復微翳賢聖道果皆悉露
現是故說滅之爲正斷也
三觀爲轉念　逮獲無上道　得三除二窟
無量修念待

三觀爲轉念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問曰爾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薩苦行六年勤勞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時歌笑妓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復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宮人采女爾時便生恚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陀難陀波羅二女以酥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想愛想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給使我不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爾時菩薩便興恚想亦興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爾時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損亦損他人二事俱損自損者諸善功德盡捨而去是謂自損云何損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衆德有闕是謂損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獃患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勞怨水棄亂

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是故說三觀爲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云何爲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答曰志求出要無欲想無恚想是故說三觀爲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菩薩坐樹王下發三十四意成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上三千大千刹土蜎飛蠕動之類於中最上無有過者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爲一忽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不下無形不可覩非眼識所攝所以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唯有轉輪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能見爾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即覺即知是故說逮獲無上道也得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禪入清淨定不興想著結使寂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四專一除結是故說得三除三窟也無量修念待者住初禪地思惟念待或於四禪（三十六九）攝內外法亦有念待初禪內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然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爲火所燒二禪內有不定想喜受似水外有不定想爲水所漬第三禪內有不定想由風有出

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第四禪中內無不定想不為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內不定想無量者於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衆行是故說無量修念待也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已定攝外亂

能除三有垢者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名曰衆垢之室衆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出過三界是故說能除三有垢也攝定用縛意者不使麤麤心遊逸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難沮壞是故說攝定用縛意也智慧禪定力者以智慧利戟無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源本是故說智慧禪定力也已定攝外亂者已身入定能攝外人是故說已定攝外亂也（廣九冊一）

積善得善行　處處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修道甘露果

積善得善行者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為妙二禪所行三禪為妙三禪所

行四禪為妙是故說稱善得善行也處處得名譽者如彼畫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處處得名譽也逮賢聖八品者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無為無作是故說逮賢聖八品也修道甘露法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無上安隱之處服食甘露無終無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說修行甘露果也

出曜經卷第九

音釋

黏尼占切著也　簁所綺切簁簁林簁也　篆作管切綜集也　垽古八切垢也　墮之尹切射的也　辮平免切交也　梟鴟梟古堯切不孝鴟鵂即鳥也　鴟尺之切鵂鳴也　勩于玉切勉也　灡乎袁切米汁也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

出曜經卷第十　廣十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利養品第十三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後意轉轉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染著世利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世尊告調達

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是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恐有勝己耽在不如調達即捨如來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為我說神足之道

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復用學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習無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之道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即便捨去至大目揵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子神德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願為我說神足道我聞此已奉而修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目連語比丘曰止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為吾聞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復當精修四禪爾乃得神足道爾調達聞已即興恚怒此目連者自誇神足無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彼便無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爾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衆德具足大慈四等無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達

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當善修行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語阿難曰吾闇鈍善解神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麤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麤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牀從牀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入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出西沒西出東沒四方皆爾或分身無數還合為一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過無所罣礙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華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啼見嬰兒能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終日亂弄無有猒足或嗚欷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能作無數變化時阿闍世日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爾時衆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共

相率合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剋獲竹蘆亦復如是駈驢坐妊二命俱喪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佛告比丘今當爲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羣鷲遊在深山各各孚乳鷲告其鵰曰汝若學飛懸在虛空見地如槃愼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隨藍風傷害於汝頭腦肢節各在異處時鵰兒不隨父母教誡飛越過量爲風所吹喪命肢節異處汝等比丘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羣龜告語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爲五分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某處共相娛樂便爲獵者所獲或有安隱還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爲從何來不至彼處

手子報父母我等當相將至彼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線而追我後龜語其子此線追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線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如蠱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已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已自陷罪復陷他人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復引喻來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飼豬時官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與此意羨彼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逼節會新歲垂至家家縛豬投於鑊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愆為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調達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養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

時世尊處在大衆而說斯偈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然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駏驉坐妊死者猶如駏驉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喪身是故說駏驉坐妊死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姦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衆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鬪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衆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

也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乎地
如是貪無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為已招
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
不至究竟是故說如是貪無利也當知從癡
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
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受
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為此害賢者
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是
故說愚為此害賢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
比丘通出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
是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是故說首
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鑒善法內自興嫉外
望供養欲使四部衆隨時致敬是故說愚人
貪利養求望名譽稱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
一億居士倚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

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或時在衆虛譚萬端欲現己智獨望尊貴餘者處卑內懷希望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萬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斬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爲恚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也在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嫉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設欲住者恒乏利養是故說在家自興嫉也常念他供養者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各在道撿行出人表當令蛸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嫉妒如失寶藏（復十）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七）勿倚此養爲家捨罪此非至意用用何益勿倚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恩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

慢惰漸墜乎罪是故說勿倚此養也為家捨罪者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是故說為家捨罪也此非至意者捐棄惡緣修無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為己是故說此非至意也用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彊記辯才捷疾智慧無量不欲聞人稱譽己德是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為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扶利養泥洹趣不同

愚為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己行不均在衆人中獨尊獨貴興致禮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說愚為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忠直之人猒患利養戒聞施慧衆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慶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欲慢日用增也異哉扶利養者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

滅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是故說異哉扶利養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泥洹趣不同也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眞佛子　（十八）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爲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墜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者也比丘眞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云何名爲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如斯四種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衆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眞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爲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

不得稱爲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是故說比丘眞佛子也不樂著利養者何以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根人當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方便至無礙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無願無相空定是故說不樂著利養也閑居却亂意者常當五閑靜法一爲喜喜已所得二爲安安止衆生三爲自守守行不失四爲念念定不亂五爲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衆亂之源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故說閑居却亂意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爲身命二智慧

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無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育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已所謂省已者戒聞施慧是為妙法若在第一義便遠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知計數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入聞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裸形露體者外道異學尼乾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衆裸形遊世者與彼畜獸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一為臭穢二為難近三為饒蝨四為饒蠅五為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士被僧伽黎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被飲食者已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

食耶答曰所謂衣被者泥洹僧僧竭支安陀衛鬱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蒲萄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本有五粺粟麨麥麨麥頭麨正根本食者秔米為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比丘勑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飲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當麤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問比丘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內興恚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請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煞蔬豆食之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答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食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比丘答曰如笮蔔華　出油用膏車　臭腊膏致遠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形得行道苦酒蔬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慚愧無顏仰瞻我之所為極

爲可耻乃興惡意觸嬈賢聖猶如愚人不自顧慮使自興意投須彌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狹小意量度賢聖王復思惟夫修行人不自爲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復不望現身受報令身施好後獲好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智者當清淨施莫懷望想是故說衣被飲食也

不自望利不諂於人不依他活守己法行不自望利者昔諸比丘初學日淺貪著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惡麤弊不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慼漸興權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毗曇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觀宿緣皆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相爲譬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意起憎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無所差違莫爲邪意常當遠離昔罽賓國拘秀那羅村時有

一人好事諂僞姦者彼有塔寺名婆槃那有一比丘恒給衆僧清淨水此比丘欲現權詐佯如姦究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納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地謂諸道士爲從何來而至貧家爲從蓮華池來爲從他方世界爲從神仙山來意甚愛敬即請諸比丘願明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來者正爲君一人爾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爾許人無有過者即入家內勑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賢士竟爲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彼衆中上座入語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飲食諸饌及以果蓏一時齋來吾當呪願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蓏前受呪願復以酥麨蜜和麨別貢上

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必獲其福比丘受食呪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數種蒲萄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不審尊者上座爲須何漿道人報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淳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爾檀越聞已甚怪所以咄咄禍災乃置此變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通羅漢清徹今觀其蹤正是大賊檀越粟語道人自少已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即以奢勒粟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爲我酤來檀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爲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鞮道士有何道心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鞮道人吾先不諳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爲汝所誑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悟卿一人爾汝前後已來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時

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今此大衆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衆之中四果備足四雙八輩乎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寶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遭羅漢者當詣大衆檀越明聽更說一譬開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輒化為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永無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無遠慮遭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然為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草名遮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鎮厭者食彼藥草即還復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噉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

爲驢即詣南山以次斂草還復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日可果所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眞人羅漢者當從大衆索之以次供養必值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次當明聽昔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彌親佛姨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衆何爲獨向我耶吾亦是大衆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衆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衆不自專已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內婆槃那寺主給施衆僧水者不乎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姦僞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廣十）若欲設福當詣大衆所求果報如願剋獲時彼比丘即說頌曰（十五）

毒蛇擎持頸　被服虎斑文　行如鶴伺魚
閉塞寂無聲　內無四等心　欺詐於主人
是故離諛諂　以具練精神　如來廣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養　由有賢聖道
施者忘慳貪　盡心事三寶　是以離欺詐
以法成其性
爾時檀越即從座起五體投地敬禮聖衆願
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雖言父母尊長
猶不能導引眞要遭蒙聖恩永除心垢自今
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少盡當詣衆不敢自
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爲我師當以四事
供養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是故說不
諂於人也不依他活者昔調達比丘將五百
比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
意此五百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無功德
不足爲貴要當己身備具衆法自致供養乃
可爲貴是故說不依他活也守己法行者法
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受教設沙
門白衣以己內教授息心念常精勤不失法
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己法行也
自得不恃　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　不至正定
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爲而不
見其爲自不恃德陵彼無德調達門徒已實

無德虛受信施皆興願求獨尊無等是故說自得不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歎名譽一人不說逐出衆外正說無德彊說有德是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已則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無他異念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衆善普集闡揚幽玄以爲營命非但衣被飲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息心自省也如鼠藏穴者夫穴處之蟲深則牢固無所畏懼不爲惡人弊虫蛾所見侵害不爲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者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

習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險難
遂增難苦無毫釐之善是故說曰夫欲安命
也息心自省者食知止足不廣慾慇設欲得
衣被飲食牀卧具終無榮冀是故說曰趣得
知止也念修一法者云何為一法所謂一法
者於諸善法而悉知足是故說曰念修一法
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　清潔勿怠
約利約可者謹慎其行不為流邪所屈設得
利養先勸施大衆然後自受當為四部弟子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為國王大臣
一億居士豪富長者日夜諮受恒以推讓為
先然後自表是故說曰約利約可也奉戒思
惟者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行來不失威
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是故說曰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者諸有智人志崇高顯恥不上及
見有執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
歎舉其名德是故說曰為慧所稱也清潔勿

怠者晝夜精勤坐臥經行不失本業清旦至暮暮徑達曉思惟止觀食息不廢是故說曰清潔勿怠也

比丘三達　解脫無漏　寡智數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利根高德無疑解脫棄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諸漏已盡是謂二明得神通是謂三明復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是故說曰比丘三明也解脫無漏者彼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一為結使死二為陰死三為至竟死四為自在天死是謂四死三達比丘永降二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結使魔二者天魔是故說解脫無漏也寡智數識者已身智慧廣普無涯然不與人間周旋不與知識往返唯有智者乃能分別是故說寡智數識也智者憶念者為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自在無所罣礙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喜惠施

顏貌端正面如桃華生豪族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色神志了朗聰明智慧高才博學無事不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是故說其於飲食從人得利也而有惡法從供養嫉者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互相法則從一人得供養後人効之復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反更恭奉以眞爲僞以僞爲眞轉相是非共興誹謗我智慧才技出過於人汝所知淺各伺其便枉殺良善死者無限令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人在世縱逸是故說而有惡法從供養嫉也

多集知識　彊服法衣　但望飲食　牀卧之具多集知識彊服法衣者或巧僞之人著補納衣外佯不密內共同情人間同處安行法步目不離前是故說多集知識彊服法衣也但望飲食牀卧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見者皆興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華敷開見日鮮明心意哀愍不能去離然彼人雖被納衣心如豺狼如狸伺鼠無戒受施不惟道德

欺惑世人不以經戒衆生奔趣如岸崩頹猶渴須飲躶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爲良祐福田不復是過是故說但望飲食牀卧之具也

當知是過　養爲大畏　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養爲大畏者利養爲病入骨徹髓要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畏終已無安若處人間多諸危害欲自防護復無善助住則畏死去則畏賊是故說當知是過養爲大畏也寡取無憂比丘釋意者或有族姓男女執信牢固捐捨妻息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衆生得食麤細呪願施家緣是蒙祐盡得度脫然少於知識不廣周旋捷疾辯才應適無方復爲天龍鬼神八部之衆所見尊待來聽正法受三自歸無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故說寡取無憂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摶食　夫立食爲先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一切衆生有形之類依食得

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貪故傷害衆生數千萬衆復有衆生心無慳恪於諸飲食不大悭惜所以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飲食知足取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搏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搏食爲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是故說孰能不搏食也夫立食爲先者彼修行人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爲從何去一一分別由食成果是故說夫立食爲先也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隱處獨樂閑靜麒麟戴一獨無伴侶各佛隻居亦無從衆所以不樂貪在世者見機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濫於源設無對者則我無患是以聖人教人閑居不處憒閙則無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創已而後創人　擊人得擊　是不得除嫉先創已者猶如有人沒在於泥不能得濟拔彼厄難已不得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創已也而後創人者已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創

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唾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無形爲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形質何爲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互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者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爲己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出曜經卷第十

音釋

㲋色角切呪也　駏驉上巨虛切下許切驢屬名也　蟲狐盤姑五切盤狐媚狐也　蝨色櫛切　蟣渠豈切　緁子例切黍也　麰古猛切麥麩芳無切麥皮也　蘦郎力切野豆也　笮側駕切壓也　齎戟西切持華是都黎切

出曜經卷第十一　　內一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忿怒品第十四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彌瞿師園中爾時彼村衆多比丘好喜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衆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已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已身摧破大衆不

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爲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匄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無學彈琴鼓瑟音樂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匄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傑賤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月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衆圍我數帀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爲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衆及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取死復用活爲爾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

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衆圍遶數匝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爲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遶數重寢好幃帳飲洗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恐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已兵衆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請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壞墮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瞋

恚興盛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劒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爲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即於市上斬爲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爲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偷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民衆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匄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梵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嶮

難無人之處不案正路不附兵衆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息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劒擬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勑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劒息忌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爲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劒左攝吾髻以刀擬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殷勤教勑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

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劒擬王頸項退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雖貴信義慎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劒耳今原前愆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爾乃却殺復有說者當以火炙箭射之異口論者不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群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爾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爲拘薩羅國王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

不造怨讎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爲是宜不於彼衆中鬪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暫屈威神至彼比丘衆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爾時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精舍復集聖衆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强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
先自漏罪者或有衆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
不能禁制是故說先自漏罪也然後害人者
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
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惡念不得思惟道德
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比丘興惡者復以倡
報之
多結怨讎　禍患流溢　實無過隙　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

搏撮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爲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絶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終不爲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爲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遥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翮於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害人得害者衆生處世志趣不同已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便自害是故說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衆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强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之便報其重怨思惟校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通心未圓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鍼筒鑰牡沙門六物至今

不還但忍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爲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罵人得罵者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爲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爲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無恒或有惡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闇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醼人欲之道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是故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　復結怨爲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佩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爲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慼爾乃名

爲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衆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爲已汝等諸人雖言爲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汙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

卧消其半命多危險受四大身如蛇蠆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更興起慢嫉覆凡夫行是故說曰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爲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爲人不能練精進行禪寂役神方便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寤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爲也

人相謗毀　自古至今　既毀多言　又毀訥詞亦毀中和　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調達往
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白佛
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
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
部之衆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
時供養四事不乏爾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
內一　九
所啓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猶尚不付
授衆僧況汝嗽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衆耶
爾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
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
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衆生不
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座起
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僞辭誑惑於俗勸
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
言之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而爲說
法爾時調達告已弟子曰汝等聽瞿曇所說
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一深經好
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衆
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愼勿興意壞
亂聖衆復備受報其痛難忍爾時調達執意

牢固不改其行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自觀爲菩薩身復有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則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衆者己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麤獷語辭與恚與弟子論如怨讎於弟子瞋恚不壞侍徒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衆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與恚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衆如今無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衆定無有疑如來即從座起捨衆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衆僧一者如來自前不得壞亂衆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衆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爲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衆僧四者比丘不競利

若不得壞亂衆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衆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衆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衆僧如來即捨而去調達在後與衆說法若有衆生事我爲尊承受教戒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爲五一盡形壽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坐五盡形壽不得護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座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在面弟子名曰鞞荼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波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爲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衆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爾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爾時調達像如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眷痛小欲安睡

卿等二人與聖衆說法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强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詎有言語聲現外穢氣遠徹爾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卧經行踊沒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爾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座尊者舍利弗告衆會人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足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觀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爲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衆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爲衆生良祐福田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眞正捨實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衆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座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蹋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爲恥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爾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慼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

乃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　牛馬財失　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
亡國失土猶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
土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
內二　十二
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
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
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
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
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
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若人罵我　勝我不勝　快意從者　怨終不息
若人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
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
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
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
思惟者逐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
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
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以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有雖得爲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爲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爲首聽彼已報鬪[illegible]報如是之比怨衆終不息强名忍辱亦名爲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衆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味義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爲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

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爲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爲親友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者不得名爲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鬧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啓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任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賊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宮殿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粮食出見敵國鄰王而告

之曰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
德食足支命衣足盡形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爲主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麤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痛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興兵衆　欲來傷害吾　是身爲朽器
時殺勿枉衆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
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鎧
摧破我兵衆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爲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衆歸還本國宮
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
不造惡也　內一　十五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劒所擬必有傷損遇毒毒治
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
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頃聞火之熏性

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雖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爲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苦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爲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嬈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不得善友寧獨守善不與愚偕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行必遇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鬪訟行惡爲業是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偕者設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憒亂設聞鬪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善不與愚偕也

樂戒學行 奚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自嬰珞身爾時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諫喻止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座起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衆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奚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喜鬪訟各相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拘苦鞞比丘在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爾時有一象王離諸群衆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群多縱逸蹈蹋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爾時世尊見彼象心中所念便於大衆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衆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衆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尊是故說一象於象衆也六牙而備具者牙者象之威怒自瓔珞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

來見彼拘苦蝡比丘自生猒患象者患猒群衆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惟念品第十五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案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廿露門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知息温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反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精舍或坐牀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

遥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入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攻攻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案如佛所說者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爲後生未開寤者衆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說案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坐卧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翳在衆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衆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爲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卧不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終日學

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臥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眞金永無微翳是故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誓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爲最　息心常一意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利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爲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六更以爲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

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觀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自知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然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淨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爲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由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

誰能覺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寐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衆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爾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反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有意故欲陳我情爲可爾不時道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婬欲偏多晝夜役嬈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須陀洹法禮應爾耶後果如所言夫

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爲須陀洹道爲應爾耶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內一)何由復共(廿一)往反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潔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踈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於衆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抱瓶翫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虫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荅曰我寧取死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

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爾
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
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
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
從小徑惺悟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
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
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
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
者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
奸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衆
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
路有一難猶尚叵過況復多險即自建意晝
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
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然欲得遠離求無爲
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當今應是念　都合生死棄
爲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群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爲眠　眠者誰爲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爲眠　我眠我爲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爲眠　云何眠爲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爲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寐法　我爲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爲眠我眠我爲覺我知我分別知欲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爲眠　善哉眠爲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今諸賈客得度嶮路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不果清淨無瑕不行放逸身著精進衣心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合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剥重剥打重打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合生死棄也爲能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地不處中般泥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故說爲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爲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爲難遇具足諸
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
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
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廿一）一意聽微
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者
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衆前後圍遶而
爲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衆眠寐睡徹於上
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
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衆汝何不觀如來妙
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
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爲賢者覺比
丘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
爲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蔓蓕著睡諸天扶
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踰三善根苗無常熾
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
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衆變
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
之爲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萬邪不

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爲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衆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債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營營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忘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內一 廿五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慢墮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貧樂意欲寂靜澹怕無爲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爲漏義答曰住義爲漏義漬爲漏義滴爲漏義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住爲漏義者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

無色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爲漏義云何漬爲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爲漏義也滴爲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毋人慈湩自然流溢是名滴爲漏義也增上爲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者猶如人爲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爲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

息金銀珍寶硨磲碼碯水精瑠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眞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鬪乂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爲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爲歸義復次無畏爲歸義脫難爲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亦無衆想是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爲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爲法者爲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法者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衆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衆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者問曰無畏爲歸義於大衆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衆答曰或有大衆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爲生難二爲老難三爲病難四爲死難五爲不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爲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爲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衆也
能知自覺者　是謂雲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罹曇雲弟子者如來出罹曇雲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衆生姓婆磋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罹曇雲弟子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衆不敢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罹曇雲弟子　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罹曇雲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罹曇雲弟子　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衆汝等皆見一切大衆以智而見非為無智以觀而觀非為無觀亦知我衆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罹曇雲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
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
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晝夜當念是
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
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
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
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
德不斷信根具衆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
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盛諸不淨
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
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皆念
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
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
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
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劒戟難制難持生恚者
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

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猒患晝夜思惟夢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初禪定為首禪心攝意不興結使衆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麤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為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為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無相心學人得無相定具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相定耶答曰無相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穢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

無相心已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求離災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內一　廿一

音釋

擒渠金切捉也　匈居太切匈乞也　倮郎果切赤體也　妊如鴆切孕也　幛子非切單帳也　戮力竹切殺也　氂鄰知切毫曰氂　暴步木切顯示也　殯必刃切賓殮也　覺寤覺居效切寐覺也寤五故切寤覺也　罵詈罵莫駕切詈力智切正斥曰罵旁及曰詈　嫌胡兼切憎也　隙乞逆切壘也　搏

撮搏伯谷切擊也撮倉括切取也翅尸智切翼也翮下革切勁羽也鍼箭鍼諸深切與針同箭徒紅切竹箭也鑰弋灼切鍵鑰也墊直立切塞也嗽先奏切嗽嗽也唾吐卧切口液也弊毗祭切惡也獷古猛切麤惡也鋌立新切也脇虛業切腋下也鼾呼干切卧息也蹯遠合切踐也麋鹿屬望悲切嬈乃了切亂也苦舒瞻切韠駢迷切塚之曨切墳其月切也掘穿也黠胡八切慧也蚍七余切蟲也劇渠戟切甚也蔓無販切蔓延也蠆都邁切蠆蟲目不明也瀆賢遇切瀆穢也粢如又切雜也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

出曜經卷第十二　　为二

尊者法救造

西秦三藏竺佛念譯

雜品第十六

當念自覺悟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內二

不行行受報　一

當念自覺悟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悟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衆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猨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

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已俱
與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
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
汲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
誦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
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
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
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
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意所念費耗財寶學
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
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
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踊沒
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
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錠明　如工鍊眞金
除去塵垢冥　不爲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錠明者所謂坐起者諸

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卧與立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錠明也常當專意求於錠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求於錠明也如工鍊眞金除去塵垢冥者彼大衆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如塵垢物爲塵所蔽未被刮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爲婬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耀是故說曰如工鍊眞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刮治塵垢無諸結使終不爲生所屈不爲老所困不爲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患不羞反羞羞反不羞不畏現畏現不畏生爲邪見死入地獄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受教戒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羞恥內自思惟爲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羞而羞是故說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

瘦醫藥牀褥卧具是故說羞反不羞也不畏現畏者滅盡泥洹淡然無爲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今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衆害諸變捨一切難而反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反不畏者五道生死婬怒癡熾然爲本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反不畏也生爲邪見所謂邪見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爲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爲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次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道

人前爲過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

舉無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比時彼女人婬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無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饑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婬火熾盛須卿婬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爲無害答曰我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在乎時彼無害自捉走出門外時梵志婦髮頭亂髮以土自分裂壞衣裳坐地嗥哭長老梵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婦答梵志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祀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盾右手搖劒詣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弊魔復遣究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闍黎連

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災又少一指不充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饑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國無害遥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與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彼國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弱備爲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無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遥見有比丘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後能食執刀楯追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

地頓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爾時指鬘以偈向比丘說曰

沙門行及言住　我住及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爲罔凡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爾時指鬘賊即以劒盾頭上

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祇桓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爲比丘即如佛教得爲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爾時城門裏有一壯象懷妊欲產不時得產象主遥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

者不得入城分衛比丘答言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象得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衛值城門裏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衛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令至誠呪自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爾時鴦崛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比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中或有父母兄弟妻息爲指多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得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爾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徹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兵象兵車

兵步兵欲往詣彼國與鴦崛魔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鴦崛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爲比丘即停兵衆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鴦崛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爲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鴦崛魔依險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衆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鴦崛魔受如來化得爲道次不審其人今爲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鴦崛魔王見恐懼而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劒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衆而說斯頌

人前爲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爲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衆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衆星圍遶於中獨明光照遠近(內二)(八)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衆廣有利濟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　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興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爲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眞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

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被調御
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
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
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
失具足佛法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
果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內二）（九）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
待伽留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
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殺盜婬
泆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
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
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
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
在憂感之間怏然無為亦不悲號哭泣生諸
衆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　棄倚行止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為濁黑法答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

學惟清白者云何名為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度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為淵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度淵不反也棄倚行止者云何為倚所謂倚者倚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倚無著乃謂眞行是故說棄倚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人不至於無為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

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無憂也

愛欲意爲田　婬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爲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蕀草競生侵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故說愛欲意爲田也婬怒癡爲種者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爲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道畢摩及倮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梵志侵害善根爲婬怒癡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說婬怒癡爲種故施度世者也

內二　十二

得福無有量者歎說如來聖衆施福之報於大衆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爲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欲恚施報無有量者人由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無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眞如來聖衆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癡獲報無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無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

來聖衆求何以故以其聖衆觀察本末若六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衆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是故說當離癡施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內二　十二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泥犁六類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爲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若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倨慢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劒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閻浮利人以髮爲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閻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汚爲色閻浮利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爲家無欲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愚者心可移乎是故

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爲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
不改或由慳貪傷夭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
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是故當
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爲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
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爲六增上者意動則
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
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
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爲原首侵彼五界役
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
名爲王是故說六爲增上王也染爲染首者
云何爲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
故說染爲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
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
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愚人所習習著色

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若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爲城肉血而塗者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爲墻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與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爲形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爲城肉血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

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衆

內二　十四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

如愚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陰身以結使爲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因縛也滅之由賢衆者夫欲信施當詣大衆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衆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衆人如來聖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慼是故說滅之由賢衆也不從外愚除去世愚惑人顛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爲實身猶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着而造其行爲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爲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也

水品第十七　內二　十五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鴈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炎是故說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鴈

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人爲獵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鳥翔避此衆難是故說如鴈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敝入骨徹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

譬如鴈鳥從空暫下　求出惡道　至無爲處

譬如鴈鳥者畏諸衆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爲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爲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爲人除惡求出惡道斷不善業離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爲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者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爲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已身猒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爲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者老形變色衰倭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

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耆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裏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含果慈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饑寒勤苦萬患并至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爲後衆生敷演大明在於大衆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弈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者人爲惡行雖小不可
輕蛇蚖雖小螫噬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
毒藥雖微人未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爲
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
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
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爲無殃也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仲承水漏滴滴相尋
溢滿其器是故說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也凡
罪充滿從小積成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
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
禮拜求福或上明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
繒旛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團
以上供養聖衆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
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
報無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蹤跡
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刹那雖

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在可知滴滴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度河　縛栰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聰叡乃謂度

縛栰而牢固者猶彼衆生欲度深淵或栰而度或腰船而度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爲栰皆得至岸而無畏懼是故說猶如人度河縛栰而牢固也彼謂度不度者度不度者謂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彼謂度不度也聰叡乃謂度者所謂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度世淵不足爲奇何以故世淵無盡度愛欲淵者乃謂爲奇是故謂聰叡乃謂度也

內二

佛世尊已度梵志度彼渡比丘入淵浴聲聞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衆入城供養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

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爲瞿曇門若復如來度恒伽水當名彼渡爲瞿曇渡爾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爲欲載筏度腰船浮瓠小船爲載何度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度在彼岸立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彼渡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爲泉愛亦名爲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樣治諸孔不使漏水使

衆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木者墨縄絣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清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猒患世與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衆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爲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爲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所頭爾時國

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爲我說法比丘報曰如來至眞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爲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座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唯願聖尊興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　不動如安　澄如清泉　智者無亂

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歎譽不以爲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泉山不爲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爲關

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爲小流所撓濁智者如是内既無非外豈不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者不亂也

丙二　廿一

出曜經卷第十二

出曜經卷第十三　內三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華香品第十八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唯說法句　如擇善華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然無能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佛以偈報曰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華

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爲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天者學人修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救求愛本永斷無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者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說法句能採德華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以無礙智解諸縛著猶如學人採致衆華以爲鬘飾賣既得價觀者無猒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敷演玄微廣採衆妙是故善說法句也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

無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衆說法前後圍遶爾時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六親出家學道求爲沙門爾時彼人在大衆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慙愧即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爾時世尊告大衆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三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頃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如犢戀母
未斷林頃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諸想心便流馳不能專一是故說未斷林頃增人縛著也心縛無解者如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無解也猶犢戀母者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衆生類亦復如是衆結未盡爲狐疑所

追逐是故說如犢戀母也
當自斷戀　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　佛說泥洹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者愛之染神病無端緒
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者莫不愛樂及
秋華萎人心皆離不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
戀如秋池華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
正教戒初無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以
故以佛說泥洹樂泥洹中無苦惱衆患切身
是故說佛說泥洹樂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　巧言善如是
無果不得報
爾時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說斯偈夫
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言行自違不獲
其報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
偈者欲訓後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
承受教戒或時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說如彼
可意華色好而無香巧言善如是無果不得
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巧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爾時世尊爲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說法人聲響清徹言無忌難爲衆生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已行專正訓彼亦爾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其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而香潔巧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不擾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爾時世尊爲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與食人與處求覩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嗅之見彼穢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爾時世尊觀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採善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味去仁入聚然也

多作寶華　結步搖奇　廣積德者　所生轉好

多作寶華結步搖奇者如彼工巧華鬘弟子

多集衆華作華鬘賣以自存活諸比丘見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說各造華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時造無數行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教戒精進修戒持淨梵行是故說多作實華結步搖奇廣積德者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無智無行無見無眼不修聞但有淺智麤智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說愚誦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一句即解百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彼一義圓達義知此法應爾不應爾是故說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

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　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時天華得敷開亦不減華葉墮落芽生益好是故說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敷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賊故作道人不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

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患猒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爲爾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婬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爲己爲他人自爲己者以善勤身爲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　近乎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日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乎大道也中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處乃生極妙華甚爲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說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爲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衆生應從佛度反更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闕減以天眼見

舍衛城裏有一薄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以
次漸漸至彼薄陀羅家時客除糞者逢見世
尊來內懷慙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如來忽
然復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擔糞穢是惡不淨
今日何由得覩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索
斷瓶破穢污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佛遥
喚曰吾今故爲汝來復欲何趣其人報曰身
體穢污不敢親近尊顏是故欲避之耳尊今
當知早喪父母五親彫落無有妻息孤窮單
立客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戒乃
能慈愍與罪人共語爾時世尊告曰汝隨我
來欲度卿爲沙門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
獄餓鬼畜生亦得爲道乎爾時世尊告彼人
曰吾今永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正爲
罪苦人耳爾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上
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復
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勑諸比丘持將此人
度爲沙門受教即度爲沙門其人已得爲道
內自思惟吾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

不自求求於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即自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方石當中央坐補衲故衣爾時王波斯匿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剎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禮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我等云何屈伏禮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衲故衣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禮覲王喜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佛告比丘汝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時即如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曰如來有教大王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我今所以來者欲問彼除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剛鞕石裏涌沒自由亦當問此比丘

爲是何人爾時波斯匿王即除王飾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爲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反無有罣礙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神力如是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二偈猶如穢汚惡地田溝深坑中生香潔蓮華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華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華極香潔當取莊飾穢汚當觀如母胎於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又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爲道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是故說慧者樂出爲佛弟子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村睡水漂　爲死所牽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衆多人在野採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村睡水漂爲死所牽者時彼人民採華疲倦歸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故說村睡水漂爲死所牽也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欲意無猒　爲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致妙華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香以用歡慶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欲意無猒爲窮所困者所以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莫知來變不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逼至乃知爲困是故說欲意無猒爲窮所困也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未獲財業爲窮所困也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儉多乏採華往賣用自存濟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未獲財業爲窮所困者其人殷勤所在求財不稱其願不充希望便爲窮所逼捨此形當更受身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是故說未獲財業爲窮所困也

觀身如坏　幻法野馬　斷魔華敷　不觀死王

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爲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盡爲磨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說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光焰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徒

自疲勞無所克獲解知諸法皆悉如是無強無牢不可恃怙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敷者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发以見諦思惟道往斷斷已斷當斷剝已剝當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睹死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故說不睹死王也

此身如沫幻法自然斷魔華敷不睹死王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身亦復如是無力無疆亦無堅固是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為已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而不異

學能捨牢有　如選優曇鉢　比丘度彼此
如蛇脫故皮
學能捨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乎謂五欲
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令此衆生興意染著
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世
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是復使衆生
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
能捨此牢有者乃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
五欲者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有
也如選優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優
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便疲猒即捨而
去是故說如選優鉢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謂
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
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
是故說比丘度彼此也如蛇脫故皮者賢聖
人三有牢者爲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
道入無爲泥洹城是故說如蛇脫故皮也

馬喻品第十九

如馬調柔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耎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轍馬性剛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危失是故說如馬調耎隨意所如也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比丘執行亦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恚心亦無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是斷諸苦者有中有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恚無漏　是受天樂從是住定者彼習定人收攝諸根執意不亂心無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懽悷不調著之羈鞅加復箠捶然後乃調隨意所如無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恚無漏者諸恚已盡無復無漏更不受當來有

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恚無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展轉遠布無不聞者是故說是受天樂也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

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寤者如彼修行人心樂放逸歡說不放逸之德樂於閑靜不處憒亂見放逸者勸使除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偕於眠多覺寤憶佛契經如來所說若人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寤也如羸馬比良棄惡為賢者猶如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此衆生類亦復如是有利根人貪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

慈愍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慙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恥不及衆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關一者便自羞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慙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滅一切諸惡永拔根原無復塵翳如斯之人易進爲道是故說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預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良馬

內三

十二

譬馬調正可中王乘　調爲人尊　乃受誡信

譬馬調正者如彼王廐有三種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餧食養育盡無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是故說譬馬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校具種種瓔珞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爲人尊者處衆人中爲尊爲上無有過者最爲第一無以爲喻亦無儔匹是故說調爲人尊也乃受誡信者聞彼譏謗不懷憂慼逆愍其人後當受殃已終不瞋亦無恚怒不生惡心向於前人

是故說乃受誡信也
雖爲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雖爲常調者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進趣良
善駑鈍惡皆了知某者易調某者難調某者
性急某者性緩能別此者乃謂善察是故說
雖爲常調也如彼新馳者後知惡馬不可調
御方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良
若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馱薪負草是故
說如彼新馳也亦最善象者最善象者意伏
心調身體麤臆獸中最大爲人所愛觀者無
猒是故說亦最善象也不如自調者人能自
調御除非去邪爲諸天世人諸佛世尊神通
得道者所見敬是故說不如自調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至無畏
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處復不能乘此
至無災患處是故說彼不能乘也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者人能自調御識神遠到安隱處
不調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來處無爲不
復經歷憂悲喜怒是故說唯自調者乃到調

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若不能乘此乘去離地
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超越八難是故說彼
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滅一切惡者
人能自調衆善普會於諸結使最得自在盡
能滅地獄餓鬼畜生蹤跡是故說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此不能盡苦
源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
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
唯自調者脫一切苦永盡於苦無復生死是
故說唯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人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況當知泥
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彼不能乘人
所不至也唯自調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
自虛寂專意一向無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
者得至泥洹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契經說
佛告呪那曰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調御餘
者此事不然欲得調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
自調御也如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
逸馬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防
制念度苦原者衆行已具便不復苦越過苦
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彼無復衆苦熱惱
是故說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爲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耆域藥
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槃特一人所以然者
以彼槃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爾時
如來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
起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耆域白佛不
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衆
中無有槃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
此槃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行道放
牛牧羊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

域汝不請槃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者域承佛教戒即遣人往喚槃特佛告賢者阿難汝授鉢與槃特佛復告槃特莫起于座遥授鉢盂著如來手中爾時者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槃特比丘乃不殷勤於五百人許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過去久遠無數世時爾時者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驅千疋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產駒其主即以駒乞人驅馬進路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千疋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疋馬悲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駿駒其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買馬馬將報曰自涉路以來不憶馬產駒王告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馬將追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駿駒即乞中路住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數日

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爾乃相還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特乞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槃特一人今乃貴重槃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

慧品第二十

除慧去憍慢　超度諸結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除慧去憍慢者夫人瞋恚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失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恚以憍慢滅已滅當滅是故說除慧去憍慢也超度諸結使者瞋恚憍慢結使為本除本則無有枝葉是故說超度諸結使不染著名色除者盡除雖有名色存衆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繫譬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像名望不勝我是故說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謂

有者結使名號未能度有至無爲使所使爲結所結爲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求盡無餘度有至無是故說除有何有哉也

降恚勿令起　欲生當制之　漸斷無明根

修諦第一樂

降恚勿令起者恚熾如火當念速滅若令滋長者多所傷敗恚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是故說降恚勿令起也欲生當制之者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是故說欲生當制之也漸斷無明根者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是故說漸斷無明根也修諦第一樂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猶其婬怒癡染汙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無數世以來未曾獲無爲樂得四諦者爾乃爲樂是故說修諦第一樂

斷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爲毒根本　甘甜爲比丘　賢聖能悉除　斷彼苦眠睡

斷恚得善眠者夫人瞋恚晝夜不睡如遇蛇嚙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恚之相貌人無瞋恚不見衆惱安卧睡眠天曉不寤如服甘露心識悅然是故說斷恚得睡眠也恚盡不懷憂者人懷恚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感如喪親親如失財寶恚已得除無復愁憂苦惱是故說恚盡不懷憂也恚爲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過於恚人當恚盛覆諸功德不得露現是故說恚爲毒根本也甘甜爲比丘者已拔毒根本無復毒哉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穢惡是故說甘甜爲比丘也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者所謂賢聖者諸佛弟子衆惡悉除諸善普會滅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興念念此恚想善得安睡眠無復憂慮是故說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也

人興恚怒　作善不善後恚已除　十八　如火熾然人興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爲恚怒所纏心意倒錯無所識知猶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復如是爲恚怒所纏不見善與不善好之與惡是故說人興恚怒作善不善　內三

也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者猶如失道之士將墜爲要瞋恚之人速悔爲上內懷慙愧即自悔責恚爲虛詐何爲與怒怒相報終無休已如火熾然心意變悔善爲恚所使是故說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也無慙無愧　復好恚怒　爲瞋所纏　如冥失明無慙無愧者人之恚盛不別尊卑無有慙恥如癲或如狂衆人圍遶終日嗤弄不自覺知匿事發露誑言無本是故說無慙無愧也復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無清白心懷穢濁無由得修梵行是故說復好恚怒也瞋恚所纏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悉冥無所復視已無身光雖復千日亦照何益於己是故說爲恚所纏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爲力　以恚爲力者　恚爲凡朽法　內三　十九

不覺善譬應

彼力非爲力以恚爲力者所以瞋恚由非義與內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會至衆詰問前却乃爲小兒所嗤方自覺寤退追不是所謂貴勝理直則勝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

無牢固敗人善性是故說彼力非爲力以恚爲力者也恚爲凡朽法不覺善響應者盡滅善本出語成惡不慮前後觸類興罵語常麤獷以瞋恚爲首夫人有德遠近稱慶必有善響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無有善應雖少多有善爲恚所覆不得顯露是故說恚爲凡朽法不覺善響應也

有力近兵　無力近畏　夫忍爲上　宜常忍贏

有力近兵無力近畏者自恃力勢謂爲第一爲弱者輕忍不還報設當打撾亦不興恚力相從贏贏相就力者終不設意於贏贏者反更舉意向彊是故說有力近兵無力近畏也夫忍爲上宜常忍贏者所謂忍者不見過咎是與不是乃名爲忍不恃己彊凌易弱者設當輕易弱者便爲衆人所見嗤笑是故說夫忍爲上宜常忍贏

舉衆輕之　有力者忍　夫忍爲上　宜常忍贏

舉衆輕之者或有一人爲衆所輕其中有黠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單弱無所歸趣

豈復在異一人當與瞋恚是故說舉衆輕之有力者忍也夫忍爲上宜常忍贏者忍爲第一力世間無過者雖神通鑒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達明今世後世徹照無外亦由忍力是故說夫忍爲上宜常忍贏

目我與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瞰　內三　二十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已然後觀彼相其顏色即能分別斯性弊惡斯性良善恒自謹慎不造惡行恐後世報受苦無量從今世至後世無有解脫是故說目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瞰者知彼瞋恚顏色隆盛已便默然內自思惟設我與彼競者則非其儀我今宜默與彼諍爲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瞰也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瞰

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者亦自爲已復爲他人亦自護已復護他身恒自思惟避於二

事一者恐現身受殃二者恐後得報是故說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也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者躬見前人瞋恚隆怒或見把持乇石欲來見害已亦防備乇石拒之如有一人手執白杖欲往鬪諍手所執杖即化爲刀（內三）其人見已即投刀于地時有國王在高樓上遥見此人始似把草復化爲刀尋復見之即投于地王尋遣信喚來詰問汝何以故前如（廿一）把草化爲刀所以放刀於地其人白王曾聞佛經言佛告侍者吾將淪盧寂滅無爲時後五百歲佛世衆生共諍捉持乇石即化爲刀劒臣積善來久不敢爲惡原首是故投刀于地王聞此語大自感激歎未曾有即賞彼人給與民戶是故說如知彼瞋恚宜滅已中瑕也

俱行二義　我爲彼然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俱行二義我爲彼然我常護己身亦護彼人如護寶貨內自思惟降伏已心不嬈前人亦使彼人不來嬈我彼此將護不令有失是故說俱行二義我爲彼然也愚謂無力觀法亦

然者愚者意闇不察來繼更謂鬪者常鬪未始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諍訟智者觀見非鬪者必有損雖得稱勝莫若本無鬪是故說忍辱無力觀法亦然

若愚勝智麤言惡說　欲常勝者　於言宜默

若愚勝智麤言惡說者常惡同友壞敗良善發言惡至終日無善惡惡相隨積罪如山同類歎譽各諍勝如此名穢濁不至究竟是故說若愚勝智麤言惡說也欲常勝者於言宜默者賢聖默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已不以爲慼若得榮寵不以爲歡罵不報罵行忍爲業若過惡者默受不報是故說常欲勝者於言宜默也

當習智者教　不與愚者集　能忍穢漏言故說忍中上

當習智者教觀勝已人（內二）慎莫違彼教猶尚不與卑賤共諍況復與勝已者諍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爲尊爲上無有過者是故說當習智者教也不與愚者集以類相從善入善聚惡入惡友若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廿二）

若聞善便欲毀憒諸佛賢聖及諸得道者歎說不鬪訟之德是故說不與愚者集能忍穢漏言者弊惡之人不自惜身為人所憎性行卒暴與彼諍者為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為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貿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為黙是故說能忍穢漏言也故說忍中上者賢聖之人具足衆業善本無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自攝其心我今何為復與彼同遇聖無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過惡日損使滅是故說忍中上

處衆若屏處　人恚以熾然終已不自覺

恚者不發言者受此人形積無數行乃得成辦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當歎說佛法聖衆承事二親敬奉師尊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喻舌為劒戟招致殃禍由舌嗤言喪滅門族舌有十號言為殊異為人重任未始離舌是故說恚者不發言也處衆若屏處者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護口過失若在大

衆及在屏處出言柔輭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是故說處衆若屏處也人恚爲熾然終已不自覺者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恚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無益於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擢一日爲惡乃積億劫之殃況復終身行惡望欲得道終已不可得是故說人恚以熾然終已不自覺也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

諦說不瞋恚者人行至誠人所恭敬爲數千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懷慳恪有來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乞者不爲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自然得聖道是故說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者三業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處卑賤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五樂自娛終無憂感便能閉地獄餓鬼畜生門開天人徑路轉進功業便至無爲是故說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也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息意何有恚者學人息心降麤弊意心如死
灰身如朽木見前喜樂不以經懷心如安明
不可移動是故說息意何有恚也自檢壽中
明者學人自檢自養其壽恒以無漏而自榮
護不貪世榮而有希望是故說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者彼修行人平等
解脫不以無等無等解脫者斯是世俗斷欲
人也平等解脫人終無恚怒所有恚怒結使
之垢永已除盡是故說等智定解脫知已無
有恚也
夫為惡者　怒有怒報　怒不報怒　勝彼鬪負
夫為惡怒者怒有怒報行惡之人彼此受殃
猶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恚怒者今生恚怒先
惡心者今生惡心是故說夫為惡者怒有怒
報也怒不報怒勝彼鬪負者昔波斯匿王寵
養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往皆伏
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為說微妙法
皆得須陀洹道後征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

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早歸為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復得阿那含道彼界復有賊寇王教召諸群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伐彼敵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此存罪及妻息即皆嚴駕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彼衆安隱還家國土歡喜四遠寧泰是故說

怒不報怒勝彼鬪負也

忍辱勝怨善勝不善勝者能施真誠勝欺忍辱勝怨者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鬪摧破大衆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闍世叛逆無道橫興惡意攻伐我國本無怨讎自生怨讎本無鬪諍自生鬪諍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為我大姊見放之是故說忍辱勝怨也善勝不善者無功德人喜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無技

術稱言有之實無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攝腹如步屈之蟲若見智者兀然獨立如死肉聚無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遠由學得成營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者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妒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彼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願報果乞者填門不立禁限四遠雲集不拒微細是故說勝者能施也眞誠勝欺者眞誠行人宗室眷屬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歡人所憎嫉是故說眞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眞誠行　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

無恚亦不害恒念眞誠行者彼修行人知時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眞誠爲世人所敬不誑惑人是故說無恚亦不害恒念眞誠行也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者愚人所習瞋恚爲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鑿石

作字文章分明不爲暴風所滅是故說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車　是爲善御　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車者恚怒即生還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重車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說恚能自制如止奔車也是爲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象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無爲不著世累爲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爲供養最是故說是爲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門及遺　行斯愛念　雜水華香　馬恚爲十

出曜經卷第十三　內三　廿七

音釋

犢徒谷切牛子也　萎邑危切蕪也　遂雖遂切深也　勵力制切勉也　鞭魚孟切與硬同　坏鋪杯切未燒瓦器也　脆此芮切易斷也　奠乳充切柔也　捶主藥切擊也　懼懷力董切懷悞多惡不調也　悞郎計切懷悞倫爲切　韁鞅韁居宜切馬絡首也　鞅韁鞅博漫切馬繫足也　羸倫爲切瘦也　惋烏貫

切懊歎也廐居又切馬舍也餧於僞切飢也膿悲嬌切肥也㒵止酉切駿祖峻切馬良逸也贖石欲切貨也訾將此切譏毀也嗤充之切笑也詰契吉切問也撾側瓜切擊也憖莫結切輕傷也膩女利切肥也

出曜經卷第十四　內四

尊者法救　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如來品第二十一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昔六師在世貪著利養競自稱己獨謂爲尊聞佛出世神德過人六師雲集各共結誓我等六人世無等倫近聞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議心齊意等語不相違然後乃得勝彼瞿曇雲即遣一人往觀如來顏色視瞻爲如人不即往觀見視無厭足還白六師如其所見瞿曇雲顏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於日月如我所見無譬可喻六人復念其人出於王種理應端正何足復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觀瞿曇雲容儀無異爲躁疾局促耶即往觀相如師子王在群獸中無所畏難還告六師瞿曇雲在衆如獸中王無所畏難六人復念愚人希更事故貪彼光明故圍遶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復怪彼瞿曇雲者

出自王宮六萬婇女晝夜娛樂未更師法曾不造學更可遣人往聽所說頗有經理爲如凡夫耶即遣明達一人往觀視之具聞所說還白六人彼曇雲所演達古知今前知無極却觀無窮判義析理理不煩重六師聞已復作是念世多有人辯辭捷疾悅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尋究復可遣一人往觀曇雲衆人聞其所說寂然聽受爲憒亂不聽耶即往觀聽見諸大衆渴仰聞法專一心意瞻仰如來目未曾眴還白六師曇雲所演味如甘露衆人渴仰聽無猒足六人復作是念人集徒衆初心極猛久必退散復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曇雲義理深邃爲淺薄無緒耶即遣高勝一人往觀曇雲具聞所說還白六師曇雲所演如海無涯我等所見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爲弟子焉知其餘者前後使人各共相將詣如來所復有無數衆生雲隕競至到如來所即聞佛說此偈曰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覺悟一切諸法無細不入無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實知之是故說最正覺自得也不染一切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為此八法所染是故說不染一切法也一切智無畏者離一切患無復衆惱不為水火惡賊所見陷溺超越厄難獨善無憂是故說一切智無畏也自然無師保者獨王三千六千國土無有儔侶等者猶無況欲出耶是故說曰自然無師保

志獨無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志獨無等倫者我以天眼觀三千大千剎土頗有斯類與我等耶遍而觀之無有等者況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志獨無等倫也自獲於正道者吾求於道無師教授自然獲之亦無伴侶獨步無畏是故說曰自獲於正道也如來天人尊者何故名為如來如過去等正覺來吾從彼來於三阿僧祇劫執行勤苦或施國財妻子頭目髓腦能自拔濟從中來故名如來復從如爾法性說世間義故謂如

來如過去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殊勝之法大慈大悲廣度一切不離如性我今亦爾故謂如來何以故名爲天人尊曰所以稱天人尊者天人緣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證成於聖道盡有漏成無漏三達神通無所罣礙是故說如來天人尊也一切智力具者如來遺體力者體有百二十節一節有百二十八臂神足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說一切智力具也

我爲世尊　斷漏無婬　諸天世人　一群從心

我爲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衆生世何以故名爲無著因三義故名爲無著一者斷結故謂無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謂無著三者三界無種亦無根本亦不復生故謂無著是故說我爲無著也斷漏無婬者謂無上義無有過上者亦無儔匹覺悟一切諸法無微不入無細不達復爲座中衆生解狐疑故說無上義過去無數恒沙諸佛壽命極長弟子徒衆不可稱計國土清淨無有瑕穢謂爲過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觀所

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二但衆生心自有增減是故說斷漏無婬也諸天世人一群從心者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爲獨尊獨悟無與等者是故說諸天世人一群從心也爾時六師弟子聞佛說此偈已心堅固者即求爲道心懷猶豫(四)者還至師所具白所聞三界獨尊典領十方實無等倫宜各馳散各求所安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爾時世尊於樹王下爲梵天所請即從座起詣波羅柰國爾時憂毘梵志遥見世尊來便作是念瞿曇今日顏色容悅內外清徹將有何故師爲是誰從誰學道爲學何法修何技術爾時世尊即向梵志而說此偈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我既無師保者如來至眞等正覺觀達三世無事不知爲後衆生未覺悟者而說斯偈吾善逝後當有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

審輕稱言文殊師利釋迦文師欲除彼猶豫故是故說此偈也復有說者諸外道異學各作是論沙門瞿曇從阿蘭迦蘭聞法然後成道欲除彼猶豫故說我既無師保也亦獨無伴侶者如來等正覺觀達三世當來過去現在無事不察當來二部比丘一名摩訶僧祇（內四）二名婆蔡審輕捨本就末有人界土則佛出世下方地獄畜生餓鬼上方天樂自娛終不出佛如來所化無處不遍若一處不遍不名爲佛彼二部者謂爲不遍如來神力登一須（五）彌頂如是所經歷教化周旋無有窮極是故說亦獨無伴侶也積一行得佛者於此三世成最正覺佛興出世要在閻浮利地生於中國不在邊地所以生此閻浮利地者東西南北億千閻浮利地此閻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勝餘方餘方刹土轉不如此是故說積一行得佛也自然通聖道者捨熱惱結使冷而無煩人有憂心顏常不歡無憂心者顏常和悅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衆患已盡無復熱惱是故說自然通聖道也爾時有憂毘

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稱爲最勝耶爾時世尊以偈報梵志曰

已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　叡智廓無疆
開蒙我爲勝

已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能勝惡世稱曰勝
此勝非爲勝　斷漏盡諸使　衆結永盡乃稱爲
勝獨王世界無能及者是故說已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也叡智廓無疆開蒙我爲勝者
世間惡法墜墮罪惡者吾已永滅得不起法
忍當來受有生愛十二牽連永滅無餘是故

說叡智廓無疆開蒙我爲勝也爾時憂毘梵
志前白佛言瞿曇今日爲欲何趣爾時世尊
復以偈報曰

今往波羅柰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梵志問佛爲審爾不佛告梵志如來言無有
二梵志闍已鎮頭歎吒而去

智人不處愚　觀世隨而化　說於無垢迹
永息無有上

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者謂佛及諸弟子

先觀世間誰應得度誰不應度周遍觀察誰堪受化誰不受化誰種解脫根戒誰不種解脫根戒是故說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也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者無垢迹者賢聖八道永息者滅盡泥洹聖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賢聖道初不離無漏行是故說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也

勇猛大吼正法如來法說義說覺者永安勇猛大吼正法如來者勇猛者佛及諸弟子釋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爲勇猛六師縱逸好修非法不染正律如來所演如法所行超過世法是故說勇猛大吼正法如來也法說義說覺者永安者人法非爲法人所嗤衆所憎惡如來所說法說義說聞者歡悅除憂熱惱永無苦患常得安隱心識憺然是故說法說義說覺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衛護　爲佛所稱記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無他餘念衆德具足意不可壞入定之人所願必果

是故說勇健立一心也出家日夜滅者所謂出家不但捨妻息離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禪休息行無起滅是故說出家日夜滅也諸天常衛護者入定之人諸天衛護承事禮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說諸天常衛護也

爲佛所稱記者從此世界上至淨居天歎說立根人閻浮利地衆生快得善利如來現在廣說法味所度衆生不可稱限也是故說爲佛所稱記也

彼於天人中　歎說等正覺　速得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者諸天世人恒詠佛功德各獻善心至乎成佛未曾違離是故說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也速得而自覺者人民之類歎未曾有如來功德甚奇甚特我等衆人謂爲如來在於斯坐何圖如來遊於無量百千世界教化衆生不以爲倦是故說速得而自覺也最後離胎身者最後受身臨欲泥洹佛自歎說告語阿難如來此身更不受生無爲永寂不復起滅阿難當知吾觀

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畢矣阿難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擾吾不復更是故說最後離胎身

說諸過去佛　及已當來者　現在等正覺多除衆人憂

彼雜阿含契經(內四)所說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人共會不相恭敬甚爲苦哉我恒發此念世頗有人沙門婆羅門有勝我者我當承事供養禮敬然我觀察沙門婆羅門可恭敬者乎時比丘我復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養如敬尊長過去恒沙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覺當來恒沙諸佛亦緣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現在如來至眞等正覺亦緣此法成於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別此法是故說諸過去佛及已當來者現在等正覺多除衆人憂也盡恭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甫恭敬是謂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說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爲第一　恭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戒
若欲自求要正身爲第一者人欲成道必自
求要進趣於道恭敬於諸法追憶過去恒沙
諸佛所說教戒如現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說
若欲自求要正身爲第一恭敬於正法憶念
佛教戒也
諸有不信佛　如此衆生類　當就於厄道
如商遇羅刹
諸有不信佛者閻浮利地有衆多賈客共相
率合入海採寶正值迴波惡風吹壞大船復
有諸人乘弊壞船順風流遂隨羅刹界衆多
羅刹女皆顏貌端正衆寶自瓔珞身前迎皆
客善來男子此間饒財多寶隨意明珠無價
雜珍恣意取之無守之者我等既無夫主汝
無妻妾可止此間共相娛樂後得善風良伴
歸家不遠又諸君當知海水晝夜迴波無有
定方若見左面有道者愼莫隨從設於夢中
見左面道亦莫陳說時商客中有一智達者
內自思惟此諸婦女所說左道事不徒閑會

當有緣即設權許竊爲陰謀向暮與女共卧交接伺女已睡竊即起進涉左道行數里中間一城裏數千萬人稱怨喚呼或呼父母及已兄弟姊妹妻息云何捨閻浮利地就此命終賈客聞已衣毛皆豎還攝心意直前詣城周帀觀察見城鑄鐵垣墻亦無門戶出入處所去城不遠尸梨師樹高廣且大即往攀樹見城裏數千萬人涕哭號喚遥問城裏人曰何爲稱喚父母兄弟耶城裏人報曰我等入海採致寶物爲風所漂又爲羅刹女所誑墮北鬼界閉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漸漸取殺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謂爲是人皆是羅刹鬼耳其人聞已即還下樹詣彼女村竊就女卧明日晨旦語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論說各往閑靜處慎莫男女自隨諸人響應各詣隱處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欲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殷勤說莫從左面道見女睡眠竊起往觀見大鐵城閉數百人嗥天喚呼吾上樹頭遥問意故衆人報我爲墜竭魚所見壞船惡風吹浪墮此鬼界閉在鐵

城高數十里勸我還家善求方計卿等今日意欲云何衆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問彼人頗有權宜方計衆人及我身得安隱歸家不乎人即報曰我昨夜退不問此事今暮竊起當往重問之說此語已各還所在彼智慧人向暮與女交接已相安睡眠竊起詣彼樹上問城裏人曰頗有權宜方計卿等諸人復及我身得還閻浮利地不耶城裏人報曰我等適生念欲還閻浮利地此鐵城便化數重不可敗壞死者日次無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

權宜可得度脫還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馬王從鬱單越食自然粳米來至此鬼界住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卿等若聞馬王聲者皆往禮敬求還本鄉其人聞是語已即還伴中具陳情狀衆人報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須十五日至馬王當來乃得去耳未經數日馬王便至在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聲極遠震商客聞已皆往至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還本鄉里願見將接得歸無為馬王告曰卿等專意

聽我所說各欲歸家還本鄉者心意專正便得歸家心不專正不得歸也此諸婦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後啼哭呼喚其中諸人與戀慕心正使在我眷上猶不得去若能捨恩愛正心一意無所戀著至心捉我一毛便得歸家如其所語諸婦女至各語夫曰誠可捨我賤身何爲捐棄兒女先教兒女往抱父頸啼哭喚呼捨我等爲欲何去心意戀著者便不得還唯有大智師子一人即安隱還歸是故說諸有不信佛如此衆生類當就於厄道如商

遇羅刹諸有信佛者如此衆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唯有師子一人安隱得歸餘者由戀慕心皆墮厄難也時羅刹婦抱其男女往逐師子商客在在處處告語村落師子身者是我天主共生男女捨我逃走不知所趣諸人聞已問師子曰觀卿婦女體性容貌人中英妙兒女可愍何爲捨之師子報曰此亦非人是羅刹鬼耳住海渚中殺噉商賈不可稱數吾伴數百閉在鐵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濟今此兒女復逐我後規欲害我恐不免

濟說此語已轉復前行還至本國鬼亦逐後到其國土鬼往白王我與師子共爲夫婦生此男女後望得力非圖今日永已見捨師子意不用我身當録取男女我故年少豈更不能適娶耶王召師子問其情實卿婦幼少顏貌端正男女殊異有君子相何爲捨之不肯納受師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噉人羅刹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後望人意顧欲取我殺前將五百賈客入海採寶盡爲羅刹所噉食唯我一人得免濟耳今復見逐將知如何王告師子設卿不用可持與我師子報曰此實非人是羅刹鬼備有惣攝後莫見怨師子復語左右諸臣斯鬼至此間必有傷害王今不信欲内深宮如是不久王及内宮盡當灰滅王復瞋恚語師子曰女中姿容如天玉女何緣復稱爲羅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觀察之王將鬼女入内宮中牢固門閤已入一宿明日食時宮門不開諸臣共議王新納妻意相貪樂故門不開耳師子說曰不如來議王及夫人并諸婇女必爲羅刹所食噉盡故門不開

耳即施高梯踰墻入內見死人骸骨滿數間舍復見坑孔新出土壤諸臣問師子曰王今已死內宮喪亡骨成於積不可識別云何葬送王身師子報曰盡聚諸骨一處焚燒但言葬王餘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訖諸臣責師子曰正坐汝身將羅刹鬼殺王喪國宮殿滅亡（內四）（十三）卿今意欲云何師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羅刹鬼備有慈悲後莫自怨卿等何為復見責數諸臣人民前白師子王今已死更無亂嗣唯願師子當登王位統理人民永得康寧使我諸臣尊奉有處師子告曰若欲舉我為王者當隨我教設不從我教盡為羅刹所噉諸人異形同響咸皆稱善即隨王教王告諸臣彼羅刹子女睡眠有時當共集兵乘船入海攻擊即往攻擊殺羅刹男女大小不可稱數無有遺在復往破壞鐵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熾盛富樂自然珍奇異物不可稱量因名彼城號曰師子遺落諸羅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鐵圍東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當送山西付鬼噉之自爾

已來佛法熾盛得道無數是故說諸有信佛者如此衆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又彼國常儀國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無數盡出作道諦習佛經三藏備舉還復罷道登涉王位梵語不通經籍不舉則不得涉王位也

住在外渚故稱師子渚國

如來無等倫　恩惟二觀行　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

如來無等倫者如來處世神德無量行過虛空所化無限普引衆生導示慧明四等育養見者得度是故說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也

善獲獲自在　愛盡無所積　解脫心無漏恩惠天世人

善獲獲自在者衆生處在塗炭流轉五趣迴波七使欲趣於道（內四）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來不捨弘誓之心拔濟苦難普處衆生類指示自在堂是故說善獲獲自在也愛盡無所積者得四無畏永盡於愛是故說愛盡無所積也解脫心無漏者心永得解脫無所罣礙復（十四）

獲無漏永除諸垢是故說解脫心無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衆生皆求歸仰是以聖人應時適化救濟無乏是故說恩惠天世人也猶人立山頂　遍見人村落　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　人憂除無憂　令知生死趣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遍見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來啼喚歌無喜笑皆悉觀之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立智慧山頂觀五趣衆生黠者愚者有至無至皆能分別而往化之是說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也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者如來天眼一切遍見乘高樓觀一一分別難度易度可與言者與言不可與言而自默然隨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說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也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者如來觀察有憂無憂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別教示衆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說曰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也

內四　十五

聞品第二十二

善聞好行　善好閑靜　所行不左　安如沙門

善聞好行者多聞學士爲人所譽善哉善哉人之有聞所行必善是故說善聞好行也善好閑靜者求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不樂憒亂無所繫縛志趣閑靜是故說善好閑靜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順正理終不左也最勝最妙無有出者是故說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門者順沙門行不逆沙門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說安如沙門也

愚者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

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者愚者所習恒習弊行不別善法惡法若好若醜盡不覺知不計無常變易之法營一身之資謂千年不盡保物久常無有耗減是故說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者雖善解於法經耳便過如芭蕉樹遇風則葉落病者頓極加以毒湯是故說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也

猶如蓋屋密　闇冥無所覩　雖有衆妙色有目不見明

猶如蓋屋密闇冥無所覩者猶如造屋舍閉塞窓牖內外緻密冥然不見明是故說猶如蓋屋密闇冥無所覩也雖有衆妙色有目不見明者彼屋舍裏雖有衆妙色羅列姝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見色是故說雖有衆妙色有目不見明也

內四十六

彼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

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者世儻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利利長者居士諸庶人心慧意朗先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是故說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也

猶如人執燭　惡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

猶如人執燭惡見諸色相者猶如智達之人手執明燭盡能分別好惡諸色是故說猶如人執燭惡見諸色相也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者彼智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是故說聞已盡能

知善惡之所趣
雖稱為多聞　禁戒不具足　為法律所彈
所聞便有闕
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者多聞博智善分
別法於禁戒不大殷勤觸有所犯戒律不具
是故說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也為法律
所彈於聞便有闕者戒律之人以法彈舉斯
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慙愧事是故
說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也
行人雖少聞　禁戒盡具足　為法律所稱
於聞便有闕
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者持戒完具無有
缺失不廣習學是故說行人雖少聞禁戒盡
具足也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者彼持戒
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
晝夜精勤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今於
聞便有闕是故說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
也
雖少多有聞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訶責
所願者便失

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衆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智博為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

多聞戒具足不犯於衆惡便為天世人龍鬼神阿須倫眞陀羅摩休勒等悉見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說智博為多聞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也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閻浮金孰能說有瑕

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處亦無造作成就賢聖無漏智心常禪寂而無亂想是故說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閻浮金者餘雜惡金多有瑕穢此閻浮金內外無瑕亦無塵垢是故說如閻浮金

也孰能說有瑕者猶如戒行清淨人內外清徹行無玷缺無所違失無有能譏彼行人者是故說孰能說有瑕也

諸有稱己色　有歎說名德　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

佛契經說如來世尊先當成二業一眼知色二耳知聲愚者錯聞一者謂如來著色二者謂如來貪聲如來聲者如梵羯毘鳥佛言不爾吾所說異義不如此智者分別解如來義如來積行於阿僧祇劫先淨眼色耳聲然後方修餘行是故說諸有稱己色有歎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也

內無自知　外無所見　內不見果　便隨聲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此唄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進見其人身在一函裏便賜三貝珠是故說

內既知之　外無所見　內見果實　便隨聲往
內既不知　外有所見　二果俱成　便隨聲往
內有所知　外有所見　彼有朗智　不隨聲往
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唄道人今爲所在
吾欲觀之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懈慢佛即
遣信喚比丘來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
許極爲奢侈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王白
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
行受此小形唯願世尊敷演其義爾時世尊
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
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
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
遊化教戒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
戀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爾時亦在
其例稱言造此偷婆何爲高廣即夜以一鈴
懸於佛圖上尋發誓願若我後生在在處處
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遭遇彼聖得盡諸漏於
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嫌寺廣大由此
果報受身極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
得致妙聲內既知之者自觀己身內無所有

若好悉能分別內自知者知內六根是故說內自知之也外有所見者便觀外身一一分別若見剝割斫刺亦無所覺解知虛詐又言外有所見者外見六入是故說外有所見也彼有朗智者分別內外身一一思惟善察無滯解知所有以智觀之悉無所有是故說彼有朗智也不隨聲往者人之聲響亂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聲不入內亂不出解知彼聲猶如空等是故說不隨聲往也了知四偈義各如是

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

耳識多所聞者或聞佛經或外道異學歌詠詩誦好者便受惡者捨離是故說耳識多所聞也眼識多所見者眼識亦多所見若好若醜善色惡色是故說眼識多所見也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者若見聞念知盡能了別見當說見聞當說聞是故說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也

知牢善說快　聞智定意快　彼不用智定

速行放逸者
智牢善說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錯亂承受不忘失則應此行是故說智牢善說快也聞知定意快者皆由聞故然後得定已得定意所適無礙是故說聞知定意快也彼不用智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輒能行惡不顧後緣不念後世猶如以穀子投火欲望苗幹者事不然猶如小塊塞江欲以止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釐善者吾亦不見是故說彼不用智定速行放逸者也

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定
聞意則牢固
賢聖樂於法者樂應賢聖法未始去離終已翫習意無猒足皆是諸佛賢聖之所演說是故說賢聖樂於法也所行應於口者行如禁法無所違失是故說所行應於口也以忍思惟定者受人教戒一心奉行不興憎嫉彼此之心聞其善言甘心稟受晝夜誦習不離定意是故說以忍思惟定也聞意則牢固者佛所說法從初至竟上中下義終日諷誦初不

忘失是故說聞意則牢固也

我品第二十三

當學善言　沙門坐起　一坐所樂　求欲息心

當學善言者晝夜誦習善言好語採取衆妙

度世之要是故說當學善言也沙門坐起者

比丘常當作是念分別上下不侵他坐斯是

食坐斯是行道坐吾當坐此捨此是故說沙

門坐起也一坐所樂者專其一心求於定意

分別諸情攝取諸根一坐心亂者非爲一坐

意不外馳便能超越度魔境界是故說曰一

坐所樂也求欲息心者藏匿心識不攝心者

多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惡道地獄畜生餓

鬼中不遇三寶諸佛世尊不值清淨諸梵行

人不知慙恥當從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

則無生死是故說曰求欲息心也

一坐一卧　獨步無伴　當自降伏　(內外)　(廿二)　隻樂山林

一坐一卧者降伏內外生死熾然雖復一坐

一卧心意不定非爲坐卧也復當思惟三有

之難恒當繫意使不分散是故說曰一坐一

卧也獨步無伴者在衆若野心恒一定若行

若坐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思惟食所從來受施之人求報其恩自知止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分散有如是心者便入村求度衆生不興亂想如彼山林而不有異是故說曰獨步無伴也當自降伏者恒自息意令不馳散當能校計內外諸物以能降伏便爲諸天世人承事供養八部鬼神隨時擁護爲佛世尊所見歎譽是故說曰當自降伏也隻樂山林者持心專意恒樂空閑雖入大衆意如空無天雷地動心不錯亂然後乃應如來聖典是故說曰隻樂山林也

千千爲敵一夫勝之　莫若自伏爲戰中勝千千爲敵一夫勝之者或有衆生一人勝千不自降者則非爲勝便爲墮落不至究竟能自攝意內外降伏（內四）乃得越次至無爲境（廿三）勝諸怨讎無所畏忌乃謂爲勝能滅三界結使根本永盡無餘名爲健夫三界結本已滅無餘更不造新或有衆生一人勝千或勝萬人非爲健夫何以故猶在生死不遠八難是故說

曰千千為敵一夫勝之莫若自伏為戰中勝也

自勝為上　如彼衆生　自降之士　衆行具足

自勝為上者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神不錯復為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所見供養天魔波旬雖統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說曰自勝為上也如彼衆生者如彼修行人既自纂學復能使人執行此心內不與垢外塵不入乃應清淨無為處是故說曰如彼衆生也自降之士衆行具足者人有千名號亦不同或言衆生我人壽命有形之類皆名衆生如斯之輩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實諦第一義無形不可見欲求無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本持不漏諸界斯亦復名自降之士諸根具足功德備具隨時行道不失時節是故說曰自降之士衆行具足也

非天揵沓和　非魔及梵天　棄勝最為上　如智慧比丘

非天揵沓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諸天欲求恩福或事揵沓和修其淨行或事

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謂天為道外道異學心想梵天衆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於梵天如來說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復使他人內於邪徑亦非堅固不可恃怙所謂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執心清淨不漏諸結為人說法無彼此心意如虛空不可沮壞利根速疾亦不滯礙意之所念無往不剋是故說曰非天梵者和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也

先自正已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乃謂為上

先自正已然後正人者夫人修習自守為上晝則教戒夜則經行牧牧汲汲終日匪懈然後訓誨衆生安處大道如佛契經所說佛告均頭如人已自沒在深泥復欲權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猶人無戒欲得教戒前人者亦無此事廣說如契經如器完具所盛不漏人神悅怕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衆生其聞法者莫不信樂是故說曰先自正已然後正人夫自正者乃謂為上也

先自正已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不侵智者

夫人習行不唐其功畢竟其學不亂勞苦以已所信平等無二勤加精進因有新業附近明智不親弊友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師不剋是故說曰不侵智者也

當自修剋隨其教訓（卅四）已不被訓焉能訓彼

當自修剋隨其教訓者如人習行備具諸行（卅五）戒聞施慧以自莊嚴念定三昧盡諸有漏然後乃得訓誨一切其聞法者自歸篤信不懷狐疑是故說曰當自修剋隨其教訓也已不被訓焉能訓彼者如人修學素無善師無有將導便致躓礙遇善師者能自修責必獲所願無事不剋猶如善御馬將隨馬良善善者育養惡者加捶然後乃知善惡有別方之賢愚亦復不異善者生天惡者入獄方當經歷異諸罪苦其間艱難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無願不獲是故說曰當自修剋隨其教訓已不被訓焉能訓彼也

念自修剋　使彼信解　我已意專　智者所習念自修剋者恒當專精使意不亂滅十跡行應身口意使無數衆生莫不渴仰遲聞所說

欲修奉行是故說曰念自修剋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斯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正言教心意信樂終不違逆是故說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專智者所習者如人習術意專乃剋若失良師便自墜落不能自拔出入進止為天世人所見愛敬若至他方異域剎土見者心歡終不中退是故說曰我已意專智者所習也

為已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覺此者正已乃訓彼

為已或為彼多有不成就者人之習行以已所修邪見之業復以已智授彼使學此則墜墮不至無為如復有人已身專正習正受行以已所見教訓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說曰為已或為彼多有不成就也其有覺此者明人所習當究本行如佛所說不能自利焉能利人習行之人當念觀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惡解非有彼無我虛豈有身也是以聖人示人軌則導以微教布見切禁是故說曰其有覺此者正已乃訓彼也

身全得存道　爾時豈容彼　已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義
身全得存道若由彼習行之人專精剋己爲
尊爲貴爲無有成進止行來不逢凶虐恒爲
諸天世人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旃陀羅
摩休勒所見供養衛護其身使不遭患是故
說曰身全得存道爾時豈容彼也已以被降
伏智者演其義者如人纂修深奧之法得第
一義越過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斷四
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是謂如

水甘露法門所願者得四事供養衣被飯食
臥具其病瘦醫藥是故說曰已以被降伏智
者演其義者也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
同但益智者獲其法一句也法謂二義一名
字體義體第二者所謂第一義四沙門果是
也智者得其戒（內四）此二句也戒有二種一名二
百五十戒二名無漏身戒智者被歎譽此三
句也此亦二義一者俗所歎譽二者爲內藏
所歎譽所謂俗者言語辯才和顏悅色不傷
人意其聞法者歡喜承受樂聞其法無漏身

飛者所行不左常遇賢聖離八不閑處其有見者心開意解共相告令歎說其德智者聞其名此四句也或有學人俗聞其名道聞其名智者獲其樂樂有二種俗樂道樂在俗受其福德為檀越施主所見念待受其供養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道樂者受禪定福根力覺意賢聖八道智者獲其慧慧有二種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謂俗慧者分別名字衆不滯礙所謂道慧者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得諸根具足空無相願是故說曰智者獲其慧也智者獲其心心者衆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馳萬端外著色聲香味細滑法若能降伏攝心不亂便能成就無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為心所惑劫數難量經歷生死皆由於心然我今日覺心所為便不造新為心所使也智者獲其道衆生流轉從劫至劫不可稱記如契經所說衆生入地獄衆生入地獄者多於天地塵土如我今日越過三界以天眼觀衆生之類蜎飛蠕動共相傷害無有竟已猶如陶

家脚蹴輪轉成其坏器或輪上壞者或在地壞者或入陶壞者人亦如是故學人當念纂脩又復引經吾以天眼觀衆生生天者如於爪上土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智者獲其道處天久遊觀若有衆生久生天者勝後生天三事何謂三事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福祿是故說曰處天久遊觀也處天久受福共相娛樂視東忘西是故說曰處天久受福也處在宗族中如日貫雲出爲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見愛敬斷諸一切縛盡能斷一切諸結使永盡無餘縛著愛染惡皆除棄是故說曰盡能斷一切諸結使處憂不已憂心解是非解如無常恩愛別離世之常法有樂必苦生當有死不生則無死豈可避以是義推憂爲是誰樂所從來是故說曰處憂無憂心如死灰澹然無爲盡滅一切惡趣所以惡趣者地獄餓鬼畜生邊地夷狄之中亦名惡趣是故說曰滅一切惡趣也脫一切苦惱脫八苦根生苦者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行者於

中脫此衆苦泥洹爲第一無爲無作無有衆變是故名爲泥洹也

出曜經卷第十四　內四　廿九

出曜經卷第十五　內五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廣演品第二十四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寧解一句聞可得道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者夫人在世多誦廣學不曉義理亦復不了味義句義猶如有人多負貧人不至百千擔正可勞苦無益時用是故說曰雖誦千章不義何益寧解一句聞可得道也寧解一句聞可得道者如昔有士多貯財貨饒諸穀食意欲遠遊便以家穀糶之易寶積珍無量後復以珍寶多易好銀意復嫌多便以好銀轉博紫磨金意復嫌多持以好金轉無價如意摩尼寶所願畢果終不差違此亦如是雖多學問不解句義解一義者所獲必剋是故說曰寧解一句聞可得道也

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聞一法句可從滅意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者人多修學義味成就然復不能思惟義趣便自墜落不至究竟是故說曰雖誦千章法義具足也聞一法句可

從滅意者世多有人博學多聞能思一句至百千義義義相次不失其緒以漸得至無爲大道是故說曰聞一法句可從滅意也

雖復壽百年　毀戒意不定　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

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護三事坐禪誦經佐助如斯之類不可親近雖久在世積惡無量死入地獄受無數苦火車爐炭刀山劒樹畜生餓鬼亦復如是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者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無數無量不可以譬喻爲比久處於世積德無量若生於天自然受福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

雖壽百年　無慧不定　不如一日　黠慧有定

雖壽百年無慧不定者世多有人不知慚愧與六畜不別猶如駱駝騾驢象馬猪犬之屬無有尊卑高下人之無智其譬亦爾愚闇纏裹莫知其明是故說曰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黠慧有定者黠慧之人深入法

典從一句義至百千義思惟反覆不以爲難是故說曰不如一日黠慧有定也

雖復壽百年　懈怠不精進　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

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者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願不成既自墮落復使他人沒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無爲大道之處自迷於道轉教他人沒在生死若受檀越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從生至死墮于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爲人邊地佛後世智辯聰入難之處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積德也是故說曰雖復壽千年懈怠不精進也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進解世非常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生值中國亦復難遭諸根完具亦復難得於賢聖法中求作沙門亦不可得聞真法言復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當念精進求於道果得至泥洹亦復不難也已以辦具便能成就無漏法身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也

雖復壽百歲　不知生滅事　不如一日中
曉了生滅事
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者人在世間無明
自纏不能得解計百年之中積罪無量亦復
不知生者滅者雖得出家爲道在如來法中
不了生滅恒在凡夫之地不至無爲也斯非
比丘沙門之業遠如來藏不近佛蓋是故說
曰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也不如生一日
曉了生滅事者人之在世觀達諸法一一虛
無生者不知所以生滅者不知所以滅一一
別之能知根本臨死之日亦不畏懼無所怖
難所生之處神識不錯遭賢遇聖聞法得度
是故說曰不如生一日曉了生滅事也取要
言之觀痛所從生夫人處世不知痛滅所興
跡爲比丘不達沙門之行是故說曰觀痛所
從生也當觀有漏盡人之習行不達有漏便
當留滯三界五趣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智者
習行觀此有漏知所從生知所從滅生不知
所以生滅不知所以滅漸漸得至無漏境界
復當觀察不動行跡若復有人不能觀察不

動行跡者便自墮落墜乎生死雖處沙門非沙門行雖處婆羅門非婆羅門行由四事因緣雖深奧法者若復學人觀察了知不動行跡意不傾動亦不移易漸漸得至登無爲岸復當觀察不死行跡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爲神從風去火冷竟靈散矣身體(四)(内五)段直無所復中然此習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觀察死之爲死生之爲生亦復不能修清淨梵行所謂不死行跡者滅盡泥洹是以得入中無爲之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樂是故說曰當觀不死行復當觀察清淨行跡道足清淨非穢濁所學道能去垢非習垢所學次當觀察天形象法不可覩見習上人跡於一切諸法最上最尊無能及者所謂滅盡泥洹是也行人觀察甘露行跡無饑渴想無煩熱想其不觀者永墜生死不達本無獲甘露者福業具足以已施彼無所悋惜也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纂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志勞形苦體在於曠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隨時瞻拜不違其火選擇淨薪採取好飽燒種種香以用供養望得恩福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福證驗當見設不爾者復祭祀爲時彼梵志意不遠慮即以兩手(肉五)(五)前捧熾火尋燒手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爾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身招此患苦爾時彼山有學道比丘相去不遠知而問曰梵志當知火者體熱不別恩養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聖師三界獨尊行則蹈虛無所罣礙坐則揚光照徹十方寧可與卿往彼親覲備得聞其深奧之法從此岸得至彼岸梵志聞已心開意解便與道人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彼梵志應得度脫在大衆中而說斯偈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纂

爾時梵志豁然心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佛

告梵志御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諸神唐勞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眞道之處不如須臾間執行自修纂世人執愚至死不覩百年事火不自覺悟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覺知之非眞恒當思惟知病所興爲所從來爲所從去悉了非眞實法若復受他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養名華擣香雜香繒綵幢旛如是之福不可稱計百歲事火不如須臾彈指之頃一行慈心其福最尊爲無有上難稱難量不可以譬喻爲比猶如芥子仰比須彌牛跡之水與海校量爪上末塵自稱勝地螢火之蟲與日競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況復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經百千劫未曾墜墮在凡夫地衆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積行所致是故說曰不如須臾一行慈心也

從月至其月　愚者用搏食　彼不信於佛

十六不獲一

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者或有生類貪著飯食以養其形不慮後世殃禍之災四大之

體其性不同神處其中識別是非智者識真愚者倒見不知今世後世善惡之行展轉三塗八難無有出期是故說曰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搏食也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者若有衆生一日半日一時半時彈指之頃篤信於佛意不移易其福難量不可稱計不可以譬喻爲比福至冥報無形無像忽然自至功祚無窮是故說曰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於法十六不獲一億千萬劫時聞法聲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是也如

契經所說告諸比丘今當與汝說三第一之尊一者佛爲第一之尊二者法爲第一之尊三者僧爲第一之尊彼云何佛爲第一之尊諸有衆生之類無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爲尊爲最爲無有上是以比丘（內五）其有衆生篤信佛者爲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豪尊是謂名曰佛爲第一之尊彼云何法爲第一之尊所謂法者有爲法無爲（七）

法滅盡無欲無生滅法泥洹法者爲尊爲最爲無有上其敬法者爲敬第一之尊以敬第一之尊便獲第一之福以獲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謂名曰法爲第一之尊彼云何僧爲第一之尊諸有大衆大聚大會翼從之徒如來聖衆爲尊爲最爲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衆生篤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謂名曰僧爲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衆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加被衆生乎此事不然也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不愍衆生者十六不獲一猶如境界方域其中衆生名號姓字不可稱計若有入慈定之士於中教化周窮濟之不擇好醜亦不興想斯可施與斯不可與平等無二一而不異乃謂眞施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或有國土稱其衆生名曰蠕動之類於中勇猛不辭勤勞適彼國界供給所須不令闕減是謂施心蠕

動之類不以神祇故十六不獲一不以正法故衆生自墮諸外道異學尼揵子等自稱爲尊以鐵鏁腹跨行世間自相謂曰此諸釋種沙門道士世之狂夫露頭左衽自稱爲尊我等觀察正是不祥之應世人狂惑何爲尊事若有衆生施此人者後得穢惡不淨之報夢想見之寤則遇惡況當行道與共相見是故世尊告諸比丘能於正法信心不斷遭遇百千勤苦衆難心不變易一意信向不習倒見爾乃名曰如來正法其不信者於十六分未獲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無量不可稱計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爲比何以名曰十六分不獲一也所以論十六者謂十六大國也此閻浮境仁義所居無有出此十六大國博古覽今敷演深奧隨順決斷永除狐疑使無猶豫十六國名其號一爲爰伽二者默偈陀萍沙王三者迦詩四者拘薩羅波斯王五者素摩六者須羅吒七者惡生王拔蹉八者拔羅憂塡王九者遏波十者阿婆擔提憂陀羅延王十一者

鳩留十二者般遮羅阿拘嵐王十三者椽難
十四者耶般那十五者劒浮本闕十六大
國苟識萬機衆事不惑衆辯捷疾學不煩重
暢達妙義尋究本末演布無量尋之難窮斯
出十六大國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纂
妙義者但當遊行歷十六國威儀禮節自然
得成不加於師無有模則也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未獲其一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者想外道愚學顛
倒邪見執愚不悟祭祀神祠乃經一歲其中
費損生民之貨亦不可計以若干種甘饌飲
食焚燒千火謂爲獲福反更遇禍斯由執愚
不自改更至今死後入于闇冥不覩大光智
慧之明是故說曰於四分中亦不獲其一也
是故聖人訓之以漸導之以路獲誘愚惑至
安隱處須臾行善勝彼一年也

親品第二十五

無信懷憎嫉　鬪亂彼此人　智者所屏棄
愚習以爲樂

無信憎憎嫉鬪亂彼此人者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復不信佛法聖衆眞如四諦苦集盡道積財至天猶不可恃怙捨壽之日財不自隨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罪故不造新猶如有鳥嗉貪肉食山樹有葉其像肉色晝夜伺捕延頸仰望在樹像肉墮即爲葉迷惑所纏不自覺寤如是不息喪命於彼所以然者皆由貪心不自改更故此間聞語傳至於彼設從彼聞復傳於此鬪亂彼此使不成就意中興嫉轉生塵垢是故說曰無信懷憎嫉鬪亂彼此人也智者所屏棄者智人知禮節避嫌遠疑不處惑亂之中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況當至竟與共遊乎所謂智者明古知今博通衆事防慮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應言無有失分別深義意不倒錯從一句義演布無數愚者所惑是故說曰智者所屏棄也愚習以爲樂者設復有人善心勸諫誘進童蒙訓之以道使見道門不從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獄爲堂室不慮後世殃禍之根教行惡業不從善教轉復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之中

是故說曰愚習以爲樂
有信無慳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爲樂
有信無慳嫉者如復有人篤信佛法聖衆至
意信解苦集盡道不懷諂心意柔輭承事
敬待諸梵行人晝則勤受夜則經行孜孜汲
汲不失威儀和顏悅色先笑後言不傷人意
是故說曰有信無慳嫉也精進信多聞者人
之修行精進爲上況復廣學採取多聞戒聞
施慧廣布一切安處無爲寧處道場以已所
見演示前人是故信多聞也智者所敬待者
常當親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
足定身慧身見身解脫身不具足者令使
具足是故說曰智者所敬待賢聖以爲樂者
夫人修行追賢逐聖不辭寒苦正使遭遇百
千億難能捨身命雖遭斯苦不爾其意是故
說曰賢聖以爲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覲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不親惡知識者彼修行人遭惡知識者日增

惡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潔隨惡業其素猶若有人愛犬猪羊心不遠離猪犬隨逐亦不相離猪犬所樂糞除爲上厠圂爲浴池共相染汙親惡知識者亦復如是共相追逐終以無善是故說曰不親惡知識也

不與非法會者非法人者五無救罪無戒無聞無慧無施如此之人不可親近其有追逐以爲伴者墮入惡趣不至善處是故說曰不與非法會也親近善知識者學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應設有之造不傷人意先笑後言文句相應是故說曰親近善知識恒與正法會者所謂正法會佛辟支佛聲聞是也更無衆生出於佛者除佛以更無衆生出於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無衆生出於聲聞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墮三塗厄難之處是故說曰恒與正法會也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行路念防慮者群從在途出言防慮曠野之中多諸鬼神若論惡語神即得便論說善者

鬼神營護所至到處不遇惡人亦復不逢劫盜人者是故說曰行路念防慮持戒多聞人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說告諸比丘當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無令違失便爲諸天鬼神所見營護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說曰持戒多聞人也思慮無量境者晝夜思慮坐禪誦經戒聞施慧是故說曰思慮無量境也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如彼學人聞彼善教意不錯亂文句相應便成道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增益善根至無爲道是故說曰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眞正

近惡自陷溺者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日損善根增益惡法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也習善致名稱者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盛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

遠布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也妙者恒自妙所行專正修無上道猶如須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羅漢道阿羅漢家轉自增益諸善功德是故說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眞正者當求巧便求諸功德瓔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稱廣布者欲得諸天世人敬待當自謹愼不興塵勞懷來道故是故說曰此由身眞正也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爲最上禁戒永寂滅

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智人求於智以成其聖道猶如紫磨眞金內外清徹造作器皿無不成就智者亦爾賢聖相習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說曰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也智慧爲最上禁戒永寂滅者夫人習行先當求上人之法是故說曰智慧爲最上禁戒永寂滅者也

如魚湍聚湊　人之貪著取　意著不覺臭習惡亦如是

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者猶如群魚集聚

一處穢汙難近人意貪著不顧臭穢愚人執意謂爲甘美不知久久不便於身臭氣流溢布見於外習惡之人亦復如是與親近者即成其惡損減善根增益惡部是故說曰如魚淹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著不覺臭習惡亦如是也

木槿葵藿葉　衆生往採取　葉動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木槿葵藿葉衆生往採取者如有善察之人往採其香雖不得根復獲香葉香氣芬芬正使捨彼故處猶香善知識從事者亦復如是成人之德功福日積是故說曰木槿葵藿葉衆生往採取葉動香遠布習善亦如是也

已自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爲人所誣笑　惡名日增熾

已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內五）世多有人不行惡事婬逸盜竊性不飲酒不博弈戲樂然彼衆生或在酤酒家坐或入婬種村中或在博弈家坐爲主人所見謂爲斯人習此非法與猶豫想此人先自貞潔清淨今日何爲習此非

法惡聲遂顯流聞四遠百千衆生共相告語誹謗之名從是日滋是故說曰已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爲人所誣笑惡名日增熾也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汙　勇夫能除汙　去惡不爲伴

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者世多有人未在道檢意不堅固與惡從事不被教訓見物而習見惡習惡見善習善以己所見示見於人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猶如毒箭汙染餘者已身行惡教人習之智者觀察此已終不行其惡是故說曰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毒箭在其束淨者被其汙勇夫能除汙去惡不爲伴也

是故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愼莫習　習當近於賢　比丘行於道　忍苦盡諸漏

是故知果報智人悉分別者衆生造行果報不同或盛輕而藥妙或罪重而易療唯有覺者能消滅耳智人所習自審明矣設有僭咎即能悔過猶馬蹶躓加之杖策然後調伏智人習行亦復如是尋隙所生自悔不及是故

說曰聖人亦果報智者悉分別也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者所謂非親所行非義口吐言教終無善響布毒於人以為快樂其有衆生甄習此者便為長夜流轉生死受惱無量神識倒錯心意煩熱所謂賢者包識衆事萬機不惑為人師範辯才無礙以已明慧演示衆生其聞音者斯蒙度脫是故說曰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也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者行人執意衆業備具賢聖八品如來聖道諸佛世尊常所修行復以賢聖苦忍之法盡諸有漏成乎無漏是故說曰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也

愚者盡形壽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愚者處世雖壽百年與智者同俱然意懞懞不別真法是以聖人以黙為喻終日酌物不知鹹酢喻彼愚者雖遇賢聖意迷心惑不達正教寄生於世無益於時是故說曰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也

智者斯須間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眞法
如舌知衆味
智人所學意志捷疾聞一知萬豫達未然隨
時之行亦不錯謬悉能分別亦無滯礙猶舌
嘗味甜酢鹹淡悉能知之學人所習究暢本
末別白黑法知病所興知病所滅斯非顛倒
斯是顛倒皆能別了投之聖藥是故說曰智
者斯須間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眞法如舌知
衆味也略說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習唯有
智者能究其事彼無眼目所謂愚者是也眼
目者賢聖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
不知眞法三耶三佛說所謂不知眞法者愚
者是也
智者尋一句　演出百種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智者尋一句演出百種義者智者執意明達
道術禪宴不亂練精神識永無塵垢四辯具
了聞一句之義達百千之章是故說曰智者
尋一句演出百千義也愚者誦千句不解一
句義者愚者意迷從冥至冥不覩大明雖誦

千章不解一義是以智人常當遠之不與從事是故說曰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也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眞佛之所說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
慈垂愍開悟未及（內五）（七七）願爲說法應適人意我聞
法已心意開悟得蒙度脫爾時世尊略說其
義告比丘曰非汝則捨比丘白佛我已知矣
佛告比丘我義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
非我有我已捨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是故
說曰一句義成就智者所修學也愚者好遠
離眞佛之所說聖人處世教誡衆生平等大
道愚者意迷神識難革或見如來而掩目者
或聞說法而塞耳者或見如來行跡輪相在
地而踰壞者斯等之類罪垢深固難可改更
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終訖說法於無餘境然
衆生類執愚積久甘露滋降不覩不聞捨形
受形輪轉生死無有出期斯由愚惑無明所
纏故也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經

怨憎有智勝者怨憎之人自知隙深意性明達防慮未然恒自思惟設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毀彼人也知有怨讎衆多思欲報怨力所不至知當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勝是故說曰怨憎有智勝也不隨親友義者親友之人心意疑倒意之所好教授前人與共同歡惡則同惡好則同好後受報對入地獄中是故說曰不隨親友義愚者訓非道漸趣地獄經

愚者自稱愚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實爲非法種諸罪根開地獄門塞泥洹路晝夜懇責我今處世衆結自纏塵垢汙染捨身受身輪轉生死不離三有便自悔責追師逐侶漸漸得至無爲之處是故說曰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也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歎譽我爲尊貴餘者不如不達今世後世殃豐之罪我

所知見世之希有自揚其名抑彼之德不知
生死之難修凡夫行是故說曰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　毀呰智者身　毀智猶有勝
歎愚不爲上
若復歎譽愚者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
卑善惡之行所可歎者反更毀呰是故說曰
若復歎譽愚也毀呰智者身者雖被誹謗不
以憂感自知果報緣對所至是故說曰毀呰
智者身猶有勝也歎愚不爲上者衆生處世
群愚黨或聞彼稱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不
知久後於身不便是故說曰歎愚不爲上也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昔佛在羅閱祇將侍者一人名曰阿難在路
遊行爾時世尊(內五)遥見調達(十九)逐路前進佛告阿
難我等可共就餘路行何爲與此愚人相見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來今日畏
此調達乎何爲欲避就於餘路佛告阿難我
自憶念本所造福自致無上等正覺亦復不

見魔若天外道異學沙門梵志能使如來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樹王下衆結未盡弊魔波旬將十八億衆人身獸頭獼猴師子虎兕毒蛇惡鬼形貌擔山吐火把持刀劒戈矛鎧鉀揚聲哮吼填塞虛空時來恐我猶尚不能動我一毛況今我身成等正覺三界獨尊豈當畏於愚調達耶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夫人處世當與黠慧之人共居出則和顏入則同歡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無異猶如親親心意欵至如此相敬皆至無爲是故說曰當選擇共居如親親會也

是故事多聞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猶月在衆星

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多有衆生解世非常明鑒三有知今世後世之報自知衆德具足恒親近賢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是故說事多聞并及

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猶月在衆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今使具足在大衆中獨尊隻步無有等匹猶如明月在衆星中光明遠照無有及者是故說曰如是人中上猶月在衆星也

出曜經卷第十五

音釋

耀他弔切照米穀也　簏詰叶切竹屬　奧於到切深也　倢他鼎切直也　婕彼列切花也　瘁疾冬切痛也　擣都皓切舂也　擣徒官切擊也　衿如金切衣襟也　嵐盧含切聚也　浮芳無切氣上也　素蘇故切白也　廁初吏切圂也　圂胡困切廁圊也　湍他官切疾瀨也　楹魚郢切柱也　檻胡黯切木名也　葵渠惟切菜也　藿忽郭切豆葉　豐許乃切過也　蹶居月切僵也　懇口很切誠也　兕徐姊切獸似牛一角鎧可亥切甲也　疇除留切田疇與儔同

出曜經卷第十六　內六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泥洹品第二十六

如龜藏其六　比丘攝意想　無倚無害彼滅度無言說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者猶彼神龜畏喪身命設見怨讎藏六甲裏內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為獵者所擒或梟其首或傷前左右足或斷後左右脚或毀我尾今不防慮定死無疑比丘習行亦復如是畏惡生死攝意亂想恒自思惟雖得為人寄生無幾今不自攝者便為弊魔波旬及欲塵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說曰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也無倚無害彼滅度無言說者不得倚於衆結縛著邪業顛倒欲有所倚者惟依於聖諦（內六）欲有所至安隱達彼喻如久病羸瘦著牀臥大小便不能動搖或老羸極不能起居要須健夫扶持兩掖意欲所至安隱至彼衆生之類其聾亦爾諸根闇鈍於諸深義不大殷勤

設遇良友憑仰有處漸漸得免生死之處是以世尊演教後生無倚生死起謀害心無倚無所害及成道跡是故說曰無倚無害彼也滅度無言說者猶如熾火光焰赫赫焚燒山野樹木枝葉無有遺餘火滅之後更無赫焰之兆凡夫之士亦復如是以貪熾火瞋恚熾火愚癡熾火焚燒功德善根永盡無餘既自喪福復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羅漢諸塵垢盡婬怒癡火永不復見已身得道復能度人是故說曰滅度無言說也

忍辱為第一　佛說泥洹最　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

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處在深山無人處勞神苦體修行忍辱內自繫意衆想不起時有迦藍浮王出行遊戲將諸宮人婇女五樂自娛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恣意自由(內六)聞樂疲獃即便睡眠宮人婇女各各馳散採拾妙華遥見菩薩在樹下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其有覩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衆星嶽峙諸婇女見奔趣向跪各一面立

是時菩薩徐開目視威儀庠序漸漸導引與說妙法欲不淨行漏爲大患夫人貪欲染汙形若後隋禽獸鴿鴟之中臭穢不淨墮入惡趣非是賢聖真人所學諸妹當知夫婬欲者當受火車爐炭之報如是菩薩無數方便說欲穢汙時迦藍浮王從睡而覺左右顧視不見諸婇女衆即拔利劒輕乘疾馬馳奔求覓良久乃見遥觀菩薩顏色從容婇女圍遶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與我婇女欲情交通內興恚怒憎嫉之心瞋恚赫熾不顧道理直前問曰卿爲仙士在此習術卿爲得第一禪耶對曰不也大王復重問頗得第二第三第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耶對曰不也大王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學於道術於此諸德不獲其一何爲在此喪其日月菩薩報曰吾所以捐棄家業在此學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復自念此人在此學來積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以報我修行忍辱吾今試之爲審爾不夫試忍之法不可飲食餚饌作倡伎樂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傷肌

之惱乃知現驗王語仙士設御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試之是時菩薩歡悅舒之時王恚盛不顧後世尋拔利劒斫右手斷次斫左手復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王問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報曰吾今行忍不捨斯須正使王今取我身體碎如芥子終不退轉失慈忍辱夫人瞋恚汙染之心形毀之後漏血無量我今得忍加被毀形諸瘡乳中悉出乳汁以此爲驗故行忍辱去彼不遠復有仙士數百之衆在彼學道聞此菩薩爲王所毀皆來奔趣圍遶問訊不審仙士疼痛不至劇耶對曰非也諸賢諸仙復問曰汝今形體分爲七分豈得復言無疼痛耶菩薩報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墮地獄餓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無上爲最正覺爾時諸仙士各各歎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爲妙無有過者捷疾利根長養其福必果其願將至不久是故說曰忍辱爲第一也佛說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過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無爲無起滅想法中之上無復過者

是故說曰佛說泥洹最也不以懷煩熱者所以捨家捐棄妻子除去五欲捨世八業不顧俗榮出家修道何爲於中惱熱衆生是故說曰不以懷煩熱也害他爲沙門者夫爲沙門應第一義隨沙門法不越次序無有憎嫉詐誑於人護彼如視已不從教令進學(四)是故說曰害他爲沙門也

言當莫麤獷　所說應辯才　少聞共論難
反受彼屈伏

言當莫麤獷者昔佛在世與大目揵連說法卿今日目連夫爲說法當如法說其間不容不雜糅之義說正法時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顧視當淨說不急之事何以故爾夫麤言者多諸瑕隙後更受形一身百頭如彼迦比羅比丘不異是故說曰言當莫麤獷也所說應辯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變異災怪所出六藝通達博練典籍造作無端便爲智者所見嫌疑若與責數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親近是故說曰所說應辯才也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來久矣我所說

是汝所說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猶如二人謗毀於佛一人有信受教不審一人無信諸根闇鈍如斯二人受地獄餓鬼畜生根栽若生爲人六情不具言語蹇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

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者如人執愚至死不改結使縛著顛倒亂想邪見貪試而自經絡猶若破器漏出所盛無所復中塵土垢坌而自汙染是故說曰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也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者人不豫慮必受其殃猶若陶輪輪轉不停久處生死求出難剋無以爲喻是故說曰生死所流轉長沒無出期也

若不自煩惱　猶器完牢具　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

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者若能自專不與諸著去諸縛結便當獲致無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

道猶如完器堪任受盛衆人見者莫不愛樂是故說曰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者人無此瑕滓得至滅盡泥洹之處永寂永息無所起滅是故說曰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也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泥洹第一樂

無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報應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嶮他國治生未經幾日積財無數一人緣至卒遇重患所有財貨療治患盡窮困頓篤不蒙瘳降一人無病不費財貨雖獲大利猶懷怨訴我今所得益不足言安隱歸家無所損失晝夜怨訴不獲財利親族勸諫語商人曰卿今無病安隱至家何爲嘆叫言不獲利有身全命實中之上是故說曰無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說世有二人難可厭足云何爲二一者得利而費耗二者得利而深藏若使閻浮地內天降七寶滿此世界與此二人者猶不知足未斷欲之人貪著財貨得而

復求不知猒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釋非眞不顧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猶若琢石見火電之過歷目如斯之變遷轉不住是故說曰知足第一富也知親第一友者人共知親以幸到爲本先信後義乃可同處猶昔有一人情愛至深但與朋友從事不與兄弟言談官遣禁防來召此人其人醉酒殺官來使尋走奔向歸趣朋友以已情實具向彼說我今危厄投足無地唯見容受得免其困朋友聞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難可藏匿宜可時還勿復停此設事顯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熾何爲向我類於骨肉其人聞之尋還歸家投歸兄弟五體歸命以實自陳所作慈咎宗族聞之皆共慰勞勿懷怖懼當設權計使免此難五親雲集嚴駕行調各各進路適他國界(內六)更立屋宅共相敬待(七)倍勝本國財寶日熾僕從無數是故說曰知親第一友也泥洹第一樂者泥洹之中終無患苦塵勞衆結永無復有休息滅盡是故說曰泥洹第一樂

饑爲第一患　行爲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泥洹第一樂
饑爲第一患者昔薩沙王爲兒阿闍世閉在
深牢人信斷絕糧餉不通在彼饑困告訴無
所王欲思惟念佛在心憶本所說尋於獄中
而說斯偈
最勝言教　流布無際　世共傳習　實無有厭
如無等倫　所說善教　身苦所逼　何過饑患
患中之苦者莫過於饑是故說曰饑爲第一
患也行爲第一苦者夫人處世志趣不同所
習各別饑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當有
處胎冥室之患設復降形有析體之惱諸情
具足當有衰喪老病所困形變神徙便當受
彼善惡之報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說曰
行爲第一苦也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人
之修行求於永寂永離衆患安處無爲無復
衆惱苦痛之患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泥洹
第一樂也
趣善之徒少　趣惡之徒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泥洹

人在世間修善者少雖復行善願不從意設當衆行具足是時諸天唯人爲善處人以天爲福堂猶如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諸天自知五瑞應至皆共雲集語彼天子曰汝從此沒願生善處至彼善處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處無爲爾時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諸天善處快得善利安處無爲此三句義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於正法中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樂家屬出家學道是謂比丘諸天之善處云何安處無爲佛告比丘得四聖諦思惟分別是謂比丘諸天安處無爲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惡之徒多者所以然者衆生之類修惡者多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分別善惡好之與醜但種地獄餓鬼畜生之根栽從冥入冥無復出期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是故說曰趣惡之徒多也如實知此者速求入泥洹者人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聞而自寤或有觀形而解者是以聖之布教若干應病適前投藥不虛其中利根之徒觀世萬變難可同

處上求無爲如救頭然所以者何彼處虛寂閑靜安樂永合虛表澄神不動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也

有因生善處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泥洹如斯皆有緣

有因生善處者云何爲緣所謂緣者施戒聞慧思惟清信士威儀出家威儀大道人威儀捨善行跡是謂因緣趣道之基是故說曰有因生善處也有緣生惡趣者有何因緣喻如有人內懷憎嫉施心不開犯戒殺生不與取如此十惡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墜墮趣於三塗是故說曰有緣生惡趣也有緣般泥洹者所說泥洹皆用賢聖真道斷諸結使前趣無爲離此聖品則不可獲猶如外道梵志自相謂言世無因緣亦無本末有者自然而有無者自然而無何以知其然猶若曠野荊棘生其棘鍼豈有巧匠削利鍼乎如鹿百獸群鳥樹棲衣毛雜色形像不同豈復有人彩畫其體乎論其品類受性不同地性素濡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濡耶斯皆無因緣而自然

生如此之類執迷來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絕是故世尊說曰其事有緣不啻若爾復何因緣衆生修行十善衆生所處其地平正爾時坑坎高岸荊棘逆草自然平整其有衆生修行惡者是時普地盡生荊棘高岸絕坑蚖蛇毒蟲孚乳滋多皆由先身積惡所致是故說曰如斯皆有緣也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眞人歸滅

昔者佛世尊在摩竭東界甘果園側因帝石室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寂然無塵垢見有衆群鹿遇彼獵師懷驚愕馳奔嶮阻之中爾時世尊復以天眼見有群鳥避羅高翔馳趣虛空如來天眼復見比丘言辯義趣柔和暢達尋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緣反覆究悉逆順本末如來天眼亦復覩之復見異比丘過夜之中反覆思惟（內六）入解脫禪定夜將欲曉（十）闇復欲盡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復是如來神眼所鑒爾時世尊觀此義因緣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復使正法久住於世使後群生覩其大明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鹿歸於野鳥歸虛空一義歸分別眞人歸滅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經中阿含所說佛告比丘此法精進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進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猶如有人素性怯弱素無兩目豈能設意露宿曠野多諸盜寇路難得越欲求度彼嶮難處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濟安身無爲懷愚性邪意信倒見終不得越嶮難之處要有智慧之目賢聖之術然後能到無爲之場是故說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也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然後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是時船師報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巳功抒此儲水船輕身全何往不剋爾時比丘盡其氣哺之力抒其船水窮乃得越至彼水岸收攝衣服整頓威儀漸漸往至親近世尊到

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坐如來知彼應得濟渡是以顧眄熟視而已非是辟支羅漢之所及也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今乃慮目前之難乃更反懼後世之忌船者危險世之常法權渡群生不以爲倦形如真器純盛不淨何不遺棄抒穢漏病斷婬怒癡乘賢聖船得至泥洹也

我有本以無　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

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各自爲正我本姓某字某雖有而無雖無而有無有而自生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也非無亦非有者非無者過去也亦非有者當來也如今不可獲者現在也執愚之士豈離沙門梵志行此邪徑不自改更所以爾者不解第一之義泥洹之道信於邪見不信泥洹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

我今無也非無亦非有無今不可獲也
難見諦不動　善觀而分別　當察愛盡原
是謂名苦際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滅盡泥洹極爲
微妙無形而不可見有爲之法動轉不停無
形法者不可移轉唯有如來辟支佛及聲聞
等以智慧眼善觀而分別一一決了是故說
曰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也當察愛盡
原是謂名苦際者知愛根本與病若干於中
自拔永斷無餘是故說曰當察愛盡原是謂
名苦際也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斷愛除其欲者愛之爲病衆患之本以拔愛
本枝葉不滋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欲本自滅
更不復生由愛生欲流猶如駛河漂溺生類
億千萬衆喪其命根不得全濟河竭之後衆
生往來無形傷害是故說曰斷愛除其欲竭
河無流兆也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者愛
爲形質欲爲枝葉癡爲潤漬若彼學人思惟

妙觀能斷此者超越苦際是故說曰能明此
愛本是謂名苦際也
見而實而見　聞而實而聞　知而實而知
是謂名苦際
何以故說見而實而見何以故非見實而非
見如復有人若眼見色分別色本思惟識緣（內六）（十三）
不起想著非見實而非見者如彼愚惑之人
眼見色而生眼識此雖見不如非見何以故
由其眼見而與眼識故也是故說曰見而實
而見也聞而實而聞者若人聞微妙之聲不
與識著是故說曰聞而實而聞者也知而實
而知者如復有人分別識身採取善根捨棄
不善根諸垢永盡更不造新是故說曰知而
實而知是謂名苦際也
伊寧彌泥　陀俾陀羅俾　摩屑姤屑
一切毘梨羅　是謂名苦際
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國之語
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與說曇蜜羅國語宣
暢四諦雖說曇蜜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所
不解者復與說彌梨車語摩屑姤屑一切毘

梨羅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尋於座上得柔順法忍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衆行永休息　識想不復興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者是身無牢爲磨滅法是身不堅必當離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謂牢固意從想生想興萬病能滅其想乃應道眞是故說曰無身滅其想也諸痛得清涼者此衆生類流轉生死之海江湖四瀆投之無猒斯由痛本以受其困衆生相殘共相殺害皆由於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是故說曰諸痛得清涼也衆行永休息者人之受識由行而生行以滋長以成萬病善行趣善惡行趣惡智人習行不造行本是故說衆行永休息也識想不復興者識想流馳興病萬端是以聖人攝識不散（內六）人之興識多起癡根（十四）以三百藥滅百識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而滅識想復以無漏聖行頂忍之法而滅識想是故說曰識想不復興也有依便有動有動便無滅已無滅則知無猒以知無滅則不見

去來今以無去來今則無生死以無生死愁憂苦惱由此苦陰生諸衆病斯由習興衆結纏裹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謂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類目所覩者皆謂依也能滅此者乃應第一義於第一義不見來往周旋以無來往周旋則無生死不解此者則興塵勞生老病死日日滋長從是生憂愁惱萬端尋之不見其緒展轉相生成其五陰苦形能滅此者謂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有生有實者爲或有比丘無生無實無爲比丘不爲無爲者亦不有生設不有生不有實不有爲者則因生因實因有爲而說無爲也設當衆生無此患者如來終不說滅盡泥洹之樂

知生之本末　有爲知無爲　生死所纏裹衰老甚難制

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經中阿含所說大愛之本末所說佛告阿難若生無有生者則不告人說生之法下志群徒魚水之類說龍有龍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難我知有生故說生矣是故說曰知生之本

末也有爲知無爲者無形無像不可觀察於變易法是故說曰於有爲知無爲也生老所纏裹者人之處世衰老則知死二事見逼不免其患是故說曰生老所纏裹也衰者甚難制者斯由衆行婬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妒恚癡爲老病所使由此而趣是故說曰衰者甚難制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摶食　夫立食爲先然後乃至道

衆生之類悠悠在世皆由於食人不得食無以行道是故說曰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摶食者覺此非常知食所出審諦無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是故說曰孰能不摶食也食之爲物生死滓濁之法有形則累其食是故說曰夫立食爲先也佛告諸比丘我知諸入非地非水非火非風所以非識非空非不用非識非有想無想非今世後世非及日月所照處如斯之類非緣所及其中倒見之人求自解脫尼揵子等自相教訓求解脫者要當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脫佛觀

此義已欲斷生死狐疑欲遮尼揵子顛倒之
相故說此事欲斷後世狐疑故故說斯事日
月不俱明邪正不競與此事明矣是故比丘
我亦不說周旋往來生死起滅此謂苦際之
本也

地種及水火　是時風無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見其實

應化之人或憑所豪或因有所濟應豪貴度
者不加言聲所憑度者豁然自寤不須師匠
謙恭卑下者自然得寤是故說曰光焰所不
照亦不見其實也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明　審諦觀此者
乃應梵志行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猶如日月之光
衆塵自弊不能廣布宣其教命猶若忉利天
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無有日月光明皆
由曩昔積行所致是故說曰非月非有光非
日非有明也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者所
謂梵志者越過三界行玄德滿故曰梵志是
故說曰審諦觀此者乃應於梵志行也

端正色縱容　得脫一切苦　非色非不色
得脫一切苦
有色無色生於苦本能脫此苦者諸苦中得
脫是故說曰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
究竟不恐懼　越縛無狐疑　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爲惡　內六　十七
究竟不恐懼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究竟二
者自然究竟止止而不畏其曲是故說曰究
竟不恐懼也越縛無狐疑者斷諸縛結永盡
無餘生死久長輪轉五道輪轉無際不知慚
愧恥辱之法是故說曰越縛無狐疑也未斷
有欲刺豈知身爲患者夫人處世行法不同
未得斷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
有三者無色有所謂欲刺者邪徑之刺打捶
而重捶楚而重楚是故說曰無邊無際而不
可獲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爲患也
所謂究竟者　息跡爲第一　盡斷諸想著
文句不錯謬
所謂究竟者息跡爲第一者所謂究竟者法
中之上無有過越病中之重縛著欲心永盡

無餘是故說曰所謂究竟者息跡爲第一也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者所謂想者興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癡是想如彼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雖多當知欲怒癡想此爲行本彼諸衆想求盡無餘亦不興想念彼欲意所說言句終不錯謬所以然者行有究盡有不盡者是故設教訓彼後生是故說曰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　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

知節不知節者節爲有爲之行不知節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閉塞不通道義是故說曰知節不知節也最勝捨有行者至眞等正覺是爲最勝捨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說曰最勝捨有行也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九六)者猶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十八)其道果猶如孚乳之類捨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捨其本行而就無漏之行是故說曰如卵壞其膜也

衆施法施勝　衆樂法樂上　衆力忍力最

愛盡苦諦妙
衆施法施勝者衆施之中何以故說法施爲
勝所謂法施者爲良爲美爲無衆患其中衆
生所聞法者心意開悟靡不解脫所謂財施
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
猶如與萍沙王說微妙之法八萬諸天萬二
千摩竭衆生復與釋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說
微妙法八萬諸天皆得微妙法諸情通達無
所罣礙以是故說衆施法施勝也所謂財施
者今日受施明當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
彼人聞法從劫至劫無有窮盡是故說曰衆
施法施勝也衆樂法樂上者在俗處樂亂想
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獄行夫法樂者暢達演
說問則不滯暢達觀意淫洋入耳是故說曰
衆樂法樂上也衆力忍力最者昔有隣國之
王興兵起衆往攻敵國左右諸臣語其王曰
隣國興兵今來逼近願王自備共相攻擊王
語諸臣此是鬧事何必須吾公自臨敵賊以
逼近攻伐城門諸臣啓王賊今在外明王宜
當深慮斯理王告諸臣賊雖在外不足遠慮

但自營私何慮公務時賊暴虐轉入城裏左右啓曰賊今逼近不審明王竟何備慮王告諸臣此事微細何足上聞隣國大王轉進至殿諸臣啓曰隣國之王今以見逼不審聖尊有何思慮其王告曰我今處世變易不停興者必衰合會有離宜可脫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摩何自退往適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娛設此暴王欲獲我身擒殺形體者不辭其愆所以然者亡國失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萬民無患豈不於我有大幸乎時彼敵國之王歎未曾有舉聲唱曰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雖得勝未如王比開懷大通不顧世榮自今已往還治本國與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已無異是故說曰衆力忍力最愛盡苦諦妙者愛之為本衆結之本學人習道先斷愛結然後漸進無漏道檢是故說曰愛盡苦諦妙也

出曜經卷第十六

出曜經卷第十七　內七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觀品第二十七

善觀已瑕隙　使已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善觀已瑕隙者人但見彼惡不見已慊互相是非共相誹謗猶如典場之人抄穀高揚輕者在遠重者在近是故說曰善觀已瑕隙使已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若已稱無瑕　二事俱并至　但見外人隙
恒懷危害心

夫人在世多自矯譽自稱功德與世無雙我之所行戒聞施慧爲尊爲特爲無儔匹是故說曰若已稱無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勝順者恒負執行之人修德亦爾自知已慊不露見彼是故說曰二事俱并至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者人不自審但見外事諸不善法弊惡之患隨入惡趣不至善處種地獄畜生餓鬼之苦是故說曰但見

外人隙恒懷危害心也虛空與地各各離別不見眞法不見非眞法是故說曰遠觀不見近也

知慚壽中上　烏以貪掣搏　力士無畏忌斯等命促短

知慚壽中上者人之處世不知慚愧無所畏難猶如暴逸之牛無所畏難彼愚駿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是故說曰知慚壽中上也烏以貪掣搏者猶如飛烏貪餮無猒掣搏人物無有忌度衆生之類亦復如是貪著財色無有猒足是故說曰烏以貪掣搏力士無畏忌者如彼力人無所畏難在大衆中恣意所作無有及者其有呵諫來勸喻者尋懷瞋恚斷其命根是故說曰力士無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處世輕人貴己但執顛倒迷惑不寤侵(內七)尊物强梁自恃如斯之類命不久停是故說曰斯等命促短也

知慚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缺漏當觀眞淨壽

知慚不盡壽者彼慚愧之人於諸衣食不大(二)

殷勤所得財貨分布與人麤衣惡食不著裝飾雖存命於世無所榮慕是故說曰知慚不盡壽也恒求清淨行者所行清淨不造邪諂身口意淨應無上行亦知外淨出言適前無所傷害是故說曰恒求清淨行也威儀不缺漏者收攝諸根不使流逸是故說曰威儀不缺漏當觀眞淨壽者進止行來出口言語飲食取以養其壽是故說曰當觀眞淨壽也

世間普盲冥　有目勘勘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世間普盲冥者猶如盲人不見善色惡色平地高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婬怒癡所覆不見善惡之行不知好醜亦復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處是故說曰世間普盲冥也有目勘勘耳者猶若長阿含契經所說佛告長爪梵志（內七）世皆修善甚少少取要言之懷倒見衆生多於大地之土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不識父母亦復不別尊卑高下懷正見衆生者如爪上土見雖不錯願求不同猶如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出家學道各自

謂尊書籍別異求於解脫執愚意迷不達大道正見之人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有目勘勘耳群鳥墮羅網者猶如獵者施張羅網懸弶捕鳥剋獲無數鳥獸之屬其得脫者若一若兩生天之衆亦復如是若一若兩得受天福如雜阿含契經所說佛告比丘衆生入地獄者多於地土從地獄終還生地獄餓鬼畜生亦復如是生天衆生如爪上土是故說曰群鳥在羅網生天亦復爾

觀世衰耗法　但見衆色變　愚者自繫縛爲闇所纏裹

觀世衰耗法但見衆色變者夫人處世千轉萬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衆生世所謂器世者三千大千刹是也衆生世者三界衆生四生五趣是也陰世者色陰無色陰是也於三世中取衆生界何以故說衰耗之法所謂衰耗法者爲婬怒癡所衰耗猶如商賈遠涉塗路遇賊亡失所獲財寶爲賊所劫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婬怒癡所劫斷善根財貨衆人皆見知其衰耗億

千萬衆時有脫者是故說曰觀世衰耗法但見衆色變也愚者自繫縛爲闇所纏裹者世多有人行跡不同恒爲二縛所繫一者結使二者陰縛爲此二事所縛無明所陰蓋亦不堪任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猶若有罪之人閉在牢獄不覩日月光明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室所見纏裹夫爲欲怒癡所繫縛欲求解脫難可得也是故說曰愚者自繫縛爲闇所纏裹也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者以性觀察不見功德之本復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難者無一善根可濟免也猶若有人溺沒深厠糞除所汙復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濟彼難求覓淨處欲往手捉遍悉觀之無一淨處便捨而去無漏之人觀察衆生頗有毫釐善本可療治乎遍觀察之無有善本可療治者聖人自念咄嗟哀耗群從罪重乃至於斯是故說曰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衆生皆有我　爲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

衆生皆有我爲彼而生患者世多有人性懷

顛倒衆生之類我所造爲從我而生復有說者從他而生從他而有是故說曰衆生皆有我爲彼而生患也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者一一者所謂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見信邪顛倒是故說曰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觀此刺因緣（內七）衆生所染著（五）我造彼非有彼造非我有

觀此刺因緣者所謂刺者邪見之刺也因緣者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別異所種不同是故說曰觀此刺因緣也衆生所染著外道異學晝夜孜孜汲汲各自謂眞信邪倒見不能捨離就於正路是故說曰衆生所染著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自謂正共相干錯衆生之類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復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是故說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也

衆生爲慢纏（染著於憍慢）爲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

衆生爲慢纏染著於憍慢者彼人自念意性憍豪我今在衆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

業僕從家產無及我者心意堅固不能捨離是故說曰衆生爲慢纏染著於憍慢也爲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者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不能免此生死至無爲岸是故說曰爲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也

已遠及當遠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及學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視病瘦者　是謂至邊際

世有衆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潔

欲清淨戲而習之於中興起憍慢不自改更是謂第二邊際是謂諸賢增益諸著已遠及當遠者得陰持入或有不得陰持入者此二俱受塵垢者一者邪見塵二者愛欲塵爲結所使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二俱受塵垢也習於病根本者外道異學(內七)是習彼技術(六)而自榮已及學諸所學者諸有衆生學其技術乘馬御車造作無端皆能備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脫是故說曰及學諸所學也觀諸持戒者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烏戒舉聲似烏或持

鵂梟或隨時跪拜効鵂梟鳴或持鹿戒聲響似鹿是故說曰觀諸持戒者也梵志清淨人者彼外道異學自相謂言其有滿滿行淨行者便得解脫至清淨處若復事火日月神珠藥草衣服宮殿屋舍然後乃至無爲之處是謂名曰一邊際也世有衆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計欲清淨翫而習之犯欲無隙是謂第二邊際是謂諸賢增益諸著能得知此者亦不隨流轉有目者觀所謂有目者諸佛世尊是信能觀察流轉停息是故說曰有目者所見解此二邊者無所染著不興塵勞此名苦際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者如彼水泡不得久停昔有國王女爲王所愛未曾離目時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見水泡意甚愛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爲頭華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攬持云何得取以爲華鬘女白王言設不得者我當自殺王聞女語尋召巧

師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與我女作鬘若不爾者當斬汝等巧師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與王作鬘王甚歡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臨視女隨王語在外瞻視時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別水泡好醜伏願王女躬自取泡我當作鬘女尋取泡隨手破壞不能得之如是終日竟不得泡女自疲猒而捨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虛僞不可久停願王與我作紫金鬘終日竟夜無有枯萎水上泡者誑惑人目雖有形質生生便滅盛焰野馬亦復如是渴愛疲勞而喪其命人身虛僞樂少苦多爲磨滅法不得久停遷轉變易在世無幾不爲死王所見是故說曰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不觀世者五盛陰身如是不久當復消滅設能滅此五陰身者不與死王相見也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者如國王車雜色莊嚴雖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載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也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者愚人所貪翫而習之智者所棄若捐糞除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也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智人知動搖心不願樂常意欲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　衆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緣多病少病形貌好醜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衆病之所因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爲緣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者衆香芬熏沐浴

其髮衆香沐浴香氣遠布是故說曰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也愚者以爲緣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纏裹不能得遠離無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謂彼岸者滅盡泥洹是故說曰愚者以爲緣不求越彼岸也

當觀畫形像（內七）摩尼紺青髮（九）愚者以爲緣

智者所歎愚

智慧之人分別妙觀思惟校計不與相著是故說曰智者所歎愚

强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爲緣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長者自念今時年少道人情欲未斷我今宜請來在家使諸婦女擎食供養設有欲情者我當知之即往在寺請諸年少道士詣長者家莊嚴婦女更著新衣盡出禮拜興恭敬意時有六通羅漢尋而覺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盡髑髏手脚各自一處爾時羅漢告諸比丘當自專意以求度世莫視女色興穢汙心時彼長者覩彼瑞應歎未曾有內自剋責知爲不

是五體投地自求悔過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諸婦女各各慙愧即還入舍是時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無崖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土由仲比須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爾時比丘便說此偈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爲緣　亦不自求度
分髮爲八分　雙部眼耳璫　愚者所染著　亦不自求度

爾時比丘說此二偈已便從座起而去時彼長者及諸婇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寶後日各各成其道跡

著欲染於欲　不究結使緣　不以生結使　當度欲有流

著欲染於欲者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達聖賢之法是故說曰著欲染於欲也不究結使緣者貪嫉慳結病中之重者入骨徹髓醫所不療積財億萬不肯惠施至其壽終不能持一錢自隨其有衆生修行貪嫉者身無威神遂致貧窮宗親不和爲人所輕是故說曰不究結使緣

也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爲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無明流四者見流衆生之類沉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當涉歷流轉五道是故說曰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也

上一切無欲　當察此大觀　如是有解脫本所未度者

上一切無欲者上者色界無色界欲者欲界也於此三界無復三毒於中永得解脫是故說曰上一切無欲也當察此大觀者無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羅漢爲勝爲尊爲貴爲無有上是故說曰當察此大觀也

如是有解脫者聖人起行不自爲己於諸四駛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說曰如是有解脫也本所未度者昔所經歷生死之難未曾爲度當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說曰本所未度者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脫縛復就縛

昔佛在釋翅搜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中爾

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入迦維羅竭城乞食爾時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遥見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樓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啓世尊言如來之姓國中豪族轉輪聖王所至之處何爲自辱持鉢乞食爾時難陀取如來鉢入内盛甘美饌飲食佛見難陀入舍之後告阿難曰我今向尼拘類園難陀出者勿復取鉢設語難陀躬自送鉢還于如來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復隨後語難陀曰速還勿久須來乃食前進來久婦重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者恐捨家學道難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鉢授與如來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以至此今宜速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何爲復辭欲還到家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出家爲道閉在靜室不使還家如是經歷日月之數次第當直遂至難陀難陀聞之内自歡喜我今當直事得縱容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受直使辦水掃地事事不辦是時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飄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閑閉門戸戸

自然開難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種饒財多寶無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設有漏失以物償之今當竊逐細徑案大塗者備值如來爾時難陀脫三法衣更被白服摩何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從彼而進難陀見已奔趣大樹欲自隱形如來神力反使大樹在難陀後難陀周惶安身無處爾時世尊復以神力拔彼大樹懸在虛空爾時難陀入樹根處隱形自蔽如來尋往與共相見難陀何爲乃來至此難陀默然慚愧不對如來再三告難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對難陀言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心不自專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當自專勿懷恐怖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天上見一宮殿七寶所作金銀刻鏤玉女營從不可稱計純女無男亦無夫主是時難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宮殿快樂無比七寶殿堂彈琴鼓瑟

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昔所未聞然此天女無有夫主唯願世尊解我狐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汝自往彼問其情實天女自當與汝說之難陀受教至彼天宮以其情實問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寶殿堂五樂自娛汝等夫主竟爲所在（內七）天女報曰汝不知乎閻浮利地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名曰難陀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處在天宮彼人即我等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今所論者正是我也即還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諸宮（十三）殿玉女營從盡是我許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獼猴瞎無一目佛語難陀汝孫陀利婦何如是瞎獼猴乎難陀白佛止止世尊勿復說此豈當以此方之彼人孫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術無事不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瞎獼猴比孫陀利復以孫陀利比諸天女億千萬倍不以譬喻爲比是時世尊即接難陀將至地獄示彼苦痛考掠搒笞酸毒難計八

大地獄湯煮罪人一大地獄十六隔子圍繞其獄刀山劒樹火車爐炭燒炙焦煮苦痛難陳有一大鑊獄卒圍遶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不審世尊斯諸地獄皆有罪囚斯是何鑊不見罪人佛告難陀汝躬自往問彼獄卒自當爲汝說其本末是時難陀受佛教誡往問獄卒斯是何鑊空無罪人獄卒報曰閻浮利地眞淨王家兒得成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爲人放逸婬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之後當來入此鑊中經歷劫數乃得免脫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難陀聞已衣毛皆豎形體顫慄顏色變異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師三界大護今覩此變倍懷恐懼尋於佛前而說此偈

今捨天上位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泥洹滅 內七

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爲令至道場

青衣白蓋覆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末塵垢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
人懷恐懼意迷不寤值前禱祀不別眞僞昔
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毋
敢豹王設卿有臨死之難慎莫左旋佛寺當
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是時惡少王大出兵
衆攻純西城手自執劒殺三億人不滿四億
視滿五億後戰不如乘象奔走顧見佛圖憶
毋教誡便迴象右旋敵國見之皆伏還國王
見賊退尋後追攝即還壞賊擒獲王身便憶
佛語自歸佛者爲尊爲上無有及者設我不
右旋者豈能壞此賊乎是故說曰人多求自
歸山川樹木神園觀及神祠望免苦患難也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歸法比丘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苦緣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爲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戒信根已全戒則不毀諸
有衆生能自歸此三寶者無願不成爲天人

所供養自致得道亦復受永劫之福人之無怙猶樹之無根若有所憑何事不果也

觀以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觀而不復觀

所謂觀者苦習盡道真如四諦彼執行人以觀苦習盡道真如四諦觀者現在以觀過去當觀未來興於塵勞皆由三世墜墮生死不至于道是故說曰觀以觀當觀也不觀亦當觀者所謂不觀者不見苦習盡道如是當觀深察分明知為不見苦習盡道真如四諦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也觀而復重觀觀而不觀者信能分別苦集盡道一一思惟究暢其義觀而不復觀者已觀已知不復思惟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觀而復不觀也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畫以為夜寶身壞不久

觀而復重觀者觀有二種一者財觀二者第一義觀夫財觀者增益結使第一義者盡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觀而復重觀也分別彼性本者或有人性造行不同國界若干法

教非一聖人在中一一分別或有意開悟者或有意不開悟者或有開悟不開悟者衆生受性悟有遲疾是以聖人訓之以道勤加修術晝夜匪懈是故說曰分別彼性本也計畫以爲夜者衆生之類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不思善本是謂計畫以爲夜也寶身壞不久者世間財貨世之常法終日聚集要當消壞善根財貨者終不腐敗是故律本說曰當以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是故說曰寶身壞不久也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觀而亦不見

觀而不重觀者彼修行人思惟妙觀道者觀察知彼行人亦無妙觀得思惟定者有二種人一人得觀一人不得觀復更有導師觀察行人頗有應於聖諦者不遍思觀之不應聖諦是故說曰觀而不重觀也觀而亦不見者多有思惟修習道行復觀久遠過去世事或有達者或有不達者一一分別亦不錯亂是故說曰觀而亦不觀也

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　因何見不見
因爲出何見
云何見不見者行人修法計有是常清淨之
法所謂不見者不見苦集盡道是故說曰云
何見不見也何說見不見者行人唯見一緣
或緣色或緣色聲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
是故說曰何說見不見也因何見不見者猶
如二人衆行以具功德備悉雖在生死不懷
怯弱意求斷結亦無疑滯一人意偏不達究
竟一者不見斷諸有漏一者不見在諸生死
是故說曰因何見不見也因爲出何見者由
賢聖法自見出要義所願必剋無所畏忌是
故說曰因爲出何見也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　以解苦根源
是謂明妙觀
猶若不觀苦者如彼學人不見苦空非身無
我亦不分別於諸行際便爲墮落自觀身中
汙穢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我自我有色
自我色亦不分別色之本末是故說曰猶若
不觀苦常當深自觀也以解苦根源是謂明

妙觀者所解苦空無常非身之義身之爲患流溢萬病行人思惟意不亂錯深知病之根源身寄於世四大合成從無數劫已來不覩大明斯由癡惑所纏裹故我今以脫不造彼緣是故說曰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也

誰令凡夫人　不覩衆行本　因彼而觀察去冥見大明

誰令凡夫人不覩衆行本者世間盲冥不覩大明誰之所造衆生悠悠不識正路現有四大陰持入苦愚者染著不信爲患興諸邪見遂增塵勞因彼行人而自觀察晝夜思惟斷結爲業去冥見大明大明之本無冥根是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識眞如四諦苦集盡道不修境界清淨之行是故說曰

誰令凡夫人不覩衆行本也

惡行品第二十八　十八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者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不以修惡而得至道皆習於善自致道跡是故說曰諸惡莫作也諸善奉行者彼修行人

普修衆善唯自瓔珞具足衆德見惡則避恒修其善所謂善者止觀妙藥燒滅亂想是故說曰諸善奉行自淨其意者心爲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難解之結纏裹其心欲怒癡盛憍慢慳嫉種諸塵垢有此病者則心不淨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說曰自淨其意也是諸佛教者如來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佛出世間甚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華億千萬劫時時乃有是故如來遺戒教化賢聖相承以至今日禁戒不可不修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戒惠施所致也是故說曰是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　不藏恚怒懷　以善滅其惡
欲怒癡無餘

昔日大目揵連同産弟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硨磲碼碯真珠琥珀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是時目連往到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癡不好惠施佛常演說夫人惠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

閉藏惠施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告勑施獲大報不敢違教竭藏惠施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然財寶貨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乎目連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陳此語無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且示汝微報若欲見者從隨我來爾時目連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於六天彼有宮殿七寶合成前後浴池香風遠布庫藏多無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亦無夫主弟白目連是何宮殿巍巍乃爾不見有男純是女人目連告弟汝今往問自當知之即往問之天女當知我有所問願見發遣天女問曰有何狐疑而欲見問其人報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斯德於中受福願解我疑永無猶豫天女報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積有年歲食福自然無復是過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懷今當與說閻浮利內迦毘國

界釋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好喜惠施周窮濟乏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與我等作夫主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其人聞喜善心生禹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當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頭面懺悔還至世間廣施不倦是故說曰惠施獲福報不藏恚怒懷者夫人懷毒藏匿在內伺人之惡忽人之善如斯之類不可與親如灰覆火目雖不覩蹈則燒脚身無防備搪揆禁戒當時意勇不覺傷損人之傷害自古有之或先懷嫌或卒興怒卒興怒者猶尚可恕先懷嫌者斯意難親所以然者夫人陰謀必有傷剋群愚相逐遂致惡哉外揚不密內共情通共相稱譽成惡朋友事與願違遂致喪沒家屬財產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惡聞其聲是故說曰不藏恚怒懷也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者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猶四瀆水斷流而度無所畏難滅諸惡部使不復生有災吐毒欲怒癡生拔三根栽種其三業仰

修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是故說曰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也

隻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如鶴擇乳飲

隻行勿逐愚者所謂隻行者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繫念在前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莫與惡知識從事是故說曰隻行勿逐愚也欲群當逐智者世多有人慕及上賢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邃堪說道教不懷疲勞是故說曰欲群當逐智也智者滅其惡者智慧之人明古達今出言所說必有所濟晝夜孜孜思惟道術承受明智所出言教以善功德消滅衆惡是故說曰智者滅其惡也如鶴擇乳飲者如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長展轉相生其數無限養鶴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飲之鶴之常法當食之時鼻孔出氣吹水兩避純食其乳鳥之頑魯猶能分別去水飲乳今之比丘能不爾乎當選其善蠲除其惡如彼鳥鶴深知好惡也是故說曰如鶴擇乳飲也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處賢
觀世若干變者所謂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
世二者陰世三者衆生世此三世者佇病之
所屋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內者四百四病
同時俱作外者含毒之類蚖蛇百足蝮蠆虎
狼所見蛆蠆衆變苦干其事不同水火盜賊
怨讎之類竊來傷害是故說曰觀世若干變
也知法起滅跡知跡起滅其事有二一者結
跡二者陰跡能滅其事乃應無爲是故名曰
知法起滅跡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聖者
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鶴飛則高不樂丘
塚狂狂好淨不處厠圂賢聖之人亦復如是
不處群俗與共同光愚者好惡不處賢衆是
故說曰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也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餓想
當服於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經歷無數生死已來未曾得
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殊勝之味甘蔗蒲桃
如此之比不可稱數晝夜享之無有猒足然

不從此得至無爲念待味者未曾經口設當一遇永無饑渴其味餘者展轉生死墮墮三塗欲求出期實爲難矣是故說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義者彼修行人專精一已思惟禪定心所念法終不錯亂從初至竟不識次緒是故說曰思惟休息義也無熱無饑想者貪欲是熱瞋恚是熱愚癡是熱饑渴是熱能斷此饑渴熱者其事甚難正使飲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見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淨之味乃得消此衆渴之本是故說曰無熱無渴無想當服於法味者所謂法味衆施法施勝衆味法味勝得此味者法身不離善本斷諸世俗饑渴之患人欲修學求其解脫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無爲不自殷勤欲求得道跡者甚爲難矣是故說曰當服於法味也（內七）（廿三）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

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者人初立行先習善法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聞輒

信解意狐疑者不達於法此人必當經歷生死億佛超過不蒙得度設不損其心不毀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修學專意乃獲如匹夫聞彼有法中路多難無由經過一意念彼形意以達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隨是故說曰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也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者夫人習行敦崇道業世俗見根而現在前雖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興想著求於上及斯人終不憂墮惡趣是故說曰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趣道也

人欲練其神　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者舊學之人外虛內實或有潛隱山藪或有佯狂遊世行雖不同所濟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行人權現千轉百化要設方便導引衆生至百練室所謂室者泥洹虛寂無爲城是是故說曰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也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者捷疾利根之人出言

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辯才義辯法辯辭辯辯應辯義辯法辯者此二攝內法辭辯應辯者此二攝外法是故說曰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也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者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反皆執威儀不失其節猶若眾華競敷香氣遠布履行之人亦復如是（內十四）戒聞施慧諸總持門定意不散者能親近此無所違失便能成就無漏聖行是故說曰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者諸根具足無所流溢所說尊正言不卒暴威儀禮節無所漏失如斯之人無有儔匹亦無過者是故說曰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也吹棄諸惡法如風落其葉者行人執意鏗然不動執信堅固毫釐不犯去諸惡法日進其善晝夜校飾不令有塵如鐵生垢瑩治乃明人心垂垢須慧乃照是故說曰吹棄諸惡法如風落葉也

無故畏彼人　謗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人之修學除穢為
上行人除垢唯修清淨功德充滿何懼不達
心無惓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悟斯由通達
了深要故清淨之人無有結使愚者謗毀謂
(十二)
為不淨謗毀聖者受無擇罪斯由福報積行
所致是故說曰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也
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者世人執逆以惡
為妙由是殃禍漸入泰山造地獄餓鬼雜畜
生之罪是故說曰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

也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者人之修行志趣若干
惡者自知惡善者自知善雖為善惡不自知
者受報一倍善者受福無窮惡者受罪一倍
淨者受淨行不淨者受不淨行臨終之時善
惡然別若神來迎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
不錯亂衣被服飾自然著體天女圍繞共相
娛樂還自見光所照無礙積惡之人臨死之
日神識倒錯但見大火劒戟見導鴟野狐羅

剎妖魅虎狼惡獸復見刀山劒樹荊棘坑坎惡鬼圍繞是故說曰善之爲善惡之爲惡也人之所惡　後自受報　己不爲惡　後無所憂人之爲惡後自受報若夫人爲惡自招禍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爲惡後不受報如此之人生則遇聖當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意自清潔不累於人自行清淨自受其報是故說曰人之爲惡後自受報己不爲惡後無所憂也

達己淨不淨　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

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者己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是故說曰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也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者愚人所習終日不窮一日所造墜墮永劫雖遇賢聖不蒙濟度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是故說曰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也

若眼見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壽世亦不爲衆惡

若眼見非朴者夫人習行專精爲要若眼見色不起眼識若好若醜意悉平等設見好色不興染著設見惡色亦不懷感是故說曰若眼見非朴黠人求方便者見彼眼色知爲非眞爲磨滅法遷轉不住生者有盡常者亦滅愚者說習智者所嗤是故說曰黠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壽世亦不爲衆惡者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防惡於無形養福於自然執行不累於世言教不損於形質在世周旋未幾彼壽見短如有恥見長不自稱在世訖其壽終不爲惡行是故說曰智者善壽世不爲衆惡也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　經過險難處然有折軸憂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者昔有衆賈商人冒涉塗路經過曠野（內七）險難之中路多盜賊（廿七）無由自免所賣財寶無有貴耀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懷恐懼神識熾然有一黠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難衆人意正便得無他是

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也經過險難處然有折軸憂者道路險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道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爲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若無毫釐之礙演教者不損其功是故說曰經過險難處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疣　不爲毒所害　毒無柰瘡何無惡無所造

猶如調達在羅閱城興謀害心後事彰露舉國聞知時王阿闍世語調達曰汝宜出國不須住此十六大國莫不聞知云此有調達造作衆惡起傷害心向於如來調達聞已內懷憂感心不自寧便還本國宿惡不盡爲恚結所纏搪揆菩薩宮內語瞿夷曰我今取汝拜爲第一夫人不審聖女爲可爾不瞿夷聞之語調達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調達尋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甦瞿夷語曰除悉達力更無有人出我者上設當與汝相把持者身體碎爛劇於塵霧猶

如力人指壞千樹隨意碎之有何難乎是時調達轉進入宮殿坐菩薩牀宮人見之悉共嫌恨即前競捉擲干牀下即傷左髖不堪行來家人輦舉還歸本舍諸釋皆嫌皆來告語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懺悔調達聞之私設巧詐密作鐵爪(內七)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瞋恚爾時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有身無瘡疣不爲毒所害毒無奈瘡何無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佯如懺悔以爪摑壞其脚毒氣流溢自當取死諸人輦舉往詣世尊去世尊三七匝語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在地尋時地中涌火沸出纏裹其身將入地獄是故說曰有身無瘡疣不爲毒所害毒無奈瘡何也

(廿八)

多有行衆惡　必爲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比事甚爲難

多有行衆惡必爲身作累者世多有人布惡自侵不合聖諦屠割畋獵養猪畜鷄張施懸弶以捕群鹿爲賊殺戮縛就獄卒眞陀羅種羂索飛綸如是惡行衆生不可稱計如斯之

類必爲身作患死入地獄受痛難量是故說曰多有行衆惡必爲身作累也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爲難者人能自察前世後世善惡報應廣施周窮侵肌之貨以施於人此事甚難是故說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爲難也

善哉修善者（内七）善哉爲甚惡　惡惡自爲易（廿九）惡人爲善難

善哉修善者善人修善行應自然爲惡之徒不可親近爲善之人諸佛衛護諸天世人所可愛敬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是故說曰

善哉修善者善哉爲甚惡者人之爲惡日增無損猶如蔓草不種自滋正使鏟其地淨故處猶生不息是故說曰善哉爲甚惡也惡惡自爲易惡人爲善難者猶如眞陀羅種恒擔死人捐棄塚間心恒喜歡無所畏忌心倍歡喜以自娛樂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杻械晝夜行惡自謂爲尊賢聖之人觀此衆變以爲大患應死之人將詣都市舉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貪慕是故說曰惡惡自爲易惡人爲善難也

愚者自謂正　猶惡未成熟　惡以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者愚人自念所行
專一餘者所作皆爲非法見行善者共憎嫉
之罪報已具癡心純熟然後乃知我所作非
今我造惡非父母爲亦非兄弟宗親所造分
受其罪悔無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門梵志之
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
地甘心受罪知復奈何是故說曰愚者自謂
正猶惡未成熟也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受
若積罪之人入獄受報十三種焰纏裹其身
死而復甦求死不得要償故罪以盡無餘然
後乃出若在畜生愚癡所蔽不識眞道領腫
舂壞穿鼻轡頭枷鎖手脚若生餓鬼晝夜饑
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鍼身長四十里一寸千
隔若在人中貧窮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
是故說曰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熟也
賢者見於惡　不爲惡所熟　如惡以不熟
惡者觀其惡
賢者見於惡不爲惡所熟者彼執行人見其

行惡隨時訶諫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於三惡道造罪根本是故說曰賢者見於惡不爲惡所熟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者如人作惡後尋懷悔咄我所作將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習之將非是我執意誤乎自今改悔觀惡穢汙是故說曰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也

賢者觀其惡　乃至賢不熟　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者賢人守戒衆德具足多聞辯慧言無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眞誠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見小過隙便懷恐懼況當造無擇之罪是故說曰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世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者賢者自察自觀性行我今所致供養者皆由前身積學所致宿（肉七）不種福布恩施德（卅一）今日何緣得此福報今不謹愼重行其德者後更受形無福可憑復當流浪經歷生死方便積行乃成就其間艱難非度所知非筭所籌過佛恒沙不覩不聞由行自墜至今不度是故說

曰設以賢熟者賢自相觀也
人雖爲惡行　亦不數數作　於彼意不樂
知惡之爲苦
人雖爲惡行亦不數數作者人爲惡行當自
改更備受三塗八難之苦於中求出亦甚難
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設受其報
猶輕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斯由悔
過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負擔不重食以隨時
不加苦痛若爲餓鬼鬼有四種生作豪尊餓
鬼衣食自然若處人間豪富大族無所闕乏
若生於天微福之報食以覆口自恥福少是
故說曰人雖爲惡行亦不數數作也於彼意
不樂知惡之爲苦者學人見惡意不願樂自
攝其意不使分散罪雖微細報如泰山猛火
雖小焚燒山野是以智者常當防慮知惡根
源衆苦之首是故說曰於彼意不樂知惡之
爲苦也
人能作其福　亦當數數造　於彼意願樂
善受其福報
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者人生一世所以

致貧窮者皆由前身慳結所誤是以聖人觸類所說先以施惠爲首雖復貧窮要當少多減損以補曩愆雖無財貨當自役已出力作使修補神祠佐助衆事不使日夜闕其福業彈指之頃念善亦是況復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說曰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也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者人之修福多所潤及見行善者代其歡喜輒自出財勸助爲福見身獲祐善名流布見者心歡靡不致敬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閒處是故說曰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　攝持惡根本　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

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分散執意在前如擎油鉢戰戰兢兢如避劫燒當以無常苦空非身除心穢垢沐浴使淨是故說曰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也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者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粮者命終燒身之患日夜爲惡不能自改是故說曰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也

爲惡雖復少　後世受苦深　當獲無邊報
如毒在心腹

爲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無記少多爲罪或覺不覺要當受報不免其對無慚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說曰（內七）（卅三）爲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也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塵垢染意便當受於無邊之罪或觸嬈人使興惡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或離別眷屬鬪亂家室如此之苦衆惱無數是故說曰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也

爲福雖少　後受大福　當獲大報　如種獲實

爲福雖少後受大福者人之爲福唯存在心不在財物有多有少設施物多內心恪惜後獲其福亦不足言施物雖少心意普等廣及一切不自爲已後獲其福不可稱限是故說曰爲福雖少後受大福也當獲大報如種獲實者後受天人自然之福顏色縱容恒處中國不在邊境言從語用不傷人意饒財多寶不懷憎嫉在家修德宗族和穆設當出家捐

棄恩愛剃除鬚髮著三法衣苦形學道除滅
冀心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衆德普
備功福具滿猶如田夫多種獲報倉庫盈滿
意志歡喜內自慶賀功不唐舉是故說曰當
獲大報如種獲實也

無過而強輕　無恚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
便當趣於彼

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者如彼有人無有
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騃之人興意向彼起謀
害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見有哀苦拔濟其
難興念生類如母愛子是故說曰無過而強
輕無恚而強侵也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
者所謂十品者一名無救二名焰三名大焰
四名黑繩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
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餓鬼其有衆生惡
心熾盛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是故說曰當
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也

痛癢語麤獷　此形必壞敗　衆病所酷切
心亂而不定　宗族別離散　財貨費耗盡
王者所劫掠　所願不從意　或復無數變

為火所焚燒　身壞無智慧　亦趣於十品
此上諸偈盡是如來神口所說調達愚教阿
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來是時世尊尋向彼
象而說斯偈
作惡勿言無　久作言無罪　屏隱言無罪
斯皆有證驗
夫人作惡事有輕重意盛不捨不能去離不
求出要藏隱自匿亦復不能向人陳說是以
世尊教誨後人新作舊造下至屏隱之處善
惡冥報不可藏匿是故說曰作惡勿言無久
作言無罪也屏隱言無罪斯皆有證驗者人
欲設意在屏隱處造諸罪根當時雖可免前
類謗然復不免後世報對是故說曰屏隱言
無罪斯皆有證驗也
作惡言有憂　久作亦言憂　屏隱亦言憂
彼報亦有憂
人之造惡初意赫熾不自覺知當時心勇謂
爲應爾爾時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沒之際
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今此群惑之
徒執迷亦爾造身口行不善之本臨終之日

諸惡重陰各自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是故說曰作惡言有憂又作亦言憂屏隈亦言憂彼報亦有憂也

此憂彼亦憂　惡行二俱憂　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所謂此憂不死不命終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是故說曰此憂彼亦憂也惡行二俱憂者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見行自清淨

昔瑠璃王興兵攻伐迦維羅竭國摧破人民擒獲七千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蹈踖殺之略說其義佛告比丘拘薩羅王都無反復違聖叛眞興無擇罪斯等之類却後七日自當受報拘薩羅國王種當絕無復繼嗣無擇地獄火焰當出纏裹王身及諸侍從悉入無擇地獄之中瑠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宮人婇女出城避災尋詣恒水張帆乘船謂爲免難時阿鼻地獄火焰來接及諸

拜眾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瑠璃王先未避災之時來至舍衛城內忽聞作倡伎樂歌舞戲笑五樂自娛王問左右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徹於此諸臣白曰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聲王尋遣信速喚使來我今征伐與賊戰鬪憂慮國事祇頭今日方更歡樂以五樂自娛設我戰鬪不如賊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祇頭太子聞王召喚尋出奉迎王告太子吾與賊戰憂慮萬國沒今方更五樂自娛即拔利劒斬而捨去祇頭捨身即生天上內宮伎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天上婇女前後圍遶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在大衆中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爾時世尊復與瑠璃王而說斯偈

此熱彼亦熱　罪行二俱熱　彼熱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瑠璃王處在地獄拷

掠搒笞二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爲菩薩身號曰一
切施爲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敢國王曰汝今
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爲厨
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爲常
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
宿好行施惠修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
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
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
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
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
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
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
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衆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爲所在隣比報曰

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爲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又無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修行道德施心不絶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爲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爲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負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內七)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爲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前八)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鬼王聞之內懷慚愧改心易行思修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聞所說人中難有全於九十九王我捨此位願王統領以法治化我領鬼衆還歸窠窟若俱健者自當數覲即共離別各還所在萬民稱慶國界清泰共行十善不修惡業善宿積行不息後得成佛於樹王下復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出曜經卷第十七

音釋

矯舉夭切詐也　騃詞駭切癡也　劑昌列切劑也　餮他結切貪食也　眇息淺切少也　梟堅堯切鳥名　紺古暗切深青色也　髑髏徒木切髏力侯切髑髏頂骨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掠力灼切觸髏徒擊也　焦方九切蒸也　顫之膳切搖也　懊於到切悔恨也　蹈徒到切踐也　搪挨搪徒郎切挨徒骨切搪挨抵觸也　戕將來切與灾同　蝮方六切毒蛇也　蝟之列切蟄也　狌師庚切狌狌能言獸也　蔗之夜切甘蔗也　鴟尺之切鴟惟鳥也　魅明秘切老精物也　疣于求切瘤也　扼腕乙革切握也腕烏貫切臂腕也　髖枯官切髖脾也　犖羊諾切兩手對舉也　擭古獲切擭打也　涼其亮切施罟於道也　罦高縣切罟也

出曜經卷第十八　　內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暗淡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蟲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謂為已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升于東方爾時無復有夜光蟲明顏色暗淡像如純墨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暗淡也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問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寤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蓋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爾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有

大明夜光便暗淡也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於牢
由起邪見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衆生類戀慕生死若自生
念人處世間樂著五欲以自娛樂者乃為牢
固是故説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
邪見之人執意來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竊
聞佛家稱説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復
無有歌嘆喜儛宗親五族行來進止園觀浴
池都無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爾斯等顛倒
邪心不滅牢而固者莫過泥洹反更毀呰以
為不牢是故説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於
牢由起邪見故者滅盡泥洹無有衆患澄然
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不解以為非
真是故説曰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
正治以為本
若有衆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不欺詐
誑惑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衆生入
此室者寵位至不以增歡毀辱逼不以加感

與倒見異其辭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虛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渡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爲之澹然顧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是故說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爲本也

愚意以爲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

愚意以爲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難革或言陰聚爲牢或言結本爲牢於中興想不別眞僞雖復出家學道反習邪行是故說曰愚意以爲牢也反被九結縛者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如蛾投火不顧後慮斯由愛深固是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也

諸有懷狐疑　內八　今世及後世　三　禪定盡能滅無惱修梵行

諸有懷狐疑者彼彼修行人思惟惡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狐疑也今世及後世者

今者現身後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於中不興猶豫生狐疑者乃應定意是故說曰今世及後世也禪定盡能滅定者入定之人心意堅固盡能消滅不興想著是故說曰禪定盡能滅也無惱修梵行者不爲結使所煩惱執意清淨常如一心所修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說曰無惱修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人之修道常懷染汙婬怒癡垢不去于心雖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則不至於道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賢聖之人妨塞衆惡能服此眞法之服無有此者則不應服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御無所至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人之修學除穢爲本三毒結使永盡無餘雖得羅漢不入定意無記對至乃知謬誤修戒除垢穢不失其

道心是故說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無事不果諸天世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僞心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者世多有人與人言談內懷姧宄外如現愚是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也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僞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園觀遊戲見二梵志苦形學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道志苦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觀見二梵志苦形學道至為難及亦無儔匹佛告王曰人之修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威儀尋省來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王聞斯語內懷慚愧即從座起頭面禮足辭退而去還至宮殿告語傍臣沒速詣彼喚二梵志在我後園吾觀察審有苦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逸行不合已臣受其教即喚在園王自

樓上遥觀其行知彼巧僞詐稱爲道重懷慚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道者皆受誅戮不得縱容王至佛所頭面禮足悔本不及自今已往四事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不違此誓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僞心也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乃名爲善色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懷姡究之心雖披法服内行不眞能斷此者乃應道門是故說曰有能斷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爲善色者智人習法要應爲道非法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衆人敬仰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爲善色也

不以色縱容　暫覩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僞鍮　其中純有銅獨遊無畏忌　内穢外不淨

不以色縱容暫覩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顏色縱容與人言談辭義辯美然内心虛僞心口相違雖名爲人性行不均外如賢士内懷毒

行雖暫相見賢愚不別猶夜觀火遥見光明若當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內懷熾焰是故說曰不以色縱容暫覩知人意也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者當來愚人巧詐滋繁漸漸遂至謗賢毀聖妍究萬端幻惑世人與人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礙堪在大衆爲無軌事衆人覩者莫不飾目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也如彼虛僞鍮其中純有銅者巧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勝真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此爲喻如彼僞鍮獲世重利妍究之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檀越獲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受洋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是故說曰如彼虛僞鍮其中純有銅也獨遊無畏忌内穢外不淨者（ゆい）（六）如彼妍究之人多將翼從人間遊處衆人見者莫不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非是真人也是故說曰獨遊無畏忌内穢外不淨也貪餮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猪

數數受胞胎
貪餐不自節三轉隨時行者如彼愚癡之人
爲人標首受人供養自養其形身體肥盛不
能轉側檀越施主隨時禮覲愚人陽坐入定
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爲
譬如被養猪卧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
捨身受身無有休已是故說曰貪餐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如圈被養猪數數受胞胎也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波斯匿王宿植
德本福祠自應於後園中自然生甘蔗之樹
流出甘漿晝夜不絕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
粳米垂穗數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
猒身體肥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所
低身揖讓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王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座起辭
佛還宮即勑厨宰作食之人設洿擎食在吾

前者先說斯偈爾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爲
法王轉減食身體輕便進止行來無所患苦
觀淨而自修　諸根不具足　於食無厭足
斯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觀淨而自修諸根不具足者初復行人意不
堅固內自思念髮毛爪齒愛著清淨興著欲
想增益瞋恚愚癡滋長不攝諸情根門不定
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熾復益酥油深
明此理豈是滅火之兆乎夫欲息婬怒癡火
永不生者當興惡露不淨之想是故說曰觀
淨而自修諸根不具足也於食無厭足斯等
凡品行者彼修行人乞求無厭得而藏囊慳
心不捨若後命終受凡品行是故說曰於食
無厭足斯等凡品行也轉增於欲意如屋壞
穿漏者行人執愚不修善根欲意熾盛不自
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難猶若蓋屋覆治不
牢固天雨則漏澆濕衣服淨者使汙人情如
是意不堅固漏婬怒癡是故說曰轉增於欲
意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當觀不淨行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意不暇
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一分別料簡身
中三十六物穢汙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
收攝諸根不使漏失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內八)也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者
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薑薑不容入定信
心勇熾堪行精進超群獨邁尋受其證是故
說曰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也不恣於欲
意如風吹泰山者行人用意衆想不亂欲爲
禍根主生災患見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則對
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惡爲苦患制意不與
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御六塵內攝六情內
外清淨不漏欲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爲
飄風之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
曰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也
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　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處
空閑甚可樂者所以聖人論此語者欲使行
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專一思惟校計

不移時節意念響應如人呼聲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也然人不樂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著女色以爲寶用一旦亡歿乃知非眞是故說曰然人不樂彼也無欲常居之者所以言聖人者無婬怒癡諸結縛著脩然除盡淨如天金(九)亦無微翳若在人村周旋教化到時持鉢福度衆生隨施多少呪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衆心存曠野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也非欲之所處者著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有罪閉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欲求出良難得矣婬泆之人亦復如是癡心所裹閉在欲獄不遭無漏聖叡之藥欲得免濟甚復難剋也是故說曰非欲之所處也在林閑靜高岸平地應眞所過莫不蒙祐眞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衆害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是故說曰在林閑靜高岸平地應眞所過莫不蒙祐也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剋不難
猶若衆山競出好藥隨意取之分別毒害是
故智者說衆德具足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也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者
不以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本
聞善不歎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是
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也
賢者有千數　智叡在叢林　義理極深邃
智者所分別
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者所謂賢者有所
分別聞一句義暢演無數辯才之法思惟分
別皆由觀練是故說曰賢者有千數智叡在
叢林也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者分別諸
法不失次第義理深邃究暢其法知所從生
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一一不失是故說曰義
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
多有衆生類　非射而不值　今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者所謂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說曰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也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者利根捷疾觀是常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犯戒之人聞彼教訓謂爲誹謗不說眞誠自不稱名姓號之本亦不自卑歎譽彼者猶若善射之人分別善者而効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是故說曰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也

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　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

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者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是故說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也是故說曰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者夫人不樂衆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也（內八）（十二）

無信無反復　穿墻而盜竊　斷彼希望意是名爲勇士

無信無反復者如有諸佛弟子無有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

亦復不信苦集盡道盡者爲滅盡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說曰無信無反復也穿墻而盜竊者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之墻於中貨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穿墻而盜竊也斷彼希望意是名爲勇士者斷其利養之想無有希望人中之士無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希望意是名爲勇士也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遍滅其境界無垢爲梵行

除其父母緣者如來所以說是者現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故說曰除其父母緣也王家及二種者所以論王現其憍慢二種者一者戒律二者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是故說曰王家及二種也遍滅其境界無垢爲梵行者如來所以說此者欲見已慢永盡無餘修其淨行是故說曰遍滅其境界無垢爲梵行也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爲行

若人無所依者修行之人無衆結使亦不藏

貯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也知彼所貴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搏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惡想著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劒戟如彼搏食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惡露不可貪樂是故說曰知彼所貴食也空及無想願思惟以為行者如彼衆生入三解脫門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想願思惟以為行也

（內八）（十二）

鳥飛虛空而無足跡如彼行人說言無趣鳥飛虛空而無足跡者虛空飛鳥悉名鳳凰虛空之中不見足跡周旋往來都無處所是故說曰鳥飛虛空而無足跡也如彼行人說言無趣者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不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也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　思惟以為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無

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也不依於未然者不知未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也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爲行者著三解脫滅盡之門以自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爲行也

肉八　十三

希有衆生不順其徑有度不度爲死甚難希有衆生不順其徑者希有衆生生於中國者復有衆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衆生不順其徑也有度不度者多有衆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是非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度不度也爲死甚難者人之貪生但見目前不知趣死衆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爲死甚難也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者夫人處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是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也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

惱者如彼行人思惟校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無復熱惱之患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

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者履行之人修德自然畢衆苦惱不與塵垢是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也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者如彼行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是故說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也

無造無有造　造者受煩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然

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惱者人前爲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自隱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惱是故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惱也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者人前爲過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亂善神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也

造者爲善妙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造者爲善妙以作不懷憂者人修善行衆德
具足衆人所敬莫不宗奉壽終之後生善處
天上是故說曰造者爲善妙以作不懷憂造
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也
亦復不知論　賢聖不差別　若復知論議
所說無垢跡
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者如彼行人不解
議論不別句義若在大衆不知威儀禮節賢
愚不別是故說曰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
也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者無垢之論去
諸想著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飽
一切不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之惱是故說
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也
說應法議論　當豎仙人幢　法幢爲仙人
仙人爲法幢　內八　十五
說應法議論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句具足
展轉相教仙人者諸佛世尊也說名身句身
一一分別無有錯謬欲使正法久存於世是
故說曰說應法議論當豎仙人幢法幢爲仙

人仙人為法幢也
或有寂然罵　或有在衆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有不罵
或有寂然罵者心内熾然呪詛不息欲使彼
人遭水火盜賊内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
說曰或有寂然罵也或有在衆罵高聲大喚
不避尊卑是故說曰或有在衆罵也或有未
聲罵權在衆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是故說
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　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　亦不可知
一毀一譽但利其名諸善功德育養其身設
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不以為感過去
已滅善心不絕當來未至未有生兆現在不
住當復漂轉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亦不可知也
叡人所譽　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　叡定解脫
如紫磨金　内外淨徹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學見廣見敷演一義而
不可及皆蒙得度濟神離苦猶如如來行則
履虛離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現其中蟲

螺有形之類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衆苦無能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無有瑕滓是故說曰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清徹也

猶如安明山　不爲風所動　叡人亦如是　十六

不爲毀譽動　內八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爲風所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爲毀譽所動有一梵志多聞廣見無事不苞聞佛出世不爲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好醜往至佛所以百種罵毀訾如來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來如來心意鏗然不動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爲風所動叡人亦如是不爲毀譽動也

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

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者無明根本衆惡之源愛生枝葉以興邪見是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也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者所謂健者諸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說曰

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也
無垢無有住　身墮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無垢無有住者諸結使永盡無餘有結則有住無結則無住亦無身墮亦無苦子是故說曰無垢無有住身墮種苦子也最勝無有愛（內八）（卜七）
天世人不知如來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來者此事不然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也
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猶如網叢林者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愛根本枝葉滋蔓善思念之廣說如契經流轉生死分著五道是故說曰猶若網叢林無愛無有餘者如來成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受四生是故說曰無愛況有餘也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者所謂佛者教悟一切諸法無事不知無事不達修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廣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度深邃無下深不可測有結

則有跡無結則無跡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計有跡者將人三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計無跡者則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捨身受形經歷生死億千萬身生死無量不可稱計今得成道畢故身更不受形受諸苦惱是故說曰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者所謂想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求滅亦不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內外(內入)清淨不造塵垢(十八)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也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者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一一分別四無有色如彼轉輪聖王統四天下身有大

人之相衆好具足行人觀彼如已無異不以色好而興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非是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與從事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

捨前捨後捨間越有所謂前者捨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捨後者捨未來陰持入結使縛著捨間越有者捨現持陰持入結使縛著捨一切者於現身中得虛無道王三千典十方由意自從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捨前捨後捨間越有一切盡捨不受生老也

樂品第二十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勝則怨滅負則自鄙（ㄉㄧㄢˋ）如彼怨家晝夜伺察彼人於彼有大怨嫌從世至世不捨罪如是經歷數百千身執怨乃息負者自鄙是故說曰勝則怨滅負者自鄙也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一切結使永盡無餘更不復起想著之念亦

復無勝負之心我勝彼不如彼勝我不如都無彼此之心是故說曰息則快樂無勝負心也

若人撓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

若人撓亂彼自求安樂世世多有人執迷惑意怨讎心深觸撓於人自望快樂宗族蒙慶如種苦栽冀望甘果唐喪功夫無益於時是故說曰若人撓亂彼自求安樂世也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者卒闇殺人猶尚可恕懷毒陰謀乃不可親如斯之類必趣惡道所以然者由其執愚不捨故也是故說曰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也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

善樂於愛欲者一切衆生皆貪樂樂不樂苦惱見苦則群心不願樂已自行殺教人殺生已自婬泆教人婬泆已自妄言綺語復教人妄言綺語已自不與取復教他人竊盜他物是故說曰善樂於愛欲也以杖加群生者所

行非法濫枉百姓意之所存以傷爲本是故說曰以杖加群生也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者人作惡行皆自爲已捨身受形遭諸苦惱經歷生死況漂五道所生之處罪苦自隨是故說曰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也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

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者一切衆生皆貪於樂不樂於苦見彼苦者興慈愍心四等平均視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杖衆生處世皆求安身設我今日觸撓彼者後世之中受對無數是故說曰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也

樂法樂學行　愼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

夫人在世務行於法選擇善法去其惡者周旋往來追善知識採取善教所至到處興布法事是故說曰樂法樂學行愼莫行惡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也

護法行法者　行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者能自擁護法不
使漏失後獲其福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行
法獲善報也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者彼
執行人以法自護所生之中不遇惡災從小
至大悉受其對（內八）從天受福下生人間復重受
福是故說曰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彼修行人擁護深法微妙之教去諸陰蓋如
猛赫熱而獲好蓋得蒙濟度是故說曰護法
行法者如蓋覆其形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
惡也
惡行入地獄　所至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蛇蚖
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者人爲惡行非父
母兄弟宗親所爲皆由己身爲罪所致作罪
自受其殃無能代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外
道所見己身作罪他人受報是故說曰惡行
入地獄所至墮惡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

蛇蚖者如彼人手把蛇蚖或以呪術而取者或以藥草而取者或被師教而手翫弄惡蛇呪罷之後為蛇所嚙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經歷生死無有休已是故說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蚖也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

正法生於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此衆生類造善惡行不自覺知殃福之報為善者不知善之有報為惡者不知惡之有報如彼有人得雜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氣流熾不便其身行惡之人亦復如是當時甘口後受其殃遂喪其命不至善處有目之士觀食知之斯是清淨其中無毒便取食之後無苦患是故說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也（內八）（廿二）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昔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名曰最勝更有長者名曰難降二人慳貪國中第一饒財多寶七

珍具足象馬車乘僕從奴婢穀食家業不可稱計二人門戶各有七重救守門者無令乞兒入我門戶中庭之中鐵籠覆上恐有飛鳥啄拾穀食屋舍四壁鑄鐵垣墻恐鼠穿鑿嚙壞器物也是時五大聲聞各以次第詣彼教化從地涌出教以法施長者二人聞之各不受化後佛自往坐卧虛空放大光明佛與長者說微妙法長者雖聞心猶不達內自思惟佛來至舍不可虛爾使還精舍宜入藏裏取一白氎布施如來即起入藏選一惡者及更得好捨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諍不能自決當於其日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長者心或時慳心得勝施心不如或時施心得勝慳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內八　廿三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長者遥聞內懷慚愧如來所說正謂我身即出好氎持用爲施難降長者出五百兩金持

用惠施心開意解各見道跡也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怨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爲勝
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者學人在家戀著
財業衆事憒亂心不一定人欲修道當離家
業除去憍慢不與想著乃得惠施不望其報
謙恭卑下修德之本輕人貴已殃禍之災是
以教人閑靜之處然後乃得修於道眞是故
說曰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也時眞清淨
心健夫最爲勝施有五時獲五功德除去憍
慢自大之心意常清淨不懷穢濁是故說曰
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爲勝也
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
後身受善報
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者多有衆生信心
極少瞋恚隆熾持戒忍辱亦復少少耳以能
行忍則勝怨離持戒之人勝懈怠者猶如阿
那律一有施德與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
惡道後生釋種家佛並父母弟出家學道成
其道果是故說曰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也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爲際
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者人之修福皆由
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種子雖少獲報無
量若復前身觸撓賢聖施心不純(廿四)無平等意
設受人形形狀醜陋爲人所輕作惡受惡作
福受福是故說曰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
也速得第一滅漸入無爲際者衆結除盡諸
德普具淨如光明內外清徹意欲所求第一
義者尋時即獲欲得求入虛無之處尋時即
得無有疑滯正使外邪弊魔之徒欲求毀壞
爲福之人尋時自壞無柰之何猶昔魔王將
十八億衆百頭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師子毒
蛇惡蚖來恐如來如來福力使魔斷壞魔王
退之後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爲際
若彼求方便　賢聖智慧施　盡其苦源本
當知獲大幸

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學人欲習賢聖法
者勇猛精進意不分散然後乃應賢聖之法
是故說曰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也盡其
苦源本當知獲大幸所謂苦者五盛陰是能
滅此者乃應道教是故說曰盡其苦源本當
知獲大幸也
愛法善眠寐　心意潔清淨　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
學人習行達了深法曉了分別義句所趣心
意澹然無餘異想入定一意不為衆邪之所
傾動賢聖所言教誡而習之不能捨離智者
所習非愚所論是故說曰愛法善眠寐心意
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也
若人心樂禪　亦復樂不起　亦樂四意止
并及七覺意　及彼四神足　賢聖八品道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者彼修行人所以
樂禪者欲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滅度不起不
滅是故說曰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也亦
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者止結不起謂之意
止有所覺悟故謂覺意是故說曰亦樂四意

止并及七覺意也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者夫神足法亦斷結使於現法中快樂無爲賢聖八品道於現法中亦斷結使快樂善利是故說曰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也

善樂於撙食　善樂攝法服　善樂於經行樂處於山藪一

善樂於撙食善樂攝法服如彼行人以獲斷一切之智分別食想意不染著起於食想食若好若醜意無是非法服齊整不違先聖所制服飾是故說曰善樂於撙食善樂攝法服也善樂於經行樂處於山藪如佛契經所說夫經行之人獲五功德云何爲五一者堪任遠行二者多力三者所可食噉自然消化四者無病五者經行之人速得禪定習道之人得眞如四諦微妙之法聞法意悟即入深山無人之處禪定習道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善樂於經行善樂於山藪也

已逮安樂處　現法而無爲　已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

已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爲者如彼修行之人

於有餘泥洹界眞法自娛樂漸漸乃至滅盡泥洹界是故說曰已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爲也已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者已見道跡越諸苦難超世諸染著行過三界爲衆祐福田是故說曰已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也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育養衆生類　世無欲愛樂　越諸染著意能滅已憍慢　此名第一樂

如來降神來適王家觀世非常萬物如幻捨世王位深山學道積年苦行坐樹王下成等正覺七日七夜觀樹不眴如來爾時即從座起詣文鰐龍王所至彼宮殿而說斯偈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育養衆生類　世無愛欲樂　越諸染著意能滅已憍慢　此名第一樂

龍聞此偈心開意解眼目得開覩（內八）（ㄐㄧ）如來形愴然揮淚自鄙宿暨

耆老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不造衆惡樂

耆老持戒樂者夫學道之人年雖耆艾不醉

勞苦中有退心雖復年少盛目覩世榮而復懈怠道之在心不問老少唯在剛烈乃在於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剋是故說曰耆老持戒樂也有信成就樂者人有信心四事難動正使化作佛形現諸光明欲來詭調者不能使心移轉是故說曰有信成就樂者也分別義趣樂者人之辯才皆由宿行億千萬劫乃獲其辯雖出言教分別諸義一一所趣不失次緒從一句義演至百千終不吐出麤獷之言是故說曰分別義趣樂也不造衆惡樂者夫人無惡則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說曰不造衆惡樂也

世有父母樂　衆聚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

世有父母樂衆聚和亦樂者如佛契經所說父母恩重不可得記若使孝子欲報其恩右肩負父左肩負母從生至長周行天地經百千劫亦不能報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長養五陰數張六情使覩光明推燥居濕隨時扶持是以孝子雖欲報恩百千分未

獲其一是故說曰世有父母樂衆聚和亦樂也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者出家學道斷諸恩愛離棄家業恒行三業不失其操復爲百千群生所見愛念隨時供養供給所須出家梵志勤身苦體求斷縛著所行清淨不造惡本是故說曰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也諸佛興出樂　說法堪受樂　衆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

諸佛興出樂者如來出現甚不可遇猶若優曇鉢華數千萬劫時時乃出爾時群生見優曇鉢華各各歡喜自相謂言如來降世將在不久瑞應已現豈有虛乎古昔經籍自有明文若有此華出現世者如來出世亦復不久諸天世人共相慶賀皆設供養之具遲覩如來光相形容是故說曰諸佛興出樂也說法堪受樂者佛初得道衆相具足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與衆生敷演法味後爲梵天所請便與四部之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神揵沓和阿須倫莇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暢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濟度

是故說曰說法堪受樂也衆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者衆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至無數如來衆者爲最第一如來衆中有四雙八輩十二賢士諸有衆生之徒競來供養修敬聖衆者獲福無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爲良爲美爲無旱霜隨意所願靡不剋獲聖衆所貴唯和爲上是故說曰衆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也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覩見眞人樂解脫行跡樂

持戒完具樂者其有衆生遇持戒者承事供養隨時瞻視後獲其報安處無爲快樂自由是故說曰持戒完具樂也多聞廣知樂者復有衆生遭遇多聞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名身句身味身義理通達尋究暢義聞便即悟不復重受是故說曰多聞廣知樂也覩見眞人樂解脫行跡樂者設有衆生宿植德本遭遇賢聖值彼羅漢得滅盡定及空寂定其有衆生施眞人者現身獲報錢財集聚所願從意無願不果於諸結使永無所染是故說

曰覩見眞人樂解脫行跡樂也
駛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慢無邪快
駛水清涼樂者猶若駛河澄靜清涼聲響微
細不傷害物甘甜極美學者所貪多所成就
是故說曰駛水清涼樂也法財自集快者所
謂法財者以法合集不枉物理不爲縣官盜
賊水火災變所見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獲
其財利不枉人物故使其然是故說曰法財
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如彼學人得世間
第一智盡能分別一切衆法普於光明有所
接悟是故說曰得智明慧快也滅慢無邪快
者人懷憍慢必凌慢人從永劫已來壞善德
不究竟皆由興怒是故說曰滅慢無邪快也
得覩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畢故永以樂
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者賢聖二人道果
以具衆德悉備曩所修學積行乃致其有恭
敬承事賢者後受其樂財業無數家人和穆
宗族日熾是故說曰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

樂也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者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見惡知識終以遠離所以然者惡人所稟終無善行隨人在冥不覩大明是故說曰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也

不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者若彼行人與愚從事晝夜墮落隊在生死億佛過去不蒙濟度是故說曰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也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者怨憎會苦難皆由無明故不逐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是故說曰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也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者智人所學必當上及相見同歡先笑後語和顏悅色內外清泰無有諍訟是故說曰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也

人尊甚難遇　內八　終不虛託生　廿一　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豪慶

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者億千萬劫不可遭遇所謂人尊者諸佛世尊是所謂生之處其種清淨父母眞正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

足金銀珍寶硨磲碼碯真珠琥珀象馬車乘無所渴乏所生國土上下和穆共相順從是故說曰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也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者眷屬成就處在中國不在邪僻是故說曰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也

一切得善眠　梵志厭滅度　不爲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内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後五人江村十三人賢士衆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爾時世尊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闇浮利地人吾欲獨往詣江水側度三迦葉師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揵連次度浮沙王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爾時阿那邠坻長者有少俗緣來至羅閱城中造大長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僕從各各作役或破薪然火或炊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氈氍毹毾是時長者躬敷高座懸繒旛蓋香汁灑地是時阿那邠坻長者問彼長者貴家今日辦具待

寶之調亦非小節爲欲請國王過舍爲是貴家男欲取婦女欲嫁乎願聞其意其主報曰我今所辦餚饌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測度亦非國王群臣百僚男不取婦女不出門我所以辦具甘饌飲食者清旦請佛及比丘僧在家供養阿那邠祇（內八）聞佛名號及比丘僧（廿二）衣毛悚豎悲而且喜尋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與居輕利遊步康强聞僑在此得善眠乎爾時世尊與阿那邠祇而說斯偈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爲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愼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愼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者夫人學道不苦不成要當須苦然後乃成捨世俗禪及俗解脫修無漏禪無漏解脫是故說曰愼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者人遇小樂當更求索增其樂本是故說曰當

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也
如世欲歡樂　及彼天上樂　此名爲愛盡
十六未獲一
如世欲歡樂及彼天上樂者世俗樂者欲界
之樂及彼天樂者色界之樂衆生之類長夜
之中迷惑五趣(內八)不知禀眞貪著世(廿三)俗禪福之
報流轉五趣周而復始謂爲得道永滅不起
是故說曰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也此名
爲愛盡十六不獲一者其有行人先斷愛根
永去枝葉執意懷懼防惡未然後得無漏之
樂遊心自然於十六分中未得其一是故說
曰此名爲愛盡十六不獲一也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者如人負重擔經
過峻難處所負既不要世俗不急貨亦非金
銀珍寶碑磲碼碯眞珠琥珀乃是世俗不要
之貨傍人諫語觀君所負非是眞寶何不捨
之更求眞者其人即捨更求眞者觀此衆生
亦復如是負五陰身遊處欲界宛轉生死不

能得出聖人告曰汝今所有五陰之形穢漏臭處何有是爲宜可速捨更求輕者爾時衆生即設方便捨欲界形受色界身以受色界之形聖人復往就彼教化使令捨身就無漏智五分法性是故說曰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重擔世之苦能捨最快樂也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無漏慧觀滅欲愛色愛無色愛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盡無餘解知五陰興起本末更不復著三有之行是故說曰盡斷諸愛欲及滅一切行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也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爲樂爲本

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猶若商賈之人勞形苦體冒涉危險採致重寶安隱還家宗族慶賀男女大小靡不歡喜朋友同伴皆悉蒙恩若使開意惠施普及一切無復衆苦以樂爲本宗族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義興則

有樂朋友食福樂也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苦爲樂爲本也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　漸漸還滅　不知所湊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法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者如其彼近火燒鐵丸極自熾然甚難可近是以聖人觀衆生類婬怒癡火而自燒炙不自覺知是故說曰猶彼火爐赫焰熾然也漸漸還滅不知所湊者如彼熱鐵丸漸漸至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漸漸還滅不知所湊也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者彼修行人得等解脫無復墨礙免於愛欲之深泥便得離於生死之岸是故說曰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也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者如是之類神與冥合識與空體（內八）亦復不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來亦不知所從來去亦不知所從去猶如熱鐵丸漸漸欲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也（廿五）

中間無有恚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中間無有恚者所謂恚者染汙人心不至于道唯有無垢之人乃能免此恚怒之心是故說曰中間無有恚也有變易不停者世多有人行有輕重舉操不同或有冥契運至不造結使或有知而故犯以興塵勞是以聖人布誡後生欲令執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絕將來之禍貪學之人翫之實之未墜于心便能進適賢聖之室然後方知聖法之可崇穢法之叵近是故說曰有變易不停也除憂無愁者如彼修行人永拔愁憂之本與樂根共相應寂然觀世變如彼幻野馬也是故說曰除憂無有愁寂然觀世有也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者如彼入定人晝夜禪寂不離定意空無相願以為遊觀當來雖復身遭苦行神寂無為無所傷損如彼行人無瞋怒心慈愍群萌與已無異是故說曰

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也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者如彼學者觀彼根源婬怒癡病衆禍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汙以成大患便不能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衆患之源是故說曰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內八）大法知結源　人當明結瑕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無結之人婬怒癡盡不復樂俗衆結之本怨讎恚心亦復不與明人所鑒能斷斯病既自去病復治他人使無有病亦復不念著於衆色利衰毀譽其心不動是故說曰無結世善壽大法知結源人當明結瑕人人貪縛著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已樂　勝負自然與竟不有所獲

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已樂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顏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隨意所如念則即至如響應聲是故說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已樂也勝負自然與竟不有所獲者如人處世貴賤無常或爲轉輪聖王後便

爲粟散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賢聖之道無有尊卑高下是故說曰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也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不忍處諸有　內八

取要言之略說其義無害而生害無惱而生惱無恚而生恚無怨而生怨如上無異　廿七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我無有斯惑　諸欲得樂壽　終已無結著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爲食　意身無所燒　村野見苦樂　彼此無所燒雖值更樂跡　無跡焉有更

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者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曠野無人之處或時遇苦衆人痛心時復遭樂不以爲歡不興更樂起十二緣病彼者彼六塵此者此六情是故說曰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也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者人之處世心恒放逸先更後樂遂增罪根或時生彼地獄更樂無更則無跡亦復無有地獄更樂是故說曰雖值更

樂跡無跡焉有更也

所在有賢人　不著欲穢垢　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心

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者聖人處世多自隱遁不著欲想不興欲垢所謂賢人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曰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也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者雖遭苦樂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也

出曜經卷第十八

音釋

黮黮　他感切黮黮不明淨也　肹　彌珍切　酷　苦沃切苛虐也　奸宄　奸古顏切宄居洧切在外爲奸在內爲宄　鍮　他侯切銅屬　穗　徐醉切禾成秀曰穗　喘　尺兗切疾息也　瀆　則肝切水濺也　脅　烏猛切明也　賀　莫候切易也　詛　莊疏切詛也　墽　七豔切坑也　齒　倪結切噬也　氈　達協切毛布也　憒　古對切心亂也　眴　輸閏切目動也　愴　楚亮切悽愴也　氍　巨俱切毛席也　毹　他朗切氍毹細毛席也　氍　朱切毛布也　氍　都能切氍毹細毛席也　繒　慈陵切繒帛也　餚饌　餚何交切饌士戀切餚饌美食也

出曜經

出曜經卷第十九　　內九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心意品第三十一

輕難護持爲欲所居降心爲善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與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衆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爲欲所居者彼修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源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依險劫盜設無嶮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爲窠窟展轉流馳以成災患是故說曰爲欲所居也降心爲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記彼壽所至到處爲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是故說曰降心爲善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懅魔衆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者猶如彼魚以矢乎淵宛轉于地心意煩惱不得自在是故說

曰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也心識極惶懅魔衆而奔馳者猶彼岸上魚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爲衆邪所得便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懅魔衆而奔馳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如鉤止惡象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如彼日光初出之時衆照四方靡不通達心亦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象覩暴難御以得鋼鉤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鉤止惡象也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

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者彼修行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カン)以若干方便誨責(二)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在三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今爲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來染著之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汝今輕

脆不可恃怙於此見身當盡愛結是故說曰
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
生瑕隙也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爲物猶豫
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如猨猴貪著果
蓏捨一取一意不專定心亦如是橫生萬端
造作衆患不能捨離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也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象者
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馳如御暴
象不使放逸是故說曰我今還攝汝如御暴
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者人處生死經歷
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生餓鬼其中受
苦甚難可計是故說曰生死無有量往來無
端緒也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
跡往來不息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胎

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也
以觀比屋　更不造舍　梁栈已壞　臺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爲磨滅法
正使安明巨海盡當融爛更不造者所以然
者以知根源病之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
是故說曰以觀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栈已壞
臺閣摧折者所以論此者乃論結使之源本
身壞四大散萬物不久合此乃論成道之人
捨形神逝澹然虛空肢節形體各歸其本地
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
無爲不復懼畏更來受形是故說曰梁栈已
壞臺閣摧折也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爲輕躁　難持難護
心已離行者所謂行者來結之首所以群萌
沉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災變聖人降世
精勤自修斷諸行本使不復生是故說曰心
已離行也中間已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
是故說曰中間已滅也心爲輕躁者如佛契
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一日一夜
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異想造行不同是

故說曰心爲輕躁也難持難護者發心之頃造善惡行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礙念惡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蛇蚖蝮蠍之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曾聞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　有恚則知恚

有恚知有恚

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者夫人習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法六思念行以自誡身使不邪曲猶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堪任御敵亦無所艱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也有恚則知恚有恚知有恚者怨怨自滋爲怨自怨者自古未有要當自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是故說曰有恚則知恚有恚知有恚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爲　除邪就定　爲福勿迴

意造衆行爲身招患爲善爲惡斯由心造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爲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

亂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兄除邪就定
爲福勿回也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
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
滑法亦不思惟（內九）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王）之
水是故說曰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也盡應爲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
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蓋屋緻密　天雨不漏　人自惟行　無婬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
漏人自惟行去婬怒癡不漏諸患盡應爲偈
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
慢亦爾愛結亦爾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先說觀食偈
然後乃食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衆僧中乞
食正值聖衆未說觀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
嫉妬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爲國王

者當以車輪轢斷爾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無貲央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群車路由其中轢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爲王者盡當供養爾許聖衆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充本意尋出卧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無有亂想爾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種（群）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興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達第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遣案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六）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何復過是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覺扶舉輦輿載前後圍遶將詣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爾時世尊

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　覺者為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者夫修行人縱意遊逸
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懷所謂不絕無
邊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無適止不絕
無邊也福能遏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
永去婬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
從是福慶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遏惡覺
者為賢也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來世愚
惑衆生自憍懱人不事三寶吾身去世遺法
存在族姓子汝傳吾經誡演布後人衆生聞
者靡不蒙濟有一比丘在波羅柰大國鷄頭

園中爲數千萬衆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趣各充其願外國舊典內法之儀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屐屣自恃豪尊以氈裹頭入內聽經王白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來有教其有衆生脚著屐屣者不與說法王聞懷恚即脫屐屣語比丘曰卿速說法稱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具汝首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爾露頭聽卿說法若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爲三分爾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慚顏愧影即起于座五體投地自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爲是如來神口所說爲是尊人知

我心意然後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爾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無所畏難

內九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池流難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經文說殺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使流　幷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使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

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一邪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見盜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戒盜有六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觀正見是以智人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使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漏也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鬼畜生復起三想欲想恚想無明想是故說曰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也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爲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人好喜五音若眼見色起乎眼識遂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齅香起乎鼻識遂成鼻根若舌知味起乎舌識遂成舌根若身知細滑起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

乎意識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也爲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爲過不顧後慮積日爲善失在斯須爲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具清淨何圖今日乃見瑕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猶如群鳥恒宿茂林貪五果香華氣味華果適盡各捨而遊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說曰爲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在靜自修學　愼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嗥哭受其報

在靜自修學愼勿逐欲跡者常當端執意心之行不爲欲意所見鉤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愼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號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號哭受報（內九）靡知所訴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號哭受其報也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勤　自陷入形卑懈怠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

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寶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勤者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復懈怠不大精勤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

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亂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衆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ゆ九)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也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者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相無願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及四諦如爾晝夜修習愚

人執惑數數意亂猶甘美漿愚謂辛苦豈須聖人擘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也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爲行　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爲行者所謂智者演說納微吐惑暢疑遣難豫明人情處在大衆獨步無侶數問群黨誰有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沒等猶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修以此爲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爲行也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丘城　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

醜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於不善行染汙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丘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墜者但猒患群賊盜竊民物心亦如是猒患諸結使所經裹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丘城也以叡與魔戰者技術已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叡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

以勝婬怒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顛

倒不悟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馬以斷與魔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穢　於世取滅度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者如彼修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者若有衆生不起慈心向一切衆生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眞樂捨不起法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心得解脫斷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爲境取般泥洹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　若聲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聲牛護尾者心爲行道造作

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聲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聲牛護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當與意愍慈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槃陀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象出衆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訟未曾歡樂不樂山野閑靜之處爾時世尊數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如來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去彼不遠見有一象獨在空山閑靜無爲象自念（內九）言我在大衆中時爲衆象所嬈逐群食草則（十四）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爲衆象所嬈何乃快哉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象出衆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
不以無害心　盡爲一切人　慈心爲衆生
彼無有怨恨
不以無害心盡爲一切人者盡當除棄怨憎
恨心慈愍一切衆生之類是故說曰不以無
害心盡爲一切人也慈心爲衆生彼無有怨
恨者視己如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
不經心懷無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衆生
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心爲衆生
彼無有怨恨心也
慈心愍一人　便獲諸善本　盡當爲一切
賢聖稱福上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人施一
切衆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爲多
比丘報曰行慈之人愍念衆生者其福甚多
甚多是故說曰慈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也
盡當爲一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
難量況施一切衆生之類乎其福無限無量
不可稱計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爲比是故
說曰盡當爲一切賢聖稱福上也

普慈於一切　愍念衆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愍念衆生類者人之行慈發意平等衆生之類多於地種能普慈心愍一切衆生者後受人身壽樂無獘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忘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減少父母眞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慈於一切愍念衆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修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息婬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眞道等正覺不持此福求轉輪聖王永散諸王亦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無爲無作無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修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　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
比丘息意快　一切諸結盡　無復有塵勞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著人意以息衆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爲之道正使出家修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纏（十六）如蛾自裹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彼修行人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無顛倒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深著榮盛寧卧冷石究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卧於高牀幃帳之內是故說曰最勝

得善眠亦不計有我也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轟萬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九）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十七）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內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眞是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諸結永已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恚不起恚

諸結永已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不汙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戀著是故說曰諸結永已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恚不起恚也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牀卧具
修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人練精
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進不怠爾時焉
知有苦蹤跡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
蹤跡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
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緒既自修德復
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
足於戒律於食知止足及諸牀卧具者如彼
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餐趣支其命行道而
已所以取膏而膏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
如人瘡瘢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
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及諸牀
卧具也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者修行之
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
曰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内九 大）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適生即
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永劫

已來所修行事是故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也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爲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富於道財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綵幡蓋斯謂雜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爲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已　遭憂不患苦智若審諦住

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已者彼修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衆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內九）（十九）華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已也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是故說曰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也

人不守護心　爲邪見所害　兼懷掉戲意斯等就死徑
人不守護心爲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衆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爲邪見所害也兼懷掉戲意斯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闚看智慧光明加復掉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掉戲意斯等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人恒當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已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

四駛之穢濁執智慧之錠燈照三毒之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礙於中取道有何難乎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樂　二十九

護心勿復掉

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造不造新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也降心服於樂護心勿復掉者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無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嫉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是故說曰降心服於樂護心勿復掉也

衆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掉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爲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屠割剥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掉也

心爲衆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衆生愚惑不別眞僞是以墜墮不至乎道惑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爲道本虛無寂寞法之極尊衆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處三界度衆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掉心爲衆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徑也

沙門品第三十二

比丘乞求　以得無積　天人所譽　生淨無穢
比丘乞求　以得無積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遺餘計爲財貨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如佛律禁所說父母年邁老病著牀及同學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來聽使乞索不問多少供養老病是故說曰比丘乞食以得無積也天人所譽生淨無穢者比丘執行少欲知足到時乞求無所藏積諸天衛護稱歎其德名聞四遠靡不聞知論此比丘生淨無穢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是故說曰天人所譽生淨無

穢也
比丘爲慈　愛敬佛教　深入止觀　滅行乃安
比丘執意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念一切愛
敬三寶信心不斷深入分別止觀所趣在在
乞求處處留化所以除貪制意者欲除世榮
不貪利養究盡生死滅諸惡行度有至無乃
謂永安是故說曰比丘爲慈愛敬佛教深入
止觀滅行乃安也
比丘盡諸愛　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
此義執不親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者彼苦行比丘滅
諸想著欲色色色無色色欲愛色愛無色愛
三界憍慢邪顛倒泯然除盡是故說曰比
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也無我去吾我此義
執不親者苦行比丘不滯三界解知內外惡
無有主計我之人貿貨求福雖得從願後必
墮落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解知內外
萬物虛寂執者吾我吾我是誰爲人所繫及
得罵詈悉虛悉寂都無所有爲人所罵音聲
來往中間內外悉無所有是故說曰無我去

吾我此義孰不親也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　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者習行比丘得博採衆
要擇善修德以補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
徑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諦眞如
是故說曰當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者如彼暴象飲以醲酒奔逸向敵
雖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乃還本營所
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習行比丘亦復
如是要從導師承受苦教隱在心懷及覆思
惟不失義跡是故說曰如象御敵比丘習行
也
人不壽劫　內與心諍　護身念諦　比丘惟安
夫修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修習意欲住壽
一劫若過一劫隨意所念則無有難離諸縛
著常與心諍不使流馳斷諸希望去是非意
與欲求別亦復不見三界窠窟然後乃應無
虧損行是故說曰人不壽劫內與心諍護身
念諦比丘惟安
念親同朋友　正命無雜穢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比丘備衆行　乃能盡苦際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滿稱過四遠禀
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不著外部所出
惠施菩佛比丘僧與師及諸尊長所以然者
斯等諸人皆有威儀執諸禮節知苦之所由
是故說曰念親同朋友正命無雜糅施知應
所施亦令威儀具比丘備衆行乃能盡苦際
手足莫妄犯　節言順所行　常內樂定意
守行謂比丘
世多有人覓暴爲惡手拳相加遂致傷害內
恣六情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如斯之人雖
得爲道不應法行進無修道之法退失賢聖
之儀如擔死人種無所復中直比比丘等亦
復如是能自專意所行隨順坐禪定意六時
行道不失本行是故說曰手足莫妄犯節言
順所行常內樂定意守行謂比丘也
樂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僭
學人修行分別諸法見法得法深入觀法若
坐若卧衆神往來思惟安法比丘依法乃得
滅度於諸聖道益而無費日有增益衆無減

損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樂法欲法思惟妙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費也

當學入空　比丘靜居　樂非人處　觀察等法

執行之人觀此五陰計爲是常牢固不敗不能捨離與於塵勞然執行之人分別五陰內外悉空正使在乎曠野之中樹下塚間思惟法本求於道果先當習空乃應道眞昔諸道人室內坐禪空行須菩提在外求索開門內人應曰法是誰乎須菩提對曰世人假名須菩提者也人所樂者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此是人所樂非人所樂者禪定數息繫意在一非人所念是故說曰當學入空比丘靜居樂非人處觀察等法也

當制五陰　服意如水　清淨和悅　爲甘露味

初學之人觀此五陰皆當壞敗無一可貪分別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顏色和悅清淨無瑕盡諸苦際是故說曰當制五陰服意如水清淨和悅爲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　不爲風所動　比丘盡愚癡所在不傾動

猶若安明山不爲四種風所傾動盡癡比丘亦復如是不爲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所動是故說曰如彼極峻山不爲風所動比丘盡愚癡所在不傾動也

一切名色　非有莫惑　不近不愛　乃爲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棄我所非我所都無所有不近於危險之法法有種種或有眞正或有危險所謂眞正者諸度無極所謂危險者世俗常則比丘具足此者乃謂應眞是故說曰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愛乃爲比丘

比丘非剃　慢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剃　放逸無信　能滅衆苦　爲上沙門

爾時世尊到時持鉢整頓衣服徑向乞求婆羅墮者婆羅門所爾時梵志遥見世尊梵志自歎說曰

我亦乞士　君亦乞士　二乞士中　何者爲勝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非剃　慢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剃　放逸無信　能滅衆苦　爲上沙門

爾時梵志聞斯語已即以所有財貨施於世

尊爾時如來尋不受之語梵志曰我今所說非歌頌所讚何緣取汝所施之物梵志白佛不審今者以此所施爲付何人世尊告曰汝今持此所施持著淨處若著無草之地若著清淨水中爾時梵志受如來教即以所施寫著水中是時水中自然涌出作若干種聲漸漸於中出大光明梵志見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即說眞如四諦尋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比丘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跡無親慎莫覩

比丘得慈所在解脫分別萬行無事不達設復有人見衆生之類步兵象兵馬兵車兵共相鬪訟入慈之人愍彼不及拔濟衆生至無爲岸猶如平秤平等無二於如來所得四堅固之心不可傾動猶如最勝長者（廿六）及以比丘覩佛無猒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亦不能使心有所傾動行人得滅盡之跡無復衆惱知可近知近可從知從如是行蹤跡滅行則爲本略說其要如是結使本爲火之所燒如是

漸以次斷諸結使源如是頗有志無乃至於泥洹

心喜極歡悅　加以愛念者　比丘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彼修行之人歡喜踊躍無有懈怠聞喜不以

爲歡聞惡不以爲感比丘入定無有錯亂恒

自思念從無數劫以來修行衆德不失行本

究盡空源無邊無崖是故說曰心喜極歡悅

加以愛念者比丘多熙怡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意　攝口亦甚善　捨世謂比丘

渡淵無有礙

彼修行人執持威儀不失其則護口四過無

所違失不使心有所流馳所說言教無有虧(缺)

獷先笑後言適可人情捨世謂比丘何者爲

比丘所謂比丘者離色聲香味細滑法去婬(內九)

怒癡是故說曰息身而息意攝口亦甚善(廿七)捨

世謂比丘渡淵無有礙也

無禪不智　無智不禪　道從禪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學問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後乃

名稱爲禪定此是世俗之智無智不禪者無

漏慧觀必有所至無有罣礙設有二事具足者便近於泥洹是故說曰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禪無放逸　莫為欲亂　無吞洋銅　自惱焦形

如彼修行之人攝身口意少欲知足不大貪勤雖得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趣自支形不慕世榮威儀禮節不失其度牀卧坐具恒知止足莫受後世洋銅灌口是故說曰

禪無放逸莫為欲亂無吞洋銅自惱焦形

能自護身口　護意無有惡　後護禁戒法

故號為比丘

夫人習行身不行惡口不罵詈意不妒嫉具此三者乃為比丘是故說曰能自護身口護意無有惡後護禁戒法故號為比丘也

諸有修善法　七覺意為本　此名為妙法

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修其法先得無漏盡苦之源便得七覺意華漸至無為得近泥洹是故說曰諸有修善法七覺意為本此名為妙法故曰定比丘也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爲善法
是無漏比丘
於現法中而自觀了求其巧便盡於苦際所
謂盡苦際者滅盡泥洹是諸根具足成就無
漏行所行如意無所違失是故說曰如今現
所說自知盡苦源(內九)此名爲善法(廿八)是無漏比丘
也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
不著於文飾　比丘有所持　盡於無漏行
夫人習行不但精進忍辱一心智慧求於解
脫亦復不以多聞解慧知內外法至於無爲
要得世俗定意然後至於妙際或在山野空
閑之處與善知識相遇說其正徑不說邪路
比丘當知此行習無漏法所以盡苦際者皆
是漏盡羅漢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猶尚涉
諸苦惱是故說曰不以持戒力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不著於文飾比丘有所持盡於
無漏行也
當觀正覺樂　勿近於凡夫　觀此現世事
分別於五陰

如彼學人觀正覺樂以自娛樂不近於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觀現世事者知衆生之類生者滅者進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是故說曰當觀正覺樂勿近於凡夫觀此現世事分別於五陰

廿九

爲之爲之　必强自制　捨家而解　意猶復染行懈緩者　勞意弗除　非淨梵行　焉致大寶執行之人與諸想著起結使本或有分別計有今世後世之累於苦而不自勉比丘莫著此自謂清淨之行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說此人應得度也所以然者不離縛著之所致比丘當知非有而言有此皆邪見非眞諦法何以故皆由五陰身本而興此病以有此病復生惡行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比丘當知究盡其源解知無常爲變易法夫學之人觀此法者無堅無牢爲無有要解知無身則知生死不以爲死魔之所沮壞以得勝彼更不造有盡一切之有此名苦際更無有上

心得永休息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便脫魔縛著
如彼行人永盡諸結意所染著不復造行色
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復在懷自知罪畢更不
受胎永離魔界亦不與欲塵相應是故說曰
心得永休息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便脫
魔縛著
心以得永寂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有者生死之類所以沉漂周旋五道者皆由
意惑不盡其源故是故說曰心以得永寂比
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行人執
意多有所濟常求方便以自濟度
以斷於愛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愛之爲病多所危害欲界愛者其事有二一
者食愛二者欲愛色界無色界禪味愛是故
說曰以斷於愛根
無有結使心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所謂結使者衆行之本漏諸穢濁是故說曰

無有結使心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不以斷有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受有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永離於魔界更不處於欲界以脫永脫更不受有
以勝叢林刺　及除罵詈者　猶如憑泰山
比丘不受苦
以勝叢林刺者此名爲色聲香味細滑法更復有者何者爲林刺所謂林刺者婬怒癡病最爲根本唯有諸佛世尊乃能除耳設彼罵我解知無形內自思惟身爲苦器內外無主分別此身何可貪樂一病以發四百四病同時俱作此名身之內患所謂外患者荊棘叢林誹謗之名毀形汙辱或被撾打如斯之類從外而至或被蚖蛇毒害百足之蟲此皆外事來逼其身猶若泰山不用幻呪奇術之法

所可移動是以比丘欲得離衆苦之本唯有
眞如四諦彼比丘不知苦樂所謂不知苦樂
者苦至不以爲酸楚樂到不以歡娛是故說
曰以勝叢林刺及除罵詈者猶如憑泰山比
丘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　觀世如幻夢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後世變易不停是故
說曰不念今後世觀世如幻夢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能斷愛根本　盡竭欲深泉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所以說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淺料量正
行皆順於法爾時世尊訓以道德恐後衆生
不別愛本是故演說知其出源是故說曰能
斷愛根本盡竭欲深泉比丘勝彼此如蛇脫
故皮略說其要欲怒癡憍慢亦復如是著欲
者說其欲著瞋者說其瞋著駃者說其駃
能斷於五欲　斷於欲根本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猶如有人身被五繫愁憂苦惱無復情意後得蒙赦得免危厄是以如來爲喻欲使後生審知明白是故說曰能斷於五欲斷於欲根本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能斷於五結　拔於愛欲刺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內九　廿二

所謂五結者貪欲結瞋恚結睡眠結掉戲結疑結覆蓋人心使不覩慧明使人盲冥不覩光明滅於智慧永斷諸趣不得至於泥洹是故說曰能斷於五結拔於愛欲刺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拔於愛欲刺者刺有三義欲刺恚刺無明刺盡斷無餘更不復生無起滅法見斷五蓋是故說曰拔於愛欲刺也

諸有無家業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彼修行人執苦來久修菩薩德終日不捨捨家出學不貪世榮是故說曰諸有無家業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諸不有熱惱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所謂熱惱者一者欲熱惱二者瞋恚熱惱三者愚癡熱惱三熱惱中恚最爲上火所焚燒從欲界乃至初禪地三毒熾火燒欲界至無色界能滅此三毒界者乃爲第一無爲之樂是故說曰諸不有熱惱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廿三）

斷欲不遺餘　如拔不牢固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人之著欲無不喪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斷心惑之所致是以聖人先制婬欲是故說曰斷欲不遺餘如拔不牢固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略說其要貪欲瞋恚愚癡憍慢亦復如是

愛生而流溢　猶蛇舍毒藥　比丘勝彼此如蛇脫故皮

人隨愛意不自禁制漸從欲界乃至三有流轉五趣不離四生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彼者六塵此者六情比丘能滅彼此者如蛇脫故皮

諸有斷想觀　內　造其心　比丘勝彼此

如蛇脫故皮
觀有三種欲觀恚觀無明觀能滅此者乃謂
爲道士是故說曰諸有斷想觀內不造其心
比丘勝彼比如蛇脫故皮
持戒謂比丘　有空乃行禪　行空究其源
無爲最爲樂
比丘執行以威儀爲本戒以檢形服以法古
所行法則不違先聖有空定意然後名爲禪
不捨假號如彼行人受則信解分別其義求
於無爲快樂之處無有飢寒苦惱之患是故
說曰持戒謂比丘有空乃行禪行空究其源
無爲最爲樂也
比丘憂忍憂　分別牀卧具　當念無放逸
斷有愛無餘
比丘修行處樂不以爲歡遭難不以爲苦利
衰毀譽無增減心在閑靜處一意端坐心不
流馳斷諸結使念無想著是故說曰比丘憂
忍憂分別牀卧具當念無放逸斷有愛無餘
也

出曜經卷第十九

出曜經卷第二十　內十

尊者法救　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　譯

梵志品第三十三

所謂梵志　不但倮形　居險卧棘　名為梵志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已後聽諸弟子皆悉倮形不著衣服世尊告曰咄愚所戒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人懷慙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為復說倮形行世爾時復有一異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已後聽諸道人各留頭髮佛告比丘咄愚所戒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復有異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聽諸道人皆白灰塗身復有異比丘白世尊言自今已後聽諸道人服氣不食復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已後聽諸道人裸形露地卧世尊告曰咄愚所戒復有異比丘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已後聽諸道人在浴

池沐浴清淨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棄身無倚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昔佛在波羅柰國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度五比丘未經數日爾時波羅柰國有一長者名曰夜輸種姓豪族饒財多寶顏貌端正
世之無雙欻一日之中得非常觀自觀家裏男女之屬斯如死身無一可念視已形體塚間無異即從座起並作是說惑愚至深不別幻化爾時長者即自捨家逃走出城脫瑠璃履屐價直一萬即度江水奔趣世尊頭面禮
足在一面立尋白佛言世尊世事多故變易非一萬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歸欲求無為安樂之處佛告長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賢聖法中甚大寬弘正是汝身之所願樂爾時長者聞如來教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爾時長者聞斯法已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即從座起重自歸命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聽在道次出家學道佛

告長者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自然法服重聞說法得羅漢道爾時長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儀從嚴駕象馬追蹤求覓夜輸長者到江水側見瑠璃屐父自思惟我子將度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脫此瑠璃屐價直億萬吾今度江所在求覓即渡江求遥見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頗見夜輸童子遊此過乎佛以神足隱彼夜輸比丘使父不見佛告長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與汝說法長者尋坐佛爲說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即捨三昧使父見子父告子曰汝速還家汝母憶苦恐汝不還佛告長者止止長者勿作斯語云何長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學地愛欲未盡後得無學離於學地欲使無學之人習於學法於長者意云何爲可爾乎長者對曰不也世尊佛告長者汝今日以得無著住無學地長者當知以得無著馬得還家習於五欲長者聞之歡喜踊躍即起禮子五體投地自歸眞人永無所著爾時世

尊即與長者而說斯偈

棄身無倚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今世行淨　後世無穢　無習無捨　是謂梵志

人執邪見至死不改計常之人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能捨此見不著三世是故說曰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無捨是謂梵志

若倚與愛　心無所著　已捨已正　是滅終苦

初習行之人雖在學次未能分別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緒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是故說曰若倚與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終苦

諸有無所倚　恒習於正見　常念盡有漏是謂爲梵志

猶如大象從寸孔出欲得出城門不容象衆人見之各各驚愕謂彼象曰汝今出於寸孔往來無難然欲出城反更不受是以聖人借況爲喻衆生之類雖得出家修習道法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是故說曰諸有無所倚恒習於正見常念盡有漏是謂

為梵志
愚者受鬚髮　并及牀臥具　內懷貪濁意
校飾外何求
愚者不自覺長養其髮所以剃髮者剃其結使非但剃髮愚人執迷長養其髮以為校飾過去恒沙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鬚髮法服齊整自古有之非適今日今日愚人貪著牀具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遺餘樹下塚間以此為常廣說如其本內懷邪見與貪濁意外自校飾謂為無瑕捨迷就道其法不惑

是故說曰愚者受鬚髮并及牀臥具內懷貪濁意校飾外何求也
被服弊惡　躬承法行　閑居思惟　是謂梵志
修行之人被服麤惡不著校飾思惟法行無所貪求節言省語不鬪亂彼此是故說曰被服弊惡躬承法行閑居思惟是謂梵志
見癡往來　墮塹受苦　欲單渡岸　不好他語
唯滅不起　是謂梵志
夫人執癡意不開悟亦復不能越次取證恒在嫌疑不淨之地此則非淨行之人斷諸有

漏永盡無餘是謂梵志是故說曰見癡往來
隨墮受苦欲單渡岸不好他語唯滅不起是
謂梵志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智行以盡　是謂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於道者水性之類
皆稱於道但非沐浴而至於道分別諸法審
諦其義清淨無瑕衆結智行永盡無餘是故
說曰截流而渡無欲如梵知行以盡是謂梵
志
不以水清淨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惡法
是謂爲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腹裏垢盡除惡法更亦不
造乃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不以水清淨多有
人沐浴能除弊惡法是謂爲梵志
非剃爲沙門　稱吉爲梵志　謂能滅衆惡
是則爲道人
所謂沙門者未必剃除鬚髮內有正行應於
律法乃應爲沙門夫爲梵志終日稱吉得生
梵天者見人盡當生於彼處但彼稱吉生於
梵天謂能滅衆惡修清淨行是故說曰非剃

爲沙門稱吉爲梵志謂能滅衆惡是則爲道人

彼以無二　清淨無瑕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盡捨一切弊惡之法出入行來周旋之處言不及殺不害一切無所傷損清淨無瑕永無諸縛是故說曰彼以無二清淨無瑕諸欲結解是謂梵志

出惡爲梵志　入正爲沙門　棄我衆穢行是則爲捨家

梵志之行去諸惡法內外清淨衆穢永盡不懷希望貢高於人意定不移覺悟一切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修清淨行無所遺失是故說曰出惡爲梵志入正爲沙門棄我衆穢行是則爲捨家

人無幻惑意　無慢無愚惑　無貪無我想　內十六

是謂爲梵志

人之在世不懷幻惑梵志自謂言百劫一過大海之中自然有幻食噉天下人去諸憍慢不興想著如來至真等正覺離世八法不染於世亦名爲比丘亦名爲沙門亦名佛是故

說曰人無幻惑意無慢無愚惑無貪無我想是謂爲梵志

我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　彼多衆瑕穢滅則爲梵志

所謂梵志從父母生多諸瑕穢或復出家離諸世俗修清淨行無選擇施平等無二不雜想施或復施時求作國王生天此名雜想之施無雜想施者盡爲一切不自爲己是故說曰我不說梵志託父母生者彼多衆瑕穢滅則爲梵志

身口與意淨無過失能攝三行是謂梵志

出言柔和初無罵詈分別義趣如掌觀珠音響清淨聽者樂受多所成就淨無過失不觸嫌人是故說曰身口與意淨無過失能攝三行是謂梵志

見罵見擊默受不怒（內十）有忍辱力（七）是謂梵志

擊人得擊罵人得罵皆由不忍致此惡害夫能忍者戰中爲上忍爲良藥能愈衆病若有罵者默然不對是故說曰見罵見擊默受不怒有忍辱力是謂梵志

若見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調是謂梵志
若復有人所見侵欺不興惡懷有瞋怒意守
戒多聞降伏意識身正影直心平道存是故
說曰若見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調是謂梵
志

世所善惡脩短巨細無取無與是謂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採其語說
善說惡不記于懷不見有長短廣狹亦復不
見有取有與具足如是行者是謂梵志是故
說曰世所善惡脩短巨細無取無與是謂梵
志

身爲行本口意無犯能辦三處是謂梵志
身不行殺口不惡罵意不嫉妒於五趣沸世
能具此三行者乃名爲梵志是故說曰身爲
行本口意無犯能辦三處是謂梵志

來不作歡去亦不憂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持心牢固毀譽不動見有來者不
爭用歡設見去者亦不用憂若在大衆若復
離衆心恒平等亦無高下是故說曰來不作
歡去亦不憂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來亦不歡去亦不憂無憂清淨是謂梵志若見愛念不愛念者亦不用作歡所以然者恐心染著興起因緣設見去者便自念言我於彼人各無所犯內外清淨息意不起亦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來亦不歡去亦不憂無憂清淨是謂梵志（內十）

以斷恩愛離家無欲愛有已盡是謂梵志如彼行人修習於道永斷恩愛離家無欲遠逝無礙盡諸有愛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以斷恩愛離家無欲愛有已盡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彼彼以無捨離貪欲是謂梵志所謂彼者外六入也所謂無彼者內六入也行人執意觀內外諸情斯悉虛寂捨離貪婬不興六情具足如此衆行之本者乃名爲梵志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無捨離貪法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彼彼以虛不染三處是謂梵志彼習行人解知內外皆無結使不著欲界色界無色界能具足如此衆行者乃名爲梵志

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以虛不染三處是謂梵志

能捨家業　拔於愛欲　無貪知足　是謂梵志

夫人離家莫與世俗從事正使出家若見不修其法毀戒不精進亦不多聞者不應與坐

起從事更不思惟當來利養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能捨家業拔於愛欲無貪知足是謂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際　無復有欲　是謂梵志

於現法中能分別微妙無有衆惡知苦是衆病之源首能斷此者乃應於妙於現法中不與欲意共相應瞋恚愚癡永盡無餘離諸縛著能具如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際無復有欲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無憂無塵　是謂梵志

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為人身猶故不脫生老病死又復作罪種三惡本經歷生死罪之與福二不足貪兩行永除無復塵垢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無憂無塵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三處無染　是謂梵志
福之與罪無欲無污中間禪樂無色禪樂行
人盡捨無所染著不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
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是故說曰於罪
與福兩行永除三處無染是謂梵志

猶如衆華葉　以鍼貫芥子　不爲欲所染
是謂名梵志

猶如蓮華之葉不受塵水彼修行人亦復如
是以離於欲不復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若
以鍼欲貫藍豆及與芥子難可獲也彼修行
人無有婬欲略說其要不爲惡所染是故說
曰猶如衆華葉以鍼貫芥子不爲欲所染是
謂名梵志

心喜無垢　如月盛滿　謗毀以除　是謂梵志
猶若月盛滿清淨無瑕穢無有五翳衆星圍
遶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比丘清淨行人永
除五翳無復五結心得解脫諸覺道品衆定
正受而自圍遶於中獨尊無有衆瑕捨世八
法毀譽以除能具此行者故名爲梵志是故
說曰心喜無垢如月盛滿謗毀以除是謂梵

志
如月清明　懸處虛空　不染於欲　是謂梵志
如秋時月不爲五事所翳清淨無瑕放大光
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復如是不爲婬怒
癡五結所翳能具此行者故名爲梵志是故
說曰如月清明懸處虛空不染於欲是謂梵
志
避諍不諍　犯而不慍　惡來善待　是謂梵志
彼入定人不起諍訟禪定一意念待喜安自
守五行具足乃名爲定設有惡意來相向者
恒以善待是故說曰避諍不諍犯而不慍惡
來善待是謂梵志
解微妙慧　辯道不道　體行上義　是謂梵志
諸有人聞籌量筭計圖度萬物分別義趣一
一分明辯其道趣可就知就可捨知捨體行
上義所謂上義者滅盡泥洹是(十一)能具足此法
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解微妙慧辯道不
道體行上義是謂梵志
諸在人間　乞索自濟　無我無著　不失梵行
說智無礙　是謂梵志

或有貴族姓子從四姓中出家學道捨憍慢意去高就下不著榮冀在在處處周旋往來興有佛事恭奉三寶若得衣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便爲呪願使彼施家世世受福或以神足騰在虛空作十八變施主見者莫不歡喜便從受法皆得開悟能具此行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諸在人間乞索自濟無我無著不失梵行說智無塵是謂梵志

若能棄欲　去家捨愛　以斷欲漏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盡能斷欲親近道門愛而不捨或有梵志未盡究竟欲意未斷貪著五樂雖稱梵志不離於欲諸有學人永滅欲漏不習恩愛能具足此行者故曰爲梵志是故說曰若能棄欲去家捨愛以斷欲漏是謂梵志

慈愍於人　使不驚懼　不害有益　是謂梵志

衆行之要四等爲本恒當慈愍加被衆生見有恐懼懷憂惱者便往恤化永處安隱無害於人興致供養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慈愍於人不使驚懼不害有益是謂梵志

避怨不怨　無所傷損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執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設見怨家視
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無二猶若忍心如地
平等如秤蛸飛蠕動蚊行喘息視如己身念
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無
有異能具此衆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避
怨不怨無所傷損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後于前　及中無有　無操無捨　是謂梵志
猶如有人於未來世不作衆惡行已不作當
不作於過去世不作衆惡行已作衆惡行已
不作當不作現不作及其中間作衆惡行不
作衆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能捨此衆
惡行者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于後于前及
中無有無操無捨是謂梵志
去婬怒癡　憍慢諸惡　鍼貫芥子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欲爲汙心不得至於虛寂之道除
去憍慢諸不善法便得漸進至泥洹境猶若
鍼貫芥子終不可得彼心亦復如是不爲婬
怒癡繫所拘礙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
說曰去婬怒癡憍慢諸惡鍼貫芥子是謂梵

志
城以墍爲固　往來受其苦　欲適渡彼岸
不肯受他語　唯能滅不起　是謂名梵志
生死久遠涉苦無數唯有禪定之人越此生
死之難去邪疑意無復猶豫捨煩惱結使受
清淨結使能具此者故曰爲梵志是故說曰
城以墍爲固往來受其苦欲適渡彼岸不肯
受他語唯能滅不起是謂名梵志
人能斷愛　今亦後世　有愛已盡　是謂梵志
愛根未盡則不至道愛根已盡者乃能爲道
欲求道者不斷三界結使則不至於道能斷
愛根然後乃至於道能具足此者故名爲梵
志是故說曰人能斷愛今亦後世有愛已盡
是謂梵志
人無希望　今世後世　以無希望　是謂梵志
所謂希望者天下萬物皆人之所希望然此
希望故未斷絕如今見身未死見存於世正
使後世取其命終身死神逝無復希望能如
此功德具足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人無希
望今世後世以無希望是謂梵志

自不識知　天捷沓和　知無量觀　是謂梵志
當佛如來坐禪之時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
爲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往至世尊所
便以此偈而讚如來曰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　不審今世尊
爲因何等禪　唯願天中天　敷演其教誡
如來自說梵行之中無有出我者所以知其
然禪解脫正受定意猶是世之常法諸天龍
神不能知我之所在況我當行佛事衆智之
妙門天龍鬼神能知我處乎是故說曰自不
識知天捷沓和知無量觀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　見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觀知地獄天上之事餘
者不能唯有佛如來至眞等正覺觀三千大
千世界如掌觀珠知生苦源究暢其本捷疾
之智速成羅漢道隨意所念而無流滯是故
說曰自識宿命見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永
寂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著　三明已成就
是謂爲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脫者不解脫者皆悉明知欲想諸行永得解脫所謂三明者自識宿命漏盡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自知心解脫脫欲無所著三明已成就是謂爲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衆生因緣　如來佛無著是謂爲梵志

是時如來知無數事觀衆生性行一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猶如天雨普潤世界是時世尊觀生死之類亦復如是生者死者無不觀練

爾時世尊與舍利弗在閑靜室獨共遊處爾時有人已取命終處在中陰精神不滅佛告舍利弗汝今觀此中陰中識神爲從何許中來設復遷轉爲處何所是時舍利弗即入四禪定意觀此人神爲從何來設當遷轉爲趣何處時舍利弗不知此人爲從何來爲趣何處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曰汝今所見不及諸佛境界此神所從來處此無數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見佛告舍利弗汝復觀此精神當

生何處時舍利弗復入三昧而不知精神所
湊舍利弗即從三昧起前白佛言今日入定
徧觀世界不知神之所湊佛告舍利弗此神
今日復當過一倍世界當生某甲家姓某字
某如來所見非是聲聞辟支佛所及知宿命
通唯有如來等正覺得此宿命通是故說曰
自識於宿命知衆生因緣如來佛無著是謂
爲梵志如來無所著於一切諸法無染無汙
欲論梵志者我身是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佛無著
是謂爲梵志
諸有衆生斷一切結使羅漢辟支雖斷結使
由有相似結在諸佛世尊無有相似是故如
來佛無所著是故說曰盡斷一切結亦不有
熱惱如來佛無著是謂爲梵志
仙人龍中上　大仙最爲尊　無數佛沐浴
是謂爲梵志
所謂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群最尊無有出上
內外清徹無有衆聚仙者亦名爲象長育形
體獸中最大執意剛强能却衆敵無數沐浴

所謂沐浴者八解正浴池去諸塵垢無有結使如來舒手手所及處塵垢不著伺察惡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曰仙人龍中上大仙最爲尊無數佛沐浴是謂爲梵志所有盡無渡流無漏從此越岸是謂梵志

內十　十六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諸法審諦分明解世所有悉無所有所謂流者流有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無明流四名見流渡此四流者然後乃得無漏之行羅漢辟支猶尚思惟空無相願忍煖頂法雖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結所在或有是時欲念無漏先念無漏是以如來深藏則有大闕如來大聖繫意禪定從有至無於無漏法觀未始有闕得諸總持強記不忘十力四無畏大慈大悲三無礙道及神足行是謂如來所修之法非羅漢辟支所修之法是故說曰所有盡無渡流無漏從此越岸是謂梵志

無禪無說　亦不念惡　禪智清淨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惡禪夫入禪之人無言無說常思善法設見罵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應

禪及中間禪執意守之無所嬈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無禪無說亦不念惡禪智清淨是謂梵志

比丘塚間衣　觀於欲非真　坐樹空閑處是謂名梵志

塚間衣有四種一者發家著衣出家學者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護三者百衲捨諸遺餘四者塚間汙穢不淨如來初學發家著衣觀欲非真捨六萬夫人棄轉輪聖王位出家學道在閑靜之處在樹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億衆能具此衆德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

比丘塚間衣觀於欲非真坐樹空閑處是謂名梵志

人無識知　無語無說　體冷無煖是謂梵志

如來出世無事不知無事不包無語無說者永除狐疑不懷猶豫諸煩惱結使永盡無餘逮甘露滅能具此衆行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人無識知無語無說體冷無煖是謂梵志棄捐家居　無家之畏　逮甘露滅是謂梵志

所以作居家者安處人民得自生活身者衆

結之屋室是以聖人教人離家在於閑靜求甘露滅度具足如是衆德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棄捐家居無家之畏逮甘露滅是謂梵志

斷絶世事　口無麤言　八道審諦　是謂梵志

如來世尊光相炳著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國王萍沙萬二千人摩竭國界石室之中釋提桓因萬二千天子拘尸那竭國最後度須拔佛滅度後當有羅漢出世名曰優波崛於其中間濟度衆生不可稱計演說八道無礙之法是故說曰斷絶世事口無麤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遠逝獨遊　隱藏無形　難降能降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興無崖之想散無邊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觀意知其形狀者甚爲難

內十八

慈心意流馳彈指之頃過數千萬億江河山表是以故說遠逝獨遊復有問者心者十大地法心爲十大何以故說遠逝獨遊乎報曰心者恒逐因緣隨前住行當心在色聲爾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爾時無有色聲

味細滑法在味無色聲香細滑法心在細滑爾時無色聲香味法在法無上五事當在色時心爲法本猶如王行羽儀儐從無不備有但以王爲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緣十法備有但不受名亦如飛鳥飛行空中依其六翮然但以鳥爲名此亦如是心之無形亦無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見依止五陰陰散則離非有形質心之難化猶木鑽鋼晏以聖人遺教後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空無相願止觀滅盡用療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是故說曰遠逝獨遊隱藏無形難降能降是謂梵志

無色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使盡　是世最梵志無色不可見者何者心也夫心興患與身招殃猶若象馬剛强懽悞不調有目之士加於棰杖使知楚痛然後調良人心爲患牽致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爲人處在卑賤顏色醜陋爲人所輕是故說曰無色不可見此亦不可見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覺知結使盡是

世最梵志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惡之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弘慈普蓋靡所不照雖處於世無所染著

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覺出塵　是謂梵志如彼行人為五欲所繫流轉生死之河要須大聖指授權宜從此岸得至彼岸如來降形非事未豫要接有緣後乃滅度塵者憍慢之塵能度此塵不為憍慢所繫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斷生死流能忍超度自覺出塵是謂梵志

當求截流渡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復為梵志如彼行人不斷愛流四駛四淵者進趣於道不亦難乎如河暴溢必有所傷梵志貪欲死趣惡道是以如來誡以除貪與說欲本汙穢不淨當斷諸邪使不流馳能具此衆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當求截流渡梵志無有欲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盡勝境界　是謂梵志

先去其母者愛心流馳以爲源本無滅意識能去斯病使盡無餘也王者我慢也二臣者盜身見盡勝境界者一切諸結使能去衆結之患故曰爲梵志是故說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盡勝境界是謂梵志

不捶梵志　不放梵志　呰捶梵志　放者亦呰所謂梵志者得阿羅漢道不得以手拳刀杖加彼真人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當供養衣被服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四事供養令不減少呰捶梵志行惡之人放者亦呰復是惡人不留供養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能具此行故名爲梵志是故說曰不捶梵志不放梵志呰捶梵志放者亦呰

諸有知染法　不問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旋教化時諸比丘不廣多問爾時世尊便作是念今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勤復自觀察當來過去三世之事知當來世當有比丘嫉妒恚癡不順道教便興誹謗賴如來法輕慢於師亦復不敬說法之人是

以世尊觀察後世遺法中間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別老恃耆艾少恃聰敏老者自陳吾所目覩非卿所知汝今所見如螢火蟲少者自陳老頑嚚魯情喪心塞有何可歸如來教曰當自守戒猶若事火梵志五處然火晝夜承事不失時節香華繒綵事事供養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不問老以少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歸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諸有知深法　等覺之所說　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

如來出現億千萬劫時時乃出遭賢遇聖實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儀如祀火梵志昔佛在世戒諸比丘自今已後不得誦外書外道異學所誦習者何以故彼所陳說非真正義亦復不是至道之本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等覺之所說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真誠歸命佛

於已法在外　梵志爲最上　一切諸有漏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痛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因緣　或復觀合會　皆盡皆無餘

皆盡皆無餘
於己法在外者外修行人觀了一切衆法無
事不關無事不知猶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
宿災變皆悉觀了一切諸漏皆盡無餘觀諸
苦痛若好若醜皆歸於盡觀其合會必有離
別因緣會有亦復歸滅
猶若内法本　梵志爲在表　若使共牀蓐
如彼婆鉤盧
所謂内法者四諦真如一一分別不失次緒
梵志於内則謂爲表是故說曰猶若内法本

梵志爲在表若使共牀蓐如婆鉤盧者此婆
鉤盧比丘出家以來未曾與人說四句之義
正使與共同坐不聞說其正法從生至老八
十一鉢和藍未曾畜沙彌弟子及餘使人若
人爲人鮮潔託志虛無繫意玄寂是故說曰
若使共牀蓐如彼婆鉤盧
猶如内法　梵志在表　知生知老　轉當至死
所謂内法者不誑惑人一向而無傾一向而
無邪唯有如來能越此境界以盡其生更不
受有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猶若内法梵志在

表知生知老轉當至死
日照於晝　月照於夜　甲兵照軍　禪照道人
佛出天下　照一切冥
日照於晝者當日天子初出之時放億百千
萬光明使星宿月光無復光照若復日沒之
時月及星宿皆共競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
猶若大將之士兩敵相向揚威奮武決戰勝
負震赫精刃鏑鼓雷鳴禪定之人移山飛岳
海水揚塵手捫日月有此神力不自稱譽方
此諸人雖有此德不

具足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光明所及晝夜不
絕其見光者聾盲瘖瘂考掠苦痛自然休息
是故說曰如日照於晝月照於夜甲兵照軍
禪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無有是　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梵志無有是意著於殊妙之法見樂不以為
喜見憂不以為慼如如意所轉恒自念善彼
彼自滅惡得習聖諦分別諸使是故說曰梵
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如如意所轉彼彼滅

狐疑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來等正覺初成佛時七日之中禪定正受
思惟十二因緣一一分別知起知滅爾時如
來即從三昧起而說斯偈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習積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覺實而不
虛梵志習入禪去諸惡法悉壞狐疑網於諸
深法得無礙智所念日在深知苦際深知因
緣合數之法權詐非實略誦其要當觀因緣
法復當觀盡法一切諸法皆由合數一切諸
法皆由於痛當知盡滅不造有漏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遍照一切世
猶日在虛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晝夜思惟不去胷懷身
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此法便能照一切
法以已所得盡施衆生猶若明日處在虛空
普有所照其有覩者莫不蒙光是故說曰出

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遍照一切世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却魔衆敵如佛脫衆垢

出生諸深法者如來成等正覺具足三十七（卅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與無漏相應降伏魔怨進却時宜如來正覺脫一切結使

出曜經卷第二十